

無情劍客有情天（新派俠情警世故事）王陵文

寶劍無情人又豈能無情，本文雖然是一個平凡的故事，可是由於一個太平凡的故事就產生一段不平凡的事跡來，平凡的揚州城，突然風雨滿場，午夜奪魄驚魂，多年消聲匿跡的竹林飛蜂突然出現，而斷橋決鬥，血染江河一段……就是可令你手不釋卷。

$4.00

第24年

41

革新號

編者話

本刋對讀者們給予我們每位作者的「褒」與「貶」從來沒有偏見，而且無任歡迎。一向宗旨俱是以讀者意見爲目標，有所改革和創新，務求達到盡善盡美，不負廣大讀者厚望

邇來，我們一連接獲數封署名不同，筆跡相似的讀者來函，「他們」對本刋兩位作者獨具偏見，污言貶謫，誠屬過份，實感驚詫。誠然，我們每期所選刋的作品，題材不同，趣味各異，也許以上的幾位讀者對他們作品不投入而有所憤責！不過，我們始終是對「善意批評」多多接納，「無理胡鬧」置之不理的。然而，我們對上述幾位讀者的「用心良苦」的批評也深表謝意。

＊＊　　＊＊　　＊＊

今期除了刋出一篇以一個平凡故事而產生一段絕不平凡事跡的巨型小說「無情劍客有情天」外，高皐先生的中篇連載「江山處處哀鴻」也同期刋出，這兩巨著的題材有獨特的忠肯，前者是以寓意警世愓人爲主題。後者爲俠義情仇的描寫，發揮淋漓盡致的境界，希望各位滿意。下期西門丁又再爲本刋撰寫「雙鷹」故事：「迫虎歸山」，敬希垂注。

72.3.4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41期
（總號122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警世故事　新派俠情

無情劍客　有情天

王陵·文
可飛·圖



風雨揚州城

暮色蒼茫，越來越深，那本是絢爛已極的殘霞，卻愈來愈見昏暗，可是，夕陽竟未西墜。

雲意不知殘照好，欲將微雨送黃昏，那使得暮色越來越深的卻竟就是那欲雨未雨，褪了色的絢爛雲霞！雨欲來，晚風漸急，風過樹梢，長街兩側枯葉紛落，那已落在街上的枯葉亦被風捲了起來，沙沙飛激，襯着天邊橫飛雁影，黯淡殘雲，愈發見秋意蕭瑟，雖然是那樣，長街上仍是車轔轔，馬蕭蕭，行人絡繹不絕！

有道是「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誰不知揚州是南北交通的要衝，兩淮鹽運的據點，多的是豪商巨賈，時不過薄暮，雨到底未落，像揚州這樣的繁華地，又豈會突鮮人跡？

那在馬車上、道路上的，不管是豪商巨賈抑或販夫走卒，經過長街頭的時候，幾乎都是毫不例外的，忍不住往路左側的那幢小小的莊院有意無意地打量上幾眼！

人雖是各有不同，可是，那從眸子裏透出來的目光卻無二致，都是顯得那麽的怪異！

嚴格來說，那幢莊院其實不單止小得可憐，磚牆的土壆，門框的粉漆，亦已剝落不少，殘殘缺缺，驟眼看來，活脫脫就是個破落戶，當然亦是最平凡、最普通沒有了。

不過，亦由於它的平凡、普通，顯出了它不平凡不普通的地方，道理很簡單，試想想，它若是沒有那不平凡不普通的地方，又豈會那麽惹人注目？

在江北，揚州向來就是最繁華，亦是最繁忙的名都，閒人當不會太多，尤其是那些所謂腰纏十萬貫的商賈，眨眼工夫，往往便關係着千萬兩銀子上落，若不是有價值的地方，他又那來閒心張頭探腦？

那莊院的門前，實在也沒有什麽異樣的地方，幾級青石階，早已裂得不成樣子，門框對上的橫匾亦只剩下半截，可是，滴水飛簷上的瓦脊便不同了，雖然亦是殘缺不堪，卻筆直地插了面頗為像樣的白布旗子。

那面白布旗子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迎着蕭索秋風，獵獵飛舞，旗上依稀可以看到甚麽也沒有，只有老大的一個墨寫黑字——鏢！

筆走龍蛇，居然也有幾分氣勢，鏢旗雖然是馬馬虎虎，字卻實在寫得蠻不錯。

就因為多了面那樣的鏢旗，這間最平凡、最普通的小小莊院，不覺也變得有點不平凡，不普通起來了。

但，雖然有着那樣的一面鏢旗，若說這小小的莊院便是間鏢局，實在教人難以相信 唔，不平凡、不普通的地方就在這裏。

莊院的兩扇門扉只是虛掩着，入門便是個小小的院子，約莫兩三丈寬闊，兩側各植着幾株丹桂梧桐，桐葉早已凋零，丹桂卻未飄香，地上倒是遍生雜草，幾株不知名的花木錯落點綴其間，翠悴紅銷，色香俱杳，愈見淒清落索！

可是，那夾在兩側花木雜草叢間的青石小徑卻是寸草不生，乾淨得出奇，生像不時有許多人從上走過。

院子再入，便是花廳，亦是單調落索的沒有什麽陳設，兩旁牆壁蕭條，只是靠牆的地方分列着十來張椅子，間雜茶几，兩列椅子盡頭三尺，總算有面屏風，那屏風相當寬闊，幾乎將花廳橫截了下來，白得有如凝霜，屏風上卻空無所有，有的只是個大得出奇的墨寫黑字——鏢！

那個鏢字跟滴水飛簷上那白布旗子的相差無幾，依樣畫葫蘆，龍蛇走筆端，只是大上不知多少，氣勢更見磅礴，也不明那裏來的大手筆！

屏風那鏢字稍前兩尺，放了張紫檀太師椅，椅上坐了個白衣人，亦是由院子直入花廳僅見的人。

那人斜靠着身子，左臂甩垂在椅手外，右臂輕抬，腕肘微曲，掌中漫不經意的捏着隻碧綠色的酒杯，左右兩條腳卻交搭着斜擱在椅前那張方桌的右角上。

除了他那雙腳外，桌子還放了幾色菜餚，當然少不了對筷子，再有，便是把三尺過外漆也似黑的帶鞘長劍。

那瞬間，暮色又深了幾分，從西窗窗櫺透入來的已是暗淡的灰色，廳堂裏愈見朦朧，氣氛倍覺淒清。

那人身上的白衣亦逐漸暗了下去，灰樸樸的，使得本來已孤獨的他顯得更孤獨了。他似乎亦覺得到了那股孤獨蒼涼的氣息，陡地發出了聲微喟！

歎聲未止，他的那條臂已揚了起來，右肘乍曲，杯交左手，接往下沉，翻掌按在椅上，借力使力，整個身子猛的向上彈了起來，半空拋肩、折腰、曲膝，提身外翻，斜飄七尺，便向右側柱旁瀉下。

他左掌杯中本是還有半杯酒剩着，那身形飛躍騰起，又是如此的急激，難得杯中剩酒竟無半點濺出來。

身子凌空未落，他那右掌已從懷裏撒出了火摺子，腳才沾地，火摺子便剔着了柱上的燭火，廳堂裏剎時亮了起來。

昏黃的燭火亦照亮了那人的臉龐，只見他身段頎長，臉容峻冷，每分每寸都生像是用刀彫削出來的，眉睫間更顯蘊藏着某種難以言喻的迫人殺氣！

他看來充其量不過二十六七左右，實在不該有那麽多的峻冷肅殺，可是，此際來說，卻是恰到好處，他若是少了那股峻冷肅殺，跟眼前的環境便難免有點格格不入了！

他直了直腰身，端起左手酒杯，仰首

傾盡杯中餘酒，長吁了口氣，便舉步走回座椅去。

那知，他人方坐下，門外陡地傳來了三下綿實的敲門聲，隨有人呼道：「蕭爺可在？」

白衣人眉頭輕蹙緩緩應道：「門是虛掩，要入便入，呼喚甚麽！」

他臉色冷如凝霜語聲亦是冷如凝霜，雖是低沉却疾如箭矢直透戸外。

門外那人忙道：「話雖如此，未免唐突……」

白衣人冷冷截道：「蕭某向來不拘俗禮！」

那人道：「某等亦早有所聞……」

白衣人又截道：「既已知道，廢話作甚不成要蕭某迎出戸外！」

那人急道：「豈敢豈敢……」

白衣人冷喝道：「如此，請！」

那人道：「恭敬不如從命！」

語聲再落，門「依呀」的打開，六人魚貫走入有高有矮，有男亦有女。

白衣人目光及處，臉色微變左掌陡抬，放下酒杯，霍的取過擱在桌上的帶鞘長劍往左脚旁邊斜斜瀉落，長劍的劍鍔恰好靠着他的左腿，他右掌只須稍移刹那便可拔劍在手。

不過瞬間，那六人已來到了花廳門外，兩條錦衣漢子當先走入俱都是三十五六年紀相貌驃悍，左邊的那個，魁梧得出奇，右邊的那個，却是消瘦得可以，兩人腰際各懸了把長刀，刀鞘拍褲紅穗舞風，搭口銅片斜映燈光，閃閃發亮，襯着兩人凝重臉色，更是顯得氣勢不凡！

白衣人眼角微掃，淡淡道：「只道是誰人，原來是天武鏢局的鏢頭『雄獅』翁白沙，『病虎』許長波，翁許兄弟！」

那兩條錦衣漢子忙抱拳道：「翁白沙許長波見過蕭爺！」

白衣人兩眸閃過異色，右掌斜向右擺，道：「不敢當，坐！」

「雄獅」翁白沙，「病虎」許長波似是鬆了口氣臉色稍寬齊道：「謝坐！」轉身舉步，走向右邊椅子坐下。

幾乎同時，又有兩人走入，左邊的是個青衣文士，已入中年，却仍英姿風發，右邊的是個紫衣美婦，年雖花信風韻猶存，兩人背負長劍，舉手投足，頗有名家風範。

白衣人冷瞟了他們一眼，道：「可是雙英鏢局的『青燕』孫香度，『紫蝶』秦柔柔！」

那兩人連忙抱拳道：「不敢，蕭爺安好！」

白衣人掌往左擺，道：「賢伉儷好，坐！」

「青燕」孫香度「紫蝶」秦柔柔應了聲：「謝坐！」舉步走向左邊坐椅，尚未坐好，那花廳門外人影又閃，大踏步走入了個年約二十七八的少年，只見他臉如冠玉，唇若塗丹，粉巾束髮，身穿鸚哥綠紵絲上領長衫，橫截雙股鴉青絛，端的是瀟洒風流，可是腰際却懸了把帶鞘雁翎刀！

那雁翎刀金背大環，又叫金背大環刀，向以沉重見稱，走的當然亦是剛猛的路子，若是佩在「雄獅」翁白沙那樣的人身上，不足爲奇，反倒見威風，像他那樣的脂粉少年，居然也使起這刀中至重的雁翎刀，便難免有點異樣了。

他人是瀟洒風流，少年得意，眉睫間隱泛傲色，人才止步，便抱拳振聲道：「長勝鏢局『南天雁』狄凌霄見過蕭爺！」

白衣人望也不望，淡淡道：「令尊可好？」

「南天雁」狄凌霄直了身子，道：「托蕭爺的福，尚算清健！」

「嗯，坐！」白衣人淡應着往右擺了擺手。

狄凌霄道：「狄某省得！」轉身舉步，走到「病虎」許長波旁邊，坐了下來。

走在最後那人緊接着亦跨入了花廳，却是個灰衣中年漢子，衫長及履，兩袖亦長，舉步不免呆滯，相貌甚是平凡，氣勢亦不如先前五人來得威風，那兩隻眼睛生像是睡不醒的，老是半瞇着。

他人方走入，便攏袖躬身道：「蕭爺安好！」語聲沙啞，有如敲擊破鈸爛鑼，尚幸可未至於含糊不清。

白衣人打量了他兩眼道：「很好，你是……」

那黑衣中年漢子忙道：「清遠鏢局的紀蒼。」

白衣人微微頷首，隨問道：「你便是那人稱『呆鳥』的紀蒼麽？」

紀蒼乾笑道：「不想蕭爺亦識得鄙人賤號。」

「咄！」白衣人輕喝截道：「昂藏七尺，快意江湖，豈可輕言鄙賤！」

「呆鳥」紀蒼怔了怔道：「蕭爺敎訓的是！」

白衣人淡淡道：「敎訓不敢，那邊坐，請！」隨手往右擺了擺。

紀蒼眞有點受寵若驚，連聲道：「好好，我會坐的，我會的……」三步併作兩步，急急走到「南天雁」狄凌霄身旁椅子，方待坐下，那知……

「南天雁」狄凌霄兩道劍眉突地飛剔，板起臉孔，瞪眼叱道：「俊雁豈與呆鳥同飛，你若是要坐，坐遠點！」

紀蒼不由得又怔了怔，直起身子，便欲讓開，那邊，白衣人倏的振聲：「紀兄，無妨坐下！」

紀蒼聽了惶然轉身，囁嚅着道：「蕭爺……」

白衣人剔眉截道：「你可是沒聽清楚，蕭某人說，坐，請坐！」

紀蒼忙躬身道：「是……」在「南天雁」狄凌霄身旁坐了下來，狄凌霄臉色微變，嘴唇顫動，似欲說話，但話未出口，白衣人已轉過目光，迫視着他。殺那個，狄凌霄只覺得不知怎的，心底陡地冒出了股森冷已極的寒氣，直衝咽喉，那話如何還說得出口！

白衣人冷冷接道：「入蕭某之門，便是蕭某之客，你好歹亦只不外是個客人，身在客地，豈可肆意張牙舞爪！」

狄凌霄起了陣顫抖，臉色愈見陰沉。

白衣人恍如不見，頓了頓，又接道：「蕭家既非豪門，亦非大戸，向無所謂規矩，休論尊卑貴賤，等級區分，你若是硬要斤斤計較，容易，外邊請！」語聲俱冷，赫然帶着逐客的意思！

狄凌霄臉色變了又變，似是按耐不住

，却畢竟還是忍了下來，硬着頭皮抱抱拳道：「是狄某出言不愼，尚祈見恕！」

白衣人兩眸不由又生異色，淡淡道：「不敢！」倏的轉過視綫右掌併指如刀，水平遞出，自左而右，緩緩割了個半弧，道：「蕭某家貧，僱不起僕婢影隻形單，欲賴憑誰兩隻鐵拳亦只識得擊劍操戈恕無茶點奉客！」

左右六人齊抱拳道：「無妨！」

白衣人目光再轉，先後從「雄獅」翁白沙、「病虎」許長波、「南天雁」狄凌霄、「青燕」孫香度、「紫蝶」秦柔柔等五人臉上掠過，道：「蕭某五年前初來揚州設此無名鏢局鏢旗懸出不過半日，五位便夤夜連袂到來迫遷左一句黃口小兒保什麽鏢右一句姓蕭的小子知機快滾，獨鬥不來，便起羣毆，『青燕』遠攻，『紫蝶』近取，『俊雁』凌空，『雄獅』，『病虎』左右地躺，遠近並襲上下交擊，惟恐蕭某不死，曾幾何時這黃口小兒，姓蕭的小子居然變了蕭爺蕭某充其量不過二十六七年紀，如此稱呼嘿嘿實不敢當！」

翁白沙五人不由得刹時紅了臉龐半晌「青燕」孫香度欠了欠身硬着了頭皮道：「蕭爺言重！」

聽語氣可不就是先刻呼門的人。白衣人眼角斜掃冷冷道：「事實如此！」

孫香度歎了口氣道：「怪只怪某等有眼無珠，冒犯虎威，本該負荊請罪，咳咳，怎奈抽身不暇，迫不得已……」

白衣人截道：「往者已矣，不提也罷了。」

孫香度如釋重負，陪笑道：「蕭爺海量……」

白衣人接道：「如蕭某所憶無差，五年來幾位是第二次到！」

孫香度忙道：「理當時來請客，只是……唉唉，鏢務煩瑣，身不由己……」

白衣人又截道：「士別三日，猶且刮目相看，何況五年，幾位諒亦練成絕技，今非昔比，這番連袂再來，想必就是要蕭某見識見識！」

衆人聽得說，惶然抱拳道：「豈敢豈敢……」目光齊瞟向「青燕」孫香度。

孫香度乾咳兩聲，清了清嗓子接道：「想蕭爺劍稱無情，手下從無活口，可是當日某等雖敗，却只不過兵刄脫手，略帶輕傷，縱然再不智，亦豈不知是蕭爺留有餘地，感激惟恐不及，豈敢再犯虎威？」

白衣人道：「你道蕭某嗜殺？」

孫香度急忙搖手道：「那裏那裏蕭爺……」

白衣人截道：「蕭某向就不願迫人太甚。」

「不錯不錯，說來說去却都是某等不識好歹。」孫香度頓了頓振聲道：「行走江湖的朋友誰個不知那個不曉，『無情劍』蕭楚蕭爺劍雖無情人却是極有分寸俠義爲懷懲強扶弱，不殺則已，殺則必是窮兇極惡的該死奸徒！」

「過獎過獎！」白衣人「無情劍」蕭楚雖未動容，心頭少不免有點飄飄然感覺。

孫香度肅然接道：「實至名歸，應該應該！」

蕭楚刹那臉色陡沉，緩緩道：「禮下於人，必有所求，蕭某雖然不敏，這箇單的道理却是懂得的，要說什麽乾脆便說，那來許多廢話！」

孫香度呆了一呆，苦笑道：「蕭爺明鑑……」

蕭楚冷截道：「儘說無妨！」

孫香度點了點頭，轉過目光，依次望向翁白沙、許長波、狄凌霄三人，道：「兄弟可要說了。」

翁白沙等三人不假思索，齊頷首道：「有勞孫兄。」各各嘆了口氣，垂下頭來，就像那鬥敗了的公鷄，入來時的氣勢已不知到了那裏去。

蕭楚方感詫異，「青燕」孫香度已別轉過頭，微喟道：「話得從豫東開封府雄風鏢局的總鏢頭『刀霸』柳無忌說起，蕭爺可曾聽說過此人？」

蕭楚沉吟着道：「如雷貫耳，慕名已久，只恨未緣識荊，據知此人不過五十左右年紀，出道却已有二三十年，掌中長刀會盡武林羣雄，打遍江湖無敵手，是以開封創設雄風鏢局以來，鏢走天下，南七北六，十三行省，無人敢攖其鋒，可是，他爲人却是極其厚道，始終如故，不會有半分驕矜，便與人交手，點到即止，絕不予人難堪，江湖武林中，論聲名之佳，可說無出其右！」

孫香度趕緊接口道：「猶其難得的是俠義爲懷，作風與蕭爺無獨有偶，走鏢二十有年，却未嘗保過暗鏢，亦不保貪官污吏、奸商惡賈，光明磊落，義在當前，輕擲千金而無吝色，道上的朋友，提起『刀霸』柳無忌，誰不豎起拇指，喝聲：好漢子！」

他語帶雙關，明是讚「刀霸」柳無忌連蕭楚也已捧上，別的本領不知如何，這扯貓尾的本領，實在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不過，蕭楚的確亦是那樣的血性漢子，他倒也並未過譽。

冷如蕭楚，刹時亦不由得淡笑了笑道：「蕭某何德何能，焉可與柳無忌相提並論，說下去……」

「是是……」孫香度接道：「南七北六，十三行省，鏢局不下千百，鏢師何止萬千，此中翹楚，毫無疑問，得數雄風鏢局『刀霸』柳無忌，他雖是極其厚道，從未有過驕矜倨傲，可是道上的朋友却仍相戒鏢入開封，便停止喊鏢，以示尊重，憑『刀霸』柳無忌的聲名，固亦無可厚非，雖當無愧，十多年下來，不覺便成了規矩，老輩鏢師固無怨言，就是新入行的鏢客亦無異議，樂於遵守，那知，就在月前，竟有隊打着某等天武、雙英、長勝三間鏢局旗號的鏢隊，橫越開封，不獨入城喊鏢，更在經過雄風鏢局時喊鏢，在鏢局門前喊鏢由來是鏢行大忌，便留鏢逐人，亦無話說，雄風鏢局豈無激憤的鏢師，只是『刀霸』柳無忌力排衆議，不肯出此，也就在鏢隊走過三日，江湖上到處傳言說，是揚州天武、雙英、長勝聯鏢走天下，開封雄風『刀霸』也要低頭……」

蕭楚冷笑道：「蕭某亦有所聞！」

孫香度長歎接道：「想孫某與拙荊，還有『雄獅』翁兄，『病虎』許兄，『南天雁』狄兄走鏢江湖，所以有今日的聲名，好說不好聽，可是托賴父兄師長的餘蔭

，說來慚愧，却實在如此，自顧尚且不暇，那來閒心尋釁，何況『刀霸』柳無忌乃是武林中的名俠，鏢師中的翹楚，某等便縱想揚聲名　耀威風　試問　憑什麽本領，胆敢冒犯虎威？」

蕭楚詫聲道：「然則那隊鏢隊莫非不是你等三家聯鏢？」

「當然不是！」孫香度苦着臉道：「不怕說，有道是禍起蕭牆　最難防是變生肘腋　某等若是有如許胆量如許本領，先要對付的該是，該是……」

蕭楚截道：「該是蕭某人！」

孫香度忙欠身說道：「恕孫某出言不愼。」

蕭楚甩手道：「蕭某生平最討厭人說話時轉彎抹角，你要說什麽無妨直說。」

孫香度點了點頭，接道：「捨近圖遠，最是不智　某等雖然愚昧　如許簡單的道理焉會不知，那鏢隊與某等無關，實在毋庸置議。」

蕭楚緩緩道，「既是如此　儘可以遣人往開封解釋清楚　想那『刀霸』柳無忌亦不是不明道理的人，豈會猜不透其間必有蹊蹺？」

孫香度苦笑道，「話是不錯，何況柳無忌本就不是斤斤計較的人，若只是那樣，便無須解釋　諒亦不成什麽問題　怎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福無重至，禍不單行……」

蕭楚詫異地問道：「敢情枝節突又旁生？」

孫香度眉頭深皺　頷首長歎道　「那說來不過是事發後半月，柳無忌雄風鏢局所屬鏢師郭傑押鏢路經揚州，尚未入城，便被打着某等三家旗號的所謂聯鏢鏢師截在北城外三里外，聲言揚州已是某等三家聯鏢專屬，往來其地鏢局不入城則已，否則便得轉由某等鏢師護送，要知除非彼此私下早有協議，不然，半途易鏢無疑便是說保鏢的鏢師甘認沒有能力再保下去，迫不得已假手他人，鏢行固亦向無過路易鏢的規矩，郭傑當然不肯，爭執下來，難免動上手脚，那等所謂聯鏢鏢師倒非尋常可比，郭傑竟也不敵，他技不如人，無話可說，惟有繞道不入揚州，邊着人飛馬急報開封總局……」

蕭楚目光閃動道：「此事非同小可，柳無忌諒必立刻派人南下追究眞相！」

孫香度長歎接道：「那倒還罷了，若教某等見着那人，好歹亦總有個解釋的機會，誰想他派來追究的那雄風鏢局的得力鏢師公孫大路亦是未入揚州，便在城外被所謂三家聯鏢鏢師截住，斷臂逐返，隨來的兩個雄風鏢局的下級鏢師亦不例外，並揚言要派便得派個有份量的人來，以公孫大路等角色沒有資格與三家鏢局的總鏢頭當面說話……」

蕭楚淡笑道：「一而再，再而三，柳無忌便縱是氣量再寬，恐亦難以再容忍下去！」

孫香度長歎道：「換是別人　諒必亦不會例外　柳無忌不用說是勃然震怒．飛騎傳柬　約在今日揚州天寧門外瘦西湖畔蜀崗平山堂講手，某等若是勝過雄風鏢局來人　無話可說　要是敗了，天武、雙英、長勝三家鏢局便得封門，不然，日後走鏢，不管路過開封抑或與雄風鏢隊道上相逢，見人逐人，見鏢留鏢！」

蕭楚目光如電，突又從孫香度、秦柔柔、狄凌霄，許長波、翁白沙五人臉上掃過，沉聲地問道：「你等當眞不曾截鏢傷人？」

五人毫不猶豫，堅決的齊道：「當眞不曾！」

蕭楚剔眉道：「既是不曾，郭傑、公孫大路等人被逐後，你多少諒必亦聽到點消息，便不該再斤斤計較身份，當急不容緩，先着人到開封與柳無忌解釋清楚，免得惡化至如許地步！」

孫香度慘笑接道：「某等焉有不知的道理，只是，接連遣出兩撥人馬，計鏢師六人，另挑禮趟子手三十，都是出城不過數里，便突遇暗襲，悉遭橫死！」

蕭楚一呆，驚問道：「毫無倖免？」

孫香度長歎道：「謀而後動，豈容漏網！」

蕭楚接問道：「兇手誰人莫非無從追究？」

孫香度道：「趕盡殺絕，那來活口，遺屍身上，亦不過是普通刀痕，焉有跡象可尋？」

「好毒的手段，好辣的心腸！」蕭楚沉吟着忽又問道：「然則那傳柬飛騎可是毫無阻難，安然直抵你等三家門外？」

孫香度連連點頭道：「不錯……」

「陰謀，好厲害的陰謀！」蕭楚聳然動容道：「這何止一矢貫雙鵰，簡直是一石數鳥！」

孫香度接道：「某等亦想到必是陰謀，只是某等向來各保各鏢，實在想不出曾幾何時，同時與人結下仇怨……」

蕭楚冷笑截道：「據蕭某所知，十多年前你等初來揚州，此地本已有十來間鏢局，只是你等倚仗師長父兄餘威，吞併的吞併，驅逐的驅逐，方成此日的鼎足三分勢，那等被逐鏢師豈非便是你等三家同時結怨的仇敵！」

幾人刹時臉透愧色，孫香度嘴唇顫動，方待解說，蕭楚已冷眼瞟着他，接道：「你等亦無須狡辯，想蕭某來時，何嘗不曾被迫遷徙，切身體悟，那會只是傳言，若不是你等撵蕭某不動，蕭某又是擇鏢而保，恐怕便得寄身，亦無寧日！」

孫香度慚然垂頭，無語以對，那邊「病虎」許長波却陡地發聲問道：「便錯在某等當年跋扈，也已是十年多前舊事，若要報復，理該早來……」

蕭楚截道：「豈不知謀而後動，待機而發！」

許長波頓時語塞，蕭楚接說道：「縱使無仇，亦不須有怨，如許事情，遲早亦必會發生，應知揚州地當南北交通要衝，兩淮鹽運據點，豪商巨賈，冠蓋雲集，此等世家子弟，盡多縛鷄無力的紈袴，却鮮有舞刀弄棒的豪傑，便腰懸龍泉三尺，亦不過作勢裝腔，十萬貫腰纏，豈敢輕身上道，是以保鏢行業，最是可觀，如蕭某人，擇鏢而保，不保暗鏢，不保貪官汚吏，奸商惡賈，猶有可爲，過得優悠寫意，又如『呆鳥』紀蒼，不過托賴你等三家，保你等不保的輕鏢，亦兩餐無缺，尚有盈餘，何況逢鏢必保，見錢眼開的你等三家，

豈不風生水起，屋潤家肥，又豈不惹人眼紅，惹人妒忌！」語聲方斷，天外突生霹靂，震撼長空！

翁白沙等聽蕭楚語如鋒刀　直透心脾，已是寒意暗生，冷汗迸流，此際驟聞驚雷，不由齊都混身陡震　猛嚇一跳，便孫香度亦不禁霍然抬首！

蕭楚恍如未覺，頓了頓便又道：「那人陰謀的用意實在最明顯沒有，不外想假手『刀霸』柳無忌將你等逐出揚州　由他統攬鏢務，有道是來者不善　善者不來，豈是尋常可比，事後你等便就是知道被誰所愚　亦未必對付得了他　便對付得了他，你等先要對付的可不是他　是『刀霸』柳無忌．不然　休想再在揚州立足！試想，憑『刀霸』柳無忌的人緣聲望本領　平白無事．誰敢去捋他虎鬚　你等豈非只有啞忍！哈哈……設此陰謀那人的心計亦不可謂不深　利在當前　如蟻赴羶，此人是誰　倒也頗費猜疑　或許，便是蕭某！」

他當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衆人入耳驚心，頓時聳然變色　兩眼發直，怔怔的望着他。

不過刹那，「雄獅」翁白沙陡地破聲失笑道：「蕭爺是未免太言重了，莫說蕭爺輕財重義　磊落心胸，不會出此狡詐陰謀，便眞有此心，恐怕早在五年前某等三家鏢局便已易手，那還等得到今日？」

人不可以貌相　此語當眞非虛　誰想這外表看來最粗率沒有的「雄獅」腦筋居然轉得那麽快，說起話來居然那麽得體。

蕭楚淡淡道：「身在揚州繁華地　終日耳濡目染，你敢保蕭某仍是當年的蕭某，對金銀財寶依舊不感興趣？」

翁白沙不由怔住，那倚在孫香度身旁始終不曾說過話的「紫蝶」秦柔柔却倏的輕笑道：「憑着蕭爺的本領，畏懼誰人，用得着那麽轉彎抹角？」

蕭楚目光斜掃秦柔柔，又轉向孫香度，道：「聞道賢伉儷能言善辯，看來倒非只是傳言。」

孫香度欠了欠身，連聲道：「抬舉抬舉……」

蕭楚接說道：「且不管是否蕭某，此人有可能便是那『刀霸』柳無忌！」

衆人不由又猛吃了驚，「南天雁」狄凌霄隨道：「那被傷截的人鏢可都是柳無忌所屬！」

蕭楚道：「周瑜打黃蓋，小周願打，老黃甘挨　你敢担保他不是計出苦肉？」

狄凌霄頓時語塞，「病虎」許長波却從旁接道：「憑他柳無忌的身手，實在無須費此心機……」

蕭楚截道：「該知他好歹也是個成了名的人物，縱想擴充地盤，若是豪奪，便手到拿來，亦難免落人口實．惟有巧取，就將你等逐出揚州，理虧的也只是你等，與他無干，那麽簡單的道理　難道你也想不通？」

許長波呆了臉．他身旁「雄獅」翁白沙却緊接道：「柳無忌可是磊落胸襟，向來厚道……」

蕭楚冷笑道：「有道是知人口面不知心，你又不是他肚裏的蛔虫，豈知他肚裏的心事？」

翁白沙不由怔住，衆人亦是無話可說，蕭楚接道：「此人亦有可能便是『呆鳥』紀蒼！」

衆人陡地怔了怔，臉色疾寒，轉睨着「呆鳥」紀蒼，紀蒼驚得幾乎沒有跳起來，把手亂搖，惶聲說道：「蕭爺莫要說笑，想我姓紀的所求不過兩餐，承蒙孫爺等照料有加，感激已是惟恐不及，安敢多心？便眞讓我獨攬揚州鏢務，亦那裏來的本領？」

他說的倒也是道理，衆人臉色頓寬，嘴角微哂．雖沒有說出口，却無疑已是在說　諒你姓紀的亦無此胆量！

蕭楚淡笑接道．「你雖是本領不濟，難保不會找撑腰　若是那樣，會否是你便很難說了。」

衆人聽得說　那尚未寬盡的臉龐刹時又繃緊起來，紀蒼却瞠目結舌，甩手搖頭，直急得連話也不知應怎樣說。

「蕭某只是如此推想而已，何必認眞？」蕭楚冷瞟了一眼孫香度等人，突又說道：「那陰謀的人當然亦可能便是你等三家！」

語重如山、摧人心魄，衆人此驚非同小可　混身陡震　霍然回首，眼也幾乎直了。

蕭楚徐徐接道：「好色的人，見到絕色．難免意馬心猿　嗜酒的人，碰着佳釀，亦會不能自已．重利的人，豈有嫌錢太多的道理，三家分營總不如獨家統攬！」

衆人齊齊點頭，不約而同，彼此互望了一眼，那眸子裏赫然俱已閃動着敵意。

要知他等三家平日就暗懷芥蒂，早生心病！

那「青燕」孫香度的心思亦不算不敏捷，怔了怔，陡地失笑道：「蕭爺豈忘了某等三家此際都是首當其衝，好比那同舟的人，遇浪半途，只有共濟，怎會別懷機心？」

蕭楚漫不經意的道：「話雖如此，但譬如說，某家取得某人的鼎力支持，所謂某人，當然是指頗有份量，足以左右柳無忌意思的人；事後出面調解，諒亦不難再起，以利爲出發點，便再起後得須改頭換面以新鏢局的姿態出現，又有何妨？也許是蕭某一時的胡思亂想，不過，誰又敢說沒有這樣的可能？」

孫香度那臉上仍是在笑，可是眼中却連半分笑意也沒有了，其他人等更是早已沉下臉龐。

各人不約而同又互望了一眼，那閃爍在眸子裏欲斂未斂的敵意刹那又透了出來，更見尖銳！

廳堂裏刹時變得出奇的沉靜，誰都沒有再說話，臉色肅穆，可是，蕭楚那嘴角邊却例外的掛着異樣的笑容。

死寂，不尋常的死寂！

廳堂裏的氣氛愈來愈見沉重，壓得人幾乎透不過氣來。

就在這刹那，天外突又「隆隆」的爆出了幾聲悶雷，暴雨緊接着傾盆倒下！

雨落空階，水烟迷濛，平添了幾分肅殺的氣氛，各人的心頭亦不由冒起幾分疏慄的寒意。

風穿堂戶，燭影搖紅，那斜映在各人臉上的暗影亦隨着搖曳燭光移動不已，使得各人臉色格外顯得詫異，那閃爍在孫香

度等眼裏的敵意亦更濃了。

蕭楚冷眼旁觀，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暗暗忖道：「若是說這三家會聯手走鏢，簡直是笑話，打死我也不信……」

他越想便越覺好笑，禁不住縱聲笑出來道：「莫教中了蕭某的挑撥離間計！」

衆人怦然心動，混身陡震，側目齊望向蕭楚。

蕭楚笑聲頓歛，目光微掃，接道：「閒話少說，那柳無忌既相約你等會於今日，可曾來了？」

孫香度欠身道：「回蕭爺的話，早便來了。」

蕭楚接問道：「是柳無忌本人？」

孫香度緊應道：「柳無忌可沒有親來，來的只是他掌珠柳依人。」

蕭楚悠然道：「柳依人，好動人的名字。」

「豈止名字，人亦是如此，可是，她的刀……」孫香度歇了歇，長歎接道：「她的刀却好比柳無忌親臨，悍厲辛辣，霸氣縱橫，無人能攖其鋒！」

「没相當本領又怎配做『刀霸』柳無忌的女兒？」蕭楚淡淡問道：「聽口氣，你等是跟她交過手了，是勝抑或是敗？」

「敗，敗得很慘！」孫香度慘笑道：「愚夫婦雙劍合搏，不過十招，拙荊掌中劍便被挑落，孫某右脅衣衫亦被刀鋒劃破，想是刀下留情，不然，恐巳没命在！」

「果然有幾下子。」蕭楚點了點頭，轉望翁白沙和許長波，道：「賢昆仲又如何？」

兩人齊歎了口氣，翁白沙隨道：「說來慚愧，兩刀併出，亦是十招不過便先後脫手！」

蕭楚輕喝了聲「好」，目光轉回狄凌霄，道：「你又怎樣？」

狄凌霄歎道：「狄某單刀獨戰，四招出頭，便被她掌中柳葉刀抵在咽喉，想不認輸也不成！」

蕭楚又喝了聲「好」，目光再轉，望向紀蒼，不等他開口，那「呆鳥」紀蒼巳欠身道：「區區雖然不敏，自知之明却總還是有的，再說，柳姑娘是爲孫爺等而來，那有區區出手的餘地。」

「不錯不錯。」蕭楚沉吟着眼光從孫香度等人臉上掃過，陡地長歎了聲，道：「想蕭某五年前初來揚州，你等無人能接得住蕭某四招，五年後的今日，柳依人將你挫敗平均來說亦祇不過四五招間事，且巳留有分寸，她只是柳無忌的女兒，論年紀諒亦不會大到那裏去，說武功到底女兒家力弱，便最厲害恐亦不過蕭某當年左右，有道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五年時間，雖非甚長，却巳不短，你等若是夙夜匪懈，時刻練磨，縱使不敵，亦斷無慘敗到如許地步，莫非這五年下來，你等根本不曾下過半分苦心？」

衆人臉上不覺掠過愧色，齊地垂下了頭。

蕭楚看在眼裏，禁不住冷笑道：「錢財畢竟身外物，總不如生命可貴，江湖豪傑輩出，草莽遍走龍蛇，鏢師生涯，刀口舐血，凶險常有，便最強的鏢師，遲早亦難保會發生意外，誰敢說武林道上没有不賣賬的人，没有不賣賬的地方，靠山，山也會倒的，父兄師長的餘蔭豈可賴，己身又豈可不發奮圖強！」

衆人誰都没有作聲，只是那頭垂得更低了。

蕭楚頓了頓，再道：「過去的好歹巳成過去，說亦無用，如今雖是敗得顏臉全無，倒也無損其他，以蕭某的意思，不敗也敗了，何不急流勇退，趁機退隱？」

衆人霍然抬首，怔了怔，齊脫口道：「蕭爺……」語聲未巳，突又齊齊住口，想是來得倉猝，接下去也不知該說什麽。

蕭楚也不等衆人再說甚麽，接問道：「你等可是心有不甘？」

孫香度搶着應道：「理所當然……」

蕭楚冷笑道：「好個理所當然！」

孫香度緊接道：「話雖說願賭服輸，可是某等無賭意，只出於被迫，啞子食黃蓮，有苦自己知，說不出聲，是無可奈何，某等非啞子，却是有話不能說，說亦無人相信，個中苦處，便啞子也恐不如，眼看十數年基業，無端盡毁，莫說某等，換轉別人，諒亦難以甘心！」

蕭楚失笑道：「自古只有強姦，那有迫賭！」

孫香度乾咳兩聲道：「蕭爺見笑……」

蕭楚問道：「然則不甘心又怎樣？」

孫香度肅容說道：「那便得勞煩蕭爺了。」

蕭楚臉容陡冷道：「與蕭某何干！」

孫香度忙道：「不錯是與蕭爺無干，只是那『刀霸』柳無忌曾有言揚州鏢師接得住來人便作罷休，是以某等雖敗，在子夜前仍可找其他揚州設鏢的鏢師助拳，某等三家外，設鏢揚州的便只得蕭爺與紀蒼，紀蒼無能爲力巳是無須置議，換句話說，蕭爺你若不帮忙，某等三家便算完了，本不想騷擾，無奈別無他法，却是出於誠意！」

蕭楚冷笑道：「如此誠意蕭某總算是見識過了，誠意，嘿，若是出於誠意，何以直至今時今日才找蕭某，簡直笑話，平時不燒香，臨急抱佛脚，便眞有佛，佛也會不靈的！」

孫香度苦着臉道：「都是壞在紀蒼那小子，他好說不說，却說從來函語氣看出柳無忌並無親來的意思，柳無忌不來便無甚可懼，憑孫某等幾人好歹也應付得了，萬不得巳才驚動蕭爺不遲，某等想想也是，常言亦有道：『割鷄焉用牛刀』……」

蕭楚眉頭輕蹙，突截道：「要說甚麽便說，那來許多譬喻，人總是人，豈可視人如鷄！」

孫香度怔了一怔，忙道：「恕孫某失言……」

「不敢！」蕭楚淡笑了笑，接道：「那若說錯在紀蒼，未免有點太過，強將手下無弱兵，古有明言，柳無忌是甚麽角色，派得出來的，就斷不會没有幾下子，如此簡單的道理，你等總不成不知，說是眼高於頂，倒還馬馬虎虎！」

孫香度苦笑道：「蕭爺如此說話，孫某想不實說也不成了，說老實的，某等早知柳無忌派得出來的就斷不會是普通角色，不過求助無門，鴨子趕上架，不得不硬挺！」

蕭楚破聲笑道：「那豈非笑話，便不

說其他，就說賢伉儷，男的是點蒼派掌門『飛虹』寇遠的師弟，女的是華山派掌門『快劍』秦武的掌珠，點蒼華山向是武林兩大劍派，江湖能人雖多，能够惹得起兩大劍派的却是絕無僅有，是以賢伉儷鏢走七省，無人敢攖其鋒，亦不無道理，點蒼華山兩派劍客盈千，憑賢伉儷的特殊身份，怎可說求助無門？」

孫香度長歎道：「蕭爺既知點蒼華山向是武林兩大劍派，當然不會不知名門大派向視保鏢爲賤業，孫某夫婦走鏢下來，有時不免要借重師門的餘威，諸多騷擾，早悉父兄師長不滿，以爲弱了門風家聲，巳有意着令退出多時，難得有人出頭逼迫，叫好猶恐不及，豈肯插手？」

「名門世家，向惜羽毛，門風家聲，好比生命，那亦不無道理。」蕭楚微微頷首，目光轉向「雄獅」翁白沙兩人道：「賢昆仲身爲北五省綠林總瓢把子『惡煞』曹蒼的心愛弟子，綠林道上的朋友又向稱心狠手辣，獨斷獨行，諒來無此顧慮！」

「雄獅」翁白沙欠了欠身，苦笑道：「蕭爺有所不知，由來只有刦鏢的綠林，那有保鏢的綠林，翁某兄弟走鏢江湖，道上的朋友，雖是碍於家師，不敢爲難，心頭早巳暗懷怨懟，時有忿言，家師爲此，巳是深感頭痛，惟恐翁某兄弟躭擱下去，焉會過問！」

「亦有道理！」蕭楚目光再轉，移向「南天雁」狄凌霄，道：「令尊『楓嶺飛龍』狄破雲拳劍算南天，江南武林，無人匹敵，風聞最是護短，膝下六子，數你最末，亦最得寵，想必不至不管！」

狄凌霄歎道：「話雖如此，可知家父深爲聲名所誤，寧願安貧，雨讀晴耕，亦不肯有損門風，輕率從俗，狄某走鏢，原是他最最反對的事，怎肯理會？」

「不錯不錯，所謂名家風範，當眞是寧死不折彎的臭脾氣！」蕭楚目光橫掃左右，突笑道：「如此說來，你等倒是求助無門，有寃亦無路訴！」

孫香度趕緊接着道：「亦所以不得不來求助於蕭爺……」

蕭楚淡淡道：「便縱如此，可是找錯對象，寧不知蕭某與你等向無交往，亦非戚友！」

孫香度陪笑說道：「可是蕭爺俠義爲懷……」

蕭楚截道：「那是廢話，蕭某祇是個普通的鏢師！」

孫香度眼珠子轉了轉，恍然道：「蕭爺要多少鏢銀，無妨開聲。」

蕭楚冷一冷笑道：「那算是聘蕭某做保鏢？」

孫香度忙道：「豈敢豈敢……」

蕭楚又截道：「鏢師聘保鏢倒是聞所未聞！」

孫香度乾笑道：「却是迫不得巳。」

蕭楚道：「常言道得好，識時務者爲俊傑，可惜蕭某却是向不識時務！」

孫香度連連陪笑道：「某等又豈不知蕭爺擇鏢嚴謹，只是某等既非奸商惡賈，亦非貪官汚吏！」

蕭楚振聲道：「却是無德的鏢師！」

孫香度頓時語塞，蕭楚接道：「蕭某此次若是出頭，何異替彼等奸商惡賈，貪官汚吏走鏢，恕蕭某無此閒心，亦無此本領，時巳不早，若無其他，各位請！」

語聲乍斷，蕭楚那右掌巳往廳外遞出，赫然便是逐客！

孫香度幾人刹時間不由變了臉色，也就在此際，那猷在旁邊始終没有機會說話的「呆鳥」紀蒼突地發聲道：「貪官汚吏，奸商惡賈，無疑是該殺，可是我等既身爲鏢師，被差遣到也就不得不從命，換句話說，錯非在我等，只是迫不得巳！」

「迫不得巳，好個藉口！」蕭楚沉聲道：「保與不保，權在鏢師，若不貪財，便是不保，又能奈你如何！」

紀蒼搖頭道：「蕭爺此言差矣，有道是窮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該知此等商賈官吏，俱都是有錢又有勢的角色，三言兩語，往往便教人傾家蕩產，亡命天涯，雖然，有錢便能使得鬼推磨，誠或亦未必使得動快意江湖的武林朋友，可是有勢便不同了，我等若不應酬，恐無寧日！」

蕭楚冷笑道：「蕭某又如何？」

紀蒼道：「蕭爺當代豪傑，豈可相提並論！」

蕭楚悶聲道：「縱使你舌燦蓮花，亦休想說得動蕭某！」

紀蒼笑了笑道：「蕭爺可是懼了那柳無忌？」

蕭楚道：「蕭某一向不知什麽叫做恐懼！」

紀蒼緩緩道：「揚州左右與路過的江湖朋友此際俱都結集在平山堂上，孫爺等來時亦無人不知是來找蕭爺助拳，蕭爺若是不去走走，便縱再有道理恐亦只道是蕭爺怕了姓柳的，斷不會想到其他！」

蕭楚笑道：「是是非非，遲早有日分明，況且蕭某向不好名，那『刀霸』好歹亦總是個出人頭地的角色，便讓他幾分又如何，蕭某無情巳是人盡皆知，與揚州其他鏢師無甚交往，亦非始於今日，誰要說什麽，由得他！」

孫香度幾人的臉色不由又變了變，巳是徹底感到絕望，那「呆鳥」紀蒼却仍不動聲色，接道：「說什麽倒不怕，怕只怕由此發生錯覺，以爲蕭爺別具用心，想岔了去，有損蕭爺的聲名！」

蕭楚怪道：「想岔了又怎樣，你且說說！」

紀蒼道：「很簡單，不難誤會蕭爺是操縱陰謀的幕後人，不去是問心有愧！」

蕭楚笑叱道：「那來許多廢話！」

紀蒼道：「深知的當然不會如此想像，別人麽，那就很難說了，敢問深知蕭爺的，又有幾人？」

蕭楚笑意頓歛，沉聲道：「蕭某素不重名，亦不好利，當年如此，如今亦是如此！」

紀蒼乾笑道：「那是蕭爺口說，實在是否，蕭爺心知，信與不信，則在他人，五年時間，不敢說長，却也不短，身在揚州繁華地，終日耳濡目染，蕭爺仍是當年的蕭爺，絲毫未變，誰敢担保？」

蕭楚冷笑道：「憑蕭某的本領，若眞有此心，何須費此周章！」

紀蒼不徐不疾的道：「蕭爺來時，寂寂無名，不過螢火點光，如今却是鏢走南北，無人敢攖其鋒，好比日在中天，山鷄

無知，尚惜羽毛，人有靈智，豈不更甚，聲名得來非易，寧不戰戰兢兢！」

「胡說！」蕭楚臉色陡沉，拍案怒道：「你道蕭某是那樣的人！」

「不敢不敢！」紀蒼不慌不忙的道：「不過，區區又不是蕭爺你肚裏的蛔虫，又怎曉得蕭爺肚裏的心事？」

蕭楚怔了怔，陡地失笑道：「妙極妙極，話從蕭某口出，不想反倒扣到蕭某頭上來了！」笑聲突斷，語聲亦變，迫視着紀蒼，道：「有道是事不關己，己不勞心，問題在『天武』『雙英』『長勝』三家，與你何干，如此賣力，諒不無因，又寧不令人生疑！」

紀蒼忙道：「蕭爺豈忘了區區設鑣揚州，半賴孫爺等扶持，樹倒猢猻散，覆巢下又豈有完卵，此時不急，更待何時？」

蕭楚微微點頭道：「揚州地當要衝，便再多幾家鏢局亦未必做得來，不過，以孫香度等人的行事作風，保不來的恐怕不保亦不會輕許別人，你能立足揚州，當然不會簡單，風聞人說，你與他等無甚麽關係，是買來做的生意，每月走鑣所得，看似豐厚其實所餘無幾，換轉別人，斷不肯屈就，你却甘心，三幾年下來，倒博得了個『呆鳥』的外號！」

孫香度幾人愈聽臉色便愈見尷尬，紀蒼却搖頭道：「那不過是妒忌的人胡亂揣測，捏造事實，吃不着的葡萄總是酸的，孫爺等又豈是那樣的人？」

「不是最好！」蕭楚緩緩接道：「昂藏七尺，快意江湖，何處不可爲家，你說是不？」

紀蒼笑道：「話是不錯，技不如人，却是無可奈何，再說，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難，又何況客鄉雖好，總不如家！」

蕭楚詫聲道：「你家在揚州？」

紀蒼點了點頭，道：「區區設鑣揚州，雖只是三幾年間的事，私底下却是不折不扣的揚州人，早年不在，不過闖蕩在外，倦鳥知還，遊子又豈不思鄉？」

蕭楚若有同感，連連點頭，忽轉向孫香度幾人，道：「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你等實該學學紀蒼！」

孫香度幾人尚未接口，紀蒼已說道：「便退，亦非其時，孫爺等此際勢成騎虎，若是罷休，徒教陰謀那人竊笑，遂了心願！」

蕭楚道：「那是沒有辦法，誰叫技不如人！」

紀蒼搖頭道：「話不是那樣說，事情亦不會如此簡單！」

蕭楚淡淡道：「然則怎樣？」

紀蒼道：「那便得看蕭爺你了！」

蕭楚目光閃動，道：「蕭某……」

紀蒼截道：「爲免遭人非議，說是蕭爺怕了姓柳的，亦爲示清白起見，蕭爺無論如何也得帮忙帮忙，再說，陰謀那人不會不知孫爺等非比尋常，胆敢出此，就不會是沒有相當斤兩的角色，機心莫測，更不在話下，爲志亦恐非淺，覆巢無完卵，孫爺等失勢，區區當然無法立足，那人接下去要對付的，恐怕便是蕭爺你！」

蕭楚淡笑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蕭某孤家寡人，有何可懼！」

紀蒼肅容道：「陰謀那人此際計出暗奪，不敢明搶，無疑是力有不逮，當然亦不會輕率妄動，犯到蕭爺頭上，可是，遲早亦難保有此日子，到有此日子，他是必羽翼已成，無所顧慮，到時蕭爺便縱有本領，亦恐噬臍莫及，便不如此，以他機心過人，不難別出毒計，明槍雖易擋，暗箭却難防！」

蕭楚笑道：「聽你說來蕭某是不去不成了？」

紀蒼又說道：「此非區區有意危言聳聽！」

蕭楚接道：「有意抑或無意，且別管他，蕭某看來，你不惜費盡唇舌，說來說去，不外爲己！」

紀蒼道：「蕭爺，人不爲己，天誅地滅！」

蕭楚悶聲道：「未關生死，你已如此張惶，若是關係生死，看你怎樣得了！」

紀蒼不假思索道：「那等地步，區區想必無暇多作說話，早已拔脚開溜！」

蕭楚冷笑道：「你倒怕死！」

紀蒼微喟道：「逢擒則奔，蟻虫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蟻尚且貪生，微命已是如此，人豈不然，區區何人，寧不更甚！」頓了頓又接道：「當然，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輕於鴻毛，理當趨避，重於泰山，却是義不容辭，別無選擇！」

「說得好！」蕭楚輕喝了聲，轉望向孫香度，忽道：「柳無忌派來的除了他那掌珠柳依人外，還有什麽人？」

孫香度豈聽不出蕭楚已有點意思，忙道：「沒了，柳姑娘此來是單騎匹馬！」

蕭楚冷哂道：「那又有甚可懼，獨鬥不來，何不羣毆！」

孫香度苦着臉道：「蕭爺，今非昔比，當年某等不過是寂寂無名的鑣客，舉止無關輕重，如今好歹多少已有點聲名，技不如人，已是難堪，若再羣毆，豈不惹人笑話，又何況衆目睽睽下，要是勝倒還罷了，不然恐怕莽莽江湖，再無立足的餘地了！」

「聲名誤人，想來不無道理！」蕭楚點點頭，道：「你等求助無門，找到蕭某，蕭某若不好好敲上兩筆，豈非呆子！」

衆人聽在耳裏，禁不住喜動顏色，孫香度趕緊着說道：「難得蕭爺帮忙，莫說兩筆，便再多，只要孫某等辦得到，又有何妨？」

蕭楚想了想，道：「那蕭某便不客氣了，此番騷擾，白白糟塌了蕭某滿桌菜肴，這筆賬，當然是要算在你等身上！」

孫香度連連點頭道：「當然當然……」蕭楚接道：「東城外的窮巷，不乏貧病交迫的人家，以你等身家豐厚，照顧多少，諒來不成問題！」

「這個……」孫香度口裏含糊着冷晳了一眼，見翁白沙等全部頷首，毫無異議，忙接下去道：「這個亦容易！」

蕭楚沉吟着又道：「蕭某此次助拳，無疑是與陰謀那人作對，若是敗了，無話可說，僥倖取勝，豈非教他好夢成空？亦難保他會遷怒到蕭某頭上，到時有什麽失閃，你等該不該賠償？」

孫香度又連連點頭：「應該應該！」

那邊「病虎」許長波緊接道：「其實蕭爺盡可放心，錯過今日，某等便會嚴密戒防，隨時小心，那怕有什麽風吹草動，也得悉力以赴，陰謀那人就此高飛遠走，不再在揚州搗亂倒還罷了，否則，某等好歹也將他橫截下來，叫他知道厲害，斷不會讓他冒犯到蕭爺頭上去！」

蕭楚淡淡道：「說得倒好聽！」

許長波整色道：「大丈夫言重九鼎，豈止說說！」

蕭楚輕喝了聲「好」，道：「時已不早，走！」霍地長身站起，左掌接翻，扣着的那支黑鞘長劍斜往後背腰帶插落！

衆人豈敢怠慢，紛紛站起身子，孫香度兩掌交擊，振聲呼道：「門外備馬！」

喝聲未了，蕭楚已往側橫移出七步，衆人下意識齊抱拳道：「蕭爺請！」

「且慢！」蕭楚口喝道，眼角陡地綻出了絲異樣的笑意，笑意未逝，他人已轉入了那幅素白的屏風裏頭。

衆人方感詫異，不過刹那，蕭楚便又從屏風後轉了出來，手上却多了七頂老大的竹笠，突喝道：「難得你等硬在蕭某頭上扣了那麽多高帽子，實在過意不去，若不回敬，未免見得蕭某小氣，怎奈蕭某拙於口舌，那就只好用頂竹笠權充替代了，雖是竹笠，也就請將就些！」

語聲乍落，也不見他怎樣擧動，六頂竹笠已「颼颼颼」的從他掌中飛了起來，分向左右，疾向孫香度六人飛了過去。

笠挾勁風，其快無比，孫香度六人看在眼裏，那敢輕視，急揚右臂，勁透指掌，疾向那迎面飛到的竹笠抓了上去！

「噗噗噗」幾聲異响，六人幾乎同時接住了那竹笠，一股大得出奇的暗勁隨從笠上暗勁迫的不得不倒退出半步，那「呆鳥」紀蒼更是蹌踉着接連退出兩步。

蕭楚本就是有意試探，此際冷眼旁觀，看得眞切，不其暗忖道：「比當年強勝不了多少，看來此次是眞敗，沒有虛假，那柳依人倒不足懼，剩下來的問題只在陰謀那人到底是誰了！」

他心頭那麽想，嘴裏却笑說道：「蕭某的竹笠可不是容易戴的！」

衆人不由苦笑了聲，只道蕭楚是存心取笑，可也沒有想到他是別具用心，反倒是吃驚不少，要知蕭楚那六頂竹笠看似同時出手，實際上斷沒有可能同時出手，只因爲竹笠笨重，不同於輕巧的暗器，若是要分擊六人就不能不有所先後，看似同時不過是他出手太快，他既要快，又要準確，當然遠遠說不上已盡全力，他遠遠說不上已盡全力的出手已是如此厲害，叫他們幾乎接不住，要是竭盡全力，那還得了！

語聲甫斷，蕭楚那右掌已搭在他後背那劍的劍柄上，腕肘乍縮，劍已出鞘，颼的疾向柱旁那支燃燒着的燭火劃了過去。

他人與燭火相隔的幾尺空間立時閃起了一道耀目的寒芒，那支燭火燃燒着的燭蕊幾乎同時斷了下來，亦幾乎同時，那劍已插回蕭楚背後的劍鞘，寒芒亦斂！

他拔劍、削燭、還劍，三個動作緊緊相連，直如行雲流水，沒有半點凝滯，前前後後不過貶眼光景，說快，當眞是快到了極點，那運劍的準繩，用勁的恰到好處，更是妙到毫巔，無與倫比！

試想，那燭火燃燒着的燭蕊有多少長短，燭蕊燭身間又有多少距離，那份準繩實在非到了無懈可擊的地步不可，否則，稍下半分，是燭身倒霉，上半分，那截燃燒着的燭蕊便不可能完全削下，蠟燭不難再燒下去，削了豈非等於未削，說到用勁亦是不巧不成，要知燭蕊本就不易着力，着了火的燭蕊更是有如牆頭野草，首竄兩端，用勁要不是恰到好處便得出岔子，太弱，削它不斷，太強，那便眞是乖乖不得了，恐怕劍鋒未到，燭火就已被劍帶勁風壓熄，還有什麽苗頭好看，當然算不得本領，何不索性呼口氣吹熄它，省得厤煩。

蕭楚到底有多少斤兩雖是不可得知，使那幾下子，已是敎人震驚了。

那截燭心斷下時仍是帶着火焰的，可是到了地上，便已熄滅，廳堂裏刹那時變得漆黑如墨，不過，燭火熄滅的刹那，依稀仍可看到孫香度幾人的臉上都透着駭然的神色。

蕭楚對於自己的身手顯然有着萬二分的信心，一劍劃出，彷彿已知結果，頭也不回，看也不看，隨手將剩下來的那頂竹笠戴在頭上，大踏步朝廳外走出。

孫香度幾人忙跟了上去，出得廳外，竹笠都已戴到了頭上，心頭可不知是什麽滋味，既是驚，又是喜，驚的是蕭楚的過人身手，喜的是有蕭楚助拳再在揚州立足諒必不成問題，那驚喜之餘，當然還少不了份慚愧的感覺。

黃昏已逝，夜雖未濃，天際却已黑如潑墨。雨仍是下着，是暴雨，水烟迷濛，氣氛說不出的詭異！

七人脚下不停，沉重的脚步踏在那激水的小徑上，直擦到徑上青石吱吱作响，無形間又平添了幾分詭異的氣息！

那豆也似大的雨點毫不留情的簌簌地打在七人頭上的竹笠上，笠緣水滴如注，使得七人那隱在竹笠下本已陰沉的臉龐顯得更陰沉，更朦朧了。

蕭楚走在最前，脚步祇快不慢，思想亦幾乎沒有停過，他總覺得有點不對路，可是什麽地方不對路，却又說不出來。

風更厲，雨更急，風雨中的揚州城雖仍是處處笙歌，燈火萬點，那繁華的氣息畢竟已被風雨褪去了不少，代之而替的，却是莫名的陰森、肅殺！

奪魄驚魂夜

天地蒼茫，雨苦風凄！

出天寧門，走馬瘦西湖畔，過五亭橋，徐園，小金山，便是蜀岡平山堂。

瘦西湖瘦如飛燕，纖腰堪握，楚楚可憐，湖畔船火閃爍如故，楊柳却已失綠。

五亭橋華美，徐園鮮妍，小金山嫵媚，平山堂却蕩曠。足踏堂前平台，遠望江南山色，恰與人同長短，取名平山，不無道理。

宴遊平山台，招妓競傳花，當年歐陽修如此豪氣 雖說是風流究不免於輕薄。

平時遊人如鯽，絡繹不斷，如今雖已入夜，更兼苦雨凄風，平山堂裏，竟也燈火通明！雨厲風激，木葉紛搖，風簷滴水縷縷，映着堂裏燈光，晶瑩閃亮，就彷彿是在堂前垂了道珠簾。

十多二十條勁裝疾服的漢子，散立在滴水珠簾稍後的迴廊左右，個個臉色凝重

，粗糙堅實的掌指不時撫在兵刃的鞘柄上，那烱烱發亮的目光更有如獵犬般不住往前搜索。

燈火雖皓，到底隔了道滴水珠簾，射到堂外，不免失色，稍近的景物斜映燈光，雖然勉強可見，可是稍遠丈許，便見得漆黑如墨，使得那從堂前石階向外伸展開去的白石小徑，驟看起來，彷彿就是那直抵幽冥的黃泉路。

風冷雨寒，那十多二十條漢子也不知是否衣衫單薄難堪寒意，身子漸見佝僂。

迴廊再入，便是廳堂 寬敞得出奇，燈火更是光如白晝 與堂外的昏暗兩種環境 截然迥異。

廳堂左右，分列着不少桌椅，幾乎全都坐滿了人，刀劍隨身，雄姿英發的快意江湖的武林豪士；錦衣玉帶，別具氣勢的是舉足輕重的權門顯貴；油頭粉臉，衣飾極求華麗的不用說便是那出身名門的紈袴子弟，當然少不了那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的豪商巨賈！

權門顯貴刻板已慣 少不免正襟危坐，作勢裝腔，遠不如武林豪士的不拘形跡，不過，也許是坐過公堂，雖然久候，倒也不怎樣覺得，商賈老爺便不同了，眉頭深皺不獨已，滿臉亦是浮躁，想是枯坐無聊，早已不耐，至於那等紈袴 平素佻㒓荒唐 此際固是如坐針氈。

那商賈紈袴裏頭，居然有幾個身旁還挨着個女人 都是裝扮得花枝招展的，風塵氣味極重 分明就是青樓中的粉頭，紈袴身旁的，媚眼亂拋，舉止輕率，不甚檢點 活脫脫的就是個女流氓，相反，那挨在商賈旁邊的却是好比泥彫木砌，便笑也像是硬硬擠出來的，極其造作，身上裝飾亦是俗氣到了極點，惟恐堆砌不够，當眞是什麽人玩什麽鳥，武大郎玩夜貓。

堂左右兩旁似乎就祗有這幾種人坐着，不過，有道是人不可以貌相 單憑外表，實難作準，看似縛鷄無力的紈袴 未必就沒有可能是舉手投足間便可致人於死的武林能人，機心越重的人便越懂得深藏不露，陰謀那人就混跡其間亦未可知！

桌上雖無菜餚，却未少美酒，人說酒能亂性，如商賈紈袴者，當然不會酒不沾唇，奇怪，那麽多人在湊熱鬧，居然未出亂子，莫說喧嘩，就連說話，亦是幾同耳語。

人雖是各有不同 那幾百十道視綫却幾乎都沒有異樣，除了偶然望出堂外，便盡集中在堂外，對於身旁的人反倒是未放在心上。

那左右兩旁桌椅中間 騰出了足有二三丈寬闊的空地 只在靠牆盡頭放了張紫檀彫花的圓桌 當然少不了幾張椅子 不過除了靠壁的那張椅子外 其他的都是空着 可是，向椅桌上的酒杯却仍剩着殘酒，顯然是先刻尚有人坐着。

那靠壁獨坐的，是個二十左右的年輕少女，衣衫作淡青色，滿頭青絲亦用淡青的絲巾束住，外罩同色披風，左邊腰際則斜斜地懸了柄帶鞘的柳葉長刀，人雖不是相當漂亮，却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絕代風華，夾雜在商賈紈袴羣裏的幾個女子雖都是艷麗不可方物，可是與她相比，便見得黯然失色，那是風範、氣質的問題，不管怎樣裝扮也裝扮不來的。

她靜靜的坐着，動也不會稍動，臉寒如水，兩隻眸子亦是有如凝霜，冷冷低垂，那薄薄的櫻唇，緊緊地抿着，彷彿亦帶着峻冷的意味，兩旁數百十道目光雖不時落在她身上，她却毫無所覺，休說理會。

就那樣，廳堂裏頭不知不覺凝成了一股沉重的氣氛，直壓得人幾乎透不過氣來，便最多說話的人亦有點提不起勁了，說話的人愈少，堂裏便愈靜，漸漸只剩下堂外雨聲簌簌。

風雨愈來便愈急，那散立在堂外迴廊的漢子身子更見佝僂，有的已挨到了柱子上去，他們其實都是分屬於「天武」「雙英」「長勝」三家鏢局的鏢師。

也就在此刻，風雨中陡地傳來了雜亂的蹄聲，雨厲風急，聽到了蹄聲，來騎就斷不會遠了。

那十多二十個鏢師不由得混身陡震，直起身子，極目向前望去。

幾乎同時，脚步聲暴响，人影閃動，兩條勁裝疾服的漢子冒着風雨，如飛奔來，那脚才踏上堂前石階 便振吭呼道：「無情劍蕭楚蕭爺到……」

話聲未絕，人已搖搖欲墮，慌忙扶住了身旁的柱子，也不知是奔得太急抑或太過激動。

也當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堂裏頭刹時起了一陣騷動，人人霍然側首，數百十道目光齊射向堂外。

那青衣少女亦緩緩抬起了頭，嘴角緩緩咧出了絲冷笑，兩眸愈冷，彷彿已凝成了寒冰。

不過剎那，七騎快馬已先後馳到了堂外，前蹄奮起，希聿聿的發聲長嘶，便紛紛停了下來，那散立在迴廊左右的鏢師齊鬆了口氣，急迎上去接過馬韁。

健馬奮起的前蹄尚未踏落，當先那騎馬上的白衣人便已擰腰提身，疾從鞍上拔了起來，半空壓膝陡曲，人已斜飛丈外，飄落迴廊，身形輕捷如燕，着地亦是無聲，手眼身法，無處不見功夫。

那是蕭楚，他身形着地，更不猶豫，三步併作兩步，筆直走了入去，數百十道目光，立時齊落到了他身上。

蕭楚冷峻的目光亦從那滴水的笠緣下透了出來，左右冷瞟了眼，便落在那青衣少女身上，陡地停住，脚步亦凝住。

那青衣少女却仍不動聲色，目光峻冷如故 她本就是臉向堂外坐着，當然無須轉動目光。

氣氛刹那變得緊張起來，人人屏息靜氣，誰也不敢說話，就連隨後入來的孫香度幾人亦不知不覺的止住了脚步。

蕭楚那目光只是稍稍凝了凝，便又變得靈活起來，却已不如先刻的峻冷，他從容不迫的舉起了右掌，以食姆二指扣住笠緣，緩緩地揪下了頭上戴着的竹笠，明亮的燈光立時照亮了他的臉。

廳堂左右數百十道目光，下意識亦移到了蕭楚的臉上，衆人只覺得眼前陡亮，幾乎全都忍不住脫口喝聲：「好漢子！」那幾個女的眼神，更已有些凝了。

蕭楚那臉容，雖然說不上怎樣英俊，可是，輪廓鮮明，每分每寸都透着男人的魅力，那也就够瞧的了。

青衣少女亦不例外，她那視綫落到了蕭楚的臉上，嘴角泛着的半絲冷笑便已蕩然無存，峻冷如冰的眼眸彷彿已在溶解，也實在想不到名滿江湖，匹馬走鏢，大江南北，無人敢攖其鋒的「無情劍」蕭楚，竟是如此的年輕，如此的不凡。

蕭楚亦是頗覺意外，他聽孫香度描述柳依人，心頭多少已有了點概念 可是此際相遇，却發覺對方較他所想像的也不知要勝多少倍。

他那目光雖是凝了凝便又變得靈活起來，可仍是在看着那青衣少女 兩旁的數百十道目光，竟似完全未放在眼內。

他那難得見笑的臉容也居然逐漸有了笑意，目光陡轉，脚下突然七步橫移，却不是過去招呼旁觀的人，祇是在那邊的桌上放下了手裏的竹笠，倏的抱拳道：「上坐的可是柳依人柳姑娘？」

青衣少女如夢方醒，微微的怔了下，倒未致於失態，忙亦抱了抱拳，道：「好說好說！」

蕭楚淡笑了笑道：「失敬失敬 區區蕭楚。」

那柳依人亦帶笑道：「名重江湖，如雷貫耳 幸會幸會！」

蕭楚忙道：「不敢不敢，蕭某何德何能 敢當姑娘過譽？」

「客氣客氣！」柳依人鬆開抱拳兩手，道：「人的名兒 樹的影兒，實至則名歸，要是虛名，那容傳到如今。」

蕭楚混身骨頭也彷彿輕了幾斤 臉上笑意更濃，道：「慚愧慚愧，蕭某來遲，倒敎姑娘久候。」

「那裏那裏。」柳依人略略欠了身，接道：「江湖兒女，何必拘束，坐下說話，請！」

「恭敬不如從命！」蕭楚應了聲，也不客氣，幾步走上 就在柳依人對桌的椅子坐了下來，突然想起孫香度幾人 轉首望去，却見幾人仍是呆在原地 禁不住失笑道：「蕭某未拘束，你們反倒是拘束起來了，聽到沒有，柳姑娘是說坐下說話，那你們不也坐下來，請，請坐！」

孫香度幾人好不尷尬 連聲道：「不敢當，不敢當……」忙舉步走了過去，在蕭楚左右坐下。

蕭楚待得衆人坐好，左右朝了一眼，却發現少了「呆鳥」紀蒼，不由振吭呼道：「紀蒼！」

話口未完，紀蒼已應聲道：「紀蒼在此！」

語聲是從左方傳來，蕭楚循聲望去，却見紀蒼已在那邊坐下，看他舉止神情，先前想必也就是坐在那裏 當下淡笑了笑，道：「你怎樣說也是揚州城『清遠』鏢局的總鏢頭 豈可避席袖手旁觀！」

紀蒼怔了怔 忙道：「紀蒼不敢！」

蕭楚道：「既是不敢，該坐過來！」

紀蒼連連點頭道：「是是……」推椅起身，急急走了過去，恰好又是坐在「南天雁」狄凌霄身旁，這次「傻雁」倒沒有再嫌與「呆鳥」同飛，轟也不聲了。

蕭楚又笑了笑，左手取過了隻酒杯，右手却拿來了酒壺，滿滿的斟了杯酒道：「蕭某來遲，該罰此杯！」語聲未了，那杯酒已到了他口裏，倒也快得驚人。

柳依人噗哧笑道：「你罸的倒好！」

她冷着臉龐時，有如凝霜，敎人看來有種凜然不可侵犯的光華，可是此際笑起來却好比百花齊放，予人温暖的感覺，臉頰兩旁深深的酒窩，更加添了她的嫵媚。

蕭楚倒未想到柳依人笑起來竟是如此的漂亮，不由得陡地呆了呆，那刹那間他忽然覺得平時有機會不笑實在是損失，禁不住又笑了出來道：「好歹也是罸過了，如今，該是閒話少說，言歸正傳！」

他喜在心頭，便不覺沒了分寸，說話出口，不禁暗暗後悔，可是，要收也收不了回來。

柳依人本是笑着，聽蕭楚那麽說，臉上的笑意便褪了幾分，沉吟着道：「風聞人說，蕭兄……」

蕭楚忙道：「姑娘，蕭某不敢當。」

柳依人似是怪蕭楚截口，朝他瞪了眼，道：「你懂得敎人不要拘束，怎地忽又拘束起來！」

蕭楚不由語塞 柳依人接道：「風聞人說 蕭兄走鏢以來，都是匹馬單騎 獨行獨斷 與揚州其他鏢師亦是向無交往，是故 此前半刻，在場所有人等議論紛紛，俱都揣測蕭兄不會出頭助拳，如今，倒是出人意料！」

蕭楚微喟道：「姑娘，蕭某可是不來不成！」

柳依人怪道：「此話怎樣說？」

蕭楚道：「其實不用蕭某多說，姑娘想亦明白，月來令尊所屬『雄風』鏢局的鏢隊接連被刦截，看似是揚州『天武』『雙英』『長勝』三家鏢師所爲，可是 只要稍加留意，不難發覺其間別有蹊蹺！」

柳依人微微點頭道：「家父亦早有此心，曾有意調查清楚，那知對方偏却不留餘地，變本加厲，着着緊迫，若再不管，難免惹人誤會，只道家父有了什麽過失，不敢干涉是問心有愧，人言可畏，蜚短流長，那敎家父如何對江湖朋友，如何再在江湖立足，聲名誤人，莫此爲甚，他們當時若差人解釋解釋，又何致於有今日？」

蕭楚道：「姑娘可知他們早就敎人前往開封見令尊，只是先後兩次都被人殺截半途！」

柳依人道：「他們亦曾經那麽說過，是亦未可知，不過，不管怎樣，如今說來，爲時已晚，便明知是別有陰謀，也只得待日後澄清！」

蕭楚訝然：「姑娘也知道是陰謀？」

柳依人道：「多少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不客氣說句，憑他們幾人的本領，自顧已是不暇，揚州又不是窮鄉僻壤，何必作此無謂挑釁，顯然是另有別人陰謀算計，意圖假手家父將他們逐出揚州！」

「不錯不錯！」蕭楚連連點頭道：「那人的動機想必就是如此，姑娘明見！」

柳依人淡笑道：「明見不敢，我也只是想到沒久，目前還不敢怎樣肯定！」

蕭楚接問道：「然則姑娘可知那人是誰？」

柳依人道：「那可不知倒要請敎！」

蕭楚搖頭道：「慚愧，蕭某也是不知，姑娘，陰謀那人若是隨便敎人揣測得到是誰，那陰謀就不成陰謀了！」

柳依人頷首道：「你說的倒不錯。」

蕭楚道：「却就此害了蕭某。」

柳依人詫異道：「那到底爲什麽？」

蕭楚道：「只爲了有人懷疑到蕭某頭上。」

柳依人怔了怔，目光斜掃左右兩旁，道：「江湖傳言，蕭兄輕財重義，是以擇鏢極嚴，向不保貪官汚吏，奸商惡賈，揚州却盡多此輩中人，蕭兄既有那許多的不保，又何須設此陰謀？」

蕭楚冷眼瞟了「呆鳥」紀蒼一眼，道：「姑娘，蕭某也是如此說話，可是人家不同你那麽想，却是無可奈何，說起來其實也是，要知揚州是出了名繁華地，身在其中，終日耳濡目染，蕭某仍否是五年前初來揚州時的蕭某，對錢財不放在心上，不無疑問！」

柳依人道：「話雖如此，不過，蕭兄走鏢江湖，雖則是隻身匹馬，却從未有過失閃，本領當然不比普通，風聞人說，蕭兄向不拘小節，若是眞有此心，盡可明搶，無庸多費機心！」

蕭楚淡笑道：「姑娘有所不知，蕭某來揚州時可是出道未久，寂寂無名，當然無甚顧慮，如今，好歹却已多少有了點名氣……」

柳依人笑道：「你倒也不客氣。」

蕭楚道：「姑娘，過謙則出奸……」

柳依人點了點頭，道：「說下去。」

蕭楚徐徐接道：「聲名來得非易，蕭某好名與否却是已知，若是好名，眞有此心，就斷不會豪奪，那麽，就得巧取！」

柳依人又怔了怔，臉上已無笑意，道：「如此說來，家父亦難避嫌疑了！」

蕭楚沉吟着道：「姑娘，那……」

柳依人截道：「那些被傷的雖都是家父所屬的鏢師，却難保家父計出苦肉，是不？」

蕭楚苦笑道：「眼下說來誰也難避嫌疑，什麽也不外是揣測，是是否否，未免言之過早！」

柳依人沉聲道：「你爲避嫌不得不出頭助拳，姓柳的要是避嫌，豈非便得就此退出揚州！」

蕭楚道：「蕭某沒有那麽說！」

柳依人緊接道：「可是心裏頭是否那麽想就很難說了，柳家本就無意揚州，退與不退原是無關輕重，問題是此際已是勢成騎虎！」

蕭楚道：「蕭某知道！」

柳依人不徐不疾的道：「蕭兄不得不助拳，柳家却是欲退不得，如此說來，彼此始終是難免要動手的！」

蕭楚微喟道：「形勢如此，亦無可奈何。」

柳依人道：「捨戰別無他途，形勢的確是比人強，又何況……」頓了頓，再道：「蕭兄名滿江湖，無情劍下無敵手，小妹我早就想請教請教！」

蕭楚亦道：「柳家風雷刀技震兩河，蕭某亦早就想見識見識！」

「是麽？」柳依人口裏應着，整個身子猛地向前俯了俯，那右手也不知是有意抑或無意，陡地撞在身前的酒杯上，那隻杯子立時「颼」的離了桌面，疾向蕭楚面門飛去！

她似是不慣喝酒，那杯裏仍是盈杯的酒，可是，去勢雖是又急又勁，却竟無半點濺出！

蕭楚冷不防陡吃了驚，連人帶椅疾向後翻了出去，右掌食中一指却借勢齊彈在身前那隻已空了的酒杯上，直彈得那隻杯子疾飛了起來，亦是飛向柳衣人的臉龐。

幾乎同時，柳依人的那隻杯子已飛到了他眼前，眼看便要擊實，那知，電光石火間，他那隻左掌不知怎地竟爾擋在眼前，那隻杯子恰好便落入了他掌中，盈杯的酒亦無半點濺出！

他那後翻的身子緊接着向前仰了仰，連人帶椅疾彈了出去，左掌落處，那杯恰好便在桌上放下！

也幾乎同時，他用指彈出的那隻杯子已飛到了柳依人身前，就在那瞬間，柳依人俯前的上半身已仰了起來，陡地向左側出半尺，右掌接翻，那隻杯子才掠過她的肩側，便已被她接在手裏！

兩人的反應，動作俱都是敏捷到了極點，亦靈活到了極點，簡直沒有絲毫遲滯，他兩倒不覺得怎樣，兩旁的人却連眼也幾乎瞧得直了。

柳依人接杯在手，亦是看也不看，便在桌上放下，那眼珠子轉了轉，忽笑道：「抱歉抱歉，無意失手，幸好沒有傷着蕭兄，否則，眞不知如何是好了。」

蕭楚亦破聲笑道：「荒唐荒唐，姑娘無意，蕭某竟當有意，要是傷着姑娘，那教蕭某怎生過意得去！」

兩人說話出口，視綫亦相觸，齊都怔了怔，柳依人接道：「人道蕭兄本領非凡

，不想說起話來，亦是語語機鋒！」

蕭楚淡淡道：「彼此彼此！」

柳依人道：「不知劍上又如何？」

蕭楚道：「正要請姑娘指教！」

柳依人道：「那就恕不客氣！」霍地站起了身子，右掌陡沉，已然握住了腰際柳葉刀的刀柄！

蕭楚的反應也不慢，亦長身站起來。

柳依人待得蕭楚站起身子，突喝道：「小心！」腕肘疾翻，刀已「嗆」的脫鞘飛出，刀勢急如驚鴻，刀光耀比匹練，隔着桌子，飛刺蕭楚胸膛。

那桌子相當寬闊，她柳葉刀雖是長足三尺，便再加臂長，亦未必够得上尺寸，當然亦難以及胸，可是，她發刀的時候，上半身亦向前俯了出去，無形中便縮短了兩邊的距離，原是不足的刀鋒立時變了有餘，那有餘的刀鋒當然便可傷人性命。

蕭楚倒未想到柳依人隔着桌子出手，右掌仍是按在桌上，他那劍却是斜插在背後，劍柄不用說是突出左右肩的肩頭，倉猝間，不用說亦是無法拔劍封擋！

他左邊坐着「青燕」孫香度，右邊坐着「雄獅」翁白沙，兩人尚未來得及避席，他當然亦無法左避右閃，那刀取的是他的胸膛，他縱能向上拔起，爲時亦恐已晚，若是向下縮入桌底，未免惹人笑話，仰身倒翻出去，匆忙裏難保碰倒身後的椅子，他又不想避得那麽狼狽。

他左閃不能，右避不得，上竄爲時已晚，下藏又怕有失身份，後翻又恐弱了名頭，身前更是絕地，那刀却幾乎已到了他胸膛，眼看他避無可避，就非得傷在刀下不可，換轉別人，此情此景，也就勢必束手無策。

可是，他不是別人，他是蕭楚，「無情劍」蕭楚，別人想不到的，他偏偏就想到，那應該的本能更非別人所能及，心念陡轉，腕底便已透勁，放在桌上的那隻右掌猛地往桌緣按了按，腰腹借勢後縮，整個人便「砰」的坐回椅上去，身前立時騰出了尺許距離的空隙，緊接削來的那刀便再够不上尺寸，立時走空，前後相差，間不容髮，使得蕭楚那胸膛亦感到了刀上的寒氣，說險，當眞是險到了極點。

柳依人雖是看得眞切，可是她也想不到蕭楚會那麽閃避，意外又意外，刀勢走空，那柳葉刀便不由得凝了凝，第二刀便亦接不了上去，下意識曲肘撤刀，護在身前。

她那刀長足三尺，寬却不過二指，刀身又狹又薄，當眞是有如柳葉那樣，可是，刀帶勁風，無論收發俱都是凌厲到了極點，就連旁邊坐着的孫香度幾人亦禁不住刀上寒氣逼迫，向後縮了縮身，她是女兒身，年紀又輕，柳家「風雷刀」的威力當無法發揮至極限，却已是如此厲害，若換是她爹爹「刀霸」柳無忌出手，那就更不可想像了。

兩旁的人雖是坐得較遠，覺察不到柳依人刀上的威力，却仍看得分明，少不免亦替蕭楚揑了把冷汗，反倒是蕭楚，恍如沒有發生過什麽，神色平靜如故，絲毫未見異樣，柳依人斂住了刀勢，他便又站起了身來，淡笑道：「姑娘好快的刀！」

柳依人那俏臉居然有些發紅，道：「不快，若眞的是快，你焉能躲避得去？」

蕭楚仍是在笑，道：「那是蕭某知機，姑娘已叫小心，蕭某若不小心，豈非呆子！」

柳依人道：「那試試第二刀如何？」

蕭楚道：「恭敬當然不如從命，不過，馬有失蹄，人不免亦有錯手，就那樣動上刀劍，忙裏失愼，難以便會誤傷別人，蕭某可担當不起！」

柳依人道：「然則堂中怎樣？」

蕭楚不假思索，道：「蕭某正有此意。」話口未完，兩脚陡蹬，縱身颼的筆直拔起，「金鯉倒穿波」，抛肩、甩臂、折腰、曲膝、踢脚，提身，風車般，凌空疾翻了個觔斗，身形落地時人已在丈外。

兩旁數百道目光雖都是瞬也不瞬的凝在蕭楚身上，可是，却竟無人看得出他身形的變化，只覺得眼前一花，白影凌空，風聲響動，滿堂燭影搖紅，他人便已在丈外，那份迅速，當眞是有如電閃風飄，亦不可謂不驚人！

他身形落地，更不猶豫，抱了抱拳，振聲道：「姑娘，請！」

柳依人輕喝了聲，道：「請！」左掌疾翻，按在桌上，腕底透勁，身形借力使力，猛的拔起，其急如電，疾從桌上飛過，直迫蕭楚！

那身子凌空未落，她右掌柳葉刀已迎遞了出去，當然就是人未到，刀已先到。

蕭楚輕叱道：「好刀！」曲左膝，蹬右脚，暴退七尺，右掌翻後，已然握住了肩頭上的劍柄！

柳依人去勢亦盡，刀鋒遞空，身形落到了地上，幾乎同時，蕭楚已轉身折回，腕肘陡震，劍突如驚鴻，脫鞘飛出，嗤的疾刺柳依人左肩肩頭。

他那劍不過是普通的劍，所用的劍式亦不過是普通的劍式，同樣的劍，同樣的劍式，在別人使來，不難就平淡無奇，可是，在他使來，却非止不普通，而且大大的不尋常。

那劍、那劍式，緊緊地扣着他的身形，彷彿就凝成了他軀體的部份，他本就是個不尋常的人，於是那劍也就變了不尋常的劍，那劍式也就變了不尋常的劍式。

化神奇爲腐朽的是笨蛋，化腐朽爲神奇的却是不得了的天才。

普通的劍落在笨蛋的手簡直成了廢鐵，可是，落在天才的手立時便彷彿有了生命。

那彷彿已有了生命的劍，此際就挾着那化腐朽爲神奇的劍式刺向柳依人。

劍雖未到，劍上的劍氣却迫到了柳依人的眉睫，劍鋒鋒利有限，劍氣却是犀利無匹！

在旁所有人等似乎亦覺察到了那犀利無匹的劍氣，不知不覺地半站起身子，却連氣也不敢喘！

孫香度幾人亦已推椅站起，轉過半身，此際更是變了臉色，他們畢竟出身名門，身手雖是不強，識見却是非淺，那剎那間，已看出了蕭楚的犀利，亦知道五年前他們接得住蕭楚四招，眼下兩招能否接得住却成問題。

他們勉強也接得住柳依人四五招，可是就未必接得住蕭楚兩招，那柳依人又豈

是蕭楚的對手，如此簡單的問題他們又豈有不懂的道理，心念陡轉，不由齊都喜動顏色。

那「呆鳥」紀蒼的臉色却終不見絲毫變動，直到蕭楚拔劍出鞘，他那身軀才微微顫抖，比起孫香度幾人，他看來似乎還沉得住氣。

說時遲，那時快，蕭楚那劍幾乎已刺到了柳依人的肩頭，電光石火間，柳依人那纖腰陡地擰了擰，疾轉半身，讓過劍鋒，右掌柳葉刀接翻，急如電閃，「錚」的敲在劍鋒上，就貼着劍脊，筆直劃前，飛削蕭楚右肩肩頭！

她擰腰轉身時，已讓過劍鋒，本就可以反擊，可是，那麽一來，她縱能刀傷蕭楚，蕭楚只須扭轉劍鋒，她亦絕無倖理。

扭轉劍鋒不過腕肘稍動便可做到，憑蕭楚的身手當然做得到有餘，那怕她刀才傷着蕭楚，蕭楚那劍便已嵌入了她的肩頭，雖然，蕭楚也許就抽身倒退，未必會拚着兩敗俱傷，可是，亦不能不有此顧慮。

眼下便不同了，蕭楚那劍已被她用刀封在外門，便扭轉劍鋒，對她亦無碍，縱想兩敗俱傷也不成，要回劍封擋，亦恐爲時已晚，那便得退，一退，先機盡失，不難就處於下風，只有挨打的份兒！

兩敗俱傷，是下乘的手法，連消帶打，雖非上乘，却已不差。

她刀式是連消帶打，刀勢更是銳不可當，蕭楚長劍被封外門，血肉身軀又豈可硬擋利刃鋒刀，眼看便是非退不可，那知，蕭楚竟然不退，右臂腕肘却陡地一曲，掌中長劍疾轉，劍柄的柄尖竟在間不容髮的刹那間，撞在削來那柳葉刀鋒上，「錚」的一聲，就以劍柄的柄尖硬硬彈飛了那銳不可擋的一刀！

這判斷又是何等準備，這眼力又是何等驚人！

柳依人看得眞切，心頭不禁陡震，臉色不由亦變了變，她雖知蕭楚是她生平僅見的對手，却怎也想不到竟是個那麽可怕的對手。

她心頭雖是震驚，反應却仍不慢，掌中柳葉刀被蕭楚劍柄彈飛的同時，她人亦已橫移三步。

蕭楚那劍幾乎同時，借力使力，反劃了過來，寒氣迫人的刀鋒赫然就是劃向柳依人先前處身的地方，他以劍柄彈飛柳葉長刀，劍柄反震，當然不免蓄蘊餘勁，借力使力，反劍劃出，當然亦是輕而易舉，他既是不得了的天才，也當然就不會疏忽了那劍上蓄蘊着的餘勁，也當然就不會白白糟塌了去，反劍劃出，已是勢所必然，借力使力，劍勢更是非同小可，柳依人不在原地，還罷了，若是身在原地，刀已被彈飛外門，不難就傷在那借力使力的一劍之下。

柳依人及時讓開，顯然是洞悉機先，那絕不會是偶然，亦不會是僥倖，是她心智的交流，是她經驗的積累。

蕭楚劍勢走空，心頭雖然沒說甚麽，眼裏却已透出了嘉許的意思，那心底已暗喝了聲：「好！」亦未可知。

兩人交手，前後不過是幾個簡單的動作，可是，動作雖然簡單，其間的變化，却當眞是妙到毫巔，那時間固然要拿揑得準，差不得半分，動作亦不能稍有差遲。

旁邊孫香度等人幾曾見過如此精采的交手，早已看得目瞪口呆，那不懂武功的，亦不由得心驚魄動！

柳依人那身形幾乎沒有停過，第三步橫移出去，右掌柳葉刀便已穩住了刀勢，左右脚陡錯，人已折返，刀鋒亦起，刷刷兩刀，交錯砍出，左劈咽喉，右截肩頸。

她刀勢雖急，蕭楚劍也不慢，左挑右抹，錚錚兩聲，不偏不倚，恰恰封住了砍來兩刀，反應既快，落點猶準。

柳依人悶哼了聲，半步追上，右掌刀勢不停，迅急如電，刹那連劈七刀，分擊蕭楚雙肩、兩脅、胸腹、咽喉！

她用的雖是刀，刀中却揉合了鈎的刁狠、劍的辛辣、戟的沉雄、斧的犀利！

刀光有如匹練，刀勢更是勢若奔雷！

那七刀，顯然也就是柳家「風雷刀」的絕着。

若換是別人，此際必會採取守勢，暫避鋒芒，可是，蕭楚却偏偏例外，他脚下雖是不見怎樣移動，右掌利劍却是放手搶攻！

刀快，劍更快，只聽「錚錚錚」的接連七下輕響，蕭楚竟就以掌中劍連接柳依人七刀，柳依人的第八刀尚未接上，他那第八劍却已搶先從刀芒中穿出，直逼柳依人的咽喉！

柳依人那反應却亦是快到了極點，劍光入眼，她那身子便疾矮了下去，劍鋒立時從她頭上刺過，她却看也不看，右掌柳葉刀竟接下沉，刀走「老樹盤根」，削向蕭楚踏地兩足。

蕭楚恍如已知，未等刀至，他那兩脚便已往上猛地縮了縮，身形借力向上拔了起來，那刀便從他脚下削過，他，像是已算準了距離、角度、時間，那縮起的右脚幾乎同時直落，恰好踩在那柳葉刀的刀身上，身形緊接向下疾沉了下去。

柳依人早已步步小心，蕭楚右脚才踩到了刀上，她便已經察覺，心念陡動，更不猶豫，左脚疾曲，身形往左急傾，那身子尚未沾地，左掌已搶先按在地上，腕底透勁，陡地一撐，整個身子突又向上彈了起來，右掌柳葉刀借力使力，猛可往上挑起。

柳家「風雷刀」走的本是剛猛的路子，要使得好刀，就必須相當的內力修爲，她雖是女兒身，到底是柳無忌的掌珠，柳家「風雷刀」的嫡傳，內力的修爲當然非同小可，此際借力使力，那力道的凌厲，更是不可思議。

蕭楚雖是勁透脚底，畢竟人在半空，無處着力，脚下力道當然遠不如刀上刀道來得雄厚，利時非止壓不下那刀，反倒被那刀挑得疾飛了起身！

柳依人的動作亦不可謂不快了，刀才挑起蕭楚，便已倒撤，突曲左脚，以右脚爲軸心，脚尖支地，疾轉了幾轉，她身子轉動，那刀不用說亦緊隨身轉，她身快如風，刀亦如風，連轉三匝，刀芒閃爍，緊緊相連，映着燈光，就恍惚她身旁突然多出三道晶光閃閃的光環。

她刀長三尺，再加臂長，轉動起來，兩丈方圓的地方便盡被她刀鋒鋒芒掩住，蕭楚那被挑起的身子不落下來無話可說，

若是落下來，那就勢必要傷在她刀下。

蕭楚再強也是人，人當然就不可能長時間留在空間，不能留在空間便得落到地上，他身形被刀挑起，是出於被動，倉猝間當然亦不可能隨心所欲，選擇喜歡落脚的地方，要是落下，就斷不會超越柳依人那刀圈的範圍，他要是落在那刀圈的範圍，當然也就非傷不可。

柳依人那麽想，誰都那麽想。

但，蕭楚不是柳依人，也不是誰，他只是蕭楚，亦不愧是蕭楚。

他那身子被刀挑起，凌空未落，兩脚便又暴曲，他腰亦折、身亦提、肩亦拋，臂亦甩，到脚再踢直時，他人已風車般連翻了兩個觔斗，斜斜向上硬拔起了丈多兩丈，左掌探處，恰好便搭在頭上的横樑上，身子頓時虛懸在半空，當然也就用不着急急下來了。

好個蕭楚！除了他蕭楚，又有幾人能够臨危不亂，又有幾人能够身在半空，倉猝間仍可準確地找到那横樑的所在。

柳依人目光何等銳利，又豈有覺察不到的道理，她冷眼瞥見，刀勢頓歛，心頭不免意外又意外。

蕭楚哈的突然笑了一聲，身形不向下落，左掌反倒用力一按，借勢縱身，躍上了樑上。

柳依人在下看得清楚，幾乎想也不想，兩脚陡蹬，身形颼的拔起，如箭離弦，直竄蕭楚存身那横樑，人未至，右掌柳葉刀已遞出，銀光破空，其急如電，飛到蕭楚兩脚脛膝！

蕭楚恍如未覺，可是，柳依人那刀堪堪遞到，他身形便已展開，兩脚陡滑，身形走空，疾從樑上的那邊墮了下去，那左掌却適時搭在樑上。

柳依人可也不慢，刀勢走空，她便陡地吸了口氣，身形疾向下沉了下去，左掌却搭到了樑上，凌空懸起身子，右掌柳葉刀接走偏鋒，變上爲下，齊胸劃了出去。

蕭楚那從樑上滑落的身形，她已是看得清清楚楚，就看得清清楚楚，她那身子才會沉了下來，她那左掌才會搭到了樑上，她那柳葉刀才會齊胸劃了出去，只因爲蕭楚從樑的那邊滑落，她那刀及時齊胸劃出，便可截住蕭楚那下落的身形。

她那刀刀勢雖急，實在已是算準了距離，絕不會傷着蕭楚的性命，也許只會劃破蕭楚的衣襟，她本就無意殺死蕭楚，只要蕭楚敗在她手上她便够了，柳家風雷刀享譽江湖，她出道以來亦是未曾敗過，勝負對她來說，當然重要。

誰也想不到，她步步緊追，竟不過是爲了彼此間的勝負！

她那刀，她那身形，俱已到了極限，又是出其不意，看來蕭楚是避無可避，非敗不可的了，她也以爲那是勢所必然的事，那知，她刀式才劃出小半，耳際便聽到「錚」的一下金鐵交鳴聲，腕肘震處，刀勢亦被硬硬封住。

那瞬間，她亦已看得分明，蕭楚赫然就在她對面，亦是半空懸着身子，那左掌不用說已是搭在樑上，右掌的劍却横擋在身前，她的刀就是被那劍封住，那劍距離她身前不過尺許，却又來得無聲無息，使她完全覺察不到，顯然蕭楚就是未盡全力，只是不徐不疾的遞了過來，恰恰擋住了她那柳葉刀，也就是說，蕭楚那劍已取得了先機，既能不徐不疾的遞出，當然也就可以傾力而發，不徐不疾的遞出已來得及封住了她的刀勢，若是傾力而發，恐怕她刀勢未展，蕭楚那劍已穿透了她的咽喉，蕭楚要是存心要她死，她又豈有命在？

那也就是說，她已敗了，只是敗得不着痕跡！

她知道得很清楚，她的身手或許不如蕭楚，可是蕭楚想勝她亦絕不會那麽簡單，蕭楚眼下那麽簡單便勝了，當然是有些取巧，只是他取巧得不着痕跡，於是乎使她也敗得不着痕跡，那倒也難得。

她心裏思潮起伏，身形不覺便凝在那裏。

蕭楚沒有說話，只是望着柳依人在笑，他那笑是帶善意的笑，沒有絲毫諷刺的意味，柳依人是覺察得到的，那刹那，她陡地覺得無論機智身手蕭楚實在都比她強，她也實在敗得不寃！

她倒也未被別人那麽望過，心頭不禁鹿撞，那臉龐亦紅了紅，她本來就已經不錯，紅起臉來更見漂亮，蕭楚不由眼也直了，她却陡地想起了在地下還有那麽多人看着，瞪了眼蕭楚，疾鬆左掌，縱身躍了下去。

蕭楚忙亦躍下，他仍是在笑，那笑意却好像是有些痴了。

兩人的身形幾乎同時着地，神色亦平靜過來。

柳依人右肘微縮，刀已入鞘，凝目望着蕭楚，緩緩道：「盛名之下，果無虛士，姓柳的敗得不寃！」

兩人的勝負，不着痕跡，堂下數百十道目光雖是瞬也不瞬，能够看得出的却沒有幾人，柳依人說話出口，驚訝失歎之聲，頓時此起彼落，不絕於耳！

蕭楚臉上却無喜色，反手將劍插回背後劍鞘，訥訥道：「蕭某不過取巧，承讓承讓！」

「客氣客氣！」柳依人肅容道：「勝負已分，姓柳的無話可說，只得就此退出揚州，不過，對於是次衝突，揚州的鏢師似乎也該有所交代！」

蕭楚沉吟着道：「應該應該，那……」語聲陡轉，斷然道：「請姑娘回上令尊，三月內，蕭某好歹也將陰謀那人抓出來，帶往開封！」

柳依人眼波流動，道：「若找不到那人，蕭兄也無妨到開封走走！」

「理所當然！」蕭楚連連點頭道：「限期一到，就是找不到人，蕭某亦飛馬開封，負荊請罪！」

柳依人淡笑說道：「蕭兄未免太言重了。」

蕭楚搖頭道：「那裏那裏……」

柳依人緊接道：「沒有什麽，就此請辭！」

蕭楚一怔道：「姑娘要到那裏去？」

柳依人道：「隣縣眞州，明天便返開封！」

蕭楚詫異的道：「若是沒有走夜路的必要，姑娘何不暫留在揚州？」

柳依人皺了皺眉頭，道：「陰謀那人是誰，尚是疑問，爲免嫌疑，還是早走的

好！」

蕭楚趕緊着道：「就因爲陰謀那人不知是誰，姑娘此夜更非留在揚州不可！」

柳依人道：「你担心他會遷怒到我頭上來？」

蕭楚道：「蕭某確有此担心！」

柳依人道：「好意心領。」語聲一頓，不徐不疾的接道：「倒不知天下有多少個蕭楚！」

蕭楚恍然道：「憑姑娘的本領當然無甚可懼，但是，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柳依人說道：「話雖如此，可是避得過今夜，躲不過明天，再說，揚州亦非善地！」

蕭楚喃喃道：「揚州亦非善地。」

柳依人接道：「此刻便走可是最適合不過，要知陰謀那人是必心切知道結果，他心切知道就是必得身在當場，此際便混在人羣裏亦未可知，那麽，我這就離開，他縱然遷怒到我頭上，別起毒念，諒亦來不及部署，留下來反倒予他可乘之機！」

「不錯不錯！」蕭楚聳然動容道，「然則蕭某倒是不便強留了！」

柳依人又道：「不過，他更有可能遷怒到你頭上去！」

蕭楚道：「勢所必然！」

柳依人緩緩地道：「那你也得小心小心！」

蕭楚道：「蕭某省得……」

柳依人截道：「那麽，後會有期！」別轉身軀，抱拳作了個環揖，舉步朝堂外走出。

蕭楚下意識送了出去，那邊孫香度幾人看得眞切，如夢初醒，急急走了過來，孫香度隨振吭呼道：「堂外的兄弟快替柳姑娘備馬！」

堂外衆鏢師齊齊應了聲知道，應得格外響亮。

應聲未巳，幾條人影巳冒着風雨奔了出去，奔得比馬還快！

雨，仍是下着，只強不弱，風，更急了。

簷前滴水更濃，映着燈光更見明亮。

出得堂外，柳依人那坐騎巳被牽了過來，兩個鏢師，緊接着遞上了竹笠簑衣。

柳依人從容不迫披簑衣竹笠，走上去牽過坐騎，蕭楚同時催身，幾步走了過去，道：「陰謀那人未明，蕭某亦不得不避嫌，恕不遠送！」

柳依人半轉身子，瞬也不瞬的望着蕭楚，幽幽道：「不敢有勞！」

蕭楚接觸到柳依人目光，心頭不禁噗噗亂跳，怔了怔，吞吞吐吐道：「風寒雨冷，小心珍重！」

柳依人道：「珍重！」疾轉半身，肩頭微聳，人巳翻身上了馬鞍，韁繩陡緊，健馬鐵蹄洒開，踢着水花，冒着風雨，疾奔了出去。

蹄聲單調落索，蕭楚那心頭亦是單調落索，他怔怔的立在堂外迴廊，目送柳依人遠去，陡地生出了種茫然若失的感覺，那種感覺，亦是他生來從未有過的感覺。

水烟迷濛，天色又是那麽的昏暗，柳依人那身形很快便巳消失不見，蕭楚的心頭亦直往下落，那種茫然的感覺也就更濃了。

那會子，孫香度幾人巳圍上了蕭楚身旁，孫香度半步趨上，乾咳兩聲，道：「有勞蕭爺，孫某等謝！」

蕭楚頭也不回，淡淡說道：「有何可謝！」

孫香度頓時怔住，也不知該怎樣說下去，旁邊「呆鳥」紀蒼却接了上去，道：「蕭爺，堂外風寒！」

蕭楚聳了聳肩膀，道：「無妨！」

紀蒼道：「便縱如此，也何不到堂裏頭坐坐，如汪官人等慕名巳久，早便想跟蕭爺說上幾句話！」

蕭楚訝聲道：「那個汪官人？」

紀蒼忙說道：「便是本城汪刺史的長兄。」

「原來是汪剝皮！威名遠播，蕭某倒是如雷貫耳，久仰久仰，哼！」蕭楚冷哼了一聲，疾轉過身子，迫視着紀蒼，冷冷的道：「你道蕭某不够煩！」

紀蒼那身子向後縮了縮，囁嚅着連聲道：「不敢不敢……」

蕭楚冷笑道：「你們要向他賣賬，蕭某可不必向他賣賬！」

紀蒼連連點頭道：「紀蒼失言，該死該死！」

蕭楚吁了口氣，道：「下不爲例。」轉過目光，從孫香度翁白沙幾人臉上次第掠過。

他那目光依稀閃爍着懾人的寒芒，竟彷彿比劍光還要銳利。

衆人竟也不敢與蕭楚那銳利目光相觸，齊地垂下了眼蓋，孫香度邊欠身，邊嚷道：「蕭爺有話請說，某等洗耳恭聽！」

蕭楚不徐不疾的說道：「那柳依人柳姑娘雖然是身手不凡，刀上氣候却仍稍嫌不足，經驗亦是，憑柳無忌的眼光，當無不知道理，他若是有意揚州，就斷不會讓他的女兒輕身犯險，如今柳姑娘旣是隻身到此，柳無忌不是陰謀那人，是必巳無疑問！」

衆人齊齊點頭，蕭楚沉聲接道：「蕭某本來無話可說，此際巳插手干預，陰謀那人當然也就斷不會是蕭某！」

衆人又點了點頭，蕭楚臉色陡寒，語氣突又加重，說道：「然則，那人到底是誰？」

衆人不禁混身陡震，霍然抬首，齊齊怔住！

蕭楚頓了頓，再說道：「那人是誰，你們不知，蕭某亦是不知，他當然無甚顧慮，當然亦不會就此罷休，此計失敗，不難再設毒計！」

誰都沒有說話，臉上却巳微微變色！

蕭楚又道：「平山堂偏處郊野，絕非善地，有道是宴無好宴，酒更累事，你們雖是不怕，可是，聚在堂裏的却盡多縛鷄無力，他們話雖說貪熱鬧走來，與人無尤，事究因你們起，有甚麼失閃，雖不至於惟你等是問，恐亦休想脫得關係，若敎陰謀那人乘隙傷上幾個有家底的，你們便想再在揚州立足，難保亦成問題！」

衆人眼裏刹時透出疑惑的目光，孫香度緊接道：「蕭爺，那人旣是意在揚州設鑣，又豈會傷害未來的顧客？」

蕭楚悶哼道：「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的商賈比比皆是，少兩三個，何足輕

重，再說，有道是寧爲玉碎，不作瓦全，那人怒起來，會作出甚麽舉動，誰敢去想像！」

衆人齊齊聳然動容，孫香度倒抽了口冷氣，道：「不是蕭爺提醒，某等幾乎疏忽了去……」

蕭楚冷冷截道：「雨冷風寒，多留無益，以其有害，何不早回，蕭某許諾三月內找出元兇，錯過今夜，明天便得頭大如斗，荊棘滿途，舉步維艱，更須養精蓄銳，與你們胡謅，倒不如早早歸去，好好休息。」

孫香度忙道：「憑孫某幾人，眼下好歹諒也應付得來，叨擾蕭爺巳多，豈敢再替蕭爺添憂，蕭爺要走，無妨請便。」

蕭楚道：「如此，請！」橫移幾步，從廊下鏢師手裏取過了一頂竹笠，戴在頭上，舉步跨出迴廊，他說走，當眞便走。

「蕭爺稍候！」孫香度豈敢怠慢，追上兩步，邊振吭道：「嘿，還不快替蕭爺備馬！」

兩個鏢師急應了聲，冒雨疾奔了出去，蕭爺亦在廊外停下了脚步。

不過三擊掌那麽久，那兩個鏢師巳拉來了匹馬，蕭楚從容接過韁繩，道：「有勞！」脚尖點地，沉肩偏腰，翻身上馬。

孫香度急又踏上半步，道：「孫某等抽身不暇，恕未能遠送，錯過今夜，明天定當再行趨府拜謝！」

蕭楚淡淡道：「可免則免！」

「然則，就此別過！」孫香度說着左右瞟了一眼，衆人會意，齊齊欠身抱拳道：「蕭爺好走！」

蕭爺縱聲狂笑道：「那來許多俗套！」陡地勒轉馬頭，兩脚倏的挾在馬腹上，那馬頓時發聲長嘶，奮起鐵蹄，破風裂雨，箭也似疾的竄了出去。

迷濛烟雨，昏暗夜色，刹那掩去了他的身形。笑聲漸近，蹄聲亦漸不可聞，蕭楚更巳不知身在何處。

衆人目送蕭楚走遠，方待轉回堂裏，那「呆鳥」紀蒼倏地幾步橫移，走到孫香度身旁，道：「孫爺，長路寂寞，我倒想陪蕭爺走走！」

孫香度眼瞟着紀蒼，想了想道：「那也應該，此地反倒用你不着，你就去陪陪蕭……他好了。」

蕭楚方走，他便連稱呼也改了，可見他先刻「蕭爺蕭爺」那麽的叫時，心裏頭是如何的彆扭。

「雄獅」翁白沙在旁隨插口道：「紀蒼，此次多虧了你，翁某人總不會少了你的好處！」

紀蒼聽得話說，忙欠身道：「那不過是托翁爺的洪福，紀蒼算得了甚麼。」

孫香度冷眼旁觀，不假思索，緊接道：「紀蒼，孫某亦絕不會虧待於你！」

「南天雁」狄凌霄豈甘後人，趕緊着道：「紀蒼，狄某亦少不了你的！」

紀蒼連連作揖，說道：「到手再謝不遲！」

言者無意，聽者却有心，狄凌霄只道翁白沙是針對他說話，臉色不由變了變，紀蒼冷冷的道：「狄某人向來言出必行，紀蒼，你盡管放心！」

他那麼說明顯的就是針對着翁白沙，翁白沙原雖是無意，此際那臉色亦不禁有點異樣了。

紀蒼只當作沒有看見，轉道：「蕭爺諒巳走遠，紀蒼此時不去，恐怕便趕不上了。」

孫香度旁觀者清，生恐再惹起齟齬，趕緊着道：「那，紀蒼你快去吧，來人備馬！」

那衆鏢師雖是未將紀蒼放在眼裏，可是，鑒貌辨色，再聽孫香度幾人說話，亦猜想到紀蒼巳不同往日，多少亦有了點身份，不等孫香度吩咐到，早巳有人將馬牽了過來。

紀蒼接過韁繩，連說了好幾聲謝，再要過一頂竹笠，戴在頭上，道：「紀蒼告退！」左掌陡按馬鞍，刷地翻身上馬。

孫香度甩了甩袖道：「路上好走！」

紀蒼邊勒轉馬頭，邊道：「紀蒼會小心！」

語聲乍落，他人巳策馬奔了出去。

衆人亦沒再說話，齊轉過身子，走返堂裏。

那會子，堂裏衆人幾乎都巳站起了身，那些隨從轎夫隨來的更巳吩咐出去打點車馬轎子，他們空着肚子從傍晚等到此刻，說來說去，也不過是驚於蕭楚的聲名，想看看他的風采，僥倖說上幾句話，那知蕭楚却連留也不多留，彷彿完全沒有他們的存在，口頭雖然沒說甚麼，心底實在好生不樂，那還有興趣再耽下去。

孫香度他們本就不想有人旁觀，可是人家聞風走來湊熱鬧，偏又幾乎都是開罪不得的，無可奈何，也就祇好旣來則安，如今更是巴不得他們早早歸去，當然沒有阻攔的道理。隨便的客套了幾句，孫香度便轉身振吭吩咐道：「堂外的兄弟聽着，馬上將應用的打點妥當，稍後護送客人回城，轉過頭來，再執拾堂裏的東西！」

堂外衆鏢師齊應了聲，三三兩兩的散了開去，他們有多少本領，無從揣測，不過，個個看來臉色都是相當紅潤，油水充足，是必巳無疑問。

孫香度幾人眼見所屬鏢師行動如此敏捷，倒也覺得快慰，齊齊點了點頭，方待轉過身再與各人聊聊，那知，就在此際，旁邊陡地有人冷笑道：「鑣頭也不過如是，鑣師管用麼？」

語聲帶着濃厚的諷刺意味，雖是峻冷，勁道却嫌不足，有氣無力的，說話那人便縱會武，想亦不過普通。

孫香度幾人猛可怔了怔，幾乎同時，疾轉過身，五個人，十道目光，齊向發聲的地方射了過去，「雄獅」翁白沙，「病虎」許長波的眼裏巳然閃爍着怒意，孫香度夫婦的臉龐微微發紅，狄凌霄的臉色却是發青，他鐵靑着臉，倏的厲聲喝道：「誰？說話的是誰？」

沒有人應聲，那發聲的地方赫然就是那羣紈袴子弟的所在，此時此地，也就只有那些平素佻撻荒唐，不知天高地厚的子弟才會無端出言挑剔。

狄凌霄見沒有人接口，臉色又青，眼瞳裏殺機畢露，再又厲喝道：「朋友要說話何不站出來，狄某人多少接下，奉陪到底！」

衆紈袴子弟原先還有幾個在竊竊私語

，可是此際卻都已住口，噤若寒蟬。

要知狄凌霄他們的本領比起蕭楚柳依人雖是遠遠不如，但拿來對付那只會倚仗父兄權勢的紈袴子弟卻是綽有餘裕，如此簡單的道理，狄凌霄當然是知道的，否則，他焉敢毫無顧忌的厲聲叱喝。

那衆紈袴子弟雖然荒唐，可也不是白痴，又豈會想不透，眼見狄凌霄已動了殺機，誰還敢出言衝撞。

走江湖的人，出了名的就是心狠手辣，話不投機，往往便白刀子入，紅刀子出，亡命天涯，亦在所不惜，甚麼嚴刑峻法，更是拋諸腦後，如此所謂英雄本色，他們便未嘗目睹，聽也已聽人說過。

狄凌霄那目光何等銳利，鑒貌辨色，早已看出眼前的不折不扣都是紈袴，卻仍不肯罷休，冷冷的迫視着衆紈袴子弟，厲聲接道：「狄某幾個是被人陰謀所算，陰謀那人是誰，雖未見端倪，如柳姑娘所說，是必就在堂裏，也就在你們左右亦未可知，敢作敢為便該敢認，出來！出來！」

他連喝了兩聲出來，右掌已然按住了腰際那雁翎刀的刀柄。

刀雖未出鞘，殺氣卻已凜凜迫人！

孫香度翁白沙四人不由皺起了眉頭，他們都知狄凌霄少年得意，氣傲心高，此際憋滿肚子鬱氣，若是找不着台階下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後果實在不堪想像，那雖然是與人無尤，可是，他說話裏頭卻已將柳依人連帶他們都牽涉在內，他們便縱袖手旁觀，若是出了甚麼亂子，亦休想脫得了關係。

那衆紈袴子弟更是禁不住齊齊往後縮了縮身，臉色發白，有幾個想必是那汪大官人汪剝皮的子姪輩，慌不迭的向汪剝皮那邊連連招手，卻連話也說不出了。

也不用他們開口，那汪剝皮已舉步走了過來，衝着狄凌霄，擠起笑臉，道：「狄兄……」

「不敢當！」狄凌霄怔了怔，轉過頭來，道：「汪老爺子有話請說！」

汪剝皮皮笑肉不笑的道：「小輩們不知天高地厚，出言無狀，狄兄又何必與他們同樣見識，賞個薄面，看在老夫份上，就此作罷。」

狄凌霄氣本就消了，亦無心砸掉飯碗，不過勢成騎虎，不得不裝腔下去，如今見汪剝皮出頭，明知是個開罪不得的角色，也就趁機下台，道：「汪老爺子既然招呼到，狄某若是不從，未免便見得有點不識抬舉，就此作罷便就此作罷！」說着，鬆開按着刀柄的右掌，臉色亦平緩過來。

汪剝皮臉上頓感光采，笑道：「賞面賞面！」

狄凌霄亦陪笑道：「好說好說！」

汪剝皮臉上笑意更濃道：「那老夫先走了。」

狄凌霄抱了抱拳道：「恕狄某不送，請！」

汪剝皮道：「請！」轉過半身，瞪了眼衆袴袴，甩了甩袖，朝堂外走出，那衆紈袴豈敢怠慢，忙跟着狼狽退了出去。

其他的人亦相繼退出，堂外剎時亂哄哄的。

沒多時，車馬如貫起行，車轔轔，馬蕭蕭，人聲，步履聲，此起彼落，趁着風雨，嘈嘈雜雜的，聽在耳裏，倒也教人心煩。

孫香度幾人站在堂外廻廊，目送車馬遠去，空階寂靜，心頭不由生出了種蕭然的感覺。

酒闌，人終要散，太過的熱鬧，到頭來必是極度的蕭瑟，就譬如歡樂，也沒有不是帶點悲傷的，又何況，來得突然，去得突然，又何況，那本就不是宴於歡樂。

車馬聲漸逝，那在風裏中搖曳着燈籠亮光，亦逐漸被黑暗吞噬了去。

「雄獅」翁白沙長長的吁了口氣，直了直身子，倏的轉過目光，瞟着狄凌霄，說道：「狄老弟，你先刻也未免有點太過了……」

狄凌霄怔了怔，疾轉過半身，迫視着翁白沙，冷笑道：「甚麼叫做太過？」

翁白沙變色道：「姓狄的……」

「翁兄且慢！」孫香度在旁突截道：「如今問題尚未解決，咱們好比船至半途突遇風浪，共濟猶恐不及，豈可再作無謂爭執！」

翁白沙悶聲答道：「翁某可不是有意的……」

孫香度又截道：「孫某知道！」頓了頓，左右瞟了一眼，道：「堂外風冷，咱們何不入內好好的商量今後的對策！」

話口未完，狄凌霄便又冷冷的道：「陰謀那人不是柳無忌，亦不是蕭楚，當然便是別人，是你們，是狄某亦未可知，敵我未明，如此商量，豈非與虎謀皮！」

他口裏在說，目光卻是斜向孫香度和翁白沙。

孫香度冷笑不語，翁白沙卻按不住厲聲道：「姓狄的，你在說誰？」

狄凌霄冷笑道：「狄某說誰，誰心裏明白！」

翁白沙怒聲斷喝道：「姓狄的……」

突然住口不語，原來是「病虎」許長波在旁曲肘往他身上撞了下，暗示他不要說下去。

狄凌霄見翁白沙沒說下去，愈發得意，又說道：「蛇本無足，畫蛇添足，未免多餘，你們要商量，試管商量，狄某無此閒心，失陪！」

語聲乍落，就在廊下抓了頂竹笠蓋在頭上，甩了甩袖子，三步併作兩步，走去牽過坐騎，縱身上馬，頭也不回，驅馬奔出。

秦柔柔冷眼旁觀，沒有說話，孫香度亦只是搖了搖頭。

翁白沙面色通紅，忍無可忍，便要發作，那知肩膀卻被「病虎」許長波緊緊的抓住，他也知道這個結拜兄弟向來足智多謀，再三阻止，是必別有用意，也就只好強斂怒氣，隱忍不發。

許長波那臉上卻是木無反應，他目送狄凌霄走遠，鬆開抓住翁白沙肩膀的五指，偷眼瞟了兩下，緩緩轉過半身，衝着孫香度道：「孫兄，狄老弟不在，商量也是無用，如無其他，就此別過！」

孫香度淡笑了笑，道：「賢昆仲無妨請便，孫某夫婦歇歇再走不遲，請！」

許長波抱拳道：「請！」與翁白沙各找了頂竹笠，匆匆穿過廻廊，走向纏馬的地方……

沒多久，蹄聲暴響，又是兩騎冒着風雨疾奔了出去，那是翁白沙許長波。

平山堂裏頓時只剩下孫香度秦柔柔夫婦兩人，燈火雖然通明，兩人的心頭卻陡地蒙上了層陰影。

足足有半盞茶那麼久，孫香度倏的長嘆聲，轉過半身，道：「娘子，你看翁許兄弟是不是有點不對路？」

秦柔柔低嗯了聲，道：「狄凌霄那麼說話，便誰也覺得難堪，何況他倆出身綠林，氣量狹窄，今夜隱忍不發，想或為了避嫌，可是日後，遲早必會發生爭執！」

孫香度淡笑道：「是亦未可知，不過，無論怎樣，咱們都犯不着管。」

秦柔柔點了點頭，轉問道：「那你想陰謀那人到底是誰？」

孫香度搖頭道：「很難說，聽蕭楚那麼分析，誰都難避嫌疑！」

秦柔柔截道：「會不會就是翁許兄弟呢？」

孫香度沉吟着道：「或許是，不過，便誰也好，不會就此罷休，諒無疑問！」

秦柔柔黛眉輕剔，道：「不知怎的，我總覺得那人不是別的人！」

孫香度詫聲道：「你以為是誰？」

秦柔柔眉頭愈是深皺，想了半晌，混身陡震，失驚道：「會不會是他？」

「他？」孫香度怔了怔，恍惚未知秦柔柔口裏的他是誰，可是，不過剎那，他那臉色便變了，脫口道：「你說他？」

秦柔柔無言的點了點頭，孫香度那臉色變得更難看了，可是，亦不過剎那，他倏地縱聲笑了起來道：「怎會是他？娘子，你想是忘了那夜他失足墮下揚子橋時已是身負重傷，右臂亦被斷了下來，那揚子橋下便是三叉河，激流，他未負傷倒還罷了，既是身負重傷，便算失足是佯裝，在洶湧的激流下，又豈有掙扎的餘地！」

秦柔柔仍沒作聲，孫香度歇了歇，便又道：「他本領不過有限，那夜必無倖理，再說，便真的如此僥倖，他早就該來了，豈會讓我兩無憂無慮的在此十年？娘子，你也休再胡思亂想。」

秦柔柔輕歎了一聲，道：「不管陰謀那人是誰，經過那次，對於鏢師的生涯我已覺得有點厭倦！」

孫香度微喟道：「為夫也有那麼的感覺，只等事了，咱們便好好的打點早日退隱——」

秦柔柔驚訝的道：「你說的當眞？」

「當眞！祇要你喜歡！」孫香度輕輕的捉着秦柔柔的肩膀道：「為了你，香度死也甘心！」

秦柔柔眼裏淚光閃動，探手掩住孫香度的嘴唇，道：「不許你那樣說！」

孫香度輕捉着那柔荑，沒有作聲。

秦柔柔緩緩半轉身子，倚在孫香度懷裏，幽幽的道：「要是有個孩子多好。」

孫香度笑道：「只要生活安穩，總會有的！」

秦柔柔紅着臉垂下了頭，孫香度亦沒有再說話，兩個人就那樣靜靜的依偎着。

好半晌，孫香度緩緩的抬起了頭，輕聲道：「堂裏頭的東西稍後有人執拾，時已不早，娘子，咱們也該走了。」

秦柔柔無言的點了點頭，取過了頂竹笠，與孫香度肩並着肩，不徐不疾的走了出去。

明亮燈光，替兩人在地上添下了兩條影子，那兩條影子緊緊的靠着，變成了個不可分離的整體。

兩騎健馬終又踢着水花奔出了平山堂，人亦成雙。

雨風已弱了幾分，夜色卻更濃，那黝黑的蒼穹，沒有星光，亦沒有月色，卻隱隱的凝着某種難以言喻的氣氛！

那是殺機！濃重的殺機！

× × ×

健馬馳出了平山區，「病虎」許長波的臉色便變了，竹笠的暗影雖然掩住了他的臉龐，看不出他那臉色到底變成了怎樣，可是，那從笠緣下透出的目光卻已充滿了陰森肅殺的意味。

他陡地勒住了韁繩，冷笑了兩聲！

「雄獅」翁白沙早就忍不住了，鐵腕頓挫，亦勒住了胯下健馬，追問道：「有何可笑！」

許長波長吁了口氣，道：「你怎不問我為甚麼阻止你跟狄凌霄那廝動粗？」

翁白沙悶哼道：「你說，為甚麼！」

許長波緩緩的道：「不為了甚麼，只為了你那樣便動粗，充其量亦只不過傷了他！」

翁白沙咆哮道：「老子要他的命！」

許長波道：「你殺不得他的，為避嫌疑，孫香度夫婦便縱袖手旁觀，小弟我亦不會讓你在那裏殺死他！」

翁白沙怒道：「你瘋了，老子幹甚麼要避他娘的嫌疑！」

許長波從容不迫的道：「你豈忘了陰謀那人是誰仍未見端倪，你此時殺死狄凌霄，不難惹人誤會陰謀那人便是你我兄弟，殺死狄凌霄是陰謀敗露，殺人滅口！」

翁白沙仍不服氣，道：「孫香度夫婦可在旁。」

許長波冷笑道：「知人口面不知心，誰敢說他們夫婦不會從旁推波助瀾！」

翁白沙頓時語塞，許長波頓了頓，再道：「更何況，有他們夫婦在旁，我勢必不便出手助你，狄凌霄那廝的身手也不弱，你便取得他性命，諒你也要付出相當代價，還得担心他那爹爹找來尋仇，那又何苦！」

「那亦不無道理！」翁白沙點着頭道：「好，今夜由他囂張跋扈，日後有機會再找他晦氣！」

許長波淡淡的道：「不是日後！」

翁白沙怒吼道：「不成就此罷休？」

許長波說道：「小弟幾會說過就此罷休！」

翁白沙悶聲喝道：「那你待怎樣，快說！」

許長波桀桀的冷笑了兩聲，道：「此刻便要他的命！」

翁白沙怔了怔道：「你不是說要避嫌嗎？」

許長波道：「在堂裏不錯是避嫌，在堂外便不必了，如此風雨夜，道上鮮有人跡，咱們便殺了他，又有誰知道！」

「不錯不錯！」翁白沙恍然道：「說不定只道是陰謀那人下的毒手！」

「理所當然！」許長波緊接道：「長

勝鏢局就在天寧門西，他回去是必要經五亭橋，走馬瘦西湖邊，咱們此刻放馬急追，諒必可在瘦西湖左右將他截下來，雙拳難敵四手，問他還往那裏走！」

翁白沙擊掌道：「對，問他還往那裏走！」

許長波再又道：「殺了狄凌霄後，咱們便走捷徑去東路！」

翁白沙詫異的問道：「幹甚麽？」

許長波陰笑道：「一不做二不休，咱們打鐵趁熱，幹掉孫香度夫婦！」

翁白沙混身陡震，瞠目結舌，說不出話來。

許長波接道：「那東路離城半里，便是青松徑，兩邊松林綿延數十丈，中央狹道，是他們夫婦必經的地方，咱們只要迅速行動，趕到時他們夫婦是必尚未走過，咱們就在道口埋伏等候，出其不意，突施暗襲，他們冷不提防，是必難以倖免，便只負傷，咱們取勝的機會仍是極高，先刻我已小心觀察清楚，秦柔柔的身手比孫香度是稍遜一籌，孫香度的身手亦不過你我左右，強不了多少，只要他負傷，你我便不難將他夫婦倆截在兩邊，然後，兩刀全力搏擊，殺了孫香度，秦柔柔便更不足懼了，那時，哈哈！揚州的鏢務全揑在你我兄弟手裏，咱們也就眞要吐氣揚眉了！」

翁白沙邊聽邊點頭，待得許長波住口，便說道：「他們三人都喪命，你我兄弟獨生不難惹人懷疑便是陰謀那人！」

許長波得意的笑道：「便懷疑又怎樣，咱們只要做得乾淨點，找不着證據，誰敢動到咱們頭上，再說，咱們搏殺他三人，那能不帶點傷，只要帶傷便成了，咱們也可說亦是被陰謀那人所傷，僥倖逃得性命，便眞的那麽僥倖，輕易便幹掉他三個，咱們還可以另出妙計，拿刀替自己劃幾下，這個嘛，就叫做苦肉計！」

翁白沙連連點頭，道：「妙極妙極，不過陰謀那人當然是不會罷休的，到時，豈非全力對付你我兄弟？」

許長波道：「那你儘管放心，蕭楚既然誇過口要找出陰謀那人，孫香度他們被殺是必已敎他負疚良深，又豈會讓陰謀那人手下餘生的你我兄弟再遭殺害，必會暗裏加予保護，陰謀那人不來倒還罷了，否則，便教他嚐嚐蕭楚那無情劍的滋味！」

翁白沙沉吟道：「不怕蕭楚窺破？」

許長波道：「當然不怕，莫說他沒可能知道，便眞的被他窺破，無憑無據，咱們矢口不認，他又能如何，再不行，迫得急了，你我兄弟索性假公濟私，狠狠的幹上幾筆，退返綠林！」

翁白沙桀桀笑道：「對，對，好，好兄弟！」

許長波仰天狂笑道：「病虎總不如雄獅，小弟口裏說得響亮，刀可不如大哥的利。時已不早，閒話少說，走！」絲鞭陡震，刷地落下胯，下健馬長嘶了聲，鐵蹄暴起，當先疾奔了出去。

翁白沙豈敢怠慢，緊隨許長波身後放馬急奔。

也就在那刻，路左的雜木林裏陡地緩緩走出了一騎人馬！那馬是單騎，人亦是孤身，馬是黑色，人亦是黑色，濕水的黑布長衫緊貼着他的身軀，愈發見得他的身段頎長。

他那臉上亦用黑巾幪着，只露出兩眼對上的地方，可是，他頭上却是戴着竹笠，笠緣低壓眉際，那便掩去了他露出的上半截臉龐。

他混身漆也似黑，在無星無月的夜裏毫不起眼，那透在笠緣下的目光却是烱烱發亮，銳利到了極點！他冷冷的目送翁白沙許長波的兩騎遠走，倏地發出幾聲陰森已極的冷笑，喃喃道：「好，好病虎！」

語聲陡又頓住，尖嘯了兩聲。

嘯聲未已，兩騎健馬便又無聲無息的從林裏頭竄出，馬上的俱是身穿黑色密扣緊身夜行衣的漢子，腰懸長刀，臉龐亦用黑巾幪着，胯下健馬口銜枚，鐵蹄亦用草團裹着，難怪來得無聲無息。

黑衣人頭也不回，冷冷的吩咐道：「你兩抄小路搶先趕去瘦西湖邊，通知埋伏在那裏的兄弟小心，我追在翁許兄弟身後緊接就到，在未得我暗示之前，你們誰也不得妄動！」

那兩人齊應了聲，方待上道，黑衣人突又喝道：「且慢，命令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們是隨機應變，他們三人若是要越出埋伏的範圍，縱然未得吩咐，你們也不可讓他走脫，再，附近若是有別的人走經，不管是誰，格殺勿論！」

那兩個帶刀的黑衣漢子連打了兩個冷噤，應聲：「是！」兩騎並出，斜斜奔了出去。

黑衣人腕肘陡錯，亦放馬追在翁白沙兩騎之後。

在他後腰，懸了隻狹長的豹皮囊，囊口露出半截形如戟鋒的月牙，晶光閃亮，寒氣迫人，也不知是甚麽兵刄。

他胯下那馬口亦已銜枚，鐵蹄亦已被草團裹住，疾走起來雖然亦有蹄聲，却輕微到了極點，不消說，盡融在風雨聲裏。

夜色深沉，天地間的殺機更濃了！

竹林飛蜂鈎

暴雨滂沱，水烟迷漫，那路，路旁的樹木，樹木上的葉枝，全都分不出來。

道路崎嶇，低窪的地方積滿了水，馬匹鐵蹄過處，直踢起連串水花。

馬是單騎，人是孤身，蹄聲單調落索，馬上人的心頭亦是單調落索。

那人便是狄凌霄，他左掌控鞭，右掌却是擱在馬鞍上，姆食指的指緣斜對左腰，他那雁翎刀便是懸在左腰腰際，刀柄斜從左脅下突出，電光石火的刹那他便可拔刀在手。

他那目光比貍貓還要銳利，透過笠緣，閃爍左右。

風飛雨點，不住的洒落在他身上，他混身濕透，遍體生寒，心頭亦冒着絲絲寒意！那雨點雖然沒有穿透竹笠洒在他頭上，他那頭腦却早便清醒了，生平最不智的他覺得便是這次，他知道實在不該衝撞翁白沙，單騎上道，他亦知道陰謀那人狡計不遂必然另出毒着，他更知道那人若是遷怒到他們頭上，不趁他落單時取他性命，更待何時？

他不是沒有試過孤身夜行，可是，他却從未見過像此際那麽肅殺的氣氛，亦從



狄凌霄的雁翎刀向那逃走的大漢疾揮而去。

未試過走起路來竟會提心吊胆！

他恨不得放馬狂奔，早早趕返城裏，可是，他亦明白放馬過急，他是必無法及時兼顧身外，路上要是設有陷阱埋伏便是遭殃，不得已，惟有不徐不疾的放着馬，那馬速亦是他認爲恰好來得應變的速度。

過了五亭橋，便已入瘦西湖畔。

狄凌霄仍是不徐不疾的放着馬，那右掌仍是擱在鞍上，電光石火的刹那他仍是可以拔刀在手！

雨打湖水，沙沙作響，風搖綠柳，長條亂拂，雨夜的瘦西湖竟也是別有風味。

離湖邊約莫丈許二丈，有兩團黑黝黝的影子，水烟雖然迷濛，狄凌霄依稀仍分辨得出那是兩艘帶篷的小舟，他早知五亭橋附近不是船家聚居的地方，他亦清楚那舟裏的若是普通的船家，就斷不會在如此雨夜停舟湖上，不繫在岸邊，他更明白那兩艘小舟必有蹊蹺！

他心頭疑念方動，耳際便又已聽到了蹄聲。

蹄聲從後傳來相當急驟，却仍未至於雜亂，爲數顯不多，但也不會是匹單騎。

「孫香度夫婦走的是東路，翁許兄弟却是往西，那來的人到底是誰？」狄凌霄心頭暗忖，擱在馬鞍的右掌不覺已移近了刀柄。

他半個念頭尚未轉過，兩騎快馬已電也似疾的從他左側急馳了過去，目光銳利如他倉猝裏也分辨不出那騎在馬上的是甚麽人。

那兩騎快馬刹那已搶過了六七丈，狄凌霄冷眼目送，不由暗鬆了口氣，那知，他那口氣尚未鬆透，那兩騎快馬便已頓住去勢，疾轉了過來，迎着他緩緩迫近。

狄凌霄心頭怦然震動，下意識勒住了坐騎，右掌已然觸及了刀柄。

那兩騎馬蹄不停，直走至狄凌霄身前丈許才頓住，狄凌霄右掌已握在刀柄上。天色陰暗，那兩人的頭上又戴了竹笠，笠緣低壓眉際，兩人那頭又是半垂着，狄凌霄根本分辨不出是誰，他只覺察到那兩人是不懷好意，必會對他不利，那也就够了。

那兩人沒有作聲，韁繩勒側，馬身橫移，擋住去路，右臂緊接齊齊移右，指掌陡落，「錚錚」兩聲異響便從風雨裏透了過來，那是兵刄離鞘聲響。

狄凌霄混身陡震，斷喝道：「朋友是誰？」

左邊那人桀桀冷笑着：「要命的！」

狄凌霄怔了怔，猛可縱聲狂笑道：「狄某只道是誰人，原來是『病虎』許長波兄！」

那人冷笑道：「正是許某！」

狄凌霄笑聲不斷，道：「雄獅病虎向來焦不離孟，孟不離焦，許兄身旁的想必就是『雄獅』翁白沙翁兄了！」

右邊那人沒有好氣的道：「姓翁的沒有像你那樣的兄弟！」

狄凌霄笑聲頓歛，道：「說得好！姓狄的亦高攀不起，倒未知賢昆仲擋住狄某去路意欲何爲！」

翁白沙暴喝道：「取你性命！」

狄凌霄那身子又是震了震，冷冷的道：「想殺人滅口麽？」

許長波冷笑道：「隨便你怎樣說！」

狄凌霄悶哼了一聲，道：「我早就懷疑你兩便是陰謀那人了，嘿嘿，果然不出我所料！」

許長波也不分辯，道：「你要說甚麽祇管說，再不說便沒有機會了！」

狄凌霄冷笑道：「是麽？」

他口裏雖硬，心頭却已在發寒，他很清楚，翁許兄弟若是兩刀並出，他取勝的機會幾乎等於零，可是，他更清楚，要就闖得過去，否則，除了拚個死活，別無他途。

翁白沙許長波視綫交投，沒有說話，兩條右臂陡振，又是錚錚兩聲異響，兩柄長刀，已然脫鞘拔了出來！

刀長三尺，刀鋒鋒利無匹，刀光更有如匹練，閃閃寒芒，夜色雖濃，却仍掩不住刀光！

狄凌霄那視綫亦落到了長刀的刀鋒上，他那目光，竟似比刀光還要銳利，倏的冷笑道：「好刀，狄某便想見識見識！」

許長波輕喝道：「那便教你見識見識吧！」

語聲未了，他人已離鞍，兩脚陡蹬鞍鐙，身形便颼的冲天拔起，風車般凌空疾翻了個觔斗，刀隨身落，如虹刀光離狄凌霄頭上只不過六尺。

他身形方動，翁白沙便亦滾鞍下馬，那脚才沾地，他左掌已取下了頭上的竹笠，嗤的疾向狄凌霄甩手飛了出去！

竹笠脫手，他人已倒在地上，也不顧地上滿是泥濘，貼地接連幾個翻滾，滾向狄凌霄馬下，用的竟是地趟刀的身法！

兩人的身形都不可謂不快的了，可是，那竹笠却是貫足了內力，旋轉直飛出去，比起兩人的身形更要快上許多，刹那已到了狄凌霄身前。

狄凌霄厲喝了聲。「好！」肘腕暴展，腰際雁翎刀脫鞘飛出，刀挾銳風，嗤的向那迎面飛來的竹笠疾擋了上去！

刷地一聲異響，那頂竹笠被刀鋒削成了兩爿，左右激飛了出去！

幾乎同時，許長波那刀已在狄凌霄頭上迎頭劈下。

亦幾乎同時，狄凌霄那上身猛向右側偏了下去，左掌接翻，托在腦後的笠緣上，猛地一揮，那竹笠立時的從他頭上飛了起來，恰恰迎住了下劈的刀鋒！

刀鋒鋒利無匹，竹笠迎上了刀鋒，頓分兩爿，可是刀勢亦凝了凝，狄凌霄兩脚已脫了馬鐙，此際更不猶豫，就抓緊那刹那空隙，疾從馬上往右橫翻了出去。

也就在刹那間，翁白沙已滾到了狄凌霄馬下，刀隨身轉，刀光如雪，其疾如風，刀光滾過，那馬的兩隻前蹄便斷了下來，斷口血如泉湧，慘嘶未絕，便噗的斜倒地上，狄凌霄那身形若是稍慢半分，實在堪虞！

他身從馬上翻出，橫飛丈二，已到了湖邊，身形亦落，半身疾轉腰後已然挨住了柳樹的樹幹！

翁白沙可也不慢，身從馬左滾入，刀斷馬脚的同時，他那身形已穿過馬腹，從馬右邊滾了出來，勢子未竭，接連幾下翻滾，緊緊迫上，人未至，滾動的刀光已然封住了狄凌霄的下盤！

許長波亦不稍遜，刀勢走空，身子凌空未落，左掌已翻，猛按在那方要倒下的馬脊上，身形陡落又起，借力使力，斜裏竄出，刀走偏鋒，抹向狄凌霄的咽喉！

兩人的身形幾乎分不出先後，刀勢更是緊緊相連，兩刀並出，分取上下，如虹刀鋒，斬碎了漫天風雨。

狄凌霄手雖然有兩隻，刀却祇是一把，勢難同時連擋上下兩刀，何況那兩刀之後，必另有後着，他擋得了第一第二刀，未必擋得了第三刀第四刀！

他又豈不知厲害，根本就沒有想到去擋，眼旁才瞥見刀光，他那身形便疾向上拔了起來！

他身前是絕路，身後却挨着了柳幹，若等刀至，便連避也恐來不及了。

他那身形才拔起，那兩刀便已砍到，「病虎」許長波那刀更幾乎是擦着他靴底削過。

激厲的刀風捲起了他的褲脚，使得他那小腿感到了刀上的寒氣，他心頭陡凜，手底却仍不慢，左掌疾翻，吧的突擊在柳幹上，身形借勢，嗖的疾從許長波頭上掠過，橫飛丈二，瀉落地上。

幾乎同時，許長波已硬硬頓住了身形，腕肘陡仰，刀鋒扭轉，刀口向上，疾削上去，狄凌霄那身子若不是及時飄出，此際便傷在那扭轉的刀鋒下。

他既然飄了出去，那刀當然也就是削空了。

刀勢雖是如虹，銳不可當，可是落空又落空，勢子便盡，許長波身形亦竭，雖然強轉了過來，第三刀已劈不出來了，縱使劈得了出去，亦已無法趕上狄凌霄那身形。

可是，「雄獅」翁白沙那身形却沒有遭到絲毫影響，他刀飛削狄凌霄下盤，刀鋒走空，身形便已頓住，眼旁亦已瞥見狄凌霄那身子橫從許長波頭上掠過，他不假思索，左掌疾翻，猛撐在地上，借力使力，身形打閃，離地半尺，橫飛丈外，恰好迎住狄凌霄那下落的身軀，右掌鋒刀更不猶豫，迎着狄凌霄下落兩脚，斜斜抹了上去。

狄凌霄身形一展再展，氣勢已竭，眼看便是變無可變，就得傷在刀下，那知，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刹，他脚下皮靴的靴尖突然嗤嗤的分別彈出了兩截形如匕首，足有三寸多長的刀鋒，左右兩脚接着往上疾縮了上去，他那麼的縮了縮脚，脚尖便變了垂指地面，那靴尖彈出的刀鋒當然亦是向下。

他那身形凝了凝，便又沉了下去。

翁白沙那刀却是毫無凝滯，刀鋒取的尺寸亦是依舊。

夜色昏黑，雨水又濛住了部份的視綫，翁白沙倉猝裏實在無法看得清狄凌霄身形的變化，他做夢也想不到狄凌霄兩脚的靴底竟會彈出截鋒刃，那不獨他想不到，誰都會想不到，祇因爲狄凌霄從來沒有透露，亦沒有展露過，那是他秘藏兵刄，既是秘藏的兵刄，用出來當然也就是出人意料的。

翁白沙那刀的刀勢未變，刀鋒所取的尺寸並未變，可是，狄凌霄那身子却已在半空凝了凝。

刹那刀已砍實，砍的已不是狄凌霄的兩脚，是他脚上靴尖彈出來的兩截鋒刃。

「錚錚」兩聲，狄凌霄那身子立時被翁白沙刀上潛力震得倒翻了出去。

他似乎早就想到必會跌翻出去，身形凌空未落，右掌雁翎刀已搶先抵在地上，刀尖點地，他那身子便借力使力猛標了起來，疾向翁白沙斜裏撞去，左右兩脚同時外分，脚尖筆直，刀尖向外，左取翁白沙右脅，右取翁白沙咽喉！

那刹那，翁白沙亦已聽到了金鐵交擊聲，他幾乎以爲是聽錯，他亦看到了狄凌霄往外疾跌了出去，却不曾想到狄凌霄並沒有受傷，爲什麼會有那金鐵交擊聲，只想走過去補上幾刀，取他性命！

他厲喝了聲，掄刀過頂，便想欺上，誰想脚步未起，便發覺狄凌霄疾撞了過來，眼旁亦瞥見了刀光，不由怔了怔！那要命的怔了怔！

他怔了怔，再要想避時，已是避無可避。

電光石火的刹那，狄凌霄左右兩脚靴尖上的鋒刄已然分別嵌入了翁白沙的右脅咽喉。

翁白沙怪叫了聲，踉蹌着退後兩步，右掌長刀雖想劈下，却無力劈得了下去。

他雙眼睜得老大，眼裏充滿了疑惑，他實在想不透，可是，也來不及想便已氣絕身亡！

狄凌霄兩脚踢實，心頭狂喜，腰膀使力，兩脚疾縮了回去，就勢在地上打了個滾，右掌雁翎刀變後爲前，望翁白沙攔腰便削。

那兩截鋒刄陡出，翁白沙的右脅咽喉便箭也似的標出了兩股鮮血，他已然氣絕身亡，當然已就不知閃避狄凌霄那攔腰削來的雁翎刀，刀鋒過處，他那腰際立時噗的裂出了股血瀑，身子隨後疾倒了下來。

狄凌霄實在太小心了，他靴尖的兩刀取的都是翁白沙的要害，只要踢實，翁白沙便不死亦必會身負重傷，不足爲患，那雁翎刀的削出都已是無關輕重。

他惟恐翁白沙不死，却忘了在旁還有個「病虎」許長波，他那雁翎刀隨從翁白沙腰際削過，尚未來得及站起身子，許長波已連人帶刀迎頭撲下！

冷不提防，刀勢又是急如閃電，狄凌霄要用刀封擋已來不及，他怪叫了聲，也來不及彈起身子，就地滾了出去。

許長波與翁白沙雖只是結拜兄弟，可是，同出師門，同闖江湖，生死與共，交情只深不淺，這下眼見翁白沙身死，那能不痛，那能不怒，他眼也紅了，厲聲喝道：「那裏去！」緊緊迫上，長刀陡斂又展，刀鋒朝下，往狄凌霄身上刷刷便是三刀勁砍！

他含怒出手，刀勢當然驚人，狄凌霄右掌連脚長長短短的雖然有三把刀那麼多，竟也來不及封擋，迫不得已又貼地滾了出去，刀鋒激起的泥濘水花濺了他滿身，他亦感到了刀上的寒氣，心也幾乎凉了。

許長波那肯罷休，三刀劈過，又是三刀，刀勢只強不弱，可是，他前三刀劈過，刀勢已竭，再起三刀，雖然緊湊，前後三刀間已然有了空隙。

狄凌霄雖然未學過地趟滾刀，身法不如翁白沙的靈活，到底是名家弟子，刀法飛靈巧幻，連邀兩刀，右掌雁翎刀已騰得了出來，許長波的第三刀方落，便已被他右掌雁翎刀擋住。

噹的一聲，兩人的身子齊震了震，狄凌霄右掌雁翎刀刀勢不停，猛地一翻，削向許長波右臂。

許長波與翁白沙同出師門，不時亦有相互切磋，翁白沙那麼厲害的地趟刀他也有辦法化解，狄凌霄那不成氣候的所謂地趟刀在他看來簡直就是小孩子的玩意，狄凌霄雁翎刀乍翻，他那刀便又翻，搶先將狄凌霄那刀封在外門，刀勢不停，貼着雁翎刀刀身劃下，反削狄凌霄右掌五指。

狄凌霄實在想不到許長波長刀應變竟是如此靈活迅急，要翻起雁翎刀封擋已是來不及，危機間髮，他亦無暇細想，急鬆五指，腕肘隨向後縮出，他手才縮出，許長波那刀已砍在他雁翎刀的刀柄上，直砍得那雁翎刀噹的彈起幾尺。

長刀刀勢却未盡，緊接扭轉，刀口向上，疾走偏鋒往上挑起，刀光已是挑向狄凌霄左脅。

狄凌霄陡覺左脅一凉，知已負傷，急不容緩，不等那刀鋒再嵌入，身形猛就地橫打了個滾，面門仍是向上，總算讓開了刀鋒，脅下却已裂出了一道好幾寸長的血口，痛徹心脾。

許長波那刀是往上挑起，刀鋒立時挑到了頭上，胸腹頓露空門，狄凌霄冷眼瞥見，更不猶豫，也忘了脅下劇痛，左轉半身，左脚支地，右脚突起，如箭離弦，帶刄靴尖疾向許長波胸門踢去。

許長波早便看到狄凌霄那靴尖彈出的利刄了，亦早便留心着狄凌霄左右兩脚，他右手長刀不錯是勢往上挑，難以回截踢來那脚，可是他刀勢上挑的同時，他那左掌已抓起了戴在頭上的竹笠，疾向下沉了下去，恰恰便迎住了踢來脚勢。

狄凌霄冷不提防，要收住勢子時已無能爲力，奪的一聲，靴尖利刄已然嵌在笠上。

許長波一聲冷笑，左臂疾向外翻，掌中竹笠亦隨向外翻了出去。

刀是偏鋒，不是錐圓，刀嵌在笠上，當然亦不能不隨着那外翻的竹笠翻了出去，那刀的下半截却是鑲在狄凌霄靴上，狄凌霄聚力右脚，冷不提防，頓時亦不由得在地上打了個滾。

他怪叫了聲，不等許長波那竹笠再有甚麽舉動，右脚一抖一錯，那截刀鋒便從靴底脫了出來，左脚隨曲，左掌接往左脚靴底一抹，食姆二指揑下了嵌在靴底的那截鋒刀，甩手擲了出去。

利刄破風，其急如電，直取許長波胸膛！

他身手敏銳，那動作更是出人意表，許長波亦說得上是足智多謀的了，却仍料不到狄凌霄會有此着，長刀方待削出，刀光便已入眼，猛吃一驚，身形急忙右邊側出，讓開了胸膛，那截刀鋒却已奪的插在他左臂上，奇痛徹骨，竹笠噗的墮地。

狄凌霄飛刀脫手，身子便已彈了起來，猛向地上那雁翎刀撲了過去。

他滿以爲那刀便傷不着許長波，許長波那身形亦必會被阻住片刻，那他便有機會將地上那雁翎刀執回手裏，只要刀在手，他便不怕許長波了。

那知，許長波却知道他必有此舉，臂上雖然負傷，也毫不理會，身形更不停，才向側移出便疾欺了上去。

狄凌霄那手尚未觸着刀柄，許長波便已竄到了他身旁，右掌長刀未落，底下已飛起了右脚，重重的踢在他腰際上。

狄凌霄頓時如遭雷殛，悶哼了聲，扎手扎脚的斜飛七尺，吧的摔在地上。

許長波緊接飛身竄上，左脚陡落，踩在狄凌霄胸腹上，右掌長刀亦抵住了狄凌霄的咽喉。

狄凌霄稍稍抬頭，下頷便已觸着了刀鋒，禁不住連打了幾個寒噤，那臉色更是變得蒼白如死。

許長波那刀却未落下，也不顧臂上嵌着的刀鋒，桀桀的冷笑道：「姓狄的，你

還兇得了麽？」

狄凌霄那臉兒頓時平緩過來 頭往後仰，枕在地上 冷笑不語 居然也有幾分視死如歸的豪氣。

許長波見嚇不着他，心頭光火，厲聲道：「視死如歸，的確是豪氣干雲，但你休想輕易喪命！」口裏說着 踩在狄凌霄胸腹上的左脚，陡地用力沉了下去。

狄凌霄只覺滿肚子腸臟猛地抽搐了起來 幾乎連早上吃下的也忍不住要吐了出去。

許長波緩緩收住了左脚，一字一頓的厲聲接道：「我要你一寸一寸的死！」

話口未完，狄凌霄已縱聲狂笑起來，他連頭也不便移動，胸腹上又有着脚踩着，笑起來想必亦辛苦得很。

許長波恨恨的道：「好 你笑，你祇管笑！」

狄凌霄笑聲陡頓，道：「拚一個已是够本 兩個更是有賺 姓狄的雖死無憾，你祇管下手！」

許長波狂笑道：「你胡說甚麽！」

狄凌霄淡淡道：「我胡說，是我胡說，我那短刀上沒有毒 半點毒也沒有！」

許長波頓時變了臉色，再也笑不出來，可是 不過刹那，他便又笑了出聲，道：「好計好計 可惜你那話騙得了別人，可騙不了我！」

「那只是騙人的說話麽！」狄凌霄冷笑道：「刀只三寸，沒有刀柄，却藏在靴底 你說是不是暗器？」

許長波怔了怔 點點頭，却仍在笑。

狄凌霄道：「你可曾見過沒有淬毒的暗器？」

許長波又怔了一怔，却再也笑不了出來，他出身綠林，暗器見得多了，的確未見過沒有淬毒的暗器。

他怔怔的瞪着狄凌霄，狄凌霄亦怔怔的瞪住他，好半晌，他突又笑了出來，道：「好厲害，好厲害！我幾乎又上了你的當了，你騙誰都可，騙我麽，沒有那麽容易！」

狄凌霄淡淡的道：「的確沒有那麽容易！」

許長波道：「綠林的朋友不錯是慣於暗器淬毒，可惜你不是出身綠林，相反，是白道名門的世家子弟！」

狄凌霄道：「原來只是綠林朋友才會淬毒！」

許長波接道：「更何況，刀上若是有毒，此際我便得倒下，不然，也該有點異樣的感覺，絕不會只是疼痛！」

狄凌霄歎了口氣，道：「若是輕易便覺察得到的，你此刻便要沒命了，我還用得着跟你閒聊，怕你傷着我？江南狄家不是普通的人家，你道我用的會是普通的毒麽？」

許長波仍是在笑，但眼中却連半點笑意也沒有了。

狄凌霄不徐不疾的道：「人有君子小人，毒亦有小人君子，見血封喉 堪稱毒中君子，子不過午，却是毒中小人！」

話口未完，許長波臉上的笑意也沒有了。

狄凌霄頓了頓 又道：「君子坦蕩蕩，磊落光明，當然教人知得清楚，看得分明，小人麽，那就很難說了！」

許長波狠狠的瞪住狄凌霄，好半响，陡地厲聲道：「不管你怎樣說，你殺我的兄弟，我就非要你的命不可！」

他嘴裏雖說得兇狠，右掌長刀却連半分也沒有動。

狄凌霄道：「翁白沙只是你的結拜兄弟，不想你也竟如此情深，甘心捨命相陪，失敬失敬！」

許長波悶哼了聲，沒有說話。

狄凌霄又道：「倒不明翁白沙死後，天武鏢局的家當是誰的家當，居然會有人嫌錢多的，妙極妙極！」

許長波悶哼道：「你若不死，我便食不知味，再多家當，又有何用！」

狄凌霄道：「不錯不錯，那的確是教人頭痛，不過，解決的辦法總會有的。」

許長波突又像想起了甚麽的，冷笑道：「刀上便眞的淬毒，你身上豈無解藥，我先要你的命，再搜你的身！」

狄凌霄笑道：「想得好，請便！」

許長波怔了怔，咬牙切齒的道：「你身上難道沒有解藥？」

狄凌霄道：「那又不是立取人命的普通毒藥，你想我會將解藥帶在身上麽？不單止是我身上沒有解藥，鏢局裏也沒有，我根本就沒有解藥！」

「甚麽？」許長波幾乎跳了起來。

狄凌霄徐徐道：「我雖是沒有解藥，腦子裏却記着解毒的藥方，藥不過三幾味成藥 容易找尋 但我若是不說，縱然有大夫替你診斷得出中的是甚麽毒，解救亦恐爲時已晚！」

許長波不知怎地覺得左臂彷彿已有些麻木了，急着道：「好，我不殺你，你快說！」

狄凌霄道：「我怎知你是否眞的不殺我？」

許長波厲聲道：「我又怎知你說的是不的眞的解毒藥方！」

狄凌霄連連道：「對，對，你我彼此都不敢輕信，那該怎辦？」想了想，目光陡亮，突然叫道：「有了，武人最重信諾，你我便各發個毒誓，你不殺我，不再與我作對，我給你解毒的藥方，也不揭開你的秘密，怎樣？」

許長波口裏應了聲：「好！」心頭却暗忖道：「老子向不信邪，誓願好比吃生菜，知道了藥方，你還想活麽！」

他動念未已，狄凌霄已發了個又毒又重的誓，說得又快又急，他也聽得不甚清楚，亦懶得去理會，他亦想好了個又毒又重的誓，隨口便說了出來。

狄凌霄倒像是很用心的聽着，待得許長波住口，便說道：「誓是發了，那麽，請將那刀移開，刀口說話，哈哈，實在不是味道！」

許長波暗忖道：「你手無寸鐵，便將刀移開，諒你亦兇不出來，要是敢生異動，那甚麽也都是騙人的說話，就活劈了你，亦再無顧慮！」

他心裏想好，終於緩緩移開了右掌長刀。

不管是甚麽人，當他起了做某動作的念頭，那怕他身手再敏捷，反應再快，亦絕不可能立時將那念頭轉過，作出別種擧

動，其間必然有短暫的凝滯，也許就祇是彈指的刹那，凌狄霄所要等的也就是那刹那，他亦抓穩了那刹那。

他知道許長波必會防範着，亦知道許長波的身手並不下於他，不敢稍作猶豫，那刀才移開，他頭已往右側了出去，右掌幾乎同時翻了起來，猛擊在許長波那踩在他腹際的左脚上。

許長波早就防避着的了 狄凌霄那身子一動，他那縮起的長刀便亦刺了出去，可是，他心分二用，到底不如狄凌霄的快，那刀刺去時 狄凌霄那頭已側了出去，刀鋒頓時走空，他方待扭轉刀鋒，狄凌霄那右掌已然擊在他脚上。

生死存亡 便繫於那右掌，狄凌霄豈有不盡全力的道理，一掌擊實，許長波那身子立時被震得疾跌了出去。

他左掌亦早已蓄勢待發 右掌擊實，左掌更不猶疑 就地一按 借力彈起身子，疾向地上那雁翎刀撲出。

刀抵住咽喉時 他便已想好了該做的步驟 此際身形展動起來 當然就是有如行雲流水 沒有絲毫凝滯，不過刹那，他已然撲到了刀旁，左右兩手同時抓住了那雁翎刀的刀柄，身形着地便滾 猛標了起身 兩臂齊振 掌中雁翎刀突然脫手飛出，直向許長波擲了過去。

他身形雖是未穩，可是兩臂同時發力，勁道只強不弱，那雁翎刀的去勢簡直有如離弦箭矢！

許長波那身子斜飛七尺，便吧的摔在地上，他怪叫了聲，就勢打了個滾，人已躍了起來，他知道狄凌霄必會去搶那雁翎刀，身形方起，忙撲了過去，却不知狄凌霄已然執刀在手，更不知狄凌霄執刀在手就甩手擲出。

他人在半空，眼旁便已瞥見了刀光，禁不住驚呼失聲。

呼聲未絕，那雁翎刀已然從他小腹插入，直沒入柄，後腰穿出。

鮮血飛激，他那撲前的身形恍如陡遭雷殛，猛地震了震，倒翻地上。

他身子着地，打了兩個滾，陡地撕心裂肺的狂吼了聲，突又從地上挺起了身來，却祇是凝了凝，便又倒了下去。

狄凌霄半俯着身子，冷冷的瞪住那插在許長波腹上的雁翎刀，悶哼道：「你還兇得了麽！」

許長波沒有應聲，那身子亦是動也不動，已然氣絕身亡，可是眼却仍睜着，他是死不瞑目。

狄凌霄步高步低的走了過去，探手抓住那雁翎刀，支着身子，重重的喘了好幾口氣，禁不住縱聲狂笑道：「刀上本就沒有淬毒，你本就想得不差，但你爲甚麽還要懷疑？連自己你也不相信，那你活着還有甚麽意思？」

頓了頓，又道：「狄家是江南的白道名門，出身白道名門的狄家子弟又怎會曉得用毒？除了砒霜，我幾乎就沒有見過其他的毒藥，砒霜也可以淬在刀上麽？……我狄某人不錯出了名沒腦筋，肆意胡來，可是，在刀口下也竟如此，不動動腦筋，豈非白痴，那麽簡單的道理，難道你也想不通？」

他越想越好笑，越笑便越得意，冷不防旁邊突然有人狂笑起來：「精采，精采，精采極了！」

狄凌霄陡吃了驚，語聲立斷，笑聲亦斷，厲叱道：「誰！」突轉半身，雁翎刀已從許長波身上拔了出來，橫在胸襟，目光及處，却見路旁的林子裏幽靈也似的緩緩走出了一騎人馬。

蹄聲輕不可聞，那人的笑聲却好比金鐵交擊，震人心魄，他也不理會狄凌霄的喝叱，邊策着馬，邊說道：「病虎已是深謀遠慮，機心叵測的了，不想終日打雁兒，却竟被雁兒啄了眼珠，寧不令人感到意外！」

狄凌霄咬了咬牙，厲聲再喝道：「朋友，你是誰？」

那人仍不理會，道：「但你若不是往昔荒唐已慣，他又怎會輕易上當？可怕呀可怕，人只道你是胸無城府，誰知亦是機心叵測，要非『雄獅』動手在先，你脚下那兩支鋒刀，豈非便得踢在我身上？」

說話間，他人距離狄凌霄已不過丈許，韁繩陡緊，勒住坐騎，肩頭微聳，刷地飄身下馬，擧止俐落，身形輕捷，着地更是無聲。

狄凌霄冷眼旁觀，心頭不禁忐忑。

那人身形着地，左掌便翻，輕拍在坐騎臂上。

那馬仰了仰頭，悶嘶了聲，徐徐踱了出去，他人却標槍也似直的悍然立着，動也不動。

他愈顯得從容不迫，便愈見得他莫測高深。

狄凌霄不知怎的，心頭竟陡地生出了一股前所未有過的寒意，兩拳不覺愈縮愈緊，再揑得指節隱隱發白，那目光更是瞬也不瞬的始終不離那人臉上。

那刻，雨勢又已弱了幾分，天色亦不如万才的陰暗，狄凌霄那目光也說得上銳利的了，可是，那人不獨混身衣衫漆也似黑，臉上亦用黑巾幪着，頭上更戴了頂竹笠，笠緣低壓眉際，他目光再利，又有何用？

雨雖是愈來愈弱，風却愈吹愈急，那人身上黑布長衫早已濕透，迎風飛舞，獵獵作響。

他亦是在迫視着狄凌霄，那竹笠邊緣透出的目光，森冷如電，狄凌霄右掌雁翎刀雖然鋒利，却竟不如他目光的銳利，刀光雖然寒人，却竟不如他目光的迫人。

兩個人誰都沒有說話，四道目光，緊緊交纏，天地間的氣氛刹那恍惚凝住了。

黑衣人的目光愈來愈強，狄凌霄的目光却是愈來愈弱。

非常突然地，黑衣人倏的縱聲狂笑起來，笑聲悲激，尖銳如劍，直冲雲霄，漫天風雨頓時被削成了千絲萬縷。

狄凌霄那心頭不由又平添了幾分寒意，指掌縮收愈緊，忍不住嘶聲厲喝道：「你是甚麽人？」

黑衣人笑聲突斷，冷冷道：「要你命的人！」

狄凌霄冷笑道：「要命的麽，見識過了！」

黑衣人道：「你見識過的不過的雄獅病虎。」

狄凌霄道：「不錯，雄獅病虎，可是

在我狄某人眼底却連貓兒也不如，你縱然再強，亦不過是雄獅病虎的同路，他們人是兩個，刀是兩柄，尚且血濺七尺，你匹馬孤身，不想也敢輕言取我性命！」

黑衣人道：「你道我是雄獅病虎的同路？」

狄凌霄冷喝道：「難道不是？」

黑衣人道：「當然不是，否則，我先前豈會袖手旁觀！」

狄凌霄不由怔了怔，黑衣人又道：「他倆死得糊塗，倒不能死得冤枉，你縱然不殺他倆，遲早他倆亦必會死在我身上，難得你代勞，我本來感激得很，却也只好心領，無論如何，我也是非殺你不可！」

狄凌霄悶哼道：「你我莫非有仇？」

黑衣人冷冷的道：「仇深如海！」

狄凌霄再問道：「也有恨？」

黑衣人道：「恨比天高！」

狄凌霄厲聲喝道：「你到底是誰？」

黑衣人不徐不疾的道：「我便是陰謀那人！」

狄凌霄怒道：「我問你姓甚名誰！」

黑衣人道：「便說諒你亦不復憶我，但縱然你們已然忘懷，我對你們却是刻骨銘心！」

狄凌霄冷笑道：「然則你我是當年舊識了？」

黑衣人道：「那麽說亦無不可！」

「住口！」狄凌霄厲叱道：「狄某人識的都是有頭有臉的人，豈會識你這種藏頭縮尾，見不得人的鼠輩！」

黑衣人仰天狂笑道：「罵得好！罵得好！」

狄凌霄斷喝道：「你再三衝撞於我，本該教你見識見識我掌中雁翎刀的厲害，可惜我掌中雁翎刀向不殺無名小卒。」

黑衣人狂笑不絕，道：「好！罵得好，我不配！」笑聲突斷，厲聲道：「但縱然不配，縱然你那刀不欲出手，無論如何，我却是非殺你不可！」

狄凌霄冷笑道：「好，好！我雖是不欲殺你，但你硬要不識好歹，也休怨我刀下無情！」

他嘴裏說的雖響，胆氣却已餒，倒不是說他是個懦夫，試問有誰甘心不明不白的拿生命作賭注，胡裏胡塗的與人拚命。

黑衣人不再作聲，冷冷的迫視着狄凌霄，左臂陡振，電光石火的刹那，腰後豹皮囊那兵刃已然撒在左掌。

那兵刃精鋼打造 青光閃閃 份量看來極是沉重，長足三尺六 窄狹如劍，刃身亦是如劍，鋒端尖削 無異劍尖 離鋒端七寸，却鑲了隻形如半月的彎鉤，鉤端尖銳 鉤鋒如刀，刃下護手形如戟鋒月牙，像劍，像尖鉤，也像半截倒戟，顯然亦是兼具鉤、劍、戟三種兵刃的妙用。

他左掌撒出那兵刃，那兵刃就握在他左掌。

狄凌霄的目光亦落在那兵刃上，原只是怔了怔，可是刹那，突然變了臉色，瞳孔亦倏的收縮起來，脫口失驚道：「竹林飛蜂鉤！」

「不錯，竹林飛蜂鉤！」黑衣人微喟道：「鉤本成雙，如今却已折翼！」

狄凌霄眼也幾乎直了，惶聲道：「你是……」

黑衣人冷冷截口道：「你知道我是誰麽？」

狄凌霄搖着頭道：「怎會是你？怎會是你？」

黑衣人冷冷道：「我本來有許多話要與你說，可惜時不我與，不得不立取你性命！」

狄凌霄不由倒退半步，雁翎刀護住胸門。

黑衣人道：「十年前你們五人單打獨鬥，沒有人能接得住我左右飛蜂雙鉤的，如今鉤雖單鉤，但你連番苦戰，脅下又已受傷，休想接得住我蜂鉤三擊！」

狄凌霄目光陡亮，道：「接得住又如何？」

黑衣人冷笑道：「你若是講武林規矩的人，我三鉤落空，必然就此罷休，可是，你不是 你便縱接得住我三鉤，第四鉤我亦是必毫不猶豫出手！」

狄凌霄那目光頓時沉了下去，臉色也沉了下去，嘴唇開翕，方欲再說什麽，黑衣人已兩步迫上 突喝道：「廢話少說，接鉤！」

喝聲未了，身形已起，左臂暴長，飛蜂鉤劃起了一縷青光，飛削狄凌霄咽喉。

鉤式雖然平淡，鉤勢却是無懈可擊。

狄凌霄不想黑衣人說動便動手，刹那鉤已及胸，他雁翎刀雖是護在胸門，刀勢却已無法展出，急退三步，讓開鉤鋒，突喝了聲：「與你拚了！」猛又欺進，雁翎刀刀光飛舞，連環三刀，截胸、劈額、削咽喉。

黑衣人不封不擋，倒踩七星步，連避三刀，突喝道：「第二鉤！」鉤走偏鋒，颼颼兩鉤，左截胸膛，右劈肩頭！

狄凌霄心頭微凜，藏頭縮胸，讓鉤鋒，歛刀勢，身形疾矮，錯步旋身．刀隨身轉，寒光暴閃，反截胸膛。

雁翎刀金背大環，本就沉重，他旋身發刀，力道更是只強不弱，一刀劈出，黑衣人該是非避不可，可是他左脅已傷，身形扭動過急，不免亦觸動了傷口，痛澈心脾，劈出的刀勢頓時亦打了個折扣，勁道亦減。

黑衣人耳聽刀風，眼看刀勢，瞭然於胸，身不側避，脚不旁移，左掌飛蜂鉤暴翻，硬硬封住了劈來那雁翎刀。

鉤刀噹的交擊，兩人齊震了震，半步退出，黑衣人怎樣感覺無從揣測，狄凌霄却已變了臉色，要知他旋身出刀，左掌亦已就勢搭在刀柄上，話雖說脅下傷痛影響，畢竟兩臂同時發力，黑衣人只用左臂便接了下來，內力的修爲如何，可想得知。

「他左臂已是如此，若是右臂，那還得了！」狄凌霄心頭暗忖，視綫亦落到了黑衣人那右臂上。

黑衣人由策馬、撒鉤，以至於出手，用的始終是他的左掌。

鉤既成雙，當然亦是分掌左右，便縱雙折其一，無從再打造，他那左鉤也該改用右掌！可是，他用的仍是他的左掌。

左不如右，右強勝於左，雖非與生俱來，但習慣使然，却幾乎已是人人如此，便縱例外，也除非右臂殘缺，但黑衣人那右臂分明健在，他用的偏偏是他的左掌。

狄凌霄目光乍落，臉色又變，脫口道：「你那右臂 你……」

話聲未了，黑衣人身形已展，半步退回 口喝道：「第三鉤！」左掌飛蜂鉤鉤鋒打閃 錚的震開雁翎刀 就勢貼着刀鋒劃出 急如閃電 鉤端劍尖直取狄凌霄面門。

狄凌霄無暇再說 錯步擰身，雁翎刀刀走偏鋒，錚的封住鉤勢。

黑衣人大喝了聲：「好！」右脚飛踢狄凌霄胸腹。

狄凌霄一聲悶哼，胸腹後縮 騰出左掌 駢指如刀，疾往下落 截斬黑衣人踢來的右脚。

那知 黑衣人右脚踢出，勢子雖急，却是虛着 乍踢便收，身形借力半步倒退，左掌飛蜂鉤乘勢滑下，鋒端月牙彎鉤已然鎖住了狄凌霄雁翎刀脊上的大環 突喝道：「脫手！」肩膀陡震 勁透掌腕，飛蜂鉤突往左甩出。

狄凌霄左掌下截 便只餘右掌握刀，刀是守勢 掌雖是截 已入於攻 攻守兼生 本是妙着，但式分兩式 勁透左右，力道便亦分成兩半，攻不能極兇，守當亦不能極穩 他內力本就不如那黑衣人，右掌又焉能握得穩那雁翎刀 頓時應聲脫手飛出 直飛尋丈 嗆啷墜地！

狄凌霄左掌截空 已知上當 可是半個念頭尚未轉過 掌中刀已然脫手 不由得臉色發青 也不暇細想 就趁黑衣人鉤往上挑 空門畢露 急步搶上 兩拳併出，連環三拳 此消彼長 飛撞黑衣人胸腹咽喉。

黑衣人半步急退，腕肘陡曲，鉤鋒凌空末落、鉤端月牙護手已迎住了狄凌霄左右兩拳 那鉤端月牙護手青光閃閃，亦是其利無比 狄凌霄冷眼瞥見，如何敢硬接，急收兩拳。

黑衣人冷笑道：「掌拳也敢與利刃爭鋒！」腕肘疾翻，長鉤急落，飛削狄凌霄胸際。

狄凌霄「金鯉倒穿波」，蹬脚急提身，他退的雖快，黑衣人飛鋒鉤更快，寒光閃過 裂帛聲響，已然劃開了狄凌霄的前襟，傷着了他的胸膛，幸好他退避及時，鉤末鋒刃入肉不過半分，那雖未致命，狄凌霄却已魄散魂飛，也不顧胸膛鮮血直冒，兩脚再蹬，身退再騰。

黑衣人眼裏殺機畢露，步步緊迫，連迫七步，飛蜂鉤連削七鉤 鉤鉤辛辣絕毒！他身子雖頎長，身形却矯活，用的雖是左掌，那長足三尺六的飛蜂鉤在他左掌使來 輕靈巧幻，却竟有如別人右掌使的七首。

狄凌霄手無寸鐵，那敢與利刃爭鋒，黑衣人連迫七步，他人已退出七步有餘，七鉤削過，他身上便又添多了三道血口，鮮血迸流。

他額上冷汗淋漓 臉色更蒼白如紙。

黑衣人七鉤削過 第八鉤便又展，青芒橫曳鉤鋒 飛削咽喉。

鉤鋒未至，狄凌霄那身子倏的撲倒地上 兩掌支地，左右脚齊飛，飛踢黑衣人腰腹。

黑衣人身往側閃，讓開踢來兩脚，口裏冷笑道：「你脚下還有第三第四把刀麽？」左掌飛蜂鉤突往下倒掛，反削狄凌霄兩脚脛膝，那知狄凌霄兩脚踢出也竟是虛着，兩脚乍踢，他身子便已往右扭轉，右脚凌空瀉落，脚尖着地就蹬，右掌支地同時發力，身子頓時橫裏飛了出去。

黑衣人冷喝道：「想走麽！」騰身飛躍，緊追在狄凌霄身後，左掌飛蜂鉤蓄勢未發，口裏突然發出了一聲尖嘯。

狄凌霄身形乍落又起，直飛二丈，他坐騎已被翁白沙滾刀斷去兩脚，可是翁白沙兩人的坐騎却仍在那邊踢着脚，並未走遠，他早萌去意，亦早留上了心，這下便是想奪馬逃走。

他心急逃命，身形更見迅急，黑衣人後發被動，已是追他不及。

他直竄丈二，距離翁許兄弟那坐騎已不足七尺，眼看再一起落便可縱身上馬，誰想他足尖點地，方欲再起，那兩匹健馬左右，陡地閃出了三條黑衣幪面漢子，身形乍現，兩人左掌便挾在馬臀上，那三隻右掌却往腰際搭落，錚錚錚三聲，三柄長刀已然出鞘。

那兩匹健馬低嘶了聲，便緩緩放蹄向路邊那林子奔了過去。

狄凌霄冷不提防，突然吃了一驚，心念陡轉，那欲起未起的身形猛拔了起來，半空擰腰、踢脚、提身、疾轉半身，斜向那奔出的兩騎健馬凌空撲落。

那三個黑衣漢子却竟似未見，動也不動，却齊齊冷笑了聲。

笑聲入耳，狄凌霄心頭不由一凜，他身形眨眼已落，電光火石間，那兩匹健馬的馬腹倏的翻出了兩條黑衣漢子，兩人的身手都相當敏捷，身子乍翻，人已騎上了馬鞍，錚錚兩聲，右掌已然各多了柄長刀，刀鋒扭轉，迎向狄凌霄下落的身形。

狄凌霄此驚非同小可，好在他早已留上心，眼裏瞥見刀光，脛膝便曲、兩臂齊往後甩，凌空疾翻了個跟斗，斜飄落地。

他脚才沾地，那三個黑衣漢子已騰身躍上，齊喝了聲，長刀併起，急劈出去。

狄凌霄擋無可擋，忙三步退出。

幾乎同時，黑衣人已然竄上，飛蜂鉤鉤帶青芒，嗤的直取狄凌霄後心，那三個黑衣漢子亦恍如早有默契，長刀乍落又起，一刀直迫狄凌霄胸門，左右兩刀却截住了他左右去路。

鉤挾寒芒刀，光亦有如匹練，暴閃旣至。

狄凌霄刀光入眼，耳聽風聲，心頭寒氣直冒 眼看他已是避無可避，他那身形突然衝天飛起，刀鉤頓時走空。

黑衣人錯步擰身，連人帶鉤轉了過去，身形亦往上拔起，緊追在狄凌霄身後。

三條黑衣漢子亦收住了刀勢，扇形展開，封住了路右，那兩個騎在馬上的黑衣漢子不待吩咐，已然飛騎奔出，截住了路左，幾乎同時，林裏頭又已湧出了兩條拿刀的黑衣漢子，截住了那邊的去路。

狄凌霄人在半空，却仍不忘脚下的形勢，目光及處，心頭不禁一懔，剎那他陡地想起了那兩艘泊在湖上的小舟，那兩艘小舟雖然有點蹊蹺，但或亦未必，却是他惟一的生路。

他心念乍轉，更不猶疑，身子凌空未落，猛可連翻兩個筋斗，他人雖已負傷，

身形却無礙，巧捷矯活，不愧「南天雁」的號稱，黑衣人緊追在後，連劃兩鈎，竟也無法追及，堪堪遞空。

他凌空兩翻，勢子已盡，「雁落平沙」，斜瀉落地，人已在湖邊，脚尖着實，身形又起 橫竄丈外，疾向那泊在湖上的兩艘小舟飄落。

黑衣人身形亦落，亦緊緊追上。

那兩艘小舟泊在湖上，舟舷緊靠，艙裏漆黑如墨 燈火全無 亦無聲無息，但狄凌霄身子方落 艙裏頭人影便閃，雙雙冒出了四條黑衣幪臉漢子，各各手持鑌鐵長矛，矛尖向上 疾迎了上去。

狄凌霄早料那兩艘小舟會有蹊蹺 亦早已想好應變的方法 只要舟上稍有異動，他那下落的身形便會風車般凌空翻落舟尾 但他千思萬慮 却怎也料不到那裏埋伏在舟上的人用的竟是鑌鐵長矛，冷眼瞥見時他身形已落 無法再够得上尺寸從矛尖上翻過。

他若是雁翎刀在手 當可暫擋矛鋒，再變身形 可是他刀已脫手 此際已是無能爲力。

動念未已 那閃亮的矛尖離他已不過三幾尺。

生死俄頃，狄凌霄也不暇多想 怪叫了一聲，那蓄勢待發的身形不向前俯，却向後仰，肩、腰、脛、膝齊使力，颼的倒翻了出去。

他也知道身後已無退路，倉猝後翻，要想着岸更是刀有不逮，必然墮入脚下湖裏 縱使墮水也總可苟延殘喘 再圖脫身，强勝就此死在矛下。

他心神被鐵矛所奪，難免便疏忽了其他，仰身翻後，立時便迎住了緊緊追上的那黑衣人。

黑衣人半聲不響，左掌飛蜂鈎電閃般遞出。

狄凌霄身形倒翻，與黑衣人已是面面相對，那有不見的道理，失聲驚呼，便欲閃避，可是，避無可避。

驚呼未絕，鈎鋒利刃已然嵌入了狄凌霄的胸膛，黑衣人冷笑了聲，左掌陡震，扭轉鈎鋒，突往下捺，鋒利的鈎尖頓時嗤的劃開了狄凌霄的胸膛，一股血瀑狂噴而出。

黑衣人却借鈎鋒下捺之勢，往上直拔了起身，他頭頂便是柳樹的枝葉，但柳樹柔枝又焉能阻得住他的身子，直穿而過，左脚隨往樹梢一點，身形借力使力，斜飄丈外 瀉落岸邊。

狄凌霄那身子却是直往下墮 眼看他便得墮入水裏 兩支鑌鐵長矛突從舟上探出，齊齊穿過了他的左右兩臂，架住了他下墜的身軀。

舟上的另兩條黑衣漢子却將掌中長矛齊插入水裏，使勁一撑，兩艘小舟刹那時欸乃一聲蕩向湖邊。

待得小舟靠岸，那架在狄凌霄左右兩臂的長矛亦縮了回去，狄凌霄那身子便噗的跌在地上，胸襟血如泉湧，動也不見稍動。

黑衣人從容不迫，在水邊洗去了鈎上的血漬 納返腰後豹皮囊 緩步走至狄凌霄身旁 哈哈的笑了兩聲。

雖是兩聲，心內的得意已然畢露無遺。笑聲未絕，狄凌霄那倒在地上的身軀突然彈了起來，虎目暴睜，右臂突翻，五指如鈎，扣向黑衣人的咽喉。

雖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到底强弩之末，難穿魯縞，黑衣人左掌疾翻，便已握住了狄凌霄的右腕，但狄凌霄那如鈎五指雖然扣不着黑衣的咽喉，指尖却已無意帶下了黑衣人那幪住臉龐的黑巾，那目光亦觸到了黑衣人的臉龐，瞳孔突然暴縮起來，脫口道：「你……你……」

第二個你字出口，他人已氣絕身亡，說話交接不上去，但那人的臉貌是必有令他震驚的地方，已無疑問。

黑衣人喃喃道：「你也該死得瞑目了。」左掌一鬆，狄凌霄那失却生命的屍身便又摔落地上。

黑衣人又冷笑了兩聲，拉起幪面的黑巾 緩緩轉過身子，目光環掃周圍十一條黑衣漢子，振聲道：「你們馬上清理好這裏 不要遺留下絲毫痕迹，然後，教兩人帶了狄凌霄的屍身前去長勝鏢局左右等候，待埋伏在東路的弟兄來時配合行動，其餘人馬上帶着翁許兄弟的屍身趕往天武鏢局 前後殺入，闔宅上下，鷄犬不留，休容活口，再搜鏢局的帳簿、存摺，他如金銀珠寶，揀輕便值錢的拿，事後莫忘縱火，只等火起，你們便將翁許兄弟的屍身棄在門外，立刻趕返去，換過衣服，藏好該藏的，卸下該卸的，馬口銜枚，鐵蹄草束，便休要疏忽，待各弟兄聚齊，那金銀珠寶只教你們分了。」

衆黑衣漢子頓時爆出了聲歡呼，要知翁許兄弟天武鏢局十年經營，家當實是只多不少。

黑衣人語聲陡轉，厲聲又道：「你們行動要快，更要小心，誰若是洩露了身份，便提他的頭來見我。」

衆黑衣漢子不禁打了個寒噤，齊應了聲：「是！」

黑衣人不再說話，身形接連幾個起落，已竄至坐騎旁邊，肩頭微聳，刷地飛身上馬，左掌一帶韁繩，健馬鐵蹄洒開，急奔往東……

那刻，雨勢又已弱了幾分，已是如絲如縷。

雨飛簌簌，斜舞秋風，如泣如訴……

× × ×

雨終霽，風仍急，雖是吹不斷蒼穹的烏雲，雲縫裏却已漏出了月色。

月在中天，月色雖朦朧，青松徑雖左右夾木，却仍依稀可見。

風過樹梢，捲起了陣陣松濤，亦送來了陣陣蹄聲，蹄聲的得，夜裏聽來，格外分明。

不多時，馬已然緩緩走在那小徑上。

馬是兩騎，相距總在丈外，領先的便是「青燕」孫香度，隨後的是他的妻子「紫蝶」秦柔柔。

那青松徑話雖說離城不遠，平日亦没有甚麽，但在此夜深，在孫香度兩人說來，却是條險路，不由得兩人不兢兢小心，未入那小徑時，他倆尚是不徐不疾的放着馬，但馬入了小徑，便立刻緩慢了下來。

不過，人的意識却絕少小心到底，雖然知道眼下分明是條險路，入時不無戰戰兢兢，到了路心，那份小心更是在巔峯狀

態，可是再無異樣，便會恰恰相反，眼看快要穿出路口，那警惕不免亦鬆懈下去，不如入時的小心。

孫香度匹馬當先 很快便又越出了丈許 再過三幾丈，便是路口，越近路口，風吹便越急。

也就在那刻 從旁倏的吹來了一股疾勁的冷風，風穿松幹，木葉紛搖，依稀却竟夾雜了衣袂舞風的獵獵聲響。

孫香度入耳驚心，突喝道：「小心！」陡勒韁繩 刷的滾身下馬。

幾乎同時，林梢響起了一聲尖嘯，兩張繩網突從樹上沙的分向兩人立身的地方洒了下來。

孫香度冷眼瞥見，人已偏身竄入了坐騎腹下 左右齊翻，托住了馬腹，雙臂陡振 那匹馬已被他托得疾飛起來，撞在那迎頭落下的繩網上。

那方要落下的繩網立時給馬身衝的疾又向上揚了起來 孫香度就抓住那刹那空隙，偏身竄出網外 右掌陡落，長劍錚的出鞘，想也不想 身形乍落又起，望秦柔柔那邊撲了過去。

秦柔柔可没有孫香度應變的快，她雖是耳聽喝聲，便已勒住了坐騎，却没有立刻便滾身下馬，及至她躍下馬時，那網已然蓋了下來 她雖是脚尖着地便向前掠出，但已無法快得過那疾網下來的繩網，方至網邊 那身子便已被網住，她也算手急眼快了，劍急拔右掌 往那繩網削落。

也幾乎同時 破空聲暴響，林梢與小徑兩旁倏的飛出了二三十支鑌鐵長矛 嗤嗤的分向兩邊繩網擲去。

孫香度人才竄出，那馬便連馬帶網疾跌了下來 慘嘶未絕，馬身上已嵌上了好幾支鐵矛。

三幾支鐵矛亦趕上了孫香度的身形，但孫香度身手毫無阻碍，閃身連讓兩支，其餘的兩支亦被他右掌劍擋了出去。

秦柔柔便不同了，她人已被繩網網住，劍雖拔在右掌，又要破網，又要封擋擲來鐵矛，頓時亂了手脚，勉強讓閃封擋開幾支鐵矛，冷不防一支鐵矛從旁飛至，「嗤」的穿過了她右肩的肩頭。

她忍不住尖叫了聲，劍急交左掌，那身形不由已凝了凝，幸好孫香度已然竄至，長劍展動，穩穩護住，接來的幾支鐵矛全被他封擋了去，也幸好那鐵矛就只是三幾十支，一次擲過便不再擲出。

孫香度更不敢怠慢，扭轉劍鋒，刷刷兩劍，劃開繩網 秦柔柔忙越網突出，她身形展動，那嵌在右肩頭的鐵矛便亦碰在網上，帶動了傷口，直痛得她臉色煞白。

孫香度冷眼瞥見，左掌急翻，齊肩緊握住了那矛桿，但不去拔，反手一劍將矛桿削了下來，却留下尺許的一截。

他若是不削那矛桿，那長矛必然碍住秦柔柔的身形，不便拒敵，他若是連矛帶桿拔出，雖是更乾脆，但鮮血狂湧，來不及敷藥，傷勢必然加深 那不錯是經驗，他的心思亦不可謂不敏銳的了。

也就在那刻，小徑左右倏的湧出了一十多條黑巾幪面、腰帶長刀的黑衣漢子，兩旁樹上亦有幾條黑衣漢子躍了下來。

那三十多條黑衣漢子身形乍見 腰際長刀便已出鞘 脚下移動，瞬已圍住了孫香度秦柔柔。

孫香度夫婦聯手已慣，下意識齊轉過半身，背靠背站着，孫香度隨喝叱道：「甚麽人！」

那衆黑衣漢子誰都没有接口，左邊松梢突又簌簌的外分，一條人影，輕捷如燕，直瀉落地。

那是個女子，上下衣衫一色淡青，外披同色披風，滿頭青絲亦用青巾束住，更用青巾幪住了臉龐，腰際懸了柄帶鞘的長刀。

她身形着地，刀便亦出鞘，刀長三尺過外，又狹又薄，是柳葉刀。

孫香度夫婦應聲回身，目光及處 混身陡震，瞳孔頓縮，脫口失聲道：「柳依人！」

那青衣女子的裝束確的像柳依人。

她甚麽也不說，冷笑了聲，右掌柳葉刀陡出，指向孫香度秦柔柔。

那三十多條黑衣漢子立時齊吟了聲，舞刀撲上，孫香度驚怒道：「姓柳的，那是作甚麽？」

話口未完，一條黑衣漢子已然竄上，厲喝道：「要你的命！」長刀陡落，當胸急劈。

孫香度長劍急振，錚的封開劈來長刀，嘶聲道：「柳依人，你竟出爾反爾！」

那「爾」字才出口，五六柄長刀已然遞上，孫香度那還來得及說話，一柄長劍疾展了開來 護住了身前左右，那邊同時亦有幾人舞刀向秦柔柔欺上，秦柔柔長劍亦展 孫香度已然護住了左右，她根本無須兼顧，只須接住身前的攻勢。

兩個人，兩柄劍，便敵住了三數十柄長刀，但見人影閃動，叱喝不絕，寒芒飛閃。

那青衣女子却是動也不動，橫刀冷冷旁觀。

衆黑衣使刀漢子身手看來不過普通，秦柔柔雖是右肩負傷，左手使劍，却仍不甚艱難的敵住連連迫上的長刀，孫香度更是從容不迫，若不是生恐那青衣女子出手，放不開手脚，怕已有幾人傷在他劍下。

好半晌，雙方仍是爭持不下，那青衣女子亦不曾移動過身子，孫香度只道夫婦兩人曾敗在柳依人她手下，此際她是不屑出手，心頭怒火頓起，右手長劍連擋三刀，身子倏的移側半步，左掌「倒插朝陽手」，穿插身左邊那漢子胸腹，那漢子收腕縮肘，方待劈出第二刀，冷不防孫香度會欺身出擊，驚呼未絕，胸腹已迎上掌鋒，狂吼倒地。

身旁兩條漢子看得眞切，怒嘶一聲，急急搶上，兩柄長刀，左右交展，分劈孫香度左右雙肩，刀光有如匹練一閃即至。

孫香度眼旁瞥見刀光，人便曲步抽身，斜從交錯刀光下閃出，長劍反劃，錚的敲開右劈長刀，左半身隨上，左掌突變「折花勢」，斜擊那漢子右腕，那漢子欲閃不及，長刀嗆啷墮地，驚呼急退，孫香度欲迫上再補一劍，可是幾柄長刀已從旁邊遞至，他只恐秦柔柔有失，忙亦退返。

他連傷兩人，胆氣亦壯，劍上更見功夫，幾刀擋過，又是兩條黑衣漢子被他乘隙傷在劍下，其他的雖未至於氣餒 少不免亦有所顧忌，攻勢已不如方才的迅急。

青衣女子冷眼旁觀，連連跺足，右掌柳葉刀倏的震了震，看樣子已按耐不住，有出手的意思。

就當那刻，路口陡地疾奔來了騎人馬，那馬上的便是那頭戴竹笠、臉幪黑巾的黑衣人，方至路口，他左掌便已勒住了坐騎，那馬蹄方歇，他人便已從鞍上直拔了起來，兩個起落，便已竄至戰圈旁邊，左掌反抄起了一支插在地上的鑌鐵長矛，突喝道：「讓開！」

他人來得突然，衆人不由都怔了怔，停住手脚齊齊側目，那衆黑衣漢子刹時爆出了聲歡嘯，擋住路口的幾個連忙讓出身子。

孫香度秦柔柔兩人看在眼裏，知道來人必不普通，各各深吸了一口氣，全神戒備。

黑衣人緩緩踏上幾步，目光斜掃左右衆黑衣漢子，厲叱道：「平日我與你們怎樣說，遠用矛，近用刀，刀助矛威，你們不成就只懂得都出鐵矛，不知道其他！」

那衆黑衣漢子怔了怔，應聲倒退了出去。

黑衣人目光陡轉，迫視着孫香度秦柔柔，他黑巾幪臉，不知他臉色如何，但他那目光裏却明顯的透着無比的怨毒！秦柔柔見那衆黑衣漢子倒退，亦轉過了半身，與孫香度肩並肩靠着，兩人目光與那黑衣人相觸，不由都打了個寒噤，相靠愈緊。

黑衣人眼裏恨意更濃，悶哼了聲，舉步迫上。

孫香度咬了咬牙，喝叱道：「朋友是誰？」

黑衣人冷笑道：「要你命的人！」腕肘突展，鐵矛颼的飛出，急如閃電驚虹，刹那連刺九三二十七矛，他用的雖是左掌，但肘腕轉動的靈活，便別人的右臂也恐不如。

孫香度夫婦臉色微變，那敢猶豫，兩劍齊展，劍光如虹，交剪飛去，但聽錚錚金鐵交擊聲不絕於耳，恍如珠走玉盤，閃爍寒芒直使人眼花撩亂。

矛劍交擊，乍分即合，乍合即分，二十七矛刺過，黑衣人矛勢便歛，孫香度夫婦劍勢亦收，雖是擋的適切，未損半分，不由得亦倒抽了口冷氣。

幾乎同時，那退下來的黑衣漢子已有十多二十人長刀入鞘，拔起方才擲出的鐵矛迫了回來。

黑衣人目光閃動，突喝道：「分開他們！」

衆黑衣漢子齊應了聲，鐵矛並出，黑衣人左掌鐵矛亦展，望孫香度下盤連刺七矛，孫香度欲擋不及，迫不得已，閃側三步。

他才一閃出，六七支長矛便從他與秦柔柔間中上下交錯穿過，硬硬將兩人分了開來。

黑衣人鐵矛乍展又收，鋒利的矛尖却已刺向秦柔柔，刹那又是二十七矛刺出，秦柔柔右肩負傷，左手使劍，如何抵擋得住，二十七矛刺過，她人已被迫出丈外。

黑衣人左掌鐵矛不停，連連刺出，口裏却喝道：「女的交我對付，你們困住那個男的，傷人其次，封住他的身形最是要緊！」

話聲未了，秦柔柔已被他迫出半丈，那在秦柔柔身外的黑衣漢子暴應了一聲，兩旁繞過，齊向孫香度圍了上去。

孫香度心頭大急，怪叫一聲，長劍飛洒，封開身外劈刺來的長矛，兩脚陡蹬，身形筆直拔起，便想越出圍外與秦柔柔會合，那知他身子拔起，六七支鐵矛已然封住他拔起的身形，交錯刺向他胸腹腰際。

他眼裏分明，手底更不怠慢，掄劍旋身飛削，封開刺來鐵矛，但眞氣亦洩，身子立時沉了下來，長刀鐵矛立時又紛紛向他迫上。

孫香度直恨得心頭發滾，眼裏冒火，却又無可奈何，他劍長只三尺半，若是與長刀相拚，尚可乘隙傷敵，但那鐵矛足長過丈，四面八方刺到，他封擋已是惟恐不及，近身不得，又如何傷人？

那衆黑衣漢子也不再貪功，就矛夾刀，刀夾矛，遠用矛刺，近用刀砍，矛助刀勢，刀助矛威，此消彼長，穩穩的迫困住孫香度。

黑衣人待得那圍住秦柔柔的黑衣漢子退開，掌中鐵矛更毫無顧慮，他用的雖是矛，矛中却揉合了劍的辛辣，鈎的詭異，矛長雖是過丈，在他左掌使來却比劍客手裏的長劍還要靈巧。

秦柔柔左手使劍畢竟不慣，右肩負傷更是非輕，身形轉動不免受影響，遠不如黑衣人的矯活，在鐵矛的緊迫下，幾乎已無還手的能力，半盞茶不到，已然又被迫出五丈過外。

黑衣人冷笑了聲，身形突止，鐵矛亦歛，颼的反掌突將鐵矛力插在身側地上。

秦柔柔呆了呆，一聲輕叱，連人帶劍迫返。

黑衣人冷冷一笑，三步倒退，左掌乍翻，腰後豹皮囊的飛蜂鈎立即撤了出來。

秦柔柔目光及處，那迫上的身形倏的頓住，瞳孔暴縮，臉色亦變，脫口驚呼道：「竹林飛蜂鈎．你……你……」

黑衣人冷笑截口道：「秦姑娘，久違了！」

秦柔柔倒退半步，失聲叫道：「你是誰？」

黑衣人冷冷道：「竹林飛蜂，蜂飛竹林！」

秦柔柔搖着頭道：「你不是他，你不是他！」

黑衣人不徐不疾的道：「竹林飛蜂鈎，左右鴛鴦掌，誰想鴛鴦折翼，人原燕燕，又誰想燕燕分飛！」

秦柔柔那臉色變了又變，已是蒼白如紙，倏的尖叫了聲，連人帶劍，疾欺了上去，劍光如虹，直取黑衣人咽喉。

黑衣人恍如未見，但秦柔柔長劍方至，他人已突轉半身，飛蜂鈎亦展，錚的封住刺來劍鋒，腕肘陡沉，鈎鋒就貼劍脊斜滑尺七，鋒上月牙利鈎已然鎖住了那劍的劍身，突喝道：「脫手！」勁透左臂，奮力甩出。

同是左掌，秦柔柔左掌却遠不如黑衣人左掌的矯活，亦遠不如黑衣人左掌的有力，撤劍不及，那劍立時應聲脫手飛出。

秦柔柔眼也直了，嘶聲呼道：「香度！」脚尖疾點，冲天拔起，便想從黑衣人頭上掠過。

她到底是女人，那刹那只覺得惟有孫香度的左右才是安全的地方，她實在是不該叫喚的，她一叫喚，無疑是叫黑衣人留心，那一叫，身形不免亦慢了半分，那要命的半分。

黑衣人耳聽叫聲，身子幾乎同時暴長，緊緊拔起，飛蜂鈎接翻，橫裏削出去。

秦柔柔人在半空，避無可避，驚呼未絕，腰腹已然迎上了鋒利的鈎蜂，鮮血飛激。

她那身子震了震，直瀉落地！黑衣人那身子亦沉了下來，他脚才沾地，左掌飛蜂鈎便又翻，颼颼兩鈎，交錯削出。

寒芒暴閃，血又飛激，秦柔柔那臉上眉心斜至鼻旁立時裂出了兩道斜斜交錯的血口，聲也未再聲仰身便倒。

黑衣人同時已背轉了身，秦柔柔那屍「噗」的倒地，他那身子亦震了震，却頭也不回，舉步疾走了回去，但那原是挺得筆直的身子不知何時，已然顯得有點佝僂了。

相距雖然好幾丈，秦柔柔那呼叫聲可是尖銳已極，那邊孫香度亦清清楚楚的聽在耳裏，知妻莫若夫，他知道如果沒意外，秦柔柔是絕不會那麽尖叫的，他眼也幾乎紅了，一聲怒吼，奮力震開身外劈刺來的刀矛，連人帶劍疾向秦柔柔那邊衝了過去！

兩支鐵矛刹時左右迎上，孫香度衝的雖急，人却極有分寸，鐵矛方至，他人已疾轉過了半身，那兩支鐵矛頓時刺空，嗤嗤的從他腰腹裂衣刺過，他右掌長劍亦展，刷刷兩劍，削斷矛桿，人忙再又竄上，那知才越兩尺，兩柄長刀，又已迎上來。

孫香度迫不得已，劍勢乍收又展，連擋兩刀，第三劍尚未來得及展出，左右身後已嗤嗤的刺來了好幾支鐵矛。

他也算手急眼快的了，扭轉了身子，劍亦隨轉，挑、截、封、擋，蕩開刺來鐵矛，但他人已是被迫返原地。

孫香度簡直要瘋了，狂吼了一聲，又疾欺了上去。

五六支鐵矛立時齊齊迎上，孫香度只恨的咬牙切齒，長劍電閃般劈掃，四支鐵矛立時被他削斷了矛頭，但他兩臂腰脊亦已被矛頭劃傷，左右身後的刀矛同時又並起，硬將他迫了回去。

他連衝兩衝都無法脫身，那黑衣人已走至丈外，飛蜂鈎低垂，突喝道：「讓他過來！」

那擋在孫香度身前的黑衣漢子應聲讓開，其他的人亦紛紛停住了手脚。

孫香度耳聽喝聲，放目望去，雖是距離得遠看不眞切，但亦看出回來的只是一人，黑衣人，那麽，秦柔柔那裏去了？

他心頭一凉，目眦欲裂，劍指黑衣人，嘶聲道：「你將她怎樣？」

黑衣人應聲頓住了脚步，遙遙冷笑道：「我手下從無活口！」

孫度香立時撕心裂肺的迸出了一聲怒嘯，身形突然冲天拔起！誰都以爲他要撲上去拚命，那知，他人在半空，倏的踢脚，折腰甩臂，提身颼的倒翻了出去。

衆人驚呼未絕，孫香度已疾從身後衆黑衣漢子頭上飛過，斜縱落地，接連兩個起落，人已躍上了黑衣人騎來那馬上。

出其不意，誰都不料孫香度會逃走，誰都來不及阻擋，甚至那青衣女子，那黑衣人。

刹那，那黑衣人突然驚天動地的狂吼一聲道：「畜牲！」飛蜂鈎斜插腰後豹皮囊，身形突起，竄入路右側的松林裏。

孫香度飛身上馬，更不躊躇，左掌一帶韁繩，勒轉馬頭，兩脚力夾馬腹，那馬頓時鐵蹄暴洒，狂奔了出去。

不過片刻，松林裏頭便又奔出了兩騎健馬，右邊那騎馱了那黑衣人，左邊却是空馬。

兩騎馬從那道旁邊奔過，黑衣人對青衣女子喝道：「上馬！」

那青衣女子方應了聲，兩騎已奔至她身旁，她那身手相當敏捷，馬隨從她身旁奔過，她人便已躍上了馬。

衆黑衣漢子立時亦左右奔入叢林裏，拉出了坐騎。

青衣女子人才上馬，便問道：「那邊怎樣？」

「狄凌霄與翁許兄弟火併在先，翁許兄弟失愼喪命，倒便宜了我！」黑衣人道：「那邊的兄弟已帶了翁許兄弟的屍身趕去『天武鑣局』，另兩人亦帶了狄凌霄的屍身在『長勝鑣局』等候，你快折回去，吩咐弟兄收拾好該收拾的，不要留下不利痕跡，然後，趕去長勝鑣局依計行事，事了你再往天武鑣局走去！」

青衣女子問道：「那孫香度怎樣？」

黑衣人道：「雙英鑣局離蕭楚家裏不遠，入城之後若是追他不着，也只好讓他暫延狗命，好在多的是機會，便容他活命亦是益多於害，不過，那馬便冒險也非奪回不可，我也不知道馬上有沒有印記，若是落在蕭楚手裏，那便糟了！」

青衣女子道：「那你小心一點！」

黑衣人道：「我有分寸你快回去！」

青衣女子應聲勒轉馬頭，黑衣人放馬愈急，疾追在孫香度馬後……

×　×　×

雲裏淡月朦朧，烏雲却幾乎低壓城脊，那點兒的亮光，又豈可照得亮雨後的揚州城。

時在承平，揚州城又是商賈往來，絡繹不絕的繁華地，雖是入夜城門却未關。

長街水濕未乾，亦渺無人跡，燈火却閃爍處處，秦樓楚館的浪蝶未歸，達官貴人的盛筵亦未撤。

倏的，兩騎健馬電也似疾的奔入了東城，鐵蹄敲碎了秋風，蹄後濺起了連串泥濘。

孫香度匹馬當先，黑衣人距離他不過三幾丈。

長街折左，蕭楚那無名鑣局便在望，滴水飛簷上的白布鑣旗仍在迎風招展，却已被夜色染成了黑灰。

孫香度放馬愈急，控韁的指掌已被韁繩勒的發白，他的兩眼亦幾乎已發白。

黑衣人放馬亦更急，緊緊追在孫香度身後。

健馬方要從蕭楚鑣局門前奔過，孫香度那身形，便已從馬上翻起，橫飛丈外，肩頭當先「砰」的撞在門上。

那門本是虛掩，頓時被他撞開，他去勢未竭，人亦疾飛了入去。

黑衣人却馬不停蹄，急急奔過，才至街口，已趕上那騎空馬，突翻左掌，反抄住了那馬的韁繩，一人兩騎，疾從街口轉出，疾奔了出去……

× × ×

風穿堂戶，燭影搖紅。

蕭楚那臉龐亦被燭火映得紅紅的，他右掌捏着酒杯，左掌握住帶鞘長劍，人坐在椅上，兩條脚却是擱在桌邊。

他兩眼怔怔的瞪着那燭火，臉上似笑非笑，似是在想甚麽想得入神。

他的確想得很多，坐在馬上時他便已在想，回到家裏更是想得厲害，他想起孫香度幾人的前倨後恭，便忍不住發笑，想起陰謀那人是誰，便不由得頭大如斗，但他想這想那，總不如得柳依人的時候多，想起柳依人，他那眼睛便幾乎癡了。

他見過的女孩子已不少，但的的確確，從未見過像柳依人那麽特出的女孩子。

燭火乍明乍暗，蕭楚那臉上亦忽喜忽憂。

就在那刻，他耳際倏的聽到馬蹄聲。

蹄聲極急，竟是直奔他那家門，蕭楚那長長的兩條眉毛不由得邊高邊低的動了起來。

那蹄聲來得快，去得也快，倏那從門外掠過，蕭楚不由鬆了口氣，不意，那口氣尙未鬆透，砰的一聲，那門突然被人撞了開來。

蕭楚不再猶豫，右掌陡顫，甩去酒杯，反擊在桌邊，借力使力，曲脚提身，躍上了桌子，兩脚隨蹬，人從桌上疾拔了起來，橫穿廳堂，直竄院外。

幾乎同時，一條人影已從門外飛入，噗的跌翻地上。

蕭楚人雖凌空未落，但目光何等銳利，目光陡落，脫口失聲：「孫香度！」

那不錯是孫香度，他收不住勢子，破門穿入，人便跌翻地上，他着地便滾，連滾出了好幾尺，左臂反抱住了一株樹幹，止住去勢，禁不住氣喘如牛，右掌却仍緊緊的抓住那劍。

他人才止住了勢子，蕭楚便亦縱落在他身旁，沉聲問道：「發生了什麽？」

孫香度也來不及應聲，劍指門外，蕭楚身形頓起，颼的穿門飛出，直竄長街。

長街已是渺無人跡，蹄聲却仍依稀，蕭楚耳聽蹄聲，知道馬已走遠，追亦不及，脚尖再點，掠回院子裏。

孫香度已用劍支地，站了起來。

蕭楚兩步迫上，再問道：「發生了甚麽？」

孫香度臉色呆木，恍如未聽在耳裏。

蕭楚厲聲喝道：「快說，到底發生了甚麽？」

孫香度混身陡震，突然嘶聲吼道：「柔柔，他們殺了柔柔……」

蕭楚臉色微變，急問道：「是誰？」

孫香度咬牙切齒的道：「柳依人！」

蕭楚此驚非同小可，猛退半步，怔了怔，突喝道：「胡說！」

孫香度對蕭楚本來心懷顧忌，可是此際他什麽也豁出了，嘶聲狂吼道：「胡說！誰胡說！我夫婦倆取道青松徑，她便在青松徑埋伏等候！」

蕭楚急問道：「你見的眞是她？」

孫香度恨恨的道：「她雖然用青巾幪住了臉龐，但她的兵刃裝束都沒變，我一看便知道是她！」

蕭楚道：「殺死尊夫人眞的是她？」

孫香度道：「不是她，她沒有動手，她根本不屑動手！」

蕭楚道：「那麽是什麽人？」

孫香度慘聲道：「是個黑衣人，他幪住了臉，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蕭楚道：「你夫婦倆竟敵他不過？」

孫香度咬牙切齒的道：「他一上來便將我夫婦兩硬硬分開，他對付柔柔，却教幾十個幪臉黑衣漢子將我圍住，我根本無法帮得上手！」

蕭楚道：「那你如何脫得出身？」

孫香度沉痛的垂下頭道：「他殺了柔柔轉過身來時，我本想跟他拚命，猛向前衝，他也以爲我要跟他拚命，便叫圍住我的人讓開，冷不防我乘隙奪馬逃走，我該死，不該抛下柔柔逃生，但就那麽死去，我實在死不瞑目！」

蕭楚道：「那人想必不會罷休。」

孫香度道：「他一直追在我身後！」

蕭楚恍然道：「難怪你如此狼狽！」臉色陡寒，迫視着孫香度道：「你眞的見見着柳依人？」

孫香度斬釘截鐵的說道：「若有虛言，天誅地滅！」

蕭楚目光下垂，喃喃道：「她竟會是那麽樣的人，我實在難以相信……」

孫香度臉色頓變，嘶聲道：「早知你不信，我便死也不會走來，話是那麽多，請！」轉過身子，便欲舉步。

蕭楚突喝道：「你要去那裏？」

孫香度冷冷的道：「往青松徑！」

蕭楚道：「他們也許仍在那裏！」

孫香度恨恨的道：「只怕不在！」

蕭楚道：「你那麽動容豈非找死！」

孫香度慘笑道：「柔柔已死，我豈忍獨生，死了最好，死了我便可去見她！」

蕭楚心頭也不知是什麽滋味，猛咬了咬牙，狂吼道：「我與你去，你馬已走失，無妨在此稍候，我去找馬來！」倏的轉身舉步，穿過院子走向廳堂右邊的馬廐。

孫香度仰首向天，沒有半句感激甚麽的，他心中似乎便只有秦柔柔，他只知秦柔柔已經死了，別的人，別的事，他是甚麽也不放在心上。

沒多時，蕭楚已牽來了兩騎健馬，孫香度接過韁繩，也不待牽馬出門，就飛身上馬，放馬從院子裏直闖出門外。

蕭楚沒有作聲，眼裏充滿了疑惑，肩頭微聳，亦翻上馬鞍，默默的追在孫香度身後……

× × ×

月色朦朧，青松徑靜寂如死。

冷風穿林，吹乾了地上的血漬，亦吹起了孫香度蕭楚兩人的衣袂。

蕭楚忍不住打了個寒噤，秦柔柔那交錯着血口的臉龐，他實是不忍卒睹。

那血漬，那倒斃在徑上的馬，截斷了的鐵矛，削爛了的繩網，地上凌亂的脚印，全都是有力的證據，孫香度實在沒有說謊，蕭楚想着，忍不住又打了個寒噤。

孫香度半跪在秦柔柔身旁，他沒作聲，眼瞳裏却在閃着光，那是淚光。

雖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只不過未至傷心處。

非常突然的，孫香度陡地跳了起來，嘶聲狂呼道：「柳依人！柳依人！你出來，出來！」

呼聲凄厲，直非人語，語聲未了，突又縱聲狂笑起來，那說來簡直不像是笑，是哭！

蕭楚厲叱道：「你瘋了麽！」

聲如霹靂，震耳欲聾，孫香度混身陡震，笑聲突斷，垂下了頭。

蕭楚深吸了口氣，緩緩道：「人死不能復生，傷痛又何用？」

孫香度沒有作聲，蕭楚又道：「對方諒不會只是對付你夫婦兩人，此際也許便在長勝或天武鏢局，你我若是碰巧趕得着，不難截下他們，便不是，以其在此呆候，倒不如走走！」

孫香度點了點頭，俯身抱起秦柔柔的屍身。

蕭楚再道：「據我所知，狄凌霄的長勝鏢局就在天寧門左右，天寧門離此尚近，你我不妨先去那裏！」

孫香度簡短的應了聲：「好！」就抱緊秦柔柔的屍身飛縱上馬，他那應聲裏明顯的透着無比的恨意，應聲未絕，他人已勒轉馬頭，放馬狂奔了出去，蕭楚雖是本就騎在馬上，却竟不如他來得迅速。

孫香度眞的是在傷痛，眞的是在怨恨，他那擧止神情便假裝也假裝不來的，蕭楚鑑貌辨色，亦知道得很清楚。

柳依人竟是心狠手辣，出爾反爾的人？蕭楚想着，心裏頭陡地亂到了極點。

× × ×

入天寧門折左右，「長勝鏢局」便已在望。雖然是黑夜，眼前却迸耀着光芒，是火光。

烈焰冲霄，火光映紅了半邊天，不知何時，那長勝鏢局已陷在火海裏！

火焰雖未捲出門外，但院子裏頭已是烈火熊熊，幸好鏢局是獨立的莊院，倒未波及周圍的民房。

火勢雖是那麽的熾烈，却竟無人理會，那附近的房子，家家緊閉，便連窗戶亦關了起來。

孫香度蕭楚兩騎方走近鏢局，旁邊便已有騎人馬迎了上來，那騎在馬上的却是「呆鳥」紀蒼，他人尙在遠處，便遙遙呼道：「蕭爺，孫爺，紀蒼在此！」

蕭楚尙未說什麽，孫香度已寒着臉厲叱道：「紀蒼，你怎會在這裏！」

他那眼裏赫然透着敵意，甚麽人他也懷疑了。

紀蒼怔了怔，忙道：「我原想陪同蕭爺回城，可是出了平山堂，沿小金山五亭橋瘦西湖走下來，都追不着……」

蕭楚截道：「蕭某貪便，馬出平山便取東路，你從來路追下去當然追不着。」

紀蒼道：「紀蒼追不着蕭爺便折返家裏，先刻方待就寢，却從窗口發覺這邊火光冲天，好生詫異，所以趕來看看發生了什麽，不想燒的竟是狄爺的長勝鏢局。」

孫香度聽後臉色微霽，蕭楚却又問道：「那你可曾見着狄凌霄？」

紀蒼瞠目道：「你說狄爺？」竟連聲也岔了。

蕭楚心知要糟，急急接着問道：「不錯，他在那裏？」

紀蒼囁嚅着道：「他……他混身浴血，已伏屍在石階上！」

蕭楚孫香度那身子齊都不由震了震，放馬急奔至鏢局門前，目光陡落，便見狄凌霄倒在門前的石階上，混身浴血，濕透重衫，那柄雁翎刀就壓在他身下，他那兩眼睜得老大，倒像是死不瞑目。

蕭楚忍不住連打了兩個寒噤，孫香度却霍地回首道：「紀蒼，你來時狄凌霄是不是便已身死？」

紀蒼點着頭道：「我來時狄爺便沒氣了。」

孫香度接又問道：「那你可見着其他的人？」

紀蒼搖搖頭，目光落在孫香度懷抱着的秦柔柔身上，失驚道：「孫夫人……」

孫香度慘笑道：「死了！」

紀蒼頓時瞠目結舌，連話也再說不了出口。

蕭楚在旁忽的喃喃道：「話雖說江湖仇殺，無人敢過問，但鏢局向着那許多樓房，我就不信沒有好奇的人在暗裏偷窺！」目光陡抬，望向對街的樓房。

那左右不錯全都是樓房，但家家緊閉，便連窗戶也是闔着，只有鏢局對左那幢樓房向街的一扇窗戶敞着寸許二寸的空隙，可是，蕭楚那目光方至，突然亦闔上。

蕭楚那目光向何等銳利，刹時覺察，目光陡凝，便瞬也不瞬的凝在那扇窗戶上，倏的振聲道：「來不及了，朋友！」

孫香度紀蒼兩人應聲抬首，放目望去，那扇窗戶却沒有再動，更無人接口。

蕭楚毫不在意，沉聲道：「你縱然在窗後，諒亦不至於聽不到，你縱然不識蕭某，蕭某人『無情劍』蕭楚的名號，諒你亦不至於從未聽說過，蕭某人劍下從無活口，心狠手更辣，若是數過三數你仍不現身，那便休怪蕭某不客氣了！」

話口未完，那扇窗戶已推了開來，露出一了個商賈模樣的中年人，他人才現身，便沒命的搖手道：「蕭大俠，那可不關我的事……」

蕭楚看那人的裝束、擧止、言談，已知不過是普通的人，淡淡道：「誰說關你的事，蕭某只是有幾句說話要問你。」

那人臉色稍寬，道：「我可不知道甚麽……」

蕭楚截道：「戶戶緊閉，你獨不忘暗暗裏張頭探腦，想必生來好奇得很，方才當然不會不偷窺，蕭某倒要請敎，方才發生了甚麽？」

那人連連搖頭，說道：「我……我不知道……」

蕭楚冷笑道：「你是怕說了出來會惹麻煩？」

那人訥訥的道：「我……我……」

蕭楚截喝道：「走江湖的人，不錯是心狠手辣的多，不過，你此時說出來，他們亦未必會知道，便知道。蕭某亦不容他們再跋扈，但你若是不說，這下恐怕便够你麻煩，你可莫忘了，蕭某亦是走江湖的人！」

那人刹時變了臉色，額上直冒冷汗，惶聲道：「我實是不會偷窺，只不過火起

時不知是否會波及，才看上幾眼……」

蕭楚道：「那時你看見了什麽？」

那人吞吞吐吐的道：「我看見好幾十個幪着臉的黑衣人拿着刀魚貫從門裏走了出來。」

蕭楚再問道：「可有其他的人？」

那人道：「有，有個女子。」

蕭楚急問道：「那女子長的如何？」

那人搖着頭道：「她好像亦幪住臉龐，我也看得不眞，只知道她穿着青色的衣服，還有青色的披風　手裏拿着柄又長又窄的刀子……」

蕭楚脫口道：「柳葉刀！」

孫香度却嘶聲道：「好　又是她柳依人！」

蕭楚那身子頓時顯得有點傴僂，再又問道：「你還見着什麽？」

那人苦着臉道：「便那麽多了……」

蕭楚揮揮手，道：「沒你的事了！」

那人急不及待的縮了回去，砰的關上窗戶。

蕭楚別轉過臉　呆呆的瞪住那燃燒着的熊熊烈火，眼瞳裏亦閃爍怒火，他平生最恨的便是被人欺騙　柳依人却竟就欺騙了他！

孫香度冷睨着蕭楚　倏的冷笑道：「我可是寃枉了她！」

蕭楚恍如未聽，沒有說話，孫香度冷笑接道：「他敵不過你便留也不留的急急離開平山堂　說的倒好聽，誰想便是去策劃那埋伏！」

蕭楚嘴唇顫動，方待再說什麽，旁邊紀蒼突然脫口驚呼道：「城西！看城西那邊！」

孫香度蕭楚兩人霍然抬首望去，却只見城西那邊紅光耀天！

「火光！」蕭楚脫口道：「天武鑣局便在城西，莫非燒的便是那裏！」

孫香度淡淡說道：「你我從城東來，亦同住在城東，托蕭爺的福，雙英鑣局諒來不會遭殃，但天武鑣局麽，那便很難說了！」

蕭楚滿肚子鬱氣，却苦又爆不出來，也不想與孫香度計較，怒瞪了眼，喝道：「走！」勒轉馬頭放馬疾奔城西。

孫香度紀蒼兩騎緊緊地追了上去。

×　×　×

夜更深，可是，火光却映紅了天際。

熊熊烈火，已從天武鑣局的院子裏迫了出來。

那天武鑣局是幢孤立的莊院，孤立在城西　門對長街，周圍都植着樹木，左右的民房都距得遠遠的，或者被樹木隔了開來。

陰森的樹木此際亦被火光照的發亮。

門外的石階上，鮮血點滴，倒着好幾具屍身，石階左右的兩頭石獅子上亦擱着兩具屍身，那赫然便是「雄獅」翁白沙，「病虎」許長波！

兩人顯然是被人硬擱在獅子上，身上全都是血，襯托着那被火光映紅的石獅子愈發見得詭異可怖！

蕭楚禁不住連打了三個寒噤，臉色已如鐵青。

孫香度那臉色更是蒼白如死，他懷抱着的秦柔柔早已氣絕多時，亦早已臉如土色。

「呆鳥」紀蒼的臉色雖未變，却已瞠目結舌！

可是，走近了去，三人連同秦柔柔的臉色便全都被火光映得通紅，變得毫無異樣。

三人方至鑣局門口，長街左側的水溝下倏的爬出了一人，那是個灰衣中年漢子，他邊爬出水溝，邊顫聲叫道：「孫爺救我……」

三人突轉過頭來，孫香度輕叱道：「誰？」

那灰衣漢子喘氣道：「小人張得勝，是天武鑣局的趟子手……」

孫香度隨喝問道：「你怎會躲在水溝裏！」

那張得勝臉上猶泛悸色，囁嚅着道：「先刻小人在睡夢中突被喊殺聲驚醒　走出院子看個究竟，却發覺很多人闖了入來，見人便殺，小人閃避不及，亦捱了兩刀，好在小人機警，就趁勢伏在地上裝死，然後乘機逃了出來，不想因驚慌過度，失足跌下水溝，小人生怕再起來被人看見，不得不就躲在溝底下……」

蕭楚目光陡落，發覺那張得勝肩頭胸側都裂着血口，濕透重衫，再鑑貌辨色，心知不假，從旁突截口問道：「那些人走了多久？」

張得勝道：「我也不甚清楚，只知道鑣局火起，他們便退了出來，我怕他們會折回來，也不敢移動，方才見老久沒有動靜，本便想爬出來，但立刻又聽到蹄聲，所以忙又縮了回去，後來偷眼看見是孫爺，才敢爬出呼救……」

蕭楚淡淡道：「你倒很走運。」

張得勝吁了口氣道：「是上天可憐小人……」

蕭楚截道：「那你該知來的是甚麽人了？」

張得勝道：「他們全都幪住了臉龐，小人也不知是甚麽人，只知他們全穿黑衣，但他們放火走出外嚷說着要搜索清楚時，便走來一個女子吩咐他們馬上退走……」

「女子？」蕭楚臉色微變，急問道：「那女子有什麽特異的地方？」

張得勝想了想，道：「小人因爲聽得他們要搜索，所以從溝底偷望了幾眼，見得她穿着青衣，披着青色的披風，腰旁好像……好像……是了，懸了柄柳葉刀那麽長的刀子。」

蕭楚臉上的肌肉猛起了陣顫抖，脫口道：「柳依人！」恨恨的捏住了兩隻拳頭，直捏的指節隱隱發白。孫香度冷笑不語，紀蒼却連眼也直了。

好半晌，蕭楚忽的皺起了眉頭，懷疑的喃喃道：「不易裝束，却幪住臉龐，實在無此必要！」

紀蒼在旁突接道：「也許是來不及更換，也許是疏忽了沒有預備更換的衣衫，却又怕人見着，是以故弄玄虛，幪住了臉龐，到時便教人見了，也好得藉口說是別人假冒，我敢說，她明天必會再出現揚州，裝作若無其事，是聽得消息趕來，好使蕭爺冷不提防，再下毒手！」

蕭楚眼中寒芒暴閃，冷笑道：「她若眞有此心，那她便非死不可！」突轉過頭，對孫香度道：「孫兄！」

孫香度淡淡應道：「不敢當，有話請說！」

蕭楚道：「勞煩你從速召集三家　局殘餘的鑣師，天明後分散各處，只要見柳依人，便立刻飛馬與我告知！」

孫香度問道：「你待怎樣？」

蕭楚咬了咬牙，道：「若眞的她出爾反爾　蕭某立取她頸上人頭！」

孫香度喝了聲道：「好！」

蕭楚轉呼道：「紀蒼！」

紀蒼躬身道：「紀蒼在……」

蕭楚吩咐道：「孫夫人不用操心，却不得不麻煩你替狄淩霄三人準備三副棺木，多少錢銀開在我賬上　辦好後，只管連人帶棺木送來我家！」

紀蒼道：「紀蒼會辦妥的了。」

蕭楚不再多說，勒轉馬頭，緩緩策馬東奔　熊熊的火光拉長了他映在地上的影子　是顯得那麽的孤獨　他心頭上亦是孤獨到了極點　他本來就已是孤獨的了，可是他從未覺得過如今那麽的孤獨，他也不知爲甚麽　只恍惚覺得是失落了甚麽……

晌午時分　翁白沙三人的棺木終於送來了蕭楚的無名鑣局　陰森的鬼氣立時充斥了那小小廳堂。

望着那三具棺木，蕭楚便不由得發悶，那腦海裏紊亂如麻，他想得很多，雖都是不着邊際，却無法壓抑住不想下去。

晌午過了，柳依人仍是沒有消息。

蕭楚不禁心頭發急，他眞想馬上找着柳依人問個究竟，他却不知他的脾氣，柳依人此刻若是出現在他身前，那怕半句說不來，他那劍便不由分說的刺了出去。

日已偏西，距離黃昏已不遠了。

蕭楚在院子裏踱着步，劍不離身，心急如焚，踱起步來，亦是尺七尺八的毫無分寸。

也難得他竟有耐心苦候下去，只爲了知道柳依人不知會在那裏，以其漫無目的亂闖，實不如候在家中。就在那刻，街外倏傳來了急遽已極的蹄聲，赫然是向着他家門奔來。蕭楚心念陡動，肩頭乍聳，人已穿門竄出！

那馬的確是奔向他家門，馬上的是個勁裝疾服的中年漢子，髮髻蓬亂，神色緊張，秋風雖急，額上却仍汗落淋漓！

蕭楚心知有事，急步迎了上去。

那人眼見蕭楚，未等勒穩韁繩，便滾身掠了下馬，探手擦了擦額上的汗，但汗漬未乾，他人便惶然躬身道：「長勝鑣局屬下鑣師丁傑見過蕭爺！」

蕭楚揮了揮手　急道：「不敢當　可是有柳依人的消息？」

丁傑喘息着道：「回蕭爺的話，丁傑在眞州附近見着她循瓜州古北上揚州，立抄驛道飛馬趕返，此刻，她想必仍在瓜州古道上！」

蕭楚應了聲：「有勞！」急不及待，蹬脚提身，躍落丁傑那坐騎鞍上，口道：「借你坐騎我用！」左掌抄起韁繩，勒轉馬頭，放馬狂奔出去……

丁傑尚未來得及說什麽，蕭楚人已在丈外。

目送蕭楚遠去，丁傑那汗漬未乾的臉容，倏的浮起了詭異已極的笑意……

瓜江水流紅

長出城南，是小道，直放眞州。

過了施家橋，便入瓜州古道，地勢亦愈僻……

暮色漸濃，日終西落。秋風蕭殺，天地荒涼，漫天絢爛殘霞，染紅了瓜江的流水。

兩岸蘆葦蕭瑟，迎風搖曳，平添了幾分愴涼的氣氛。

蕭楚放馬如飛，疾從橫跨江上的長虹橋奔過。

過了長虹橋，瓜州也就不遠了，蕭楚越走越覺不對路，聽那丁傑說他來時柳依人應已上道，便緩緩放馬，遠不如他放馬狂奔得快，無論如何也該遇上了，除非她不是取道瓜州古道……

暮色更濃　殘霞愈來愈薄，過瓜州兩里　已是古道的盡頭，眞州也快近了。

道路已是走得七七八八，蕭楚心頭的怒意不覺亦已消得七七八八，那份疑惑却是愈來愈重。

路前方，終於傳來了馬蹄聲！

那是偏僻的古道，日落後普通人簡直不會從那裏走經，蕭楚精神陡振，放馬愈急。兩騎愈來愈近，蕭楚已看得很清楚，來騎馬上的是個身穿青衣的少女，肩後披風飛舞，英姿颯颯，是柳依人！

他猛可勒住了坐騎，狂吼道：「柳依人！」

話雖是吼叫，語聲却已無多少怒意。

柳依人亦已看見了蕭楚，馬不停蹄，疾奔了過來。

絢爛的殘霞斜斜的映着她嬌美的臉龐，愈發見得她清麗脫俗，明艷照人！

蕭楚不由的呆了呆，他那右掌本來便是要翻過肩後拔劍的了，不知怎的竟就凝在胸際，忘了該作甚麽。

柳依人放馬奔至蕭楚身前半丈，亦勒住了馬，臉上竟無意外之色，抱拳道：「蕭兄，幸會！」

蕭楚怔了怔，剔眉道：「幸會，那來的幸會，簡直倒足霉頭！」

柳依人動容道：「此言何意？」

蕭楚怒道：「柳依人你幹的好事！」

柳依人淡淡地說道：「蕭兄可是說昨夜……」

蕭楚冷截道：「你直說倒免了多廢唇舌！」

柳依人道：「你以爲昨夜的事是我做的？」

蕭楚沉聲道：「不是你是誰？」

柳依人失聲歎道：「我本以爲你是個明理的人，不想竟亦胡塗得很，實在教我失望！」

蕭楚悶喝道：「你胡說什麽……」

柳依人截口道：「你縱使胡塗，無論如何總不致於連解釋的機會也不給我。」

蕭楚寒着臉道：「你要解釋什麽？」

柳依人薄怒道：「可否稍安無躁！」

蕭楚怔了怔，竟眞的住口不語，柳依人沉吟着道：「道左相逢，該是無意，你却絲毫不覺意外，恍如已知來的必是我，倒要先問你，是誰告訴你我走瓜州古道北上揚州？」

蕭楚沒好氣的道：「昨夜我便囑咐孫香度召集揚州的鏢師搜尋你的行踪，你方出眞州，便巳被發覺，飛馬告與我知悉，那有何可問！」

柳依人淡淡道：「你那時在那裏？」

蕭楚不假思索道：「揚州家裏！」

柳依人道：「他騎的可是千挑萬選的駿馬？」

蕭楚呆了呆，道：「便是我騎着的那匹！」

柳衣人斜瞟了一眼，說道：「是普通的馬……」

蕭楚截道：「普通的馬又如何？」

柳依人冷笑說道：「揚州眞州相距多遠，急急來去，你不妨想想，憑你那巳狂奔了那麼多路的普通健馬，最多可走至那裏？」

蕭楚想了想道：「最多可至長虹橋左右……」

柳依人又冷笑道：「奇怪，你我竟會在此相逢，好快的馬，不成長了翅膀？」

蕭楚立時變了臉色，柳依人接道：「那亦不無可能，幾匹健馬抄最快的捷徑，輪流趕路，間接傳遞消息與你……」

蕭楚道：「不錯，就那樣子……」

柳依人道：「倒要請敎那是個什麼鏢師？」

蕭楚道：「是長勝鏢局狄凌霄屬下的丁傑！」

柳依人輕歎道：「不說樹倒猢猻散，就說狄凌霄，他是怎樣的人，驕傲、囂張，他屬下的鏢師會那麼忠心，不惜跋涉長途？要知那人殺得狄凌霄，亦殺得別人，他殺狄凌霄他們也不怕，殺別的人更是無須顧忌，那替他們跑腿的，簡直便是在賣命，爲人賣命不難，難在那人是否值得爲他賣命，狄凌霄也值得別人爲他賣命？那麼簡單的道理也不懂？」

蕭楚又呆了呆，柳依人稍歇又再道：「錢財身外物，生命要緊，既無值得他們賣命的人，我敢說，你那麼吩咐，不僅狄凌霄所屬，便其他的鏢師，十九亦陽奉陰違！」

蕭楚微喟道：「是亦未可知！」

柳依人道：「便眞有那麼肯賣命的人，你倒要問問他怎知我必然取道瓜州古道北上揚州？」

蕭楚連連點頭道：「不錯……」

柳依人道：「眞州往揚州，不下六七條通道，瓜州古道該是最僻最長，我若是上揚州，本該是走驛道，又快又便利，你可知我爲什麼偏走古道？」

蕭楚詫異的道：「方要請敎……」

柳依人道：「揚州發生的事午後便巳傳遍眞州，我本想立上揚州，可是不久又傳來消息說是你巳取道瓜州古道南下眞州取我首級，那時，想你亦未有意來眞州，奇怪不奇怪，消息竟是傳得那麼快，我馬上起疑，只爲了消息太快，亦太準確，竟連你從那裏來亦清清楚楚，是以便整理行裝，牽馬出了客棧，那給你消息的人便必是窺伺左右，以爲我便要上道，飛騎傳訊，不然，消息不會那麼快傳入你耳中，但他却不知我是先去附近打聽，想清楚那兒傳來的消息！」

蕭楚忙問道：「那你打聽得什麼？」

柳依人道：「沒什麼，只知道消息由幾個勁裝疾服的帶刀漢子先在茶居酒樓散播出來，我問不出什麼，原可就在眞州等你來，不過，實在按耐不住，不由得便走馬瓜州古道，只想快見你問清楚，爲什麼你要殺我！」

蕭楚軒眉道：「我此來的確是有殺你之心！」

柳依人動容道：「爲什麼？」

蕭楚瞠目道：「你可是明知故問？」

柳依人微慍道：「那來的空閒！」

蕭楚詫聲追問道：「你眞的不知？」

柳依人怒道：「不知便不知快說。」

蕭楚緩緩道：「只爲了殺他們的便是你！」

柳依人斷喝道：「胡說！」

蕭楚沉聲道：「很多人見着！」

柳依人追問道：「誰見着？」

蕭楚道：「孫香度，旁觀的人，天武鏢局刀下餘生的趟子手！」

柳依人瞪眼道：「他們見着誰？見着我？」

「不錯！」蕭楚斷言道：「姑娘腰懸柳葉刀，青衫裹身，淡青披風，青巾束髮，他們見的那女子亦是無異！」

柳依人趕緊接道：「相貌也無異？」

蕭楚道：「她用青巾掩住臉龐！」

柳依人冷笑道：「旣懂得用青巾幪住臉龐，就不會不懂得換過衣衫，不然，豈非欲蓋彌彰！」

蕭楚道：「姑娘不知會爲人察覺。」

柳依人冷截道：「那就更不會幪住臉龐，不說他人，就說孫香度，我殺得秦柔柔豈容他活口！」

蕭楚道：「當時動手的別有他人，姑娘只在旁押陣，不屑出手……」

柳依人悶哼道：「簡直笑話，權衡輕重，我會如此拘泥，讓他們走漏風聲？」

蕭楚吶吶道：「那人當眞不是你？」

柳依人斬釘截鐵的道：「怎會是我，那分明是別人刻意嫁禍，破綻實在太多了，那女子幪住臉龐却又不易裝束，故留活口，借口傳話，顯然就是想敎人誤會是我，若非刻意嫁禍，何須如此？」

蕭楚點了點頭，柳依人又道：「揚州眞州相距雖非甚遠，却也不近，普通的人無故不會來往兩州，商賈旅客向來怕事，絕不會多口，江湖上的朋友少不免亦有顧慮，便有人說，短短半日，消息斷無可能傳遍眞州，那分明是有意讓消息及時傳入我耳裏！」

蕭楚又點頭，柳依人再道：「你我彼此都不知會取道瓜州古道往來，亦不知何時會走在路上，消息却早巳如此傳出，分明便是有人故意安排，好敎你我在路上碰頭！」

蕭楚喃喃道：「他用意何在？」

柳依人道：「惟一的可能便是利用你那胡塗的牛脾氣，好得一劍殺了我！」

蕭楚吶吶的道：「我豈是那麼魯莽的人？」

柳依人撇了撇嘴道：「我若不是覺得可疑，刻意容忍，方才與你頂撞幾句，你會怎樣，那便很難說了。」

蕭楚尷尬的道：「如此說來，殺人的眞不是姑娘你了。」

柳依人道：「是與不是，很容易分明，昨夜一更起我便巳在眞州，從未離開過，見過我的人不少，此地距眞州尚近，你盡可與我入城去問清楚！」

「不用了！」蕭楚連連搖頭道：「再說，姑娘若眞是帶來那許多的人，連殺翁白沙四人也可以，殺我想來亦不成問題，只要我一死，他們又何足懼，姑娘是聰明人，又是豈會先後倒置輕重不分？」

他那腦袋本來就蠻不錯，平心靜氣的想想，亦巳發覺了許多破綻，再經柳依人提醒，豈會再不分明。

柳依人却不放過，瞪眼道：「還是走的好，你不怕我說的花言巧語？」

蕭楚忙道：「不怕不怕！」突然抱拳長揖道：「蕭楚黑白不分，出言不遜，冒犯姑娘，實在抱歉，請恕請恕！」

柳依人不想蕭楚會直言認錯，微感錯愕，却仍不罷休，那眼珠子轉了轉，便又道：「便只是抱歉那麼簡單？」

蕭楚苦着臉道：「姑娘待怎樣？」

柳依人抿了抿嘴唇，眼珠子又轉，她那眼珠子轉向東，蕭楚便望向東，轉向西，蕭楚便不由望向西。

好半晌，柳依人那目光突然凝在蕭楚臉上，蕭楚心頭頓時忐忑，女孩子的捉狹，他早有所聞，那知柳依人却只道：「我想問問你，可知陰謀的人是誰？」

蕭楚怔了怔道：「知道便好了，苦在不知，姑娘明智過人，倒望有以敎我！」

「誰要你來油嘴。」柳依人輕啐道：「是誰我也不知，但你想想，會不會是孫香度？」

蕭楚沉吟着道：「我想不會，他與秦柔柔出了名的是對佳侶，秦柔柔的死，使他受刺激，那傷痛的心情亦不像是假裝，那人容他活命想必就是如姑娘揣測，借他的口嫁禍於姑娘！」

柳依人道：「那麼，那人遲早必會殺他！」

蕭楚點頭道：「該是如此！」

柳依人道：「如今那人挑撥離間的目的巳達，此時不殺他，更待何時？」

蕭楚聳然道：「調虎離山！」

柳依人道：「豈止是調虎離山！」

蕭楚道：「無論如何，我非得立刻趕返揚州不可，姑娘，請！」抱了抱拳，倏的勒轉馬頭，看樣子便想原路折返。

柳依人突喝道：「走不得！」

蕭楚愕然回首道：「爲什麼？」

柳依人道：「我說此路走不得！」

蕭楚再又勒轉馬頭問道：「姑娘何出此言？」

柳依人道：「你我身手比較如何？說實的！」

蕭楚怔了怔，道：「蕭楚稍勝姑娘半籌！」

柳依人點了點頭，道：「那麼說來，彼此若是生死相搏，我便會血濺七步，你少不免亦會身負重傷了。」

蕭楚道：「誠或那樣，姑娘說……」

柳依人截道：「不管你死我活，我活你死，抑或兩敗俱傷，你我都會就原路去揚州，我若是陰謀那人，便該在來路設下埋伏，對付負傷的人，諒來輕易得很！」

蕭楚動容道：「有道理！有道理！」

「那人安排你我在此相會，用心必就是如此，也只如瓜州古道那麼偏僻的地方不會驚動他人，易於設伏！」柳依人道：「你我若是全死在瓜州古道，那人說話想必就多了，盡聽他的，他可以說你便是陰謀那人，被我識破，兩劍爭鋒，雙雙俱亡，人是死的，話是活的，誰會不信？」

蕭楚臉色發青，狂吼道：「埋伏再好，敎他嚐嚐我無情劍的滋味！」

柳依人淡笑道：「他若是敵現身，早便現身了，是必對你心存顧忌，才假手陰謀，你如今却是好好的，他見了你不遠遠離開才怪！」

「那：那……」蕭楚不由怔在那裏。

柳依人道：「以我愚見，倒不如取道驛道先回揚州看看孫香度如何，若是趕巧，說不定尚來得及截住那陰謀的人！」

蕭楚恍然撫着後腦道：「對，對！我那腦袋本來不錯，不知怎的近日竟變的遲鈍起來了。」

「胡說什麼！」柳依人噗哧笑着，勒轉馬頭，從旁奔了出去。

蕭楚放馬追上，道：「姑娘也去？」

柳依人道：「不去不成！」韁繩陡緊，放馬愈急，蕭楚忙緊緊追了上去……

兩騎健馬踢着烟塵，疾奔往驛道。

暮色更濃，殘霞漸亦褪盡……

× × ×

夜更深，夜色却未濃。雲淡、風輕、月明，截然迥異於昨夜。

可是，往昔熱鬧的揚州，長街却是寂靜如死，渺無人跡，昨夜狂風暴雨，敎人裹足，今夜，却亦是由於昨宵的影響，誰都知道，昨宵接連生事，是江湖仇殺，誰都知道今夜或許亦有事發生，亦誰都知道，江湖草莽，官府也不敢過問，亦誰都知道江湖草莽最是心狠手辣，池塘失火，不免要殃及池魚，那又有誰敢甘冒殺身之厄，夜裏躑躅街頭？

夜初更未過，蕭楚柳依人兩騎便巳入了揚州東城，兩騎鐵蹄不停，直趨長街。

長街盡頭左折，便是「雙英鏢局」，鏢局左右的樓房却燈光全無，兩人心知有異，齊齊放緩了馬，那是江湖經驗，只恐蹄聲打草驚蛇。

鏢局大門緊閉，石階右邊停了六七騎健馬，若是鏢局的馬，又豈會留在戶外？

蕭楚目光陡亮，轉對柳依人道：「姑娘，果不出你所料，幸好尚未離開。」

柳依人道：「很難說，看過方知！」

說着，兩人巳走至鏢局左邊圍牆下，相互點點頭，齊勒住了馬，疾從馬上拔了起身，掠上牆頭。

圍牆內便是院子，院子花木恍如突遭風暴，折斷不少，零亂的散落在地上，左右倒仆着好幾具屍身！

院子再過，便是外廳，燈火通明，人影亂閃，喝叱連聲，兵刃交擊聲更是不絕於耳。

蕭楚兩人目光何等銳利，目光掠過，便巳看出院子裏巳無活人，兩人身形齊展，躍落圍牆，脚尖着地，身形便又起，兩個起落巳然掠過院子，竄至廳旁的一扇窗櫺下，輕捷如落葉飛花，着地無聲。

隔着窗櫺內望，只見廳堂裏燈火掩映，地上橫七豎八的倒着好幾具屍身，六個

黑衣幪臉漢子手掌長刀，方在圍着孫香度斷殺！

離七人不遠 站了個腰懸豹皮囊 身段頎長 用黑巾掩住臉龐的黑衣人．那人斜挨着茶几 左掌捏了隻杯子 意態悠閑，兩眼却瞬也不瞬的冷睨着孫香度！蕭楚方要衝入，旁邊柳依人突輕聲喝止道：「等等 他們不像是立致孫香度於死地！」

蕭楚亦已覺察有點異樣 聽得說 那欲起未起的脚步立時放下來，再看下去。

那六個黑衣漢子身手不過普通，雖然不是孫香度的對手，但孫香度每次找着機會欲下殺手，在旁那黑衣人左掌便隨手揑着茶杯或甚麽的當作暗器用手向他擲出，取的都是必救的地方，迫使他不得不回劍封擋，傷不着人倒罷了，反被那幾個黑衣漢子乘隙掩上 用刀傷着！

足足半盞茶那麽久 孫香度身上已是負傷處處 雖都是輕傷．身手亦不免亦受影響 右掌長劍已不如方才的矯活，那六條黑衣漢子却亦已有點氣喘 冷眼旁觀的黑衣人倏的直了直身子，擲出揑在左掌的酒杯．突喝道：「退下去！」

衆黑衣漢子應聲急退，那酒杯亦飛至了孫香度面門，孫香度急劍急展，錚的擊下那酒杯，尚未來得及怎樣 眼旁已瞥見那黑衣人舉步望他緩緩走了過來 他眼也紅了，一聲狂吼 連人帶劍疾衝了上去，人未至 劍鋒已翻 嗤的迎頭劈下！

黑衣人鼻哼了聲，右臂疾翻，迎向劈來劍鋒。

蕭楚柳依人窗外看得眞切，眼也幾乎直了，要知孫香度出身名門劍派，用的劍當然不會差到那裏，黑衣人竟就以右手去擋 那又是什麽的本領 敢情他是瘋了。

孫香度悲憤交集 倉猝裏却沒有想到那許多．見黑衣人用手來擋 劍勢更不停，厲吼道：「你找死！」奮力一劍劈下！

劍光暴閃，刷的一聲，黑衣人的右掌立時齊腕斷下，竟無半點鮮血濺出。

孫香度猛怔了怔，半個念頭尚未轉過，黑衣人已然疾轉半身，左掌疾翻，掌緣如握，疾劈在孫香度握劍那手的手腕上。

孫香度閃已不及，「喀勒」的腕骨立折，指掌下垂，長劍嗆啷墮地。

幾乎同時，黑衣人左脚又起，突踢在孫香度腰際上，直踢的孫香度飛了起來，跌出丈外。

蕭楚窗外身形又欲起，但目光及處，却見黑衣人左脚踢出後再沒有甚麽舉動，那欲起的身形，不由又沉了下去。

孫香度跌出丈外，就地打了個滾，左肘支地 半仰起身，臉色又是發青，他兩眼發直的瞪住那黑衣人，倏的狂吼道：「你到底是誰？」

黑衣人仰天狂笑，左手斜抹，右臂便齊肘被他摔了下來，擲在地上，却竟無半點鮮血濺出。

孫香度簡直要瘋了，嘶聲道：「誰……你到底是誰……」

黑衣人笑聲突斷，緩緩垂下了頭，語聲突然變的破鑼也似的嘶啞，道：「你不知我是誰？」左掌疾翻，嗤的撕下了掩住臉龐的黑巾。

孫香度目光陡亮，脫口驚呼道：「紀蒼！『呆鳥』紀蒼！」

「呆鳥」紀蒼！那黑衣人竟是呆鳥紀蒼！

紀蒼，就是陰謀那人，便是使蕭楚兩人也呆住了。

孫香度驚呼未絕，「呆鳥」紀蒼語聲又變，變回原來的清朗，道：「你再看我是誰？」左掌再翻，五指抵住了下頷，緩緩上掀，整塊臉皮剎那竟被他掀了下來，那赫然是塊薄如蟬翼的人皮面具。

那人皮面具後的臉龐，只有三四十左右，風骨稜稜，也頗爲英武，但眉宇殺氣濃重，掩蓋了他的英氣，却助長了他的可怖陰森！

他雖是側向蕭楚，燈火照耀下輪廓却仍分明．蕭楚搜竭枯腸，也竟想不出那是什麽人！

但那臉龐映入孫香度的眼瞳裏．孫香度兩眼瞳孔立時疏縮起來，張口結舌，連話也說不了出口。

黑衣人冷笑道：「你知道我是誰了麽！」左掌陡地撤出了腰後豹皮囊的兵刃。

孫香度臉色劇變，驟如土色，失聲道：「竹林飛蜂鈎！你是『飛蜂』竇五！」

黑衣人又冷笑道：「你縱已忘懷竇五，竇五對你孫香度却是刻骨銘心！」

孫香度欲言又止，「飛蜂」竇五却祇是頓了頓，便又厲聲道：「我與你無仇無怨，你奪我未過門的妻子秦柔柔倒還罷了，爲何更毀我家業，斷我右臂，刻意致我於死地！」

孫香度咬了咬牙，方欲說話，「飛蜂」竇五又道：「竇家不過是寒戶，華山派秦家却是名門中的名門，家父與『快劍』秦武不過素稱莫逆，生死論交，才會指腹論婚，締下柔柔與我婚約，柔柔名門淑女，本該配你們名家弟子，竇某不過是揚州微不足道的鏢師，自慚形穢，原就無意高攀，只是家師遺命如此，無可奈何，她自怨自艾本亦無可厚非，她別戀於你亦是情有可原，大丈夫何患無妻，竇某雖是出身寒門，可不是人間賤丈夫，拿得起放得下，你倆若是直與我說，便退婚又何妨，爲何你們不說，藉口設鏢揚州必須逐走揚州的鏢師勾結『雄獅』『病虎』翁許兄弟，『南天雁』狄凌霄，非取我性命不可！」

孫香度悶哼不語，竇五冷笑道：「你倆只道是聰明，可曾想及那是作繭自斃，翁白沙幾人豈是善類，你倆可是藉口逐走揚州的鏢師糾結他們，當然不能說過便算，揚州城鏢師便縱懾於你們的出身，不得不走，諒亦不無驃悍陰險的鏢師，日後必思報復，你倆便只是志在竇某，便殺了竇某，翁白沙三人亦是必肯不罷休，絕不會容許你們離開，因利相謀，初時當然彼此都無話說，但待得事了，鼎足三分，難保便起猜忌，過的必是提心吊胆的日子，又何苦來由？那麽的事，該是越少人知越好，單打獨鬥，你倆雖不是我敵手，但雙手難敵四拳，你倆聯手我却是非敗不可，當然，要殺死我，你倆也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想必如此，你倆不願冒險，却可知殺人的方法層出不窮，我見秦柔柔雖只是日子短小，亦已刻骨難忘，她也該察覺，縱然她奉來穿腸毒酒，其時我亦會毫不猶疑的飲下去！」

孫香度慘笑道：「只恨我倆當年見識

淺薄，深謀却不能遠慮，更恨我倆當年不會用毒！」

「飛蜂」竇五冷笑接道：「你倆爲避嫌疑，與翁白沙三人先挑了城東的『鴻遠鏢局』與城西的『天星鏢局』，全城震動，人心惶惶 我又豈無戒心，但柔柔却早在兩日便已遣人送信與我，說是當日入夜會至揚州 着我迎於揚子橋左右，我又豈能不去 誰想你們竟就埋伏在附近，只等着我現身 翁許兄弟便以地趟劍斷我馬脚，使我退無可退 不得不拚，你們雖然用布蒙住了臉龐 但我還是一眼便認出柔柔，我根本不知發生了什麽 想問 但你們却不容我有發問的餘地！」

竇五吁口氣 又道：「我身負輕重傷二十餘處 右臂亦被斷下來 更被迫墮下揚子橋下三叉河．那三叉河水流湍急，我自忖必死無疑 你們想必亦如此想像！」

孫香度不由己的點了點頭。竇五道：「那知，我被水流冲出不過十數丈 便已被救起，你道救我那人是誰 他便是黑虎寨寨主的夫人『黑羅刹』彭惜惜！也就是天星鏢局鏢頭沐天瀾的妻子！沐天瀾竟是黑虎寨寨主，黑道的強人 想你們做夢也想不到 他在揚州城設鏢．原是志在打探消息 好得及時刦截重鏢 你們却竟挑上了他 他當然不會輕易就範 但在翁許兄弟亦是黑道中人，有話好說 接得邀柬，着人知會彭惜惜外 便隻身赴會，誰想你們一言不合，便下殺手！翁白沙三人縱然窮兇極惡 諒亦不致於如此無理．想必是你倆的詭計，好得使翁白沙三人習慣來人沒有表示便圍而殺之！沐天瀾會先接邀柬，我當然不會例外，但我接得的却是柔柔的手書 那是你倆偷龍轉鳳詭計換去必無疑問，翁白沙三人不知內情，見我毫無表示當然放手搶攻，格殺勿論！你倆出身所謂名門 手段竟是如斯卑鄙，又寧不令人齒冷！」

孫香度蒼白的臉上居然有點發紅，竇五接道：「你們殺死沐天瀾，無疑便是壞了黑虎寨衆兄弟的財路，黑虎寨的弟兄當然恨切入心，彭惜惜夫婦情重，更不會罷休．她雖是力有不逮，却仍小心着你們的舉動．等待機會 綠林朋友消息最是靈通，你們相聚揚子橋又豈瞞得過她的耳目，她尾隨左右，不管是有意抑或無意．好歹亦救了我 竇某人我實在感激得很！」

孫香度喃喃歎道：「柔柔倒沒有胡思亂想！」

竇五又道：「傷勢痊癒容易，鈎展左掌亦不難，復仇却不易 明鎗易擋，暗箭難防，以我的本領再配合彭惜惜與黑虎寨衆兄弟，殺你們亦簡單，但問心實在惹不起你們父兄師長追究，休提在揚州立足，復仇當然要緊，統攬揚州鏢務更要緊，那是竇某人的意思，是彭惜惜的意思 亦是黑虎寨衆弟兄的意思，可恨我在黑虎寨五年籌謀，竟無萬全之策 直到蕭楚設鏢技震揚州，方始思得兩全其美的辦法，我廢了差不多兩年，才找着高手匠人彫成了半截可亂眞的右手，又找來了紀蒼那精巧的人皮面具，然後便以紀蒼的身份，不惜卑躬厚顏，討得你們的同意，設下清遠鏢局，不待言，志不在那老鼠啃穀的保鏢，只爲了方便瞭解，好得澈底清楚你們三家彼此的關係，個人的身手，與及蕭楚的作風，可笑你們有眼恍如無珠 竟不知我就在你們身旁，只道紀蒼是呆鳥，不料是心懷叵測的鴻鵠，有道是燕雀焉知鴻鵠志，此語也當眞非虛！」

孫香度長嘆不語，他的確從未起疑！

竇五又道：「身在揚州，終日耳濡目染，除了蕭楚那呆子，誰會不將錢銀放在心上，你倆若是當時離開，無話可說，不然 留得久了，是必不忍離去，所以我根本不須怕你們會走那裏，以致於放不開手脚對付，我開始報復．第一步當然是挑撥開封柳無忌，找你們晦氣 亦惟有柳無忌才會不懼你們父兄師長，那倒費了不少手脚！柳無忌有多少斤両我早已很清楚，他縱然未親來，便隨意找個人南下亦不會是省油燈，你們不敵，已是意料中事，第二步我當然便是慫恿你們找蕭楚助拳，蕭楚若是不允，那我便無法可想了，祇因爲能與柳無忌爭鋭的只有他一人，其他便縱有，莫說你們請不動，爲時亦恐已晚！雖然，柳無忌爲避嫌起見，勝了你們亦不會染指揚州，你們被他所敗亦無法再在揚州立足，那我乘機崛起，本無問題，不過那麽一來，不難更啓人疑竇，我報仇之念恐亦難以如願以償，但蕭楚出頭便不同了，無論他取勝與否，我都可以毫無顧慮的取你們性命，再嫁禍姓柳的與他蕭楚！」

孫香度不禁又變了臉色。

竇五仰天狂笑道：「我仇要報，利也要取，翁白沙他們豈止喪命而已，他們鏢局裏的錢銀珠寶賬簿存摺亦盡落我手，你亦豈容例外，我先要你的命，再搜你的家，那麽，揚州城的鏢務，便全揑在我手裏，也可眞要吐氣揚眉了。」

孫香度那臉色頓如死灰，竇五厲聲道「他們死得胡塗，你該知的却也已知，黃泉相會時不妨細說分明，你雖死亦該瞑目了！」

語聲乍落，左掌飛蜂鈎倏的外分，孫香度却突地縱聲狂笑起來，道：「柔柔既死，我豈忍獨生，但你又如何，蕭楚、柳依人可不是白痴，終會有日洞悉你的陰謀，嘿嘿，怕你少不免亦要嘗嘗無情劍與霸刀的滋味！」

「蕭楚？柳依人？哈哈……」竇五破聲笑道：「他們兩人此刻怕已身首異處！昨夜我令彭惜惜冒充柳依人先後出現在青松徑與火塲，故留活口，衆口鑠金．那怕蕭楚不上當，他平生最恨便是被人欺騙，豈會放過柳依人，日落左右，我已着人僞裝你們屬下的鏢師告與他知道柳依人已從瓜州古道北上揚州，他聽了立刻便飛馬趕去，我亦早已教人將揚州發生的兇殺消息散播眞州，並吩咐在日落前傳出蕭楚已走瓜州古道南下眞州殺她的消息，她在眞州那兒我已瞭如指掌，想亦必匆匆上道，兩人同走瓜州古道，不免道左相逢，蕭楚那麽的性子，你道也會聽依人解釋！他身手不過稍勝柳依人，火併下來，勢必兩敗俱傷，他走瓜州古道去，當亦會原路折返，那路上我已設下重重埋伏，他縱能殺死柳依人，亦已是傷疲之身，也就休想再回揚州了。」

他越說越得意，越笑越忘形，再又道：「殺了蕭楚，便會將他的屍身移往柳依

人身邊，敎他兩作出相互擊殺的樣子，只等天明，眞州揚州便會傳出那麽的消息，說是蕭楚就是陰謀那人，被柳依人洞悉其奸，殺人不遂，兩敗俱亡，也只有蕭楚那麽的身手才可以連殺你們的五人，誰會不信，那時蕭楚昨夜的助拳便反變了故意作態，柳依人在揚州殺人縱火等等說話亦變了是他刻意嫁禍，你們父兄師長那裏，柳無忌那裏，都有了交待，寶某人我不想無憂無慮在揚州城大展鴻圖也不成了！」

孫香度慘笑道：「的確詭計多端！」

寶五得意的道：「不敢不敢，十年仇怨，延至今夜方了，寶某人我，實在慚愧得很，不過，我倒不否認，像我那樣的腦袋的確不多見，亦惟有我才有這樣的腦袋，才可想出如此精彩，如此天衣無縫的妙計……」

話口未完，窗外倏的有人冷笑道：「可惜可惜，可惜得很！」

寶五臉色微變，輕叱道：「誰？」疾轉半身，衆黑衣漢子與孫香度亦不由的轉過了臉！語聲未了，窗櫺突分，人影暴閃，燭影搖紅！

寶五目光陡落，臉色又變，倒退半步，那六個黑衣漢子却是瞠目結舌，不知所措。

「蕭楚！柳依人……」孫香度却又是驚，又是喜，脫口驚呼，却連聲也岔了。

那越窗穿入的便是蕭楚柳依人，兩人並肩立着，四道目光恍如四支利劍，狠狠的迫看着寶五！

寶五臉色剎那便平靜過來，道：「蕭楚……」

蕭楚截道：「你很奇怪？」

寶五道：「的確奇怪！」

蕭楚不徐不疾的道：「你千思萬慮，算無遺策，可惜可惜，可惜得很，你看錯了一點，錯得很厲害！」

寶五動容道：「錯在甚麽地方？」

蕭楚道：「你錯認蕭某是不可理喩的人，劍如人，人亦如劍，更疏忽了……」

語聲突止，目光轉向身邊的柳依人。

寶五視綫不由亦轉向了柳依人臉上。

柳依人那刻就在燈火的旁邊，明亮的燈火照亮了她的臉龐，愈發見得她清麗脫俗，明艷照人！

寶五瞳孔陡張，他第一次看清了柳依人，亦第一次發覺柳依人是那麽的漂亮，他呆一呆，忍不住失歎道：「我竟會想不到，我竟會想不到……」

柳依人在旁聽得眼珠直轉，更奇怪兩人的言談舉止，方欲問蕭楚，蕭楚已然轉過目光，道：「也幸好你想不到。」

寶五搖頭道：「我的確想不到。」突轉半身，右脚陡地，倏的踢在孫香度那被他打落地上長劍的劍柄上，直將那劍踢了起來，疾向孫香度當胸飛去！

誰也想不到他說話間會突下毒手，孫香度更是冷不提防，驚呼未絕，那劍已然穿透了他的胸腔，鮮血飛激，直沒入柄！

他狂吼了聲，下意識探手便去拔那劍，但指掌尚未觸及劍柄，他人已氣絕身亡，滾倒地上。

蕭楚頓時鐵青了臉色，厲喝道：「你竟敢當我臉前殺人！」

寶五獰笑道：「有何不敢！」

蕭楚幾乎氣破了胸膛，怒道：「好，好，那你休怪我劍下無情！」

寶五冷冷道：「請，請便！」

蕭楚喝了一聲：「好！」右掌陡沉，搭在劍柄上！

寶五飛蜂鈎陡振，喝道：「上！」

那五條黑衣漢子躊躇一下，齊喝了聲，三三搶出，舞刀分向蕭楚柳依人迫上。

蕭楚雙眉齊飛，厲叱道：「我雖是不想濫殺，但你們若是不知好歹，那便很難說，退下去！」

那衆黑衣漢子雖是懾於蕭楚威名，却未見過他手段，聽得他那麽說，只道他是心怯，仗人多勢衆雙拳難敵四手，更不猶豫，齊吼一聲疾撲了上去。

蕭楚兩眼暴閃寒芒，怒聲道：「是你們迫我！」身形突地直竄出去，劍隨身動，嗆的出鞘，急如驚虹，直刺當中那個黑衣漢子的咽喉！

他身形迅急如電，劍勢亦是迅急如電，那黑衣漢掌中長刀尚未來及展動，那鋒利的劍尖已然穿透他的咽喉！

他沒有發聲，咽喉也沒有濺血，他根本來不及發聲，血亦來不及流下！

好快的劍！蕭楚一劍刺中，腕肘便縮，長劍立時脫出了那漢子的咽喉，鮮血亦飛激，那漢子亦仰倒了下去。

幾乎同時，蕭楚那身子已往左轉出！左邊那漢子一聲輕叱，長刀勢才展出小半，蕭楚右掌青鋒已然劃出了他的胸膛，鮮血狂飛。

蕭楚身形却不停，劍勢亦不停。突矮半身，橫竄七尺，截住右邊那漢子，劍挾寒芒，嗤的倒削！

那漢子驚慌尚未來得及，鋒利的劍鋒已從他右脅削入，左肩削出，生生將他斬爲兩爿！

那剎那，柳依人柳葉刀亦已出鞘，迎了上去。

三條黑衣漢子齊喝聲：「來得好！」三柄長刀齊齊並展，匹練也似迎頭劈下。

柳依人那放在心上，柳葉刀斜展，錚錚錚三聲，展開劈來長刀，半身疾偏，乘隙竄上，左右肘齊展。幾乎同時撞在那兩條漢子的左右脅上，直撞得兩人踉蹌衝出好幾尺，噗的倒地不起。

還有那個冷不防吃了驚，游目望去，恰好望見蕭楚一劍將第三人斬成兩爿。不由得心胆俱喪，轉身便走，尚未走至廳門，他兩脚已然發軟，噗的倒地，却仍連滾帶爬的逃了出去。

柳依人也不理會，與蕭楚同時轉過了身，兩個人四道如劍也似的目光，峻冷的迫視着飛蜂寶五！

寶五混身毛管也疏慄起來，臉色尚未變，脚下却已緩緩倒退。

蕭楚柳依人步步相隨，亦緊緊迫了上去。

片刻不過，寶五已然到了東邊窗下，他恍如已知，兩脚陡蹬，身形暴起，疾往窗外倒翻出去。

蕭楚柳依人眼裏分明，齊喝道：「那裏去！」蹬脚、提身，疾追在後。

寶五身形方動，左掌飛蜂鈎便亦展，人隨穿窗翻出，鈎鋒已然帶上了兩扇窗戶，腕肘突曲，撒鈎、抛肩、甩臂、仰身，

左右脚齊飛。砰砰的踢在那方帶上的窗戶上，直踢得那兩扇窗戶齊脫出窗框，呼呼地疾向堂裏飛入，他人却借力再翻身軀，斜裏飄落，脚才沾地，身形便又起，掠出院子。

那兩扇窗戶往裏飛入，恰恰便迎上緊追在後的蕭楚柳依人，兩人的反應俱都是敏捷到了極點，左掌幾乎同時疾揚了起來，震飛撞來窗戶，那身形只是凝了凝，便又縱起，先後越窗穿出。

他兩人才掠出院子，寶五已掠至圍牆旁邊，兩脚陡蹬，冲天拔起，夜裏看來活像一頭黑色的蒼鷹。

他拔起丈許，已越過牆頭，左掌飛蜂鈎疾翻，點在牆頭上，借力使力，翻出牆外，身形着地又起，再兩個起落，已到了那繫在鏢局門外的幾匹健馬旁邊，刷的飛身上了騎健馬，鋒鈎陡落。削斷了繮繩，兩腿陡夾，健馬四蹄洒開，急奔而出。

蕭楚柳依人幾乎同時已翻出了圍牆，想也不想齊掠向那拴馬的地方了。

「柳姑娘，換馬！」蕭楚口裏說着，不走向那已奔倦了的坐騎，却縱身上了寶五他們騎來的一匹健馬，柳依人豈不會意，亦上了旁邊的馬，兩人不約而同，一上了馬，便用兵刄削斷了繮繩，兵刄方才入鞘，兩人便已飛騎追了出去。

三騎健馬，就相距十數丈，前奔後逐的疾向城南那邊奔去。

狂奔的馬蹄，敲在長街的青石板上，恍如驟雨亂打芭蕉，撕破了黑夜的靜寂！

出城南，走小路，三騎直往西南……

夜愈深，月愈明，過了施家橋，地勢便漸僻。

夜更深，月色照亮了瓜江，江水映月，稜稜生光，仿如銀蛇，更似匹練。

兩岸蘆葦幾與人齊，葉穗迎風，皺皺波動。

寶五仍是匹馬當先，江水雖然截住了他的去路，却難阻他沿岸飛馳。

健馬已然噴氣如霧，憂愁亦已抹了他的眉頭。

數十丈馳過，健馬已至長虹橋邊，那橋如長虹，橫跨瓜江，長足十丈過外，寬亦半丈有餘。

橋頭寂靜如死，橋上亦無異狀，寶五那皺起的眉頭却突然開展。

馬蹄才踏上橋板，他便發出了一聲尖嘯！兩岸蘆葦立時響起幾聲鳥叫，恍如梟鳥夜啼，啼聲未絕，他人已在橋東。

幾乎同時，蕭楚柳依人兩騎亦上了橋頭。蕭楚耳聽噪聲，心知有異，輕喝道：「小心！」喝聲未了，兩騎已快到橋中，剎那，足有兩丈多長的一截橋板陡地往左飛了出去。

那橋心左右足有兩丈多長的橋板，兩端竟是早被鋸斷，橋下的支柱亦不例外，却用好幾條牛筋繩子縛住，那繩子一端縛在橋板底的支柱，另一頭却是直透橋左右兩岸的蘆葦，本是浸在水裏，根本無法看出，但蕭楚兩騎方至橋心斷板，繩子便已突從水裏彈了起來，力曳出去，那斷板頓時亦被飛曳出橋心，直墮江中，嘩啦的揪起漫天水花。

蕭楚兩騎奔得極急，亦冷不提防，健馬驟失重心，連人帶馬直墮橋下江水。

兩人的身手不可謂不快的了，電光石火的剎那，已從馬背上直拔了起身，蕭楚毫不猶豫，右掌疾翻，托住了柳依人的纖腰，拚力送了出去。

柳依人那纖秀的身子頓時被蕭楚右掌送的橫飛丈外，上了斷口上的橋板，那斷口左右相距盈丈，兩人便縱拔得了起身，倉猝亦斷難及時掠上橋板上。柳依人上得橋板無疑便是賴蕭楚那右掌的送出，但蕭楚顧得柳依人，便顧不了自己，右掌全力送出柳依人的同時，他人亦不由又墮了下去。

那兩騎健馬剎時已噗通的墮入水裏，幾乎同一刻，橋右側水裏嗤嗤的又彈起了兩條繩子，那兩條繩橫穿橋左右斷口下的，支柱末端却縛在一張巨網的兩角上，那巨網本是藏在左邊的水裏。但繩子一曳動，網便從水裏沙啦的飛了起來，疾向右邊覆了過去。

也幾乎同時，數十支鐵矛颼颼的紛從橋左右兩岸蘆葦飛出，飛蝗也似的猛向那巨網覆住的地方飛了過去。鐵矛鋒尖閃亮，破空之聲更是寒人心魄！

那橋斷、網張，無不出於意外，若是被網覆住，便本領最強的人，手拿最利的兵刄，亦休想及時破網脫出，那身被網網住，更是展動維艱，又如何閃避得開那緊接飛來的數十支鋒利鐵矛？

馬嘶聲，水花擊濺聲，刹時響徹長空。一股股的血水緊接從水裏冒了出來。

柳依人那身子被蕭楚送出，輕易便落在橋上，鐵矛亦已飛出，她耳聽破空聲響，右掌已往腰際搭落。柳葉刀錚的出鞘，身子亦疾轉了過去，目光及處，却不見了蕭楚的踪跡。她已明白發生了什麽，心裏頭陡地生出了前所未有過的難過。禁不住嘶聲呼道：「蕭楚！蕭楚！蕭楚！」

蕭楚沒有應聲，只是河水骨嘟骨嘟的在響。柳依人那眼淚幾乎要奪眶搶出。她半個念頭尚未轉過，五六支鐵矛嗤嗤的向她飛了過來。

柳依人滿腔怒憤頓時湧上心頭，半身疾展，柳葉刀刀劃銀虹，繞身飛舞，那幾支鐵矛方至她身外三尺，便已被柳葉刀碰飛。她人亦衝至那木橋斷口的邊緣，探首下望，却見那陰暗的江水仍在冒着氣泡，無數漣漪不住往外散開，映着月色，依稀可見那附近的江水已被染成了紅色，也不知是馬血或是蕭楚的血。

柳依人眼眶裏再也不住滾下了兩顆淚珠，不禁又嘶聲叫道：「蕭楚……」

語聲未了，寶五已勒轉馬頭疾奔回橋上。馬蹄敲的橋板震天價響。他人更是意氣飛揚，邊策着馬，邊狂笑道：「他人已命喪江心，你再叫又何用！」

柳依人霍地抬起了頭，迫視着寶五，眼裏閃爍着熾烈已極的殺機，厲聲道：「他若是死了，你便替他償命！」

寶五在斷口對橋勒住了馬，狂笑道：「要我償命談何容易，教你先看清楚本身的處境！」倏的撮唇迸出了兩聲尖嘯。

嘯聲乍起，兩岸蘆葦叢裏立時冒出了四五十條黑衣漢子，就在柳依人身後岸邊不遠的一株白楊樹枝葉同時外分，颼的飛出了一條纖細的人影。

那是背插長刀，身穿黑衣，年約三四

十左右的中年女子，貌相尚算姣好。可是，眉宇間透着兇光煞氣，便「飛蜂」竇五也不如。

她身形着地，右掌便翻，撒下後背的長刀，兩岸衆黑衣漢子齊齊吆喝一聲，腰際長刀亦紛紛出鞘，刀光耀目，聲勢更是駭人。

柳依人神色未變，刀往右分，冷笑了一聲。

竇五左掌甩去韁繩，反按住腰際豹皮囊的飛蜂鈎上，狂笑道：「好，豪氣干雲，不愧名家子女。但勇如蕭楚，亦不免血染江河，你柳依人更休想活命……」

話口未完，橋底下陡地有人長笑道：「誰說蕭楚死了！」

笑聲未絕，話聲未了，一條人影已颼的疾從柳依人脚下的橋底竄了出來，直飛丈外。眼看他便要撞在斷口的橋板上。他那左掌陡的搶先遞出，吧的往板緣一拍，身形借力縱起，已落在竇五坐騎的左邊。

他，赫然是蕭楚！

他顧得柳依人，便來不及翻上橋板，但他身形乍落，脚尖便已點在那方要墮下水的健馬身上，借力斜標，竄入橋底的橫木，兩脚翻後，亦撐住了旁邊的木柱。整個人便背貼着橋板虛懸了起來，那網根本網他不着，擲來的鐵矛亦刺他不到，他背貼着橋板懸着，橋底陰暗，當然亦無人察覺他躲在那裏，柳依人呼喚他時他便想現身出來。但他知道那麽一來，竇五難保便會落荒逃去。鴻飛冥冥，往後更是無處追尋。是以強忍住氣，直待至竇五折返。

他突然現身，驚呼之聲立時此起彼落。竇五張着嘴巴，却再也說不出話來，他那張嘴巴，幾乎可以放得下隻鷄蛋。

柳依人又驚又喜，心頭可不知是什麽滋味，雖惱蕭楚捉狹，却禁不住叫了聲：「蕭楚？」

蕭楚回過頭來，笑了笑，道：「蕭楚在此！」右掌陡往劍柄上一搭，錚的一聲，長劍出鞘，頭也不回，縱身一劍疾向竇五刺了出去。

劍光有如匹練，劍勢却好比驚鴻，劍鋒未至，劍氣已然斬碎了秋風。

竇五悶哼了一聲，那按在飛蜂鈎上的左掌突鬆，反擊在馬鞍上，身形借力使力，冲天拔起！

他身形乍起，蕭楚長劍已至，堪堪從他脚底刺過，他心頭陡凜，身形直拔丈二，折腰、偏身、沉肩，左掌疾翻，飛蜂鈎從豹皮囊撒了出來，「金鷄點頭」往蕭楚迎頭啄下。

蕭楚冷笑一聲，斂劍勢，矮半身，左掌突翻，穿入竇五坐騎馬腹，長身暴起，腕底透勁，那馬立時被他托得飛了起來，疾向竇五那飛蜂鈎迎去，兩脚隨蹬，偏身竄出丈外。

竇五人在半空，收勢不住，飛蜂鈎便噗的嵌入馬頸。

那馬慘嘶未絕，直往下跌。竇五那身形亦墮了下來。他怪叫了一聲，風車般凌空翻了個觔斗，搶先瀉落橋板，左掌飛蜂鈎乘勢從馬頸上拔了出來。

他身形着實，右脚便起，恰好迎住那下墮的馬身。那馬頓又被他踢得飛了起來，呼的猛向蕭楚壓了過去。

蕭楚哈的笑了聲，脚尖點地，身子往側讓出。那馬去勢未竭，頓時撞在橋邊欄杆上。嘩啦的撞斷欄杆，直墮江心，「噗通」的激起了一股水柱。

蕭楚看的眞切，轉過半身，衝着竇五笑道：「你想的倒好，明知活不久索性連坐騎也宰掉了！」

竇五鼻子哼了聲，飛蜂鈎斜起喝道：「上！」

那衆黑衣漢子立時吆喝一聲，湧出蘆葦，撲向馬頭，當先三人刹那掩至蕭楚身後，三刀並起，刀光如匹練，齊齊劈出。

竇五更不再猶豫，左掌陡長，青芒暴閃。飛蜂鈎斜帶勁風，飛取蕭楚胸膛。

蕭楚恍如未覺，但鈎刀方至，他身形便亦展，筆直冲天！

竇五鈎勢頓斂，可是那三條漢子無此本領，刀勢放盡便無法收回。刀鋒便變了向竇五劈去，竇五方待拔身追在蕭楚身後，欲起未落，那三柄長刀已然遞至，他也不知是好笑還是好氣，急退兩步，錚錚錚的蕩開劈來長刀！

那三條黑衣漢子不由紅了臉龐，齊挫腕收刀，疾轉過身子，那刹那，蕭楚已風車般凌空翻了個觔斗，在他們身後瀉落。脚猶未站實，右掌青鋒已展，連環三劍，分襲三人，劍勢急如奔流，直似三柄長劍，同時刺了出去。

那三條黑衣漢子身子方轉，眼旁已瞥見劍光，驚呼失色，提刀急封。但刀勢才展示小半，蕭楚那劍已然刺中他們的心胸，鮮血飛激。

那三條黑衣漢子狂吼了聲，齊齊半步退出，左掌下意識便掩向左胸，但手還未掩實，人已氣絕身亡，仆倒橋板。那靠橋邊的左右兩個更是立脚不穩，直墮江心。

竇五冷眼旁觀，心頭不禁寒氣直冒，那緊接湧上橋的十來個黑衣漢子更是瞠目結舌。

蕭楚連殺三人，長劍的劍尖又指着竇五，竇五深深的吸了口氣，厲聲道：「上！」飛蜂鈎再展，連環七鈎飛削，鈎鈎不離蕭楚的要害，狠辣絕毒！

七條黑衣漢子，咬了咬牙，亦從蕭楚身後掩了上來。

蕭楚長劍亦展，劍風激盪，連封七鈎。突喝道：「讓我者生，擋我者死！」疾轉半身，劍如飛虹，連環兩劍刺出，兩條黑衣漢子掩至他身後，長刀未遞，胸膛已迎上了劍鋒，鮮血直冒，一聲狂吼，仰身便倒！

蕭楚劍勢不停，兩劍刺過，又是三劍刺出，分刺三人，那三人幾乎亦是毫無閃避的餘地，右掌長刀也來不及抵擋，便已被如虹青鋒劃開了胸膛，狂吼仆下！

蕭楚第三劍刺出，人便已轉了過來，劍隨身轉，寒芒閃動，嗤的直迫欲上未上的那竇五的咽喉！

他劍稱無情，當眞是名下無虛，一劍刺出，要就出手比他還快，先取去他的生命，要就閃避封擋得住，不然，必死無疑，教人毫無選擇的餘地。

竇五心頭寒意更甚，反應却仍不慢，左掌陡振，飛蜂鈎斜抹，錚的封住來劍，就向劍脊滑去，鈎尖鋒刃反刺蕭楚咽喉！

蕭楚喝聲：「好！」不封不扣，疾向後退出半丈，一條黑衣漢子方在那邊掩上，此際更不猶豫，長刀疾展，迎頭劈下。

蕭楚耳聽風聲，冷笑道：「你找死！」半身疾轉了出去，那刀立從他左肩削過，他頭也不回，腕肘突縮，一劍反手劃出，那漢子尚未來得及扭轉刀鋒，腰際已然迎上了劍鋒，立分兩截，鮮血飛激，上半截直飛橋下，下半截去勢未竭，兀自半步跨出，倒在蕭楚脚旁！

前後不過片刻，七條黑衣漢子已命喪六人，剩下來的那個心胆俱喪，只恐蕭楚找來，狂吼一聲，奮力擲出掌中長刀，回身便跑。

他只想用那刀阻住蕭楚的身形，好生逃走，却不知蕭楚原是無意殺他，那刀擲出反倒是觸起了蕭楚的殺機！

蕭楚腦後雖沒長着眼睛，兩耳却聽的眞切，欲起的身形突又偏了下去，那刀立從他頭上掠過，反變了擲向竇五，他讓過擲來長刀，身子便已半轉，突喝道：「那裏走！」兩脚陡蹬，疾追在那漢子身後。

那漢子才奔出幾步，蕭楚便已追上，一劍劃出，那漢子耳聽風聲，却無從閃避，嗤的一聲，頸後直至尻骨刹時裂出一道血口，鮮血狂噴而出！

一聲慘叫，他人已氣絕，去勢却未竭，搶出幾步，才倒仆在橋上，那飛激的鮮血雖未濺着他人，却已嚇慌了那立在橋頭欲上未上的幾個黑衣漢子，盡管舞着長刀，虛張聲勢，已無人敢再上。

竇五迫退蕭楚，本待放鈎搶攻，那知蕭楚乘退連殺兩人不獨已，竟有柄長刀向他迎面擲來，他也算手急眼快，鈎鋒倒轉，錚的撞飛擲來長刀，目光及處，却看到了那衆黑衣漢子的裝腔作勢，不由得心頭暗罵。

他怒意尚未消，蕭楚人已折回，劍尖斜指，霜鋒滴血，眼中殺機更濃！

竇五連打了兩個寒噤，臉色雖未變，懼意却已心生，他只想一走了之，可是，爲時已晚。他咬了咬牙，勉強挺起了胸膛，厲聲喝道：「姓蕭的，你待怎樣！」

蕭楚冷笑道：「你不犯着我無話可說，你存心殺我在先，我又豈容你活命！」

「好！好！」竇五連喝了兩聲好，聲音却已岔了。

蕭楚臉沉如水，目蘊殺機，冷笑道：「難得你說好，那我便不客氣了！」突喝一聲，長身暴起，劍在身先，洒出一片光網，刹那連刺三七二十一劍，劍光繚繞，如匹練，似驚虹！

竇五忙展身形，飛蜂鈎亦展，身如蜂飛，鈎比電閃！

但飛蜂鈎不如無情劍，三鈎擋過，不由退出一步，六鈎擋過，第二步又退出。三七二十一劍刺過，竇五已被蕭楚硬硬迫出七步有餘，再退三步，便已是木橋的斷口。

蕭楚突喝道：「第二十二劍！」漫天劍影暴收，劍勢由速變緩，一劍平胸緩緩刺了出去。

劍勢雖緩，劍風却是犀利無匹！

劍鋒未至，劍氣已然迫入眉睫！

蕭楚劍勢方動，柳依人那身子便亦展，兩個起落，人已在那黑衣女子身前七尺躍落。那黑衣女子冷不提防，不由的倒退出幾步。

柳依人脚尖着地，右掌柳葉刀便已遞指着那黑衣女子，冷冷的問道：「你便是那『黑羅刹』彭惜惜麽？」

「黑羅刹」彭惜惜哼道：「不錯！」

柳依人冷笑道：「只怕你不認！」

彭惜惜亦冷笑道：「認了又如何？」

柳依人怒喝道：「教你見識我掌中柳葉刀！」

彭惜惜道：「我早便想見識了！」話口未完，身形突地直竄出去，右掌乍起，長刀暴閃寒芒，斜抹柳依人咽喉。

柳依人直似未見，但彭惜惜長刀尚未遞滿，她右掌柳葉刀便亦展，錚的蕩開長刀刀鋒，就勢一引，斜貼刀脊一刀反削彭惜惜右臂，刀勢有如奔電，又乘勢將彭惜惜長刀封在外門，連消帶打，眼看彭惜惜是避無可避，但彭惜惜究非普通可比，兩脚陡蹬，身形倒縱半丈，便讓過了刀鋒。

以退爲進，本是下策，只因爲身形後退，先機便失，彭惜惜又豈不知，却是迫不得已。

柳依人下意識迫上，刀勢乍斂又起，可是，她身形方動，兩條黑衣漢子已從旁掩了過來，長刀並出，齊齊劈下！

柳依人輕叱道：「讓開！」柳葉刀刀光繚繞，左拒右擋，蕩開劈來長刀，突走偏鋒，繞身疾劃半弧。那兩條黑衣漢子第二刀欲起未起，胸膛已被刀光劃過，衣襟嗤的迸裂，冷風侵肌，雖然沒有傷着皮肉，却已嚇出了渾身冷汗，禁不住驚呼失聲，第二刀再也劈不了出去。

柳依人顧得了對付那兩條黑衣漢子，便顧不了彭惜惜，她柳葉刀方撤返，彭惜惜那身形便亦折回，長刀急展，寒芒暴閃，展開了凌厲已極的攻勢，刀刀迅快狠辣，刀刀不離柳依人身上要害。

柳依人身形亦展，快如飄風，滿頭青絲迎風飛舞，披風獵獵飛揚，身隨刀走，刀隨身游，十來刀拚過，反將彭惜惜困在柳葉刀的刀圈裏，彭惜惜乍看來雖仍是有攻有守，却已被迫在下風！

旁邊衆黑衣漢子却不曉得那許多，長刀並起，分從柳依人左右身後掩上。

柳依人雖是不將那衆黑衣漢子放在眼裏，却是不勝騷擾，她幾次想將彭惜惜重創刀下，却被那衆黑衣漢子亂了刀勢，無法痛下殺手，那片刻，她心頭惱到了極點，一聲輕叱，刀勢愈急，連環三刀，硬將彭惜惜迫出幾步，左手「撕」的反掌扯下肩後披風，疾向後甩了出去。

五條黑衣漢子方在柳依人身後湧上，猛見柳依人那青色的披風迎頭覆下，也不知是什麽用意，却都毫不猶豫，長刀齊翻，向上撩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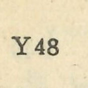
幾乎同時，柳依人疾轉過身來，猛可沉肩偏身，左掌往刀柄搭落，兩臂齊振，柳葉刀「橫掃千匹馬」，疾削了出去。

她兩臂同時發力，那刀削出，當眞是有如青天陡裂，疾走雷霆。

那五條黑衣漢子刀往上撩，眼裏雖然瞥見刀光，要回刀封擋時已是爲時已晚，胸腹欲縮不及，齊齊迫上了刀鋒。

裂帛聲刹那劃空暴响，那五條黑衣漢子前胸頓裂，嗤的迸出了股紅血。

（以下轉入第88頁）



冲天一鳳

文·飄零客
圖·可飛

江湖風波息　母子斷腸時

暮春三月，恬靜的九環山，自晨曦雲層透出，平添金黃色彩。九環山峻峯入雲，山勢奇險　斷崖幽谷，行人却步，峯頂終年積雪冰封，山腰溶雪滙爲一條白練，直瀉百丈．冲向外展的虬根古松，銀珠四濺，周圍水氣飛舞。由遠望去，祇見白茫茫一片，峯頂上接雲霧，山下却綠草如茵，到處奇花異卉。

驀地，一條白影自遠處如風馳電掣飛奔而前　瞬間已到山脚　祇見那白影停也不停，身形微彎，一躍拔起五六丈高，逕向峯頂躍去。

這時，九環山積雪方溶，山勢陡險，怪石青苔滑不留手，那影兒似乎毫不在意，一躍又是七、八丈，幾個起落，已沒入峯頂雲霧中。

穿過雲霧，峯頂景物清晰可辨。適才的白影已不再往上走，却反向峯南奔去。

這是面臨一處奇險斷崖，那白影兒停住身形　低嘯一聲，逕躍向谷底一株長在懸崖上的虬根古松，微一借力，身形順勢飄向對面一個洞穴。

甫進洞口，倏聞洞內傳出一聲清朗的聲音道：「小白，還不進洞，站在洞口作甚？」

原來這白影兒不是人，却是一頭火眼金睛，通體長滿雪白長毛的人猿。牠兩隻毛茸茸巨臂中緊抱着一個小娃娃，看來約莫三四歲上下，却長得胖壯非常，嫩白透紅的小臉蛋，安詳地睡得正酣。

這時白猿聽見洞內聲音，似乎十分驚懼，低頭看看懷中小娃兒，終於緩緩走入洞中。

洞口雖然狹小，進內後却豁然開朗，四壁光滑如鏡，寬敞異常，正中橫陳一張石榻　榻上坐着一個中年儒生，面對洞口盤膝而坐。

這時，白猿戰戰兢兢抱着小娃兒進洞。中年儒生臉色微沉，低聲喝道：「小白！此娃何來？快說。」

那白猿似乎曉得人語，嚇得放下娃兒，吱吱亂叫，一溜烟就逃出洞外。

中年儒生深知白猿個性，也不追問，祇見他也不站立，右掌微彎，那娃兒迄自平地飛出，直向儒生懷中落下。

那娃娃面容甫一入目，儒生臉色一凜，半晌，自語道：「相距千里，那不會……是她的孩子，但這娃兒却如此像她？」

儒生猶豫不決間，目光復又轉移到娃兒臉上，顏容漸漸開朗。

他運掌摸遍娃兒全身骨骼，不禁尖聲道：「好一副材料，這種上乘體質百年難見，不料今天被我碰上，總算冥冥中有主宰，五年幽居深谷，毀容斷足之仇有希望雪……」

至此，那儒生一陣長笑，笑聲由高而低，而凄厲，最後竟變成哭泣，悲慘動人，聞者淚下。

洞外，突然晴天一聲旱雷，刹那烏雲四佈，電閃雷轟，暴雨如泣，眞是天地色變，草木含悲，這個不祥徵兆，似乎也象徵武林將遭巨變……。

夜——恬靜而安詳，「鬼谷」中，靜得落針可聞。

寧靜中，谷中響起三聲梆鼓。打破沉寂，此時殘雲被一片烏雲遮沒，更顯得黯黑。

驀然，樓上突然飄下一片葉落，定睛看時，原來是一條人影，着地無聲，輕功之高，實在難以忖測。

那影似薄霧一閃，便沒入樓中，樓門顯然仍有兩個人把守。

但那薄霧從兩人身邊飄過時，兩人瞬即呆然木立，似乎甚麽也看不見，原來兩人已被點中穴道，不能動彈。

但怪異的事還不止此，「鬼谷」中的鐵門除了谷主進出外，從來是緊閉的，但今夜却洞開着。裏面雖然是黑黝黝一片，甚麽都看不見。

但那人影閃入樓中後，輕輕一旋，現出一個幪面銀衣人。

他縱身輕貼着左角壁樓底下，罩面黑紗露出兩度如電的稜芒往四週亂射。

他覺得這僅是一個普通書房佈置，無甚麽怪異地方。正中一張長案，靠着一張檀木彫花椅子，上面擺放一些古玩之類，再後面是一個大書橱，擺滿各種書籍及一些文房四寶等東西。

此外，壁上除掛着一對鴛鴦劍之外，別無可疑之處。

銀衣人察着一會，找不到任何破綻，尋出進入地庫秘密的暗門。但銀衣人似乎志在必得。

他亟盼一會這個震懾武林的「鬼后」，看看她到底是否三頭六臂，如何了不起的人。

銀衣人一陣細心觀察之下，目光落在石牆一幅古畫上。

他想：這可能是隧道暗門，但一會兒推按後，他似乎失望了，目光輾轉落在桌旁的一隻金光閃爍，振翅欲飛的大鷹身上，他飄身到桌旁，便伸手去握。

說時遲，那時快，那大兀鷹原來是一個巧妙的機關。

銀衣人掌未到，兀鷹咀內突噴出一股濃烟，直奔銀衣人面門。

銀衣人一聲不好，但他身子何等敏捷，一個連縱帶跳，迄自後退丈外。

銀衣人心念這定是甚麽歹毒的氣體，如非身手矯捷，必難倖免，於是急從身上掏出解毒丹服下，急急行功抗毒……

一會，他感覺心平氣和，僥倖未爲毒氣所傷。再打量大兀鷹時，兀鷹的咀本來是閤攏的，但噴出毒氣後，已自張開，咀裏却啣着一枚鐵彈。

銀衣人自忖着暗想又是甚麽暗器之類，不禁勃然大怒，右掌運功就朝兀鷹擊去。掌甫出，他又暗念：此番是刺探性質，不能留下痕跡，欲收回掌力時，已然不及，那大兀鷹雖未被擊成片片粉碎，但已體無完膚，頭，脚，翅膀都被擊毁，祇留下一個光禿禿軀體，轟聲跌落地上。

但奇異的事來了，這金鷹竟是開動暗門的機關，金鷹被擊毁，暗門也自動露了出來……。

銀衣人自是心裏一喜，一陣輕微響聲過後，正中長案底下突然出現一個僅堪一人穿過的洞穴，穴中透出濛濛淡淡的光華，陰森之極。

銀衣人撲到秘道口，側耳細聽，但裏面聲息全無，他冷然一笑驀地飄身落入。

約莫三十來級石階，才到平地，祇見洞壁曲窄，蜿蜒向前，洞壁相距丈來鑲有明珠一顆，幽幽慘淡綠光，即發於此，令人陰森可怖。

銀衣人加緊戒備，摸索前進，約莫盞茶時份，洞壁豁然開朗，洞內更是陰森可怖，骸骨遍地，血腥味陣陣中人欲嘔。

銀衣人縱然藝高胆大，這時也不禁心生寒意。

原來偌大洞穴，銀衣人未碰過一人，似乎設下陷阱，蘊藏極大陰謀，這也難怪他感到進退維谷。

正在疑惑之際，驀地，洞穴中央石壁突然震天價響，向左右分開。

一個苗條的白影出現眼前，洞穴內同時掀起一陣陰風，令人不寒而慄。

在黑暗中出現一條白影，這不能不敎銀衣人爲之失聲叫道：「鬼后？」

但是，他很機智沉着，功貫雙掌，身子驀退五步。

就在他後退之際，身後倏然出現一條白影，對他冷然一笑。

銀衣人倏地身形一側，嘿！奇怪！距他立身處不及兩丈寬窄的洞穴，這白影在他身旁掠過，却未被發現，這一駭非同小可，如果是事實，此人武功實是高不可測，一念之下，銀衣人不禁抽口涼氣。

但眼前實是如此，白影橫身甬道中正將來路擋住。

銀衣人雖然吃了一驚，但隨即冷然一笑，傲然而立。

因爲那白影武功詭秘無儔，那甬道僅寬丈許，要想從她身旁闖出，當無可能，而且此行是遵師吩咐，如非萬不得已，不能用武。

但此時此地，對方如要用強，除了硬拚之外，別無他法，縱然不能敵她，也不能閉目待斃。

此時，銀衣人暗運神功，蓄勢而立。良久，他發覺有點異樣，因爲立在甬道的白衣人，既不發聲，也不移動，亦無惡意，還是紋風不動立在原來位置，因此他覺得不對勁，他潛意識地跨前一步。

那白衣人也跟着跨了一步，祇是那白影站勢仍然不變。

銀衣人不由一怔，他不曉得白衣人在作甚麽壞主意，不由對她起戒心，身不由己退後兩步。

怪事又來了，他剛退兩步，白衣人也跟着後退兩步。

這一來銀衣人無法按捺，他低嘯一聲，左腕倏翻，一招「推波助瀾」，驀向白衣人劈來，勁風呼嘯，在甬道響起回聲，震耳欲聾，那知白衣人不但不引掌抵抗，也不閃避，對那掌力竟視若無覩。

電光火石之間，銀衣人大叫一聲：「不好！」祇見白衣人向側一讓，身上陡然射出一度烏綠光芒，甚疾如電，直向銀衣人射到。

那甬道能有多寬，兩人又是對面而立，若是別人，要想躲避實在難比登天，幸而銀衣人在發掌時已覺情形不對，先自戒備，見烏光一起，人已凌空飛起，身子緊貼壁頂，才僅讓過一蓬歹毒的箭雨。

雖然讓過，銀衣人也驚出一身冷汗！

「好奸詐的鬼后！」他自語道：「難怪人說她心腸歹毒，今日一會，方知不假！如果是別人恐怕必遭毒手！」

一蓬箭雨過後，再看白衣人已不見，他適才立身處，不知何時落下一道鐵門，早將甬道封閉。

銀衣人飄身到鐵門一陣推拉，那裏推得動，曲指一彈，那門最少有三五寸厚，這一來，銀衣人立成了籠中之鳥，網中之魚，就是肘生雙翅，也無法逃出。

銀衣人似乎不放在心上，僅冷笑一聲，並不害怕。

他沉思一會，仍返身向甬道裏走去。

當他想到白衣人的詭秘行藏也不由讚佩起來，就是這秘室的設計，匠心獨運，驟然一見一時也難分眞僞，只要先動手觸動機關，身罹陷阱，恐再難逃出生天的。

銀衣人正轉念間，他抵達一岔道，道口兩側均有小門。

他仗着珠光定睛看時，不覺一怔，原來上邊刻着「地獄門」三字，另一側小門上書「行功室」。

他心念這回就是十八層地獄，也得走一趟，主意打定，他功凝雙掌，使用師門絕學「開山劈石」神功，轟轟就朝兩扇小門擊到，掌出如萬馬奔騰，雷吼震耳，兩扇小門應聲而開。

銀衣人朝內室一望，頓感一凜，那間所謂「地獄門」的却原來又是一個地穴，近門處地下，滿佈十餘具骷髏骨，滿地殘肢斷體，令人不寒而慄。

銀衣人爲窮究竟，也不猶豫，大踏步向洞內走去。

洞頂縷縷透出黯淡綠光，不到三五步便有一堆骸骨佈滿地上，陰森恐怖之極。

銀衣人已深入洞內數丈之遙，迄無發現任何可疑處，正欲回身出洞之際，隱隱聽見有人哼出痛苦呻吟聲。

銀衣人如獲至寶，循聲又深入丈許，祇見一高齡道裝打扮長者，似受深重內傷，口角掛血，強自迸出一口氣道：「閣下想……必是被鬼后誘……來……來此地……老……夫……。」

說到這裏迄已不能言語，祇伸手招呼銀衣人趨前，從懷裏揣出一本武功秘笈，塞到銀衣人的手裏，復又斷續地說道：「這是老朽畢生武功記載，留着也無用，請妥爲保存或許對你……有……用……。」

話還未說完，銀衣人突覺耳後生風，知有人暗襲。他何等乖巧，立將身形微挫，運勁於掌，朝後劈空擊出，祇聽後面啊呀一聲，一人翻身栽倒，但立刻又一縱躍，掠出丈外。

銀衣人返身一看，不禁嚇了一跳，原來在地洞出現的却是鬼后得力左右手「黑白無常」。

此兩人武功深湛，功力不在「鬼后」之下，此番聯手合攻，功力更增。

但銀衣人自幼跟名師習藝，招式自是異於常人，此次身陷險境，更步步爲營，出招用足七成以上功力。

「黑白無常」藝高人胆大，對此乳臭小兒，那裏放在心上，幾乎吃敗仗。

黑無常一掠丈外，這番對銀衣人不敢造次，兩人長嘯一聲，揮動哭喪棒，合攻銀衣人。

銀衣人恐多耽時間，而至事敗，運起師門絕學「旋風三式」的「順水推舟」，整個人平着身子，橫遞過去，跟着招式一變，復把身子向後一翻，「游龍歸淵」第二式已使出來。

「黑白無常」雖是武林魔頭，但這種怪異招數，見影不見人，不知如何迎敵。

正在兩人手忙脚亂之際，銀衣人已雙脚一剪，一式「犂庭掃穴」變指爲掌直向敵人下三路襲去。

這招連環擊出，避敵，讓招，倒身，襲敵，一氣呵成，可說是精妙無比，威力絕倫。

「黑白無常」一來輕敵，二來從未見此怪招，兩人膝蓋被擊中，幸而兩人功力深厚，否則難逃一掌之危。

「黑白無常」見不能制敵，已無心戀戰，雙雙竄入暗門逃命。

銀衣人不追趕，回身再看老人時，已然氣絕斃命。他掏出懷內秘笈，端詳一會，也覺地穴並無奇特之處，於是循原路奔出地室返客寓。

原來銀衣客複姓上官，單名玉，三歲時其父失踪，音訊全無，而他亦被一隻白猿抱進絕谷，跟一武林異人學藝。

屈指已是十八年，盡得異人眞傳，近年聽說江湖上出現骷髏帮會，帮主却是一名女子，自稱「鬼后」，却是武功造詣極

高的魔頭，舉手投足之間便能置人於死。

但話又說回來，那魔頭行走江湖，從未露出本來面目，就是出手殺人，也只以蒙面人出現，全身黑衣打扮，叫人無法認出眞面目。

再說近年崛起的骷髏帮，就聽說這是女魔爲帮主。

骷髏帮之崛起 引起武林一片血腥，蒙受一場浩刦。

最近數月來，一般年輕貌美武林高手，不論是各大門派或江湖上黑白道人物，先後達百人離奇斃命。

他們至死原因如出一轍。——事先均收到骷髏帮一張無字請帖。裏面隻字全無，只繪一具骷髏頭骨。

不出三天之內 接獲請帖的人，便不明不白的死去。

他們都是被人施一種歹毒異常的暗器，打入身體各大穴，無論武功多高，不出六個時辰，便全身腐爛而死。

這樣一來，頓教武林各年青高手，人人自危 鬧得滿城風雨。

但話又說回來 接獲骷髏帮請帖的人，都是一般壯年俊秀高手，稍嫌貌醜的却安然無恙。

上官玉此次別師下山，在路上聽人說得繪影繪聲，又說鬼后武功如何了得，身手如何敏捷，行踪詭秘，忽隱忽現，乃决心一進鬼谷刺探虛實。

上官玉返回客店，一看天色已近四更，雖然是闖入鬼谷，但却調查不到什麽可疑之處。

他又從懷內揣出老人給他的秘笈翻閱。燈下細看寫着「玄音眞經」。

上官玉暗念，玄音原來就是那老者名字，一代高手當前，也無緣結識，不禁喟嘆。

於是也不多疑，細心翻閱。

「玄音眞經」內僅兩篇 首篇記載內功吐納口訣。

次篇記載玄音大師畢生武功，包括拳、脚、兵刃、暗器及各種罕見招式，端的曠古絕今，奇奧無匹。

上官玉一面翻閱，一面加以體會，起先尚能略窺門徑。

但到後來越弄越胡塗，就連上官玉這樣具有超人智慧的武林奇才也無法理解。

再詳細體會各篇武術記載，莫不大異常規。內家吐納口訣偶一不愼，必至走火入魔。各種奇異招式亦與目下武林技擊背道而馳 別說無法過招，即使出招亦感破綻百出，蹩扭已極。練習起來實有乖武學之道，上官玉大惑不解。

他暗自忖道：「怎的一代高手所著的秘笈如此難懂？昔日師傅常讚我資質聰穎，智慧過人，眼看面對這本眞經，就連一點頭緒也摸不着 然則這經果眞是奇絕無匹……」思忖至此，心中一動，頓覺略有所悟，又自忖思道：「眞經上記載如許多招式，何不試試，或許有特殊收穫，亦未可料。」

於是他按照經上記載一招「偷天換日」。左掌由內而外向上翻動，右掌直前，半途化掌爲指，襲敵避招，側身。

一試之下，頓感蹩扭百出，內勁眞力無法貫注雙臂 輕飄飄的毫無力道可言。

一連三招，俱是如此 無從學會。頓感心灰意冷，再也提不起興趣，便熄燈就寢。

上官玉甫躺下床，心中不忿，又連忙翻身坐起，盤膝而坐，按照經上吐納口訣，緩緩繞行。不到片刻，體內眞氣愈繞愈快，漸似一股狂濤激流，一時間竟無法控制。

上官玉嚇得心胆俱裂，正擬設法補救，猛覺胸口一陣劇痛，腦袋轟然一聲，已然昏厥在床，人事不省。

良久——上官玉漸由昏迷中甦醒過來，只覺渾身骨骼有如寸斷，腦袋仍舊昏沉沉的。

他俊目微張，瞥見室內黑黝黝的，燈光不知何時熄去，四肢尚能伸縮自如，却仍是軟綿綿的，如罹大病。心內自是驚喜，一面緩緩爬起 盤膝而坐，越想越心驚，此番如不是見機得快，恐怕早就走火入魔 再無救藥。

於是，上官玉盤膝默用師門心訣運功療傷，良久，俊臉始由白轉紅，神志湛湛，內傷痊癒。

上官玉欣慰之餘，一躍起床，不禁大吃一驚。

原來桌上一本「玄音眞經」，不知何時已不翼而飛。

上官玉武功甚深，百尺內黑夜視物纖毫可睹。

他發現桌上留有一張字條，墨漬未乾，急趨前拿起一看。

上面寫着：「本欲取你性命，無奈不願乘人之危，今取眞經代之，日後相逢，便成死敵。」下無具名，僅左下角繪一朶雪蓮花，含苞待放，栩栩如生。字跡娟秀中隱露剛勁，箋上輕透蘭麝芳香，似出自女子手筆。

上官玉一氣非同小可，劍眉倒竪，一式「燕子穿簾」穿窗而出，脚不沾地已翻上屋頂。橫目四望，只見明月在天，繁星閃耀，大地一片沉寂，那有半個人影？

上官玉暗忖：此人武功實在高不可測，箋上墨漬未乾，人已杳如黃鶴。

上官玉微嘆一口氣，回身返入客店。

一夜歷盡驚險，心中煩躁異常，又因秘笈「玄音眞經」被人盜走，更不知是何方神聖，輾轉反側，一夜不能成寢，轉瞬鷄鳴報曉。

上官玉掏出兩錠碎銀，放在桌上，也不驚動店小二，翻身越窗而出，似有重重心事，朝東北方離去。

自從九環山別師下山，上官玉奉命找尋生母落在何方，至今不但影踪全無，還牽入骷髏帮漩渦，恐怕從此多事。

至於「玄音眞經」被何人盜去？雪蓮花又是何等人物？更別無蛛絲馬跡可尋。

聽說武林中以雪蓮爲號的却有一人，究竟是否她盜去，一時却難斷語，萬一錯認誣人爲盜，輕者有傷和氣，重者將招至干戈相見，釀成流血事件。

再念玄音大師乃一代武林高手，他手著秘笈「玄音眞經」如落在邪門或黑道人物手中，豈不如虎添翼？

上官玉幾番思量，决心先行尋經，以免落入壞人手中，使自己成爲武林罪人，

至於其他諸事，決心暫緩辦理，主意打定，足跡放寬，遍遊名山大川，一方面瀏覽風景，另方面俟機尋回眞經。

× × ×

失踪年餘的「玄音眞經」有消息了，據說是鬼谷中一名高手獲得，上面所載全是仙人間的武學。

不但可以習成舉世無匹的武功，若窮研深究 且可練成金剛不壞之身，成為俠仙之流。

此消息江湖上輾轉相傳，不脛而走，作為武林第一人誰人不想？

於是武林中人奔走相告，六大門派震驚，高手紛紛出動，隱跡多年的黑白道奇人異士，也開始在江湖上現身，一時潛龍臥虎，人材濟濟，所有目標全為「玄音眞經」。

這回武林一場浩刧開始，那些企圖奪刧秘笈之人，因想追截得主，互相間接成了敵人，每天有人火併死亡，由嫉妬變成仇恨，人死得越多，仇恨更擴大，一片血腥仇殺，震撼着武林。

白雲山一座古刹前，上官玉正與兩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傢伙，展開搏鬥。

那兩人原來就是骷髏帮頭領，黑白無常巫靈和巫魂。

這黑白無常曾在鬼谷三招敗在上官玉手裏，此番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各抖手中哭喪棒及落魂幡，合攻上官玉。

雙方拳來棒往，殺得日月無光！鬼哭神號！

上官玉以一敵二，毫無懼色 越戰越勇，使出師門絕學「天龍神掌」，周圍丈內掀起一股狂飈，力道何止千鈞，直向敵方捲去。

巫靈巫魂是江湖魔頭，身經百戰，對上官玉怪異招式已倍加戒備。

此際兩人各抖手中兵器 展開詭異辛辣「落魂幡」招式，將一支落魂幡化影百千，挾着一股凌厲狂飈，便向上官玉全身各大穴襲到。

上官玉冷笑一聲，自忖這老魔非給一點顏色看，斷不肯輕易言敗，眼見落魂幡威力驟增，劍眉一剔，招式頓變，「天龍神掌」一化成千百掌花 漫天飛舞，却不帶絲毫勁風 冉冉迎上，落魂幡狂飈一遇掌風，便如泥牛入海，影踪全無。

黑無常巫靈最識貨，他見上官玉施展這不帶勁風招式，便是一愣，心知這種最上乘武功，如非武學晉入峯巔之人，絕難施出，而且也最難應付。

這種毫無力道的渾厚而源源不絕地向他們襲來，使他倆已微有窒息之感。

黑白無常巫靈巫魂心驚之餘，一點不敢大意進招封架。

上官玉却越戰越勇，神情灑落之極，脚下更見行雲流水 從容不迫。

三人轉眼變成一團白練越戰越烈，陣陣勁風也越來越強。

此際，戰圈外多了一位身穿黑衣，身材細小的蒙面人。

她心情似乎很矛盾，一方面不想自己方面的黑白無常敗陣，另方面也不希望眼前年輕俏美武士受挫。

她功凝雙掌，預備必要時插手排解。

巫靈巫魂二人愈戰愈驚，一條哭喪棒使得不成招數，似要敗下陣來。

三人酣戰又過二十招，兩巫已被迫得大汗淋漓，四肢無力。觸目所及，漫天掌花冉冉升空，化形千萬，愈來愈密，不禁心頭一急。惡念頓生。暗一運勁縱身跳入戰圈。

就在這電光石火當兒，厲吼一聲，右腕微揚，三點綠芒發自掌底，直迫上官玉面門，驟覺寒光迫體，陰森之極。

上官玉料不到巫靈巫魂如此卑鄙 猝下毒手。

他在巫靈躍身後退之際，稍一疏神，一股碧綠毒烟已侵入體內，心中頓感一陣翻騰，心血翻湧，驟聽一聲格格獰笑，又是兩點綠芒向上官玉面門打到。

他低着頭向左一讓，綠芒貼耳而過，驚險萬分。

這時上官玉目色盡赤，腦中一昏，頓感四肢無力，方待行功，又有兩點綠芒打到。

他一咬牙強自提氣，揮袖擊落兩點綠芒，但另兩點綠芒又到。

他四肢已感無力，再無法抵擋，一咬牙，只有閉目待斃。

實在，上官玉此時已人事不省，昏絕過去。

不知過了多少時刻，他悠悠甦醒過來，只覺一隻纖幼玉手在他背後面上撫揑。

上官玉睜眼一看，這時天色已放曙，古刹及密林都在目前，但骷髏帮人一個不見，自己却躺在樹下一個麗質天生的少女懷中。

不消說，自己一條性命是那少女救同來的，一陣羞慚，霍然躍起。

上官玉剛站穩，那少女也一整衣衫，神情嬌慵無限地站起來。

她剛起立不久，脚未站穩，但見臉色大變，嬌叱一聲，倏又頹然倒下。

上官玉不明就裏，還以為他也受了內傷，趨前一步，驚呼道：「姑娘！你受傷了……」

那少女微微搖手，嘴角掛笑道：「相公別介意，小女子昨夜途經此地，見相公正在危急，僥倖擊落那綠芒，綠芒才落，相公已倒地不起……」

那少女略一沉吟又道：「那帮人一見小女子半途插手，就來圍攻，正在危急之際，幸而其中有一位蒙面姑娘，斥退衆人，深深看我一眼，就率衆逃走。」

語至此，微微一頓，流波偷瞥上官玉一眼，復反問道：「那位蒙面姑娘，相公可認識？」

「不認識！」

「這就奇啦！」

少女微笑看復又說道：「他們走後，我察看相公是中了獨門奇毒，只有施毒者可解救，正在焦急間，那蒙面姑娘丟而復返。」語至此，少女微頓一頓，玉手一理雲鬢，又道：「那蒙面人告訴我，說相公是中了『百年毒鴆』，非獨門解藥不能解救，又遞給我一枚丹丸，叫我嚼碎讓相公服下。」至此，少女雙頰泛紅嬌羞不勝。

上官玉看了也不覺心裏一蕩，兩人相對沉默了一會……。

終於少女先開口道：「那蒙面女人見相公服了丹丸，又替相公推拿一番，叫我扶着相公靜坐樹底下，不能亂動，她又立在旁邊為相公守候，直至天色放曙甦醒時，才飄然而去……」

上官玉面對此救命恩人，就要倒身下拜，少女那裏肯受。

終於兩人相對行了一禮。

上官玉正要問少女姓名時，頓覺人聲鼎沸，由密林中傳出。

少女面色一變，一抱拳道：「相公！小女子家有要事，不能躭擱 就此拜別！小會有期！」話未說完，人已飄出丈外。

上官玉欲阻止時 已來不及，只見少女幾個起落，踪跡不見。

上官玉念此女輕功實不在自己之下。

原來那少女就是白雪蓮，「玄音眞經」也是她盜去。

她本是骷髏帮鬼后的心愛徒兒，因見師父為非作歹，已看不過眼，有心叛帮，此次盜得「玄音眞經」，盡得其中奧秘，可以尅敵及引為退身之策 上面對上官玉的一番話 所說的蒙面女人，其實就是她自己一人。

却說上官玉呆立古刹旁，突見密林內出現十餘武林高手，一字排開 逕向上官玉站立之處行近。

那一夥人有老有少 為首一人却是出家人打扮，趨前合什道：「阿彌陀佛，請問施主，往鬼谷從那一條路走？」

這一問教上官玉摸不着頭腦。

他躬身道：「想各位必是走錯了，鬼谷不是在蜈蚣嶺？怎麽迢迢萬里 跑到白雲山找尋鬼谷？」

人羣中一陣騷動，其中一人口快說：「這人是獃子，我們別理他……朝東方走一程再說。」

那僧人打扮老者說：「施主恐弄錯了，鬼谷確在白雲山，蜈蚣嶺祇是鬼谷的分舵，施主既然不知，打擾了。」

那僧人說完，頭也不回逕自率領一行十餘人朝東方走去。

這一來，上官玉感到突然，那麽自己冒險一闖的竟不是眞正的鬼谷，此行不是白走嗎？

他眉頭一皺，心生一計，立刻追上那夥人，攔在路前說：「各位，小弟正想往鬼谷，就請一道走如何？」

為首的僧人打扮者，向上官玉微一打量，似有所憶說：「施主姓甚名誰，拜何人為師，此行到鬼谷何故？」

上官玉見老者慈目善眉 不想隱瞞，便坦白地道：「晚輩複姓上官 單名一個玉字，師傅是銀衣俏郎君……。」

說到這裏，黃衣老僧容顏開朗，合掌當胸說道：「阿彌陀佛 此回總算皇天有眼，銀衣俏郎君繼後有人，我們也添一臂之力……。」

黃衣老僧拈鬚微笑，又道：「實在不相瞞施主說 我們此行是關係武林一宗大事，想近年來骷髏帮崛起 稱霸武林，多名高手不明不白喪生，就是骷髏帮帮主鬼谷所為，她說要殺盡天下年青高手，並邀約我們六派掌門參加死亡宴，以武會友，如被他獲勝，此後將領導武林……天下將永無寧日。」

言下不勝唏噓。

上官玉一聽，毛髮皆豎，血氣翻湧，朗聲道：「就是我上官玉拚着粉身碎骨，也不容這魔頭胡作非為。」

黃衣僧人低宣一聲佛號，便介紹六大門派掌門與上官玉相見，次序是少林掌門慧光禪師，峨嵋掌門了慈，華山掌門杳隱大師及武當掌門青松道長，青城掌門與崆峒掌門及各派高手十餘人。

少林掌門慧光禪師道：「我們一羣須有一人領導才好行事，依老衲之見，銀衣俏郎君前輩，德高望重，他老人家的衣鉢徒兒，也可以推為代表。老衲以為就請上官玉施主為羣雄之首，各位以為如何？」

六大門派中以少林掌門慧光最受人敬重，此語一出，各派齊聲附和。

祇見上官玉連連擺手，說道：「晚輩何德何能，敢當此重任！還是由慧光禪師領導羣雄，晚輩當力効犬馬之勞！」

衆人見拗不過，還是由慧光發施號令，依序是上官玉，了慈，杳隱，青松及青城，崆峒及各派高手。

一行十餘人正擬啓程赴鬼谷死亡宴會，突然颼颼颼，嶺上飛下兩名黑衣幪面勁裝大漢。

慧光禪師到底武功湛深，朗聲叫人止步，嚴陣以待。

因骷髏帮出現，先是由兩人領先，隨後鬼后即到。

此際，慧光禪師朗聲喝道：「來人止步，通上名來，否則格殺勿論。」

兩黑衣人也不理會，逕自趨前抱拳道：「敝帮主知悉各位親臨赴會。特派小的前來領路。」

慧光禪師低宣佛號，朗聲道：「如此，就煩兩位在前帶路便是！」

於是兩黑衣人領先，慧光及上官玉等一行十餘人隨後浩浩蕩蕩逕奔鬼谷而去。

行行重行行，過了頓飯時間，祇見山勢陡險，四面斷崖峭壁，寸草不生。

一行十餘人來到一亂葬崗前，兩個勁裝幪面大漢，就朝一處塚穴沒入。

慧光等一行跟着進入後，裏面豁然開朗，前面面臨千丈斷崖，下面是一條陰森激流，如不愼墮下，不粉身碎骨才怪！

兩黑衣人一指前面，說道：「各位掌門，前面便是鬼谷，各位進入鬼谷，先要走過斷魂崖，便可赴宴。」

兩人說完，逕自沒入山谷中，幾個轉身踪跡不見。

慧光及上官玉等一行十餘人，端詳了一會，祇見對岸百尺下懸一條長籐。

慧光等各人都是江湖一流高手，並不覺怎樣困難，各展本門輕功，飛越對岸。

各人深入鬼谷境地，驟覺寒氣迫人，陰風罩體，使人不寒而慄。

衆人迄未到過鬼谷，正前進時，颼颼颼，又有四個黑衣幪面人由高空落下。

他們俱不作聲，以手示意引領衆人前進，又過盞茶時份，但見林木參天，陰森可怖，此林內及地面滿佈骷髏骨頭，鮮血由上涔涔而下，倍增恐怖。

突然，哇哇兩聲，劃破寧靜長空，密林內「卜，卜，卜」撲出幾隻吃人巨鷹，急如利刀，逕向慧光等衆人撲來。

衆人不虞有此，一驚非小。

還是上官玉眼明手快，劈空擊出一掌，力度何止千鈞，巨鷹雖然敏捷通靈，但

其中兩鷹被擊中翅膀，振翼一飛沖天．翱翔空際，輾轉哀鳴，其餘雖然亦已入雲霄，但仍張牙舞爪，虎視眈眈，伺機擇人而噬。

衆人又過百步之遙，林內出現一人，鬚髮皆白，神色凝重，雙目神光如炬，令人望而生畏。

慧光禪師到底羣雄之首，目光銳利，低宣一聲佛號，即趨前說道：「飄萍客前輩也來參加熱鬧，我們又添實力……。」

原來此人姓蘇名翼，外號飄萍客，却是爲人忠耿．正義不屈。

慧光一一介紹了各大掌門相見完畢，但蘇翼一見上官玉，却瞠目結舌，不能言語．

良久．蘇翼道．「敢問這位俠士，高姓大名．尊師何人？」

上官玉也不隱瞞．便把白猿把他抱入九環山跟銀衣俏郎君學藝一事說了一遍。

蘇翼至此　頓覺恍然大悟，哈哈大笑道：「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銀衣俏郎君失踪已二十三年　原來潛入深山教子學藝　你說好笑不好笑！」說罷仰天大笑。

上官玉及慧光等一干人聽蘇翼這一說，個個不明就裏，連忙向蘇翼追問原委。

蘇翼至此也不隱瞞　便把銀衣俏郎二十三年前失踪，遺下幼兒寡婦，五年後亦告失踪　其妻「冲天一鳳」亦下落不明。今見上官玉面貌與二十三年前銀衣俏郎君一模一樣，便斷定上官玉便是銀衣俏郎君親兒……。

至此，各人恍然大悟。

上官玉回憶九環山中師傅的言談舉止，及囑託在江湖行走亦穿銀衣，似寓意深刻。

上官玉至此，含淚跪倒朝空三叩拜，以謝生父多年教養之恩。

蘇翼及慧光各大門派掌門人等也不禁一掬同情之淚。

良久，蘇翼立在各人當中道：「老夫先前已進入鬼谷，裏面設置陰森可怖之極，在場各位，恐都不是鬼后對手。」

語至此，略頓一頓，臉色凝重的望着上官玉，又道：「老夫想除了侄兒上官玉可以一拚之外……不過此青年出面，似乎有失各位掌門人體面，依老夫愚見……」

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張人皮面具，遞給上官玉戴上。言下之意，各大掌門均無言以對，因銀衣俏郎君是天下第一高手．俗語說：「強將手下無弱兵」，上官玉身手當然了得。

少林掌門慧光禪師低宣一聲佛號，說道：「前輩言之有理，一切就由前輩作主吧。」

少林掌門贊成，各派自是無人反對。

就在此時，谷中出現八個勁裝黑衣幪面大漢，爲首兩人正是鬼后左右手「黑白無常」，他們示意引領衆人進入鬼谷。

一行十餘人甫進谷口，一股血腥氣味中人欲嘔．斷體殘肢滿佈一地，鮮血由屍體上涔涔而下。

進入鬼谷尋丈　都是骷髏骨頭之類。來到一處．衆見設有酒筵　分三張方桌品字兒排開，黑白無常示意上官玉等分左右席坐下。

上官玉及蘇翼等一干人，看見桌上陳設，不禁觸目驚心。

原來桌上的碗、筷、杯、碟之類的東西，全部都是骷髏骨雕刻而成的，細緻精巧。

桌上四角，放着四個骷髏頭骨，空目射出綠光，忽明忽暗，好不駭人。

半晌，一聲鐘鳴，岩石突自左右分開。鬼后及一名黑衣少女出現眼前。

鬼后全身素白，面披白紗，儀態萬千。少女却全身黑色，面無遮掩，走出席前當中坐下。

上官玉一看，幾乎失聲驚叫。

原來那少女便是在古剎的救命恩人，這一驚非小，他強自抑制情感，一雙目光如炬般盯在少女臉上。

此時，各人已入席坐定，鬼后開口道：「今天的死亡宴，也不需多費唇舌．各位掌門及各大高手賞面蒞臨，蓬蓽生輝，今天以武會友，並不想多費手脚，祇要你們之中委派一人能接我三陣，便算服輸，否則今後你們要加盟骷髏帮，聽我差遣，如若不從，格殺勿論。」

語調由低而昂，而淒厲，而嚴肅，字字清朗，句句入耳，座上各人，無不悚然一懍。

慧光禪師躬身宣了一聲佛號：「我們出家人慈悲爲本，這樣比試最好不過，免得多人釀成流血，罪過！罪過！」

語至此，向上官玉略打眼色。

上官玉即一躍立在場心　抱拳道：「如何比試，便請吩咐。」

鬼后橫目一瞥上官玉，見他不過五十開外，貌不驚人，也不放在心上，便厲聲道：「第一回，你能聽得我一曲琵琶音，便算操勝，第二回，你可用畢生武功，擊我三掌，如我稍退半步，便算輸定。第三回，你我用畢生所學，來一決鬥，三者勝其二，便是獲勝。」

「好！」上官玉頷首答應。

鬼卒端來一椅。

上官玉坐在場心，忽聽得耳根响起螞蟻傳音說道：「娃兒，任務艱鉅，少安毋躁。」

上官玉回首知是師叔蘇翼用傳音入秘上乘功夫，囑他小心應付！

此際，少女端出琵琶，鬼后接過，彈出嫋嫋琴音，初如巫峽猿啼，如泣如訴，繼而高山流水，無殊仙樂。

祇是上官玉初時臉色凝重，後來似受深重痛苦　汗如雨下，胸脯狂起伏，繼而放聲大哭，以至力竭聲嘶，十丈外的各派掌門聽來，自始至終，均覺琴音悅耳，令人心曠神怡。

驀爾琴音一變，由低陡高，有如深淵激流，澎湃奔騰，上官玉木然呆坐，倏忽淚下如雨，似爲琴音控制，一蹶不振！

此際各大掌門見上官玉似要敗落，齊感吃驚，驚惶失措。

正當此時，琴音突止。

上官玉如萬丈深淵一躍而登摩天峻嶺，頓覺功力陡加．氣力充沛，不禁狂喜！

「罷了，『勾魂曲』威力無倫，如今弦綫中斷，而你也能聆我二奏，本后無話可說，這一陣認輸就是。」

鬼后說完，也無精打彩，狀似無限唏

噓之感。

蘇翼，慧光及各大掌門等一聽　自是喜不自勝．但其餘兩陣如何還未可預卜，強自按捺觀變！

上官主一聲僥倖　表面仍自一片安詳神色．且看第二陣如何較量。

原來先前琵琶弦突斷，也是少女暗中助他一臂。此時她仍是默不作聲，立在鬼后身傍，流波偸盼上官玉　口角含春！

「第二陣你可用本門絕學連擊我三掌，本后不予還擊，如能震退本后半步，便算你贏？」鬼后神色凝重．冷冷的說。

上官玉施展本門絕學，掌起處化成千百及朵花漫地飛舞．挾看一股狂飈　便向鬼后捲到。

連發兩掌，鬼后有如泰山矗立，就連衣袂也未動一下。

上官玉突然失聲道：「這一陣，我輸了。」

此語一出，衆人心中一凜，憂形於色，緊張焦急神色難掩心中的驚駭！如今一勝一負，雙方比方個平手，關鍵就在第三陣！

第三陣兩人也不打話，各自展出生平絕學，拚個你死我活！

事關武林大事，個人生死，在所不計，上官玉有心以死相拚，挽救武林，各自竭盡所能，全力施爲！轉瞬百招已過，雙方優劣難判，這邊六大門派高手看得磨拳擦掌，心癢難熬，恨不得加一掌，把鬼后打倒。

就在此電光火石之間，鬼后招式陡變，遽施殺手，這時少女一聲尖叫道．「師傅！」

鬼后稍一疏神，面紗被上官玉一把抓脫。

這時，衆人目光一亮，原來鬼后却是一位清麗絕俗的美女子，看去祇像三十餘歲的光景。

各大門派座中一人高呼道：「冲天一鳳！你們不能打！」

就在此時，鬼后見有人高呼自己外號，不禁一愕，稍一分神，上官玉巳發出「天龍神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立時擊到。

鬼后欲待閃避，那裏還來得及，一掌擊中胸膛，立時口角掛血，傷重倒地。

此際，人叢中一人飛身而出，正是風塵俠隱蘇翼，他一摻扶着鬼后，並道：「大嫂！這便是你的親生兒小玉兒！」

上官玉一聽，如遭雷殛。

叔父的話，不會錯，眼前的鬼后正是自己朝思暮想，失踪十數年生身之母！

他一面脫掉面罩，「冲天一鳳」吳艷紅一見上官玉與失踪二十餘年丈夫長得一模一樣，以爲夢中相逢，便問及父親二十餘年落身何方！

上官玉便將乃父遭人暗算自困絕谷及後如何被白猿抱入洞中等事細說一遍。

這時母子二人骨肉相逢，恍如隔世，情不自禁，抱頭痛哭！

原來鬼后以爲丈夫狠心拋棄不言而別，把心一横，立心殺盡天下青年俊俏高手以爲報復，此時覺得很對不起丈夫，無顏偷生人世。

就在此時，鬼谷內一陣騷動，蘇翼大喝：「賊胚子，那裏走！」

各門派羣雄追出大半。上官玉偶一回頭，鬼后吳艷紅以錯怪丈夫，也自感覺滿身罪孽，無顏對人，乃嚼舌身亡。

上官玉一番痛哭，自是不在話下。

却說蘇翼巳從谷外捉進兩人，原來是黑白無常巫靈巫魂，正是當年合力將銀衣俏郎君毀容斷足之人。上官玉新仇舊恨湧上心頭，雙掌齊發，只見狂飈乍起，巫靈巫魂立時五孔流血，倒地身亡。

於是一場武林風波遂告結束，骷髏帮羣龍無首，不攻自破。

六大門派及蘇翼等任務巳達，紛紛告辭，各返本門不提。

此時，鬼谷內祇剩下少女白雪蓮及上官玉兩人，本來巳生情愫。

此際，雪蓮掏出「玄音眞經」扮了一個鬼臉。

原來「玄音眞經」最後一頁附有解說。上官玉一時不察，幾乎走火入魔，及被雪蓮盜去，卒被細心察看出來。

自是一對有情人終成美眷。

婚後逕奔九環山父處，共同研討「玄音眞經」蓋世武功，行道江湖。（完）

落拓書生　萬人爭奪

江山處處哀鴻（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可飛·圖

一葉扁舟，在水天蒼茫中欵乃着。

船頭是一位橫篙亭立的紫衣少女，她那迎風欲折的小小蠻腰，在波濤起伏中不停的欵擺。

殘照映湖，秋風蕭蕭，湖上晚景竟是這般的美麗。

此時天色在逐漸的轉變，天空飄起了濛濛細雨，雨絲洒在她那清麗絕塵的粉頰之上，她似乎無暇顧及。

她的臉色是凝重的，一對朗若明星的秀目，緊緊打着那烟水淒迷的粼粼波光。

她好像瞧到了甚麼，忽然嬌軀一震，同時尖聲呼叫，道：「爹！你看……」

小舟的後梢，是一個銀髯拂胸的白髮老者，他搖着槳，哼着歌，一雙深沉如海的虎目之中，似乎含着幾許哀愁。

他聽到紫衣少女的呼喚，微微一笑道：「怎麼啦，紅兒，是不是叉到了一尾大魚？」

紫衣少女櫻唇一噘道：「不嘛，是一個人……」

白髮老者說道：「甚麼？妳叉到一個人？」

紫衣少女道：「噯，爹，我幾時說我叉到一個人？」

白髮老者道：「那妳大驚小怪地作甚麼？」

紫衣少女道：「他是一個落水遇難的人嘛，爹，你停一停，我想撈他上來。」

白髮老者雙槳微沉，再向懷中輕輕一帶，那急駛如箭的小舟，便紋風不動的停了下來，然後他捋鬚一笑道：「別忙，紅兒，先讓爹瞧瞧再撈不遲。」

此時暮冥漸合，在那烟雨迷濛之中，視綫無法及遠，白髮老者只得掉過船尾，再向那逐波漂流者投下一瞥，但他這一眼瞧出，竟然笑容突歛，同時現出一臉駭異之色。

紫衣少女覩狀一楞道：「怎麼啦？爹，你認識他？」

白髮老者搖了搖頭道：「不，爹不認識。」

紫衣少女道：「那——咱們救他不救呢？」

白髮老者斷然道：「不救！」

紫衣少女一呆道：「爲什麼呢？爹，你不是常說……」

白髮老者道：「不錯，爹常說咱們身爲俠義道，應該以濟世活人爲本份，可是，唉，咱們却救他不得……」

紫衣少女道：「這爲甚麼？莫非他是一個壞人？」

白髮老者道：「他不是壞人，却是一個不祥之人。」

紫衣少女道：「我不信，爹又不會看相，怎能斷定他是一個不祥之人？」

白髮老者長長一嘆道：「唉，紅兒，妳看看他的左鬢……」

紫衣少女目凝神光，再向那不祥之人仔細打量，那臉，是蒼白的，但輪廓秀美，俊雅逸俗。

一件破舊的藍衫，包裹着一具修長健碩的軀體，就他那猿臂蜂腰看來，可能還是一個練武的好材料。

他神智巳然昏迷，但一雙健臂，却緊緊扣在一塊巨大的木板之上，因此，他雖是隨波逐流，終能得以不死。

惟一令人岔眼之處，是他那左鬢靠髮之處，生有一塊銅錢大小，形似梅花的胎記，但在茫茫人海之中，生有胎記的何止萬千。因此，紫衣少女撇撇嘴道：「爹眞是小題大作，生胎記怎能算不祥之人！」

白髮老者面色一肅道：「妳再看他那胎記中，是不是還有一顆小小的肉瘤？」

紫衣少女說道：「不錯，難道是那肉瘤……」

白髮老者一嘆道：「那肉瘤……唉，因爲他就是名動江湖的簪花書生。」

紫衣少女一怔道：「簪花書生？武林之中似乎還沒有聽到這麼一號人物？」

白髮老者道：「他本來就不是武林中人，妳自然沒有聽到這個人物了。」

紫衣少女說道：「這就怪了，他既然不是武林中人，爲甚麼要取這麼一個名號呢？」

白髮老者道：「這不可能怪他，名號是別人送給他的。」

紫衣少女道：「那麼，爹，這簪花書生……」

白髮老者道：「爹說過，他是不祥之人。」

紫衣少女道：「不，爹，咱們不能見

死不救！」

白髮老者說道：「唉，紅兒，爹隱居太湖，爲的是不願招惹江湖是非，咱們如果伸手救人，只怕恩怨仇殺也就接踵而來了！」

紫衣少女道：「爲什麼？爹，難道就因爲他是不祥之人？」

白髮老者道：「這個……咳，也許是吧。」

紫衣少女看看水中那張蒼白而秀逸的面頰，再瞧瞧白髮蒼蒼的老父，原本頗爲堅定的救人熱情已逐漸冷却了，她不願因爲一個陌生的簪花書生，將老父捲入仇殺牽連的江湖之中，因此，她不敢再瞧看水中那張面孔，眼眶一陣濕潤，猛的轉過身去。

此時一葉輕舟，捷逾奔馬，忽然由淞陵江急駛而來，錯眼之間，來船已駛至距離紫衣少女十丈之內。

輕舟的船頭之上，立着兩名短衣齊膝，面貌獰惡的大漢，他們遠遠看到水中的簪花書生，竟像如獲至寶一般，發出梟鳥似的刺耳狂笑，其中一名大漢陡地擲出一條軟索，跟着單掌運勁一收，簪花書生那龐大的軀體，已然抖落在輕舟的船頭之上了。

白髮老者嘆息一聲，他不忍再看，輕輕撥轉船頭，擬向回程駛去，但……

「想走麼？老兒，咱們相逢不易，你不留下一點什麼？」

白髮老者聞言一呆，再度嘆息一聲，道：「閣下既巳得手，又何必節外生枝！何況，咳，除了這艘破船，老朽也身無長物。」

適才說話的大漢一怔道：「聽口氣，老兒敢情還是道上的朋友，怎樣，能夠見示你們的萬兒麼？」

白髮老者淡淡道：「閣下誤會了，老朽只是一個草澤賤民而巳，那裏會有什麼萬兒。」

那大漢向小舟及紫衣少女瞥了一眼道：「不管怎麼說，咱們兄弟言出如山，老兒要走可以，必須留下一點什麼。」

白髮老者冷冷道：「依閣下看，老朽應該留下什麼？」

那大漢嘿嘿一陣陰笑道：「很簡單，只要留下你老兒與那位姑娘的兩顆人頭就行。」

白髮老者長眉掀動，滿臉激怒之色，但他終於吁出一口長氣，將怒火壓了下去，道：「閣下是要殺人滅口了？」

那大漢道：「老兒既然碰上這檔子事，咱們兄弟就不得不成全你，這叫做情屈命不屈，你就認了命吧。」

他說話之間，掌中一條黑索巳像怒龍般的飛了起來，但見索影一閃，便巳纏上紫衣少女的纖纖柳腰，跟着單臂一抖，竟然將她凌空提了過去。

一擊奏功，他不由心頭一喜，那獰惡的面頰之上，也現出一股得意的笑容，只不過他那剛剛現出的笑容，像突然遇到奇寒，竟然凍結在他那張獰惡的臉上，形象的醜惡，當得是世所罕見。

敢情他原以爲這對父女名不見經傳，縱然習過武功，也不過會點莊稼把式，及見紫影橫空，被他抓來的少女竟然躍了回

去，而且順手牽羊連簪花書生也帶回去了，速度之快，宛如電掣星馳，使他連轉念都來不及。

那大漢傻呆呆的盯着這對陌生的父女，良久，才仰天一陣狂笑道：「好好，咱們瞧走了眼，賢父女敢情還是一對高人，不過孟氏兄弟平生不做賠錢的買賣，朋友如果不識相一點，嘿嘿……」

白髮老者對紫衣少女援救簪花書生的行動，原想加以阻止的，但在遲疑之際，她已經帶着那位落難者湧身躍回。

此時任何解釋都難以挽回恩怨牽連，以及重入江湖的命運，這也許是天意吧。

他無言的嘆息一聲，忽然目光一抬，射出兩股湛然神光，道：「原來是太行山的瓢把子，當眞失敬得很。」

語音略頓，回顧紫衣少女道：「紅兒，太行山的强盜，無一不是窮兇極惡之徒，咱們替江湖朋友賣點力，也算作了一件好事。」

紫衣少女道：「爹，咱們不殺人不可以麼？」

白髮老者咳了一聲道：「爹何嘗願意殺人，不過妳既然救了簪花書生，我不殺人，人必殺我，現在咱們父女已經騎上了虎背，只怕連太湖也難以安居了！」

紫衣少女聞言一呆，她看不出那溫文儒雅的藍衫書生，竟然當眞是個不祥之人，但事已至此，只好先顧眼前再說，於是口中一聲嬌叱，身形已像離弦强弩般的飛了起來。

輕舟上的兩位瓢把子，也是綠林道上響噹噹的人物，老大孟同叔就是手持黑索的大漢，老二孟同季使用一柄九耳奪魂刀，他們原已擒住簪花書生，想不到一個不防，竟被他溜下水去。

煮熟的鴨子會飛，他們當然心有不甘，估不到這一追麼，竟然追出麻煩來了。

紫衣少女凌空急撲，她可是赤着一雙玉手，孟同季不待她脚踏艙板，口中一聲虎吼，攔腰一刀劈去。

這一刀他用上了十成功力，就算劈不到紫衣少女，至少也會將她逼下水去。

的確有不少人下了水，但絕對不是紫衣少女，當孟同季的追魂刀劈來之際，她的粉臂忽然一幌，以一招快如閃電的神奇手法，一把扣住孟同季的右腕，同時嬌軀急旋，纖掌猛吐，孟同季一聲慘呼，就狂噴鮮血的栽到水中去了。

一招之中就擊斃一名黑道高手，這是何等驚人的武功，孟同叔瞧得心胆皆寒，連殺弟之仇也顧不得了，脚下一點船舷，翻身就向碧波躍去。

他見機早，逃得快，可惜躍落水中的軀體，却多了一截竹篙，而且那截竹篙是後背穿過前胸，像是被魚叉釘着的一條死魚。

兩位瓢把子一死，輕舟上的船伕可就慌了手脚，噗噗兩聲，他們同時向水中跳了下去。

白髮老者哼了一聲道：「紅兒，這兩位朋友也放他不得，妳下去招呼他們一下吧。」

紫衣少女意似不忍道：「爹，他們不過是兩名船伕，咱們何不放他們一馬！」

白髮老者嘆息一聲道：「爹並非嗜殺之人，只是爲了咱們父女及簪花書生今後的安全，咱們千萬慈悲不得！」

紫衣少女幽幽一嘆，嬌軀一擰向水中扎了進去，片刻之後，她躍了上來道：「我已點了他們的死穴，爹，現在咱們該怎麼辦？」

白髮老者嘆口氣道：「咱們只好重作馮婦，再入江湖了。」

紫衣少女道：「那……咱們的家……」

白髮老者道：「家……只好不要了，好在咱們沒有值錢的財物，丢了也沒有什麼可惜的，妳快去換了衣服來搖槳，讓爹看看這位簪花書生。」

紫衣少女換了衣衫，依照白髮老者的指示，運槳如飛，向太湖的東岸駛去。

× × ×

太湖古名震澤，又名五湖，周圍六百八十餘里，面積有三萬六千頃之大，要搖到東岸，自然要費去不少時辰。

此時月掛中天，他們這一葉扁舟在水天蒼茫中行駛着，白髮老者在爲簪花書生舒筋活血，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終於使他蘇醒過來，待他精神好轉，白髮老者微微一笑道：「小哥兒，老朽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簪花書生木然說道：「老丈有什麼指教？」

白髮老者道：「我能够知道你的姓名籍貫麼？」

簪花書生道：「小生姓何，草字日飛，是中州人氏。」

白髮老者道：「你不會武功？」

何日飛道：「不會。」

白髮老者道：「那你是怎麼惹上江湖朋友的？」

何日飛道：「小生父母雙亡，藉着祖傳的幾畝薄田勉維生計，對江湖毫無所知，至於江湖朋友爲什麼要找小生的麻煩，這等飛來橫禍，小生就無從回答了。」

白髮老者道：「事出必然有因，小哥兒這不是肺腑之言吧？」

何日飛冷漠的哼了一聲道：「老丈得到小生，並非賢父女之福，小生縱然眞的知道，講出來又於事何補！」

白髮老者面色一變道：「老朽對小哥兒並無任何不良的企圖，如果你心有所疑，待船到東岸你儘可自行離去。」

紫衣少女幽幽一嘆道：「驚弓之鳥，難免要處處提防，不過咱們將你由孟氏兄弟手中救來，只是出於一時義憤，如果你認爲我父女別有居心，那將是一項愚蠢的行爲。」

何日飛哼了一聲道：「老丈父女當得是唱做俱佳，可惜，哼，小生沒有這份欣賞的興趣。」

白髮老者面色倏變，口中一聲怒叱，揚掌就待向何日飛的頭頂拍去，紫衣少女大吃一驚道：「爹，請你不要傷他……」

白髮老者雖在激怒之中，對劈出的掌力仍能控制自如，此時掌力一斜，小舟之旁立即激起一蓬翻騰的水花，可見此老的一身修爲，確有超凡絕俗的驚人造就。

他似乎餘怒未息，竟以雙掌擊水，催舟前進，小舟行駛如飛，向着太湖東岸破浪急駛。

何日飛倨坐船頭，有如老僧入定一般

，對目前所見如同未覩，他那略顯蒼白的面頰之上，還現出一片輕蔑的笑意。

約莫頓飯時間，扁舟駛抵東岸，何日飛緩緩立起，向白髮老者冷冷道：「如果小生可以走的話，小生就此作別……」

白髮老者長眉一挑道：「閣下認爲你可以走呢？還是不可以走呢？」

何日飛道：「走，是小生的自由，如果老丈不反對……」

白髮老者冷哼一聲道：「只怕會叫你失望，小哥兒，老夫正是反對。」

何日飛神色一楞，紫衣少女也同時一怔，白髮老者不是曾經答允讓何日飛走的麼？想不到他竟然遽食前言！

何日飛在一楞之後，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老丈不叫小生走，小生不走就是，不過，老丈年登古稀，原也不算短命，只是令媛前程似錦，倒不能不叫小生爲她那可愛的生命表示一點惋惜。」

白髮老者淡淡道：「只怕又會叫小哥兒失望一次，老夫父女，嘿嘿，命長得很呢。」

何日飛一嘆道：「一個人如果硬要找死，倒也是一件無可奈何之事。」

白髮老者面色一寒道：「小哥兒憑什麼斷定老夫父女非死不可？」

何日飛道：「小生一介寒儒，怎敢妄斷賢父女的生死，不過就事論事而已。」

白髮老者道：「哦，說明白一點。」

何日飛道：「小生於一年之間，被江湖人物刦持達六次之多，那般自命不凡的人物，竟沒有一個能够活過百日，爲老丈父女着想，放過小生才是明哲保身的不二法門！」

白髮老者冷冷一哼道：「好得很，老夫父女正是活膩了，閣下不必再說廢話，跟着咱們走吧。」

× × ×

浮雲山，位於浙江省臨安、於潛兩縣之間，本山雙峯對峙，峯巔各有一池，因爲它們形似比目，所以浮雲山又稱爲天目山。

在西天目一個斷崖絕壑，人跡罕到之處，聳立着幾間簡陋的茅屋，屋前百丈之外，有一道極深的斷澗，流泉淙淙，有如天籟。

茅屋四週古木森森，濃蔭覆蓋數十丈方圓，右側是一片極大的斜坡，在亂石縱橫之中，聳立着一些虬枝盤結的松柏。

此時夕陽含山，奪目的晚霞正斜射着一個藍衫少年，他投目遠山，滿臉悲憤，使那斷澗流泉似乎也在發着同情的嗚咽。

「唉，公子，你何必這般自苦……」

一位紫衣少女由樹後悄悄轉了出來，她那嬌艷如花的粉頰，在晚霞映射下，更顯得宜嗔宜喜，明艷照人，但她的神色是穆肅的，一雙明如秋月的秀目，滿含着盈盈欲滴的淚珠。

藍衫少年沒有瞧她一眼，只是面色一沉道：「姑娘有何見教？」

紫衣少女道：「我是……」

藍衫少年冷冷道：「是監視小生？哼，對一個無拳無勇之人，姑娘何必多此一舉！」

紫衣少女說道：「不，公子，你誤會了。」

藍衫少年哈哈一陣狂笑道：「我誤會了，哼，賢父女對小生視同囚犯，寸步不離，小生縱然再笨……」

紫衣少女道：「唉，公子，咱們是爲了你的安全啊……」

藍衫少年說道：「我的安全？哼，就小生看來，姑娘應該注意賢父女的安全才對。」

紫衣少女道：「公子這麼說是小看咱們父女了……」

藍衫少年道：「賢父女心雄志大，爲所欲爲，小生焉有小視之理，不過……」

紫衣少女道：「不過什麼？公子有話但說無妨。」

藍衫少年道：「賢父女既已擄獲小生，却又隱跡於這荒山野嶺之內，賢父女的居心，小生百思難獲其解！」

紫衣少女幽幽一嘆，說道：「咱們父女爲公子一人，不惜棄盡所有，遠遁深山，甚至與天下武林爲敵，如果公子還認爲咱們別有居心，則滔滔濁世，將無可信之人了！」

藍衫少年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不錯，舉世滔滔，無非是些數典忘祖，口蜜腹劍之輩，因此，賢父女的好意，何日飛愧不敢當。」

語音甫落，他陡地拂袖而起，那雙冷焰流轉的星目，終於沒有回眸一顧，他一逕走下斜坡，返回茅屋，砰一聲關上房門，爲紫衣少女留下一份難以忍受的難堪。

兩行串珠似的淚水，由紫衣少女的粉頰上洒了下來，他呆立良久，才發出一聲無可奈何的長嘆。

「唉……」

一聲輕輕的嘆息由紫衣少女的身後傳來，她迅速用衣袖抹乾淚水，轉身對立於丈外的白髮老者叫了一聲「爹」，螓首同時垂了下去。

白髮老者向她投下憐惜的一瞥道：「紅兒，咱們只怕作錯了……」

紫衣少女道：「也許……爹，咱們應該怎麼辦？」

白髮老者道：「讓他去吧！」

紫衣少女道：「不，爹，他是一個文弱書生嘛。」

白髮老者道：「是的，他只要一出天目山，仍將落入那般壞人的手中，但他既不相信咱們父女，留下他又有何益！」

紫衣少女道：「可是——」

白髮老者擺擺手道：「紅兒，咱們爲他棄掉一切，結果還要受盡他的窩囊氣，妳認爲值得麼？」

紫衣少女道：「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咱們既已毀家相從，何不再假以時日？」

白髮老者道：「紅兒，爹是怎樣一個人物，妳應該知道。」

紫衣少女道：「女兒知道爹是當代武林九大絕頂高人之一，天宇九雄是名震八荒的人物，可是，爹，劍非常之業，立百世之功，有些事是無法兩全的。」

白髮老者道：「但咱們迄今仍然無法證明他……」

紫衣少女道：「爹，常言道龍生龍，鳳生鳳，他那股超人的氣質可不是裝出來的。」

白髮老者道：「好吧，爹暫時聽你的，不過他再要這麼白眼相加，出語不遜，爹就顧不得那麼多了。」

紫衣少女道：「是的，爹，女兒會好好勸他的。」

白髮老者的氣消了一點，紫衣少女那雙緊鎖的愁眉，也稍稍舒展一下，她送走了白髮老者，然後舉步向茅屋緩緩走去。

翌晨是一個明朗的大晴天，高潔的秋陽在天邊遠遠的掛着，那位冷傲而又不祥的簪花書生，正負手澗邊，在默默的欣賞那涓涓流泉。

紫衣少女遠遠的向他投下一瞥，遲疑着走到他的身後道：「公子，我可以跟你談談麼？」

何日飛冷冷道：「姑娘這麼客套，使何某有受寵若驚之感。」

紫衣少女道：「唉，公子，人，是有情感的，公子何必這行冷顏相向？」

何日飛冷然一哂道：「情感？嘿嘿，對一個階下之囚，姑娘不覺得是一種浪費嗎？」

紫衣少女面色一變道：「公子山居數月，我父女可曾有半點怠慢？」

何日飛面色一寒道：「咱們不談這些，姑娘有話請吩咐就是。」

紫衣少女略作沉吟道：「公子，我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何日飛道：「該不該說姑娘最好去請教令尊，小生無能為姑娘擅作抉擇。」

紫衣少女道：「如果小妹要說的與公子有關呢？」

何日飛說道：「那麼姑娘最好免開尊口。」

紫衣少女一嘆道：「唉，公子也許是傷心人別有懷抱吧，但終日書空咄咄，於事何補？咱們應該尋求一個解決之途。」

何日飛道：「解決之途麼？有……」

紫衣少女道：「公子既是智珠在握，何不說來聽聽？」

何日飛道：「辦法很簡單，只要賢父女高抬貴手，讓在下獲得自由就是。」

紫衣少女道：「唉，公子，你當眞認為咱們父女將你當作囚犯？」

何日飛冷冷道：「事實確是如此，姑娘何需詭辯！」

紫衣少女長長一嘆道：「公子對咱們父女的成見既然如此之深，咱們倒不便强留公子了，不過，小妹為你借箸代籌，你這般固執己見，實在太過不智，第一，你簪花書生巳是武林羣雄追逐的目標，只要你形跡一現，決難逃過那般人的毒手，第二，生當亂世，除了沒首深山，甘心與草木同朽，就應該學一點防身之能，公子如果身懷絕學，縱然有人心存不軌，也不致一籌莫展，任人宰割，公子你說對麼？」

紫衣少女語音方落，突然飄來一聲輕哼，她心頭暗中一懍，猛的左掌急吐，一股剛勁絕倫的掌力，逕向丈外一顆大樹擊了過去。

在松針如雨，殘枝激飛之中，忽然傳來一聲陰沉的乾笑道：「對不起，姑娘，老夫……嘿嘿，只是不期而遇……」

一個尖嘴薄腮，長着一撮山羊鬍鬚的葛衣老者現身出來，論長像倒沒有什麼驚人之處，不過善者不來，來者不善，紫衣少女對這位不速之客，決不敢稍存輕視之心，因而冷冷道：「閣下既是無心來到此地，荒山簡陋，咱們也不便留客，適才冒犯之處，請閣下多多担待。」

葛衣老者道：「別忙，姑娘，咱們相逢就是有緣，何不談談一筆交易！」

紫衣少女冷冷道：「你找錯人了，閣下，要談交易還是找別人去吧！」

葛衣老者微微一笑道：「不見得吧，姑娘。」

紫衣少女雙眉一挑道：「這麼說閣下是有為而來的了？」

葛衣老者道：「不，我說過，咱們是不期而遇。」

紫衣少女道：「這就奇怪了！閣下既是無意來此，咱們又素不相識，這筆交易不知道從何談起？」

葛衣老者道：「這就是一個緣字，姑娘如果有誠意，咱們不妨談談。」

紫衣少女道：「閣下請說，小女子在洗耳恭聽！」

葛衣老者道：「姑娘可知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的古訓？」

紫衣少女淡淡道：「小女子家徒四壁，一貧如洗，閣下這般說法，只怕打錯了主意。」

葛衣老者道：「嘿嘿…姑娘，光棍眼裏不揉沙子，妳知道老夫是何等人物？」

紫衣少女道：「任憑閣下是何方神聖，小女子既未懷寶，也無意與閣下談什麼交易，公子，咱們走……」

紫衣少女方待招呼簪花書生何日飛離去，但見人影一閃，葛衣老者巳經笑吟吟的攔住去路，道：「想走？可以，不過姑娘必須留下這位簪花書生。」

紫衣少女撇撇嘴道：「到底露出狐狸尾巴來了，其實閣下早該說明來意，何必浪費這麼多的唇舌？」

葛衣老者微微一怔道：「姑娘是說願意將簪花書生交給老夫？」

紫衣少女冷冷道：「當然可以，只要閣下抖露兩手像樣的玩意就成。」

葛衣老者道：「這話也是，老夫平生不願强人所難，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過姑娘願不願陪老夫玩個三招兩式？」

紫衣少女哼了一聲道：「只要閣下願意，小女子理當奉陪，不過小女子有時會收手不住，閣下可得担待點兒。」

葛衣老者漫不經意的道：「不要緊的，姑娘出招就是。」

紫衣少女不再客套，鼻中輕哼一聲，左右平胸擊出，她似乎並未提氣運功，但纖掌才吐，狂飆陡生，這一掌之威，足可使風雲變色。

葛衣老者心頭一震，他估不到這麼一個年紀輕輕的姑娘，竟有一身不容忽視的功力，不過此人也不是一個易與之輩，不待紫衣少女掌力及身，他幌身錯步，駢指如戟，以電光石火般的速度，逕向紫衣少女的脈門划去。

紫衣少女估不到葛衣老者出招如此凌厲，不禁大吃一驚，所幸她的招式並未用老，急忙拋肩縮臂換式收招，同時身形就地一個急旋，纖足帶着勁風，猛踢葛衣老者的笑腰重穴。

葛衣老者道聲「來得好」，身形一錯

，橫掌順勢下敲，猛向紫衣少女的迎面腿骨切去。

這兩人一搭上手，竟是互爭主動，奇招百出，鬥得難解難分，一旁觀戰的簪花書生何日飛，竟看得眼花撩亂，張口結舌的說不出話來。

此時葛衣老者打出眞火，雙掌連環擊出，招招如同巨斧開山，打得兇悍以極。

紫衣少女也是玉掌翻飛，嬌叱連連，玉腿纖足一起派上了用場。

正當雙方捨死忘生，拚命搏殺之際，一聲暮鼓晨鐘般的叱喝，忽然遠遠傳來，跟着一聲長笑，鬥場中巳然現出一名銀髯拂胸的老者。

葛衣老者急退數步，接着雙拳一抱道：「這當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估不到天目山中竟是一個藏龍臥虎之地。」

白髮老者淡淡道：「秋山隱跡林泉，巳十餘年不涉江湖了，蘇兄這般謬讚，秋某實在愧不敢當。」

葛衣老者聽了，打了一個哈哈說道：「天宇九雄，威震八表，秋兄何必這般客氣。」

秋山面色一整道：「蘇兄遠來天目，就是為了要向秋某歌頌一番麼？」

蘇姓老者道：「小弟本來是偶經寶山，現在麼……除了向秋兄道喜，咱們數十年的交往，還望秋兄提携一二……」

秋山淡淡一笑道：「莫非蘇兄業巳勘破世情，也想優遊於林泉山水之間？」

蘇姓老者道：「這個麼……兄弟是一個勞碌命，那裏會有這等清福。」

秋山道：「那……秋某就不懂了，蘇兄何不直接了當的說個明白？」

蘇姓老者嘿嘿一陣冷笑道：「光棍一點就透，秋兄何須裝呆賣傻，難道他們不是……啊——」

蘇姓老者說到「難道他不是……」的時候，同時擰身指向簪花書生何日飛，但那兒只是亂石滿堆，荒草遍地，那兒還有簪花書生的人影。

蘇姓老者呆了一呆，忽然嘿嘿一陣冷笑道：「意外之財，見者有份，秋兄實在太過小氣了。」

聽口吻，他是說簪花書生的失踪，是秋山父女的指使，甚至是他們父女耍了花招，將簪花書生藏了起來。

不管怎麼說，現場三人之中，嫌疑最大的是紫衣少女秋紅，蘇姓老者與秋山在對面交談，只有秋紅才能在暗中做手脚。

但是秋紅同樣在張惶四望，滿臉錯愕之色，秋山不由心頭一震道：「紅兒，他呢？」

紫衣少女秋紅道：「爹……他……不見了……」

秋山面色一變，回顧蘇姓老者道：「姓蘇的，你竟敢對秋某使出調虎離山的擄人手法，今天如果不還給秋某一個公道，這天目山區就是你葬身之地」。」

蘇姓老者怒哼一聲道：「好好，賢父女這番唱做俱佳的表演，使蘇某開了一次眼界，不過蘇某既入寶山，怎肯空手而回，秋兄如果有意賜教，蘇某只好賠上這把老骨頭了。」

秋山胸前的銀髯無風自動，顯得惱怒以極，他不想浪費唇舌，口中暴喝一聲，立掌如刃，平胸急吐而出。

蘇姓老者也是十分惱怒，嘿的一聲怒叱，揮掌迎了上來。

這兩人都是名列天宇九雄中的人物，對武學一道各有專精，只不過像這等硬碰硬的打法，是要憑藉數十年性命交修的內功造詣的，半分也取巧不得。

他們掌風一觸，如同响起一聲焦雷，但見草木激射，塵土四飛，就連立身丈外的秋紅姑娘，也被一片暗勁迫得倒退了三步。

這一掌看來是平分秋色，銖両悉稱，實則秋山只使出七成實力，蘇姓老者却以九成眞力才能保得不敗。

又是一陣疾雷之聲响過，他們業巳力拚八掌，秋山的額頭現出了汗水，蘇姓老者却胸部起伏，發出喘息聲。

他們略作調息，蘇姓老者狂笑一聲道：「秋兄果然名不虛傳，在掌力上兄弟甘拜下風，不過蘇某還有一點難登大雅之堂的玩意，想要拋磚引玉，領教秋兄獨步武林的浮雲劍法。」

秋山哼了一聲，回顧立身丈外的秋紅姑娘道：「紅兒，拿爹的劍來。」

秋紅應了一聲，迅速奔進茅屋，取來秋山的長劍，蘇姓老者巳由腰際解下一柄緬鐵軟刀，右臂一伸，緬刀巳然挺得筆直，跟着左手向右手一搭，說了一聲請，刀芒一閃，猛向秋山的胸腹之間點去。

秋山深知此人以一手靈風刀法睥睨江湖，當今之世，任何一個門派的刀法，都無法與靈風刀一爭長短，神刀蘇獻能够儕身天下九大高手之列絕非倖致。因此，他對蘇獻的隨手一刀，仍不敢稍存輕視之心，不待刀風觸體，長劍振腕急揮，劍光絲絲有如天幕，立將蘇獻的緬刀迫了回去。

蘇獻長笑一聲，緬刀一收再發，刀光點點，如同靈蛇亂舞一般，猛攻秋山的要害重穴。

這是靈風刀的絕招，武林之中毀在他這招「靈風法雨」的高人難以數計，威力之强自不能等閒視之。

秋山長眉一掀，長劍倏的一吐，劍芒化作蛇龍，以長鯨吸水之勢迎向蘇獻的刀光。

這是當代兩大高人的全力一擊，可惜旁觀者只有秋紅一個，否則必會轟傳江湖，成為茶樓酒肆的一大盛事。

只是這一記武林罕見的搏殺，竟然一觸即發，蘇獻那高强勁絕的刀光，突然一起收斂起來。

刀光一斂，現出兩名相對而立的老人，銀髯葛衫，在山風中獵獵亂舞，這雙惡鬥之後的絕頂高人似乎都在運功調息，準備作第三回合的搏鬥。

半晌，蘇獻突然身形一陣搖幌，張嘴噴出幾口鮮血，接着是一聲悲憤的長嘯，這位一代刀王，竟然含悲飲恨的轉身飛奔而去。

秋山長長一吁，道：「紅兒，快回去看看。」

秋紅答道：「好的，爹，你沒有什麼吧？」

秋山道：「爹很好，妳快去瞧瞧那小子，別讓他出了事。」

秋紅道：「是！」轉身一躍，如急箭

一般的奔回茅屋。

片刻之後她回來了，嬌靨之上顯得一片焦急。

秋山一怔道：「怎麼，沒有找到？」

秋紅道：「是的，爹。」

秋山道：「屋前屋後都找過了？」

秋紅道：「都找過了，一點影兒都沒有。」

秋山目射殺光，冷冷一哼道：「這可是你們逼我，紅兒，快去收拾行囊，咱們走。」

秋紅道：「咱們到那兒去呢？爹。」

秋山道：「不必多問，快去。」

秋紅道：「是。」

× × ×

在一個夕陽含山的薄暮時分，恒玉山區的北麓，傳來一陣轔轔的車聲。此時夕陽的餘暉，正照在一輛綠壁紅蓋，纓絡四垂的香車之上，在彩色繽紛，霞光四射之下，令人有一種高不可仰的感覺。

車轅上坐着一名勁裝大漢，正揚起佈滿青筋的健臂，將馬鞭抖出一片暴响，大漢的身旁插着一面鏢旗，迎風招展，現出「天風鏢局」四個碗大的金字。

護車的是十六名鏢師，連帶鏢伙及趟子手，人數當在四十以上。

天風鏢局設在洛陽西關，是一個馳譽海內的老子號，局主袖裏藏刀黎元徽，憑一柄奪魂金梭，兩隻日月雙奪，十餘年來打遍長江大河未逢敵手，因此，天風鏢局四個子，也就成了威信卓著的金字招牌，江湖上黑白兩道的朋友，誰都要對天風鏢局賣上一份交情。

因此，天風鏢局的一枝鏢旗，勝過十萬雄兵，任他龍潭虎穴，也能通行無阻。

然而這輛美麗的香車，天風鏢局却投下了龐大的人力，戒備之嚴，如臨大敵一般。

他們趕到屯溪，已然初更向盡，好在他們已經派遣鏢伙在鎮上的玉山客棧包下了房間，時間雖晚，倒也不必焦急。

此時香車直趨客棧，十六名鏢師立即驅散閒人，將店門守得像鐵桶一般，然後由幾名青衣少年簇擁着車中人入內安置，令人感到一股緊張神秘的氣氛。

翌晨天剛破曉，他們便巳驅車上道，但出鎮不及一里，在前面開道的趟子手竟然停下了坐騎。

前面一座橫跨新安江的屯溪橋，是他們必經之道，此時橋上坐着兩名鶉衣百結的老花子，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他倆背靠着背，四條枯瘦的泥腿向兩邊一伸，原本不寬的橋面，也就變爲此路不通了。

開道的兩名趟子手衝上橋頭，八蹄翻飛，蕩起密雷一般的巨响，縱然是熟睡之人，也會被蹄聲驚醒過來的。

但那兩名花子却大異常人，他倆不僅垂眉闔目安睡如故，在那震耳欲聾的蹄聲之中，鼾聲依舊清晰可聞。

趟子手久走江湖，目光銳利，他們心知這兩名老花子決非等閒人物，於是雙雙躍下坐騎，其中一人咳了一聲道。「天亮了，朋友，咱們借個光……」

老花子醒來了，他們似乎不想起來，其中一人雙眼一翻，一口濃痰向趟子手的面頰吐去。

這口濃痰快如閃電，吧的一聲擊中趟子手的左頰，它雖是比不上彈丸那麼凌厲，却也不會輕於一塊石子，趟子手痛得大叫出聲，倏的右掌一揚，掌中的馬鞭猛向老花子抽去。

噗的一聲脆响，鞭梢結結實實的抽在老花子的頭頂之上，他心中方自一樂，忽然眼前一花，立感奇痛刺骨，這位倒楣的趟子手竟然暈了過去。

老花子四肢不動，就能使一名彪形大漢躺在地上，這是何等驚人的武功！好漢不吃眼前虧，另一名趟子手還能不腳板抹油，急急的逃了回去。

橋上的變故，護車的鏢師全都瞧得明明白白，他們雖是人多勢衆，但也心頭暗懍。

這般鏢師之中，有一名短小精幹，背揹點穴鐝的勁裝漢子，是天風鏢局的副總鏢頭徐覺非，此人武功機智兩皆不凡，頗獲袖裏藏刀黎元徽的倚重，他走近老花子的身前，雙拳一抱道：「對不起，朋友，適才敝屬下冒犯尊駕，在下徐覺非謹致歉意。」

老花子懶洋洋的站了起來，他們那瘦如竹桿的身材迎風一陣搖幌，像弱不禁風似的，但雙目開闔之間，射出幾縷灼灼精光，具有攝人心魄的威力。

此時立在右首的花子陡的雙目一翻道：「擾人清夢就該死，閣下想道歉了事，嘿嘿，那有這麼便宜！」

徐覺非先是一呆，待仔細打量這一對花子，不禁哈哈一笑道：「原來是劍閣雙窮，這就難怪了，放眼江湖，除了賢昆仲，還找不出敢向天風鏢局找碴的人物，不過，敝局與賢昆仲河井不犯，兩位無故攔路尋釁，不怕傷了彼此的和氣？」

劍閣雙窮不是什麼善男信女，足跡所至必會帶來一片血腥，但天風鏢局自從闖蕩江湖以來，黑白兩道的朋友都要對他們禮讓三分，劍閣雙窮名頭雖响，徐覺非並沒有將他們放在眼裏。

自然，徐覺非軟中帶硬，話中帶刺的回答，劍閣雙窮那會聽不出來，他們互相瞧了一眼，老大魯昌年聳聳肩道：「聽到了沒有，人家可沒有把咱們窮要飯的放在眼裏，老二，你看怎麼辦？」

老二魯旺年冷冷道：「能够找到買主，咱們兄弟總算不虛此行，說不得只好在大鏢頭的面前獻醜一番了。」

此人生性陰沉，說話之間竟然翻掌一吐，一記寒飈飈的掌力，悄沒聲息的拍了出去。

徐覺非估不到像劍閣雙窮這等成名人物，居然會一聲不响的出手暗襲，他雖是迅速運功抗拒，仍感胸頭一窒，機伶伶的連打兩個寒顫。

這一掌雖是要不了他的命，但內腑巳然受傷，不由勃然大怒道：「這當眞是見面不如聞名，原來劍閣雙窮，竟是江湖上的一雙無賴！」

魯旺年對徐覺非的諷刺絲毫不以爲忤，只是陰陰一笑道：「這可怨不得要飯的，常言道得好，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我兄弟一窮就是大半生，眼見榮華富貴就擺在面前，焉有不動心的道理！」

徐覺非强抑怒火，道：「敝局此次走鏢，並沒有什麼油水，兩位看走眼了。」

魯昌年哼了一聲道：「這麼說那香車之上，並不是奇珍異寶」？」

徐覺非道：「那只是敝局主友人的內眷而巳，江湖傳言，當眞輕信不得。」

魯昌年放聲一陣狂笑道：「內眷？嘿嘿，那內眷只怕是一個男人，而且江湖朋友還送他一個渾號，名叫簪花書生，是麼？大鏢頭。」

徐覺非面色大變，回頭向身後的鏢師叱喝道：「上，不得留下活口！」

他身後的鏢師一聲暴喏，立即人影翩飛，騰身撲了上來，劍閣雙窮爲了便於施展手脚，也併肩奔出橋頭，雙方甫一接觸，這對窮花子，就知道大事不妙。

他倆原以爲天風鏢局的高手，除了局主袖裏藏刀黎元徽，就只有一個徐覺非了，如今他們偸襲得手，徐覺非受了內傷，對付這股鏢師，還不是像摧朽拉枯一般！

他們絕未想到天風鏢局的鏢師，幾乎無一不是藝業不凡的高手，縱然跟他們劍閣雙窮單打獨鬥，每人都是保持百招不敗的能力，現在他兄弟以一敵五，事態的嚴重就可想而知了。

雙窮在苦戰着，他們撤出了從不輕用的「五行輪」，要以成名的兵刃，換取在人數上所處的劣勢。

× × ×

朔風凜冽，草木咽鳴，屯溪橋下的流水，在急遽的奔騰着，它衝撞着岩石，激起四飛的浪花，而那飛濺的浪花之中，有時滲着一些觸目驚心的殘紅。

它是鮮血，是那些追逐名利者所付出的代價。

凄厲的吼聲在不停的响着，人影一條條在哀嚎中仆倒下去，這是一幅不忍卒覩的殘酷畫面，但那些爲名利而瘋狂的人，仍在無動於衷的酣戰，殺人！

劍閣雙窮的盛名並非倖致，憑他倆一對五行輪就毀去天風鏢局泰半高手，但人類的精力是有限的，這兩名窮要飯的在後力難繼下，也就江河日下，創傷披體了。

於是魯昌年不想再鬪下去了，他發出一聲撤退的急嘯，雙輪急轉，拚命的向圈外闖去。徐覺非哈哈一聲長笑道：「現在才想走？嘿嘿，徐某如果讓你們逃出手去，如何向傷亡的兄弟交待？」

他舉手一揮，原在護車的四名鏢師立即參加圍堵，名滿江湖的劍閣雙窮，終於在勢窮力竭之下橫屍橋頭。

天風鏢局勝了，但勝利的成果是慘痛的，除了副總鏢頭徐覺非，鏢師只剩下傷痕累累的八人，鏢伙及趟子手的情形也很慘，加起來不過七人而巳。

這般刦後餘生者，在一陣埋死救傷的忙亂之後，徐覺非才吁出一口長氣，轉頭對受傷最輕的鏢師尤峯道：「咱們天風鏢局縱橫江湖十餘年，想不到今日一戰，竟落得這般慘狀。」

尤峯黯然道：「劍閣雙窮成名巳久，是一對馳譽武林的煞星，一身功力確有不凡的造詣，咱們雖然付出了不少代價，能够除去這兩個魔頭，收獲也不算少了，不過今後……」

徐覺非道：「尤兄弟說的不錯，咱們只好稟告局主，請他指示機宜，尤兄弟能不能辛苦一趟？」

尤峯道：「小弟義不容辭，但不知局主現在何處？」

徐覺非道：「局主原定由寧國經涇縣，在南陵稍作勾留，再趕到靑陽跟咱們會合，尤兄弟可以直趨寧國，或者能够找到局主。」

尤峯道：「那麼小弟就告辭了。」

徐覺非嘆息一聲道：「如果再遇到刦鏢之人，咱們將無力應付，希望尤兄早點找到局主。」

尤峯道：「小弟理會得，副座珍重。」

「抱拳一拱，逕自躍馬急馳而去。

徐覺非目送尤峯去遠，才强打精神，吆喝上道，不過，以他們現有的人手，決不能再出岔子，因此，他作了一個避實就虛的決定，撇開官道，掩旗息鼓的向靈岩寺緩緩前進，但人算不如天算，他們走出不足十里，來路烟塵滾滾，一雙怒馬向他們追了過來。

徐覺非哼了一聲，命令鏢師護着香車，自己橫鐝當胸，立候來人。

那是一名鬚髮如銀的老者，及一名身着紫衣的美麗姑娘，只不過眨眼之間，這兩人兩騎就巳馳臨徐覺非身前一丈以外，他心頭暗暗一懍，迅即納鐝歸鞘，抱拳一禮道：「原來是秋大俠，晚輩徐覺非這厢有禮了。」

敢情來人是秋山父女，是兩位徐覺非惹不起的人物，勿怪他要這麼客氣了。

秋山向香車瞥了一眼，道：「天風鏢局的副總鏢頭，身份何等崇高，徐大俠這般客套，老朽實在担當不起。」

徐覺非道：「天宇九雄領袖武林，敝局怎敢對前輩失禮。」一頓接道：「敝局適才遇到黑道上的朋友，前輩如果早來一步，唉……這當眞是生死禍福數由前定，半分也勉强不得。」

他如此卑躬屈節，極力諂媚，自然是別有用心，可是光棍眼裏不揉沙子，秋山是何等人物，焉能爲他的巧言所矇蔽，因此，秋山淡淡一笑道：「徐大俠太看重老朽了，不過，天風鏢局威懾四海，是什麼人敢這麼不知死活？」

徐覺非道：「這個麼，咳，劍閣雙窮可也不是善與之輩。」

秋山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這兩名煞星，貴局沒有什麼損失吧？」

徐覺非道：「晚輩無能，雖然毀了這兩個魔頭，敝局却也付出重大的代價。」

秋山一瞥道旁的香車道：「能够惹來劍閣雙窮，貴局這趟油水必然是大有可觀的了……」

徐覺非搖搖頭道：「敝局此次並非走鏢，前輩不可誤聽人言……」

秋山哈哈一笑道：「徐大俠放心，老朽雖窮，還不至做這些打家刦舍攔路剪徑的勾當。」

徐覺非雙拳一抱道：「前輩高風亮節，爲武林各派所敬仰，前輩如果別無他事，晚輩想就此告辭。」

秋山伸手一攔道：「別忙，老朽還有請教之處。」

徐覺非道：「前輩還有什麼指教？」

（未完・一）

歷史俠義故事

飛燕金刀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孫鳳翔和司馬長安是死對頭，郭安預料他會去七重天山下，果然被郭安找到去見盛北川，許以萬両黃金爲酬，孫鳳翔一口答應便走了，盛北川再安排郭安協助魏初父子，雙方面各自進行，希望救出聖駕，原來魏初不想盛北川獨佔頭功，另攪一套，將黃金澆鑄在鐵塊表面，看起來黃金足够三十萬両，用花言巧語騙得青城派掌門人無極道長爲他送金錠去七重山，用他開設的威遠鏢局名義作貨物押運，半途中了埋伏，傷亡慘重，無極道長雖然身手不凡，也只有奪路而走……

刲金贖帝　矛弑皇后

剩下來的一個死士不由一呆，無極的劍突然暴長，「奪」的一聲，三寸劍尖刺進了他的胸膛，他慘叫一聲，倒飛出去，竟飛出兩丈之外，好像這樣的一劍，那些死士幾曾見識過，無不色變，司馬長安亦不例外，振吭大呼：「暗器伺候！」

那些死士應聲散開，眨眼間完全消失，一陣衣袂聲過後，林內突然陷入了一片死寂。

無極目光一掃，繼續前行，魏金鵬三人弧形跟着倒退。

一張巨網倐的從樹上撒下，暗器與之同時四方八面射到，無極一聲：「小心暗器！」身形陡然拔起來，左袖「獵」地一揚，將那張巨網凌空蕩開，劍劃處，震飛了射來的大部份暗器，七八支長矛接擲來，那些死士顯然都以他爲攻擊的目標，他的劍卻實在快，劍光閃處，長矛盡斷，身形落下，繼續往前突進。

暗器緊接射來，無極一劍翻飛，盡將之擊下，霹靂突一聲暴響，一劍斜斬，「刷」地竟將擋在身前的一株大樹斬爲兩截，躲在樹後的一個死士亦兩斷，那截斷樹「轟轟發發」地倒下，當眞是驚天動地，也震驚了所有死士！

藏在樹上的兩個死士驚呼中急掠而起，斷樹倒向的方向，那些死士亦爲之大亂，無極等抓緊機會，一齊往前掠去。

司馬長安長嘯一聲，凌空急追，金鞭「嗚」的一聲，飛捲而至，無極前掠的身形那刹那一頓，風車般接轉，倒掠回來，從魏金鵬三人頭上掠過，迎向捲來的金鞭，四十九片蛇鱗即時從鞭上射出來。

無極劍同時展開，龍吟中劍影千萬重，陡地一歛，四十九片蛇鱗有如一條小金蛇，全都聚在劍鋒上，這一式「劍羅秋螢」乃青城劍術三大絕招之一，沒有相當的內力，根本練不好

劍一頓一彈，黏在劍鋒上的蛇鱗反射司馬長安，勢子之急勁，有甚於從金鞭上射出來，司馬長安這一次若是往上拔起，只怕快不過那些蛇鱗，他却是橫裏射出去，又是利用繩鈎，一下橫飛出數丈，才再往上拔起來。

無極沒有追擊，劍勢如虹，人如奔馬，一聲：「走！」護着三個弟子直衝出林外。

那些死士要追出去，卻被司馬長安喝住：「讓他們走！」聲落人落。

兩個死士旋即掠至他身旁，一個道：「頭兒，我們……」

司馬長安冷截道：「在樹林裏我們留不住，出了這個樹林更難留得住的了。」

「可是——」

「讓一個狼人走脫與讓他們走脫並無分別。」

「他們顯然並不是狼人那一夥。」

「當然——」司馬長安冷笑。「否則也不會這樣闖進來，他們是魏初的人，狼人絕無疑問是盛北川的了。」

「不是說，他們原是同一鼻孔出氣。」

「這大概是因爲元寶的勒索，魏初既然出得起錢，當然用不着再跟盛北川合作，盛北川相信亦看出魏初的意圖，雖然知道我們在這裏設伏，也沒有給他消息。」司馬長安笑起來。「不等我們動手他們先自亂了，對我們可是大大有利。」

一個死士忍不住問：「那個老道士不知道是什麼人？」

「青城上清宮掌門人——」司馬長安一字一頓。「無極！」

那些死士齊皆怔住，司馬長安笑接道：「有人說這個牛鼻子一身武功已臻化境，飛花摘葉，任何東西在他手上都能夠變成可怕的武器，一劍在手更就是驚天地，泣鬼神。」

衆人眼前立時彷彿又出現了無極一劍斷樹的神威。

「我們今天能夠將他那柄劍迫出來，亦足以自豪的了。」也許因此，司馬長安笑容更盛。

「不是說，這個牛鼻子不問世事？」一個死士問。

「天下間的事沒有是絕對的。」司馬長安又笑了。「據說魏初的獨生子就是拜在無極座下，他既然有辦法令無極收他的兒子爲徒，當然亦有辦法將無極請出上清宮。」

另一個死士即時奔來，稟告道：「那些車子看過了，載的是整塊的金子。」

「整塊的。」司馬長安一皺眉頭。

「一輛車子一塊，每一塊只怕有二三萬両。」

「好一個魏初！」司馬長安雙眉突然開展，笑起來。「果然是個老奸巨猾。」

× × ×

魏初當然是笑不出來，也沒有絲毫驚異或是憤怒的反應，在聽到無極回來的消息後，他便木無表情，也就這一種表情維持到現在。

無極的神態與離開之時並無不同，看來仍然是那麼高不可攀，魏初却已看出他內心的不安，看出他在自己面前已矮了一截。

所有的話都是由無極說，沒有半句假話，並不掩飾這一次的失敗，但他若仍是未出發之前的無極，這番話一定留給魏金鵬說，現在他簡直就像是魏初的下屬。

魏初滿臉的不愉快亦因此消失了一半，能夠完全控制這個老道士，在他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値得高興的事情。

無極將話說完，目光却沒有從魏初面上移開，他希望能夠看透魏初的內心，可是連魏金鵬這個做兒子的也看不透，他這個外人又怎能夠？

魏初沉默了片刻，臉上終於有了變化，竟然是露出笑容，無極魏金鵬不由齊皆一怔。

魏初笑着道：「我應該考慮到司馬長安可能已得到消息，叫你們小心一下，可是竟然會沒有省起來，一心只防着盛北川。」

魏金鵬急不及待地問道：「這我們如何是好？」

魏初又笑笑。「金子由我們送上去與由司馬長安送上去，並沒有多大分別。」

無極目光一閃，道：「侯爺是說，司馬長安會將那些黃金送上七重天將皇帝贖下來？」

「七重天易守難攻，現在局勢又未定，何況他們將皇上送上京師，享不盡富貴榮華，又怎會在乎那些黃金？」魏初輕捋鬍子。「司馬長安並不是一個太笨的人。」

無極道：「以元寶的江湖經驗，應該瞧得出，問得出那不是我們的人。」

「誰的人有什麼要緊？只要金子到手便成。」魏初笑接道：「別的不敢說，元寶看見了那些金塊，一定會毫不猶疑的將皇上交給送金塊上去的人。」

無極想想，道：「貧道這就去那兒路上等他們，看機會將皇上救出來。」

魏初搖頭道：「不用急，七重天附近都不是出手的好地方，到京師一大段路，讓我考慮清楚才決定在那兒動手，這一次，我們只許成功。」

無極沉默了下去，魏初隨即閉上了眼睛，但很快又張開來，搖搖擺擺的站起身子，往外走出去，無極目光落在他背上，看似要跟上去，但結果沒有動。

魏金鵬看在眼內，暗歎一聲，他是歎息追隨無極那麼多年，對無極竟然沒有他的父親看得那麼透徹。

無極對這一次的失敗，顯然看得比死去的弟子還重要。

對無極，魏金鵬本來只有尊敬，現在這份心情已不覺消淡很多，在他的眼中，無極與其他人已並無多大分別，他心中這樣想，面上卻沒有表露出來，魏初曾經教訓他，無論他心中想說什麼，也要隱藏在心中，不可以輕易讓別人知道。

× × ×

盛北川並沒有魏初的深沉，接到郭安的報告，由開始到聽罷，最少改變了四種表情。之後，他長歎一聲：「好一個長興侯。」

郭安這才補充道：「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無極到來之前，我們竟然一些消息也沒有。」

「那是說魏初已經發現我們的人，以他的聰明，無極的本領，他們要會面本來不是一件難事，可是那麼多黃金運出長興侯府我們竟然全不知情，便值得檢討了。」

郭安揚眉道：「屬下調查過，出城的車子值得懷疑的只有威遠鏢局的。」

「威遠鏢局與長興侯府是否很接近？」

「相距一列莊院，兩條長街，不太遠，侯爺難道懷疑……」

「查一查那列莊院是否魏初的產業，如果是，長興侯府與鏢局必然有暗道相通。」

「那以後我們便派人暗中監視鏢局，以策萬全。」

「這還是其次。」盛北川歎息。「最令人擔心的是那些黃金落在司馬長安的手上。」

「損失的只是魏初……」

「是誰的黃金也一樣，只要有黃金，司馬長安便可以兵不血刃，將皇上贖下來。」

「元寶……」

「不是說這個人只對錢感興趣，你難道還希望他會去查清楚那些黃金到底是什麼人所有，才決定取捨？」

郭安苦笑，盛北川接道：「元寶有生以來大概還沒有見過那麼多的黃金，財迷心竅，難免有所疏忽，這本是攻進七重天的大好機會，但司馬長安一定不會這樣做。」

「那我們立即出動，等司馬長安將皇上贖出來之後，攔途搶過來。」

「談何容易？」盛北川搖頭：「別說司馬長安人多勢衆，旁邊還有魏初、無極等人窺伺，我們動手，是必腹背受敵。」

「那就等無極先動手，我們看看能否作一個得利的漁人。」

盛北川笑了。「皇上落在長興侯手上也就罷了，還搶什麼？」

郭安怔住，盛北川接道：「只怕司馬長安沒有那麼容易應付，現在我們只有希望孫鳳翔在司馬長安的前面。」

× × ×

孫鳳翔這時候正在一間小酒館之內，高遠就倒在他身前，他比孫鳳翔年輕，醒的時候吊兒郎當，醉的時候卻像一堆泥。

桌上杯筷狼藉，下酒的兩碟東西都已給吃光，三個空酒壺已有兩個掉在地上。

高遠雖然沒有倒在地上，半邊臉卻掛在桌旁，一隻手垂着，另一隻手抓着那一頭亂髮。

孫鳳翔找到他的時候，他已經醉了，小酒館的人沒有理會他，孫鳳翔也沒有，自要了兩碟下酒的東西，一壺酒，悠然吃喝着，只等他醒來。

半個時辰過去，他終於醒轉，完全不是一個醉漢醉醒來的樣子，是跳着，生龍活虎般，跳上了椅子，開口就嚷道：「要悶死我了。」

孫鳳翔放下杯，笑道：「裝醉本來不是一件苦事，只是裝成你那樣子卻的確苦得很。」

「是飛燕告訴你我在這裏？」高遠追問。

孫鳳翔搖頭。「我沒有忘記你這個時候一定不會在家，也沒有忘記你的酒量有多大。」

「你卻是讓我裝下去？」

「你喜歡做的事，我為什麼要阻止？」

「誰喜歡了，你這個小子突然找來，不會有好事，我原是準備你一動，立即借酒行兇，狠狠的揍你一頓，再找機會開溜。」

孫鳳翔笑問：「你怎知道那不是好事？」

「我記性雖然壞，還沒有忘記你一向幹的都是殺人買賣。」

「殺人並不是一件壞事。」

「尤其是你這樣，只殺壞人，但對我來說，這種事卻壞極了。」高遠雙手一攤。「你也知道的，我這個人見不得死屍，甚至一見血便要昏倒。」

「哦——」孫鳳翔有些詫異的。「我倒省不起來了，是什麼時候的事？」

「奇怪我也省不起來。」高遠打了一個哈哈。

孫鳳翔正色道：「那絕不是一件壞事，卻是件大事，比我之前做的任何一件都要大。」

高遠只問：「在這事件裏你會得到什麼好處？」

「萬兩黃金。」孫鳳翔毫不隱瞞的直說。

高遠聽說噓了一口氣。「果然大得很，萬兩黃金一殺手，到底要你殺什麼人？」

「是救人不是殺人。」

「這不是你的特長。」

「所以我非要來找你不可。」

「那我的好處當然也不會少的了。」高遠摸摸鼻子，忽然搖頭。「但還是不要為妙，我這條賤命，享不起那麼多錢，只怕到手了沒有命去花。」

「那件事很有意義。」

「我現在活得已很有意義的了。」高遠往旁邊柱子一靠，懶洋洋躺下來。

「我還以為那麼大的事一定會引起你的興

趣，既然不是，只好一個人去了。」

高遠笑問：「這一頓算你還是算我的？」

「難道你還會跟一個才賺進萬両黃金的人搶着會賬？」孫鳳翔反問。

高遠道：「當然不會，倒是有些後悔沒有好好的吃你一頓。」

「有機會的。」孫鳳翔笑笑。「等我走一趟七重天回來，再跟你好好的聚聚。」

「七重天——」高遠一下子跳起來。「現在我明白你為什麼要找我的了，那個元寶到底擄去了什麼人？」

「皇帝。」孫鳳翔笑笑。

高遠一怔，懷疑的道：「你是說皇帝？」

「你大概不會連皇帝是什麼也不知道！」

高遠突然大笑起來。「我早就知道，天下間沒有什麼事他不敢做的了，但斗膽擄刦皇帝，還是大出我意料之外。」

孫鳳翔接問：「你這是引以為榮的了。」

「多少有一些。」

「擄刦皇帝，你知道是怎樣一個罪？」

「他十歲便已是一個賊，到現在所犯的罪，只怕一千個腦袋也不夠砍，再說他父母雙亡，既沒有老婆，又沒有孩子，了無掛牽，便是誅他的九族，也只是他一個人。我倒是不明白，皇帝怎會落在他手中？以他這樣懶的人總不成會跑到京師去。」

孫鳳翔也知道這個人平日吊兒郎當，什麼事也不放在心上，仍然問：「燕王造反的事你可知道？」

高遠竟然反問：「燕王又是什麼人？」

「朱元璋這個人，你大概知道的了。」

高遠立即豎起大拇指：「這個人了不起，竟然由和尚做到皇帝，將元朝弄翻。」

「朱元璋一共有二十六個兒子，其中朱楠生下不到一個月便死掉，而除了被立為三太子的朱標，其他二十四個都被封王。」

「燕王就是其中之一？」

「不錯，他原叫朱棣，與太子朱標出於同一個母親，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標病故，朱元璋原該立朱標的同母弟秦王、晉王、或燕王、周王，可是他却立朱標的兒子朱允炆為太孫，三十一年潤五月朱元璋駕崩，同月辛卯日太孫即位，大赦天下，改元建文。」

「所以燕王不服氣，要反了？」

「這場仗打了三年多四年，怎麼你好像一些也不知道？」

「這附近可是太平得很。」高遠若無其事。「這場仗打完了？燕王贏了？」

「今年六月乙丑日，燕王攻陷京師——」

孫鳳翔索性將事情詳細的說了一遍。

高遠聽得眉飛色舞，聽說元寶要三十萬兩黃金才肯將皇帝交出來，却不由一聲：「他瘋了。」

孫鳳翔笑道：「也許他本來是要三萬兩的，但突然發覺了三十萬兩才合理。」

「以我們知他一生最大的希望就是在金子上打滾睡覺，現在大可以如願以償了，那麼多金子，大概總可以鋪遍他居住的地方。」

「看來你與他一樣高興。」

「他變得那麼富有，我們做朋友的，自是也與有榮焉，而且他向來都闊氣得很，只要開口，還不將黃金滾滾送來？」

「這是說，你……」

「來找我是盛北川的意思？」高遠反問。

「郭安在替他賣命，所以很多事他都知道，包括我與你，你與元寶的關係。」

「郭安，這個小子——」高遠嘆了一口氣。「你們都是江湖人，怎麼一下子全都跟官府拉上了關係？」

「郭安服了盛北川，這個人雖然有些不擇手段，可是頗重義氣，據說盛北川有恩於他，不過要他這種江湖人臣服賣命，也不是易事，我則只是因利乘便。」

「因為司馬長安？」

「不錯。」孫鳳翔道：「你現在明白我為了什麼答應盛北川的邀請了。」

高遠道：「這的確是因利乘便，看來司馬長安這個小子也不簡單，以你的本領，到現在仍然不能夠將他擊殺。」

「現在他的勢力已很大，據說由他一手訓練出來，又由他統率的死士數逾千人。」

「那我倒奇怪，你竟然能夠活到現在。」

高遠忽的一笑。「看來元寶要賺進那三十萬兩黃金也不容易，盛北川到底要你怎樣做。」

「他只能拿出有限的黃金，希望在事情還未弄得太壞之前說服元寶，將皇帝交出來。」

孫鳳翔深注高遠。「司馬長安已經封山，要上七重天已經不容易，上了七重天還得將元寶說服，那就非要有一個他信賴的人在旁不可。」

高遠抓着亂髮，道：「這個人當然非我莫屬。」

「你到底怎麼意思？」

「這件事太危險，盛北川有郭安等人不用，要重金聘用你當然就是因為郭安等人闖不過司馬長安的封鎖，我懶了這許多日子，武功都已丟得七七八八，若是答應，不是等如自尋死路？」

孫鳳翔聽着笑笑，突然一拳擊去，拳未到，高遠的身子已然倒飛上樑去。

孫鳳翔接問：「是誰說你的武功已丟得七七八八？」

高遠嬉皮笑臉的道：「這裏只有你我二人，不是你說的就是我說的了。」

「盛北川這個人你當然也不會陌生？」孫鳳翔接問。

「我早就說過這個人很不錯。」

「我們是好朋友。」

高遠歎了一口氣。「抽冷子一拳，這種好朋友幸好還不多。」

「元寶跟你也是好朋友。」

「一直都是的。」高遠又歎了一口氣道：「所以我實在不忍心叫他放着三十萬兩黃金不要。」

「你却是忍心看着他被司馬長安等人包圍起來？」

「七重天易守難攻，這方面我倒是很放心的。」

「司馬長安等都是殺人的好手，就是找不到七重天的弱點，只是封鎖七重天的進出口，總有一天元寶會帶人下山。」

「到那一天再說。」

「燕王的援兵相信不久便會趕到，他們志在必得，一定會想辦法攻山……」

「你也別忘了他們目的在皇帝，將皇帝還給他們，還有什麼解決不來？」高遠笑了。「元寶這個小子最懂得看風頭，看勢色不妙，自然會將人交出去。」

「你也不在乎天下落在什麼人手上？」

「還不是一樣？我又不是做官的，那管得這許多？」高遠突然反問孫鳳翔。「你也不是那種甘心為錢賣命，甘願為官府做事的人，怎麼這一次這樣積極？」

「除了這件事很有意義——」孫鳳翔一頓一歎。「也許你不知道先父曾受過盛北川的恩惠。」

「原來盛北川挾恩求報！」

「錯了，他相信已完全忘記了那件事，那一次受他恩惠的人逾百，而據說他也不是一個施恩望報的人，一向都沒有將那些事情放在心上。」

高遠撫掌笑道：「幸好我沒有受過他的恩惠。」

孫鳳翔不由苦笑。「看來我是絕沒有辦法說服你的了。」

「也不是。」高遠笑得有些奇怪。

孫鳳翔詫異追問：「到底要什麼條件？」

「你不是不知道我向來只聽一個人的話，你要我答應，得先說服她。」

孫鳳翔脫口道：「飛燕？」

高遠道：「我只有飛燕一個妹妹，不聽她的聽誰的？」

孫鳳翔沉吟不語，高遠接道：「你也很久沒見她的了，來到這裏也不去見她一面，不是很不夠朋友？」

「她近來怎樣了？」

「有病，不很好，腦子裏就像堵滿了鐵石似的。」

「這是什麼病？」孫鳳翔甚感詫異地問。

「天曉得，總之我跟她說什麼，她都聽不進，叫她趕快嫁掉算了，省得我老是放心不下，那兒也去不了。」

「也許她在等你娶了妻子，有人照顧你了才放心。」

「也許是的。」高遠兩條眉毛一高一低的，也不知在打什麼主意。

× × ×

對於這個妹子，高遠顯然畏懼得很，來到了溪旁，俯身捧水洗去了酒氣，又往身上抹了幾把才繼續前行。

孫鳳翔不是第一次看到高遠這樣，所以，高飛燕的倩影，不由得又湧上心頭。

有生以來他只喜歡過兩個女孩子，一個是葉素，另一個便是高飛燕，而兩個女孩子中，問良心，他還是喜歡高飛燕多一些，但他却是認識葉素在先。

他不是那種見異思遷的人，也所以，只將飛燕當做妹妹看待。

葉素跟飛燕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人，她出身名門，多才而溫柔，雖然家道中落，無損她的教養，看來始終是那麼秀氣，孫鳳翔只嫌她太單薄軟弱，只希望能夠好好的保護她，不讓她受到任何傷害，也許眞的是紅顏薄命，就在她將要過門之前竟然遇上了司馬長安，毀在司馬長安的手上。

司馬長安與孫鳳翔之間，本來沒有任何仇怨，就是這件事，孫鳳翔追獵了他三年。

到底是深愛葉素還是只有這樣做才能夠維持自己的尊嚴，孫鳳翔也不知道，高遠說他是一個很固執的人，飛燕呢？到現在他仍沒有聽到她的意見。

他們已有三年沒有見過面，孫鳳翔也不知道這一次往見飛燕是否完全因爲高遠的說話。

× × ×

人變成怎樣，孫鳳翔雖然不知道，可是那幢小小的農舍，外表看來却一些也沒有變。

農舍孤零零地建在溪旁，前後都是肥沃的田地，孫鳳翔看着不覺問：「今年的收成怎樣了？」

「比那一年都好。」高遠壓低了嗓子。「否則那來酒喝？」

「令尊一身武功，晚年退隱在這裏，又不贊成你們兄妹在江湖上闖，想必是眞的厭倦了江湖。」

「所以我跟你跟元寶能夠交朋友簡直就是奇蹟。」說話間已到了門前，高遠接道：「你先在這裏等等，我要讓她驚喜一下。」隨即走進去，一面大嚷：「妹妹——」

孫鳳翔沒有跟進去，左右看一眼，一陣感慨，他實在希望這一次的事不會弄得太麻煩，不會讓高遠捲進這一場紛爭中。

一個悅耳的聲音即時在屋內響起來：「大呼小叫，又闖禍了？」

是飛燕的聲音，孫鳳翔不禁莞爾，聽那口氣好像飛燕是姊姊，高遠是弟弟，這跟三年前並沒有改變。

兩個站在一起，無論怎麼樣看，高遠也還是像哥哥，飛燕沒有他那麼高，看來也實在年輕得多，神態還帶着些稚氣。

她正在房中做針綫，高遠應聲探頭望一眼，有意無意的往後一縮，飛燕恰好抬頭看在眼內，搖頭道：「還要躲？」

高遠嬉皮笑臉的道：「要躲那還會大呼小叫，伸頭進來？」

「又喝酒了？」飛燕一皺鼻子。

「只是一點兒，已經小心洗抹乾淨，怎麼你還是嗅得出來？」高遠有些詫異的。

「喝酒的人，那會嗅得到自己身上的酒氣，你啊！胆子越來越大了，喝了酒，還敢來見我？」

「那是不得不回來。」

「眞的闖了禍？」飛燕露出了關切之色問道。

「而且大得很，我是給趕着回來的，那個人一定要看看你才決定是否放過我。」

「我打他不過，跑也跑不過，只好將……」高遠抓着亂髮，欲言又止。

飛燕不由追問：「將什麼？」

「將你送給他抵押。」高遠那樣子完全看不出在說謊。

飛燕着實嚇了一跳，一下站起來，氣惱的道：「你……」

高遠慌忙搖手。「我也不該這樣的，可是想不出其他辦法。」

飛燕氣惱得說不出話，高遠還道：「人家還要看看你是否眞的我說的那麼漂亮，若是不滿意，可眞不知道如何是好！」

「哥哥——」

「好妹妹，你就只有我這個哥哥，難道你眞的忍心不管，看着我給殺掉？」

「你到底闖了什麼禍，也給我一個明白才是。」

「忘掉了。」高遠雙手捧着腦袋。「現在我只知道拳頭是他的硬，道理是不是他的對可就管不了。」

「我們兄妹聯手，才不相信對付他不了。」飛燕更氣惱。

高遠竟道：「你要跟他打架是你的事，不要將我算在內。」身子往後一縮，竟眞的要開溜。

「哥哥——」飛燕追出房外，却見高遠推開了一扇窗，竄了出去。

好像他那樣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竟然給嚇成這樣，這唯一的妹妹也不顧，趕緊逃命，那個人的武功眞的那麼厲害，令他不敢再來？

飛燕又驚又怒，却沒有逃跑，往門外衝去，才一步跨出便一聲喝叱：「那一個！」

只說了三個字他便目定口呆，怔在那裏，雖然三年不見，她又怎會忘記這個令她刻骨銘心，夢縈魂牽的人。

「怎樣了？才三年不見便不認識？」孫鳳翔笑問。

飛燕嬌靨一紅，如夢初覺地。「是你？」

「他說了什麼令你這樣生氣？」

飛燕一咬嘴唇。「當然是你的壞話了。」

「天地良心，我可沒有說過你半句壞話。」高遠出現在屋頂上。

「你還說？」飛燕抬頭望去，一跺脚。

「不說不說，全留給你們說。」高遠接一個觔斗，從上面翻下來，在孫鳳翔頭上翻過，一溜烟也似，迅速掠出了數丈。

「這一次我是眞的跑遠了，你們要說什麼放胆說，我絕不會聽到半個字。」這些話說完，高遠已在十數丈外，眨眼消失在那邊疏木林中。

飛燕目送不見，偷眼看看孫鳳翔，嬌靨又是一紅。

孫鳳翔深注她一眼。「他不請我進去，你也是？」

飛燕搖頭，孫鳳翔接舉步，飛燕看着他走進去，才舉步，顯得有些失措。

待孫鳳翔坐下，飛燕忙道：「你坐着，我給你燒一壺嚇殺人。」

「嚇殺人」是吳語，是一種茶名，這種茶產於洞庭山碧蘿峯，據說土人初採此茶，放置懷中，茶得熱氣異香忽發，採者爭呼嚇殺人香，乃以爲名。

孫鳳翔一向嗜飲這種茶，這下子却道：「一杯開水便成了。」

「這並不麻煩。」

「嚇殺人開水還不是一樣？」

飛燕奇怪的望着孫鳳翔。「你不是一向都只喜歡……」

「很多習慣我都放棄了。」

飛燕輕聲問：「因爲素姊姊？」

孫鳳翔只是笑笑，飛燕歉然道：「我不該在你面前又提起素姊姊的。」

「喜歡說什麼便說什麼，用不着避忌，像你哥哥……」

「你要我學哥哥那樣，口沒遮攔？」飛燕想起高遠方才的話，耳根發熱。

「方才他說了什麼？」

「沒什麼。」飛燕整張臉也在發熱，一雙手也不知該放到那兒去，捏着那管針不覺刺在指尖上，一點血立時從她的指尖冒出來，孫鳳翔一聲小心，下意識捉住了她的手。

飛燕一顆心狂跳，一時間竟然不知如何是好，孫鳳翔隨即替她印去那點鮮血，取過針綫，在桌上放下。

飛燕臉紅到脖子去，孫鳳翔終於發覺，心頭一凛，放開手，道：「看你到底不習慣那針綫。」

飛燕沒有分辯，垂下頭，孫鳳翔轉問：「這三年以來，你哥哥是不是好多了？」

「還說呢，那麼大的人，却像小孩子般淘氣。」

「我看他不敢太惹你生氣。」

飛燕笑了笑，怔怔的打量了孫鳳翔一遍。「你比三年前消瘦多了！」

「你也是，但看來更健康。」

「你却是有些憔悴，那個司馬長安，你已經將他殺了？」

「還沒有，我殺了他三次，都是替身，希望第四次不是。」

飛燕頭又垂下。「我原是要去助你一臂之力的，可是哥哥說，這件事你不喜歡別人插手，他說得很認眞……」

「這種事的確只宜獨自解決。」

「對付一個這樣狡猾兇殘的人，現在看到你，我才眞的放心。」

「我也以爲事情很快便解決，想不到一拖就是三年。」

飛燕顯得有些感慨，並沒有說什麼，孫鳳翔接道：「沒有人强迫我，俠義什麼對我來說是談不上的了，也許就因爲太多人知道葉素是我未過門的妻子。」

「我知道不會是的。」

「這畢竟是私仇的事，我不想麻煩任何朋友。」

飛燕忽然問道：「司馬長安是不是就在附近？」

孫鳳翔一怔，道：「這三年下來，你變得更懂事了。」

飛燕笑問：「這算不算灌迷湯？」

「怎麼想到灌迷湯？」

「不知怎的，我總是覺得你在逗我高興，好讓我去說服哥哥。」

「他已經告訴你了？」

「沒有。」飛燕接問：「也許我猜錯了，不是哥哥迫着你來的吧？」

孫鳳翔搖頭，驚訝的望着飛燕，驚訝他想得那麼多，那麼遠。

飛燕這才問：「到底什麼事？」

孫鳳翔將整件事細說了一遍，飛燕聽得很用心，也沒有揷口，聽完了才道：「皇帝跟燕王之間的恩怨我們相信不會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皇帝若是一個明君，燕王相信不會這麼容易成功。」

孫鳳翔沉吟道：「我只是相信盛北川的判斷。」

「盛侯爺勤政親民，我們也聽過不少他的好話，一個人說他好，未必是眞的好，但那麼多人說，應該不會錯的了。」

「我也是因此才答應助他一臂之力，那萬兩黃金的……」

飛燕笑截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難道我還不清楚？」

「這是說，你贊成……」

「到底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哦。」

「你哥哥却要看你的意思。」

「他是我哥哥，要怎樣做難道我眞的阻擋得了。」飛燕說着嬌靨又紅起來，高遠打的是什麼主意，她又怎會不明白？

孫鳳翔看在眼內，苦笑了一下，飛燕偷眼看了看，道：「我一定會勸勸他。」

「只有他才能說服元寶。」

飛燕輕歎一聲。「他也實在該做點事，每天喝酒遊蕩的太沒有意思。」

「不管怎樣，皇帝交到了盛北川手上，我們還是退出爲妙，官場到底不適宜江湖人。」

飛燕頷首道：「你也知道先父原是一個官，爲官四年，悄然引退，就是討厭官場那種卑鄙奸詐的作風。」

「希望我們都沒有看錯盛北川。」孫鳳翔一皺眉。

門外即時傳來了兩聲乾咳，高遠的聲音接傳來：「你們說完了沒有？」

飛燕笑了笑。「他其實是一個急性子。」話口未完，高遠已然在門旁探頭進來，道：「好啊，說哥哥的壞話，難怪人說女大不中留，若是過了門，我這一個哥哥還有說話的地方？」

飛燕雖然知道他在胡言亂語，仍不禁嬌靨羞紅，高遠接問孫鳳翔：「成了？」

孫鳳翔道：「她說會勸勸你。」

高遠說道：「你現在大概不會後悔，我將你帶到這裏來了。」

「下一頓酒也是我的。」

「當然算你的了，我將妹妹交給了你，連喜酒難道也要我這個大舅爺傷神？」

「哥哥——」飛燕嚷起來。

高遠舉起雙手。「好，那是後話，現在我跟姓孫的出去喝點酒，商量一下如何上七重天找元寶。」

「這裏不可以商量？」

「你不是不知道，我酒越喝得多，頭腦越靈敏。」

「胡說——」飛燕搖頭。「你以爲我不知道你三杯下肚便只懂喝酒，什麼也忘掉。」

高遠揮手道：「這是我們兩個男人的事，你還是去做你的針綫。」

「你們只打算兩個人去？」

「難道還有第三個？」高遠打了一個「哈哈」。

「我不就是了。」飛燕笑了笑。

高遠一怔。「你不是說笑吧。」

「你看我像是在說笑？」

高遠呆望着飛燕，孫鳳翔忙道：「飛燕，這件事非常危險。」

「那我不跟去如何放心得下？」

高遠信口問：「你是不放心我還是他？」

飛燕瞪了他一眼：「那一個也好，總之，你們不讓我去，也不用去的了。」

高遠搖頭，飛燕不等他說話，身形倏的一轉，雙掌蝴蝶穿花般攻到，他偏身急閃，那知飛燕出手極快，一掌已拍在他的肩膀上，拍得他一個踉蹌，差一點沒有摔翻。

飛燕隨即收掌道：「怎樣，是那一個有本領？」

「出其不意，乘人不備，那算得本領。」

「捱打才是本領哦？」

「你再向我出手，看能否再將我打着？」

「我們是兄妹，難道眞的要動手？」飛燕笑了。

高遠大搖其頭。「這種妹妹幸好我只得一個，否則，還有命活到現在？」

「不管怎樣，我是去定了。」

高遠正色道：「這可不是玩耍，司馬長安之外，還有燕王座下數百死士……」

「你總不會否認，我有足夠的能力照顧自己。」

「可是你一些江湖的經驗也沒有。」

「我們現在要去對付的，也未必全是江湖人。」

高遠啞口無言，孫鳳翔彷彿在想什麼，一直都沒有作聲，飛燕目光一轉，接問他：「孫大哥，你說我——」

孫鳳翔右手突出，一掌拍向飛燕的肩膀，飛燕竟能夠一閃讓開。

孫鳳翔急上，連環七掌急拍，飛燕再閃一掌，身形倒飛上了頭上一條橫樑，也沒有停下，迅速改變了三個位置，實在是人如其名，飛燕般矯捷輕盈。

高遠揮手道：「別再賣弄了，我從來沒有否認你的輕功比我好。」

飛燕嬌笑一聲，落在孫鳳翔身旁，孫鳳翔輕歎道：「你眞的要去？」

飛燕正色道：「你也知道的，我性子也很固執，你們一定不給我跟去，我也會偷偷跟上去。」

孫鳳翔無言，高遠搖頭，終於道：「那你跟在我們身旁好了。」

「謝謝哥哥。」飛燕一下變得就像個小女孩，高興的在跳躍。

半個時辰後，他們三人已走在河堤上，七重天雖然遠，在他們的感覺，卻就像在眼前。

× × ×

清晨，雲霧淒迷，孫鳳翔高遠飛燕三人走在山路上。

急風吹亂了他們的頭髮，也令他們精神大振，飛燕緊伴着孫鳳翔，嬌艷如朝霞。

有人說，一個女孩子走在心愛的人身旁之際最嬌艷迷人，高遠現在已經有這種感覺。

一路上談談笑笑，倒不覺得時間難過，高遠卻甚少說話，離開孫鳳翔飛燕也較遠，看來很知情識趣。

他只有飛燕一個妹妹，當然希望她能夠活得快快樂樂，飛燕的心情他當然也很明白，他也已很久沒有見到飛燕這樣開心的了。

聽得飛燕的笑聲，連他也快樂起來，三步一跳，雀躍前去。

× × ×

雲霧迷漫中蒼松飛展，虬枝戟伸，氣勢狂勁而多變，無極就立在這株蒼松下，衣袂迎風飛舞，有如天外飛仙。

他立在這裏已多時，思潮亦有如雲霧般不定，過了多年隱逸的生活仍然勘不破名關，難免有些感慨。

貴爲國師，無疑就等於天下武林之首，何等威風？

一想到這裏，無極的嘴角不由又露出了笑容，卻就在這時候，一個聲音突然傳來：「大清早遇着道士可是不吉利得很，幸好我們並不是去賭錢。」

無極聽得很清楚，沒有回頭。

話是高遠說的，他當先由山路那邊出來，看見無極，衝口而出。

無極毫無反應，高遠又道：「道士和尚沒有一樣了得，只是一樣。」

飛燕在後面聽得清楚，不覺問道：「是什麼？」

「忍耐！你若是比他兇，比他强，就是踢他罵他也不會有太大反應，而且事後還會自誇道行高深。」

飛燕看着無極，搖頭。「哥哥就是喜歡惹事。」

高遠立即道：「你錯了，我只是看不慣這種所謂與世無爭的出家人。」

「與世無爭有什麼不好？」

「你難道不知道與世無爭的另一個意思就是逃避責任？」說話間已到了無極的身後，高遠突又道：「禍國殃民，道士和尚都不是好東西。」

無極仍然不回頭，但終於開口：「年青人怎能對老人家這樣無禮？」

高遠立即停步，一揮拳。「還有更無禮的，你要不要看看？」

飛燕忙將他拉住。「這是什麼時候，你怎麼還要惹事生非？」說着也不等他答話，將他推前去，高遠也當然不是眞的要惹事，繼續往前去。

孫鳳翔並沒有任何表示，深注了無極一眼，緊跟上前。

無極也沒有再作聲，極目遠望，以他耳朵的敏銳，當然聽得出這三個人都有一身很不錯的內外功，雖然有信心將他們擊倒，卻實在不願意在這個時候多生枝節。而且那豈非等如表示他這些年來的修爲俱都是白做工夫？

這些年來在修養方面他實在也下了很大的苦心，等閑不易發怒，方才他卻也眞的有意出手，教訓高遠一頓。

難道一個人有了慾念就會變得如此淺薄，連出家人也不例外？

× × ×

正午，孫鳳翔三人歇在一條小溪旁邊。高遠捧了幾捧清水撲在面上，精神又是一振，飛燕坐在一方石上，雙腳浸在水裏，不停的撥弄着，未脫童眞。

孫鳳翔亦坐在石上，呆望着飛燕，他實在是很想雙腳也浸在水裏，卻不知怎的，提不起勁兒。

高遠無意一眼瞥見，脫口道：「姓孫的，你就是擔心，我說沒問題便沒問題。」

孫鳳翔笑笑。「我只是覺得事情太不尋常，心頭有些兒沉重。」

「看你這樣子，眞有點憂國傷民，你不去做官，實在可惜。」高遠大笑。

飛燕忽的插口問：「哥哥，你眞的有把握說服元寶？」

高遠不覺手一指鼻子。「我們男人的豪情，你們女孩子懂什麼。只要我開口——」

孫鳳翔插口道：「不是說，這個人一向都視錢如命？」

「有時也會說說義氣的。」高遠又捧了一捧水撲在面上。

他說的也許都是事實，但有一點非獨他，就是孫鳳翔也想不到，這時候司馬長安已經將黃金送上七重天。

× × ×

花了差不多整整半天，七重天上所有山賊總動員，絞盤繩索也不知損壞斷折了多少，才將那十塊黃金弄上去。

元寶是一個急性子，聽說黃金已送到山上，立即便要全弄來，然後就坐在忠義堂那張鋪上老虎皮的大椅子上，只等手下將黃金送到面前，一想到那是三十萬兩金子他便不由眉飛色舞，到底耐不住，簡直滾球的一口氣直滾到第一重天險那兒，以便早一些看到那些黃金。

在他的心目中那本是一錠錠的金子，怎也想不到竟然是四四方方的十大塊。

非獨那些山賊，他也是第一次看到那麼大的金塊，眞看得直了眼，然後一個瘋子也似的，在金塊上翻觔斗。

司馬長安最後也給吊上去，只是他一個人，這早已在他意料之中，他上到去的時候，元寶正敞着胸膛，臥在那些金塊上，手中拿着一罈酒往口裏直倒，酒濺得一身都是，他却完全不在乎，一面大笑，跡近瘋狂，跟着甚至將整罈酒都倒在頭上。

羣賊圍在金塊旁邊，掌櫃拿着算盤，在那些金塊中鑽來鑽去，竟似要計算那些金塊的重量，司馬長安一眼瞥見，心裏實在有些不舒服，幸好掌櫃並沒有他想像的聰明，沒有這麼快計算出來，羣賊的在眼前來來去去，對掌櫃亦不無影响。

算盤「劈劈拍拍」在响，元寶竟是第一個受不住，把手一揮，笑罵道：「滾開滾開，別在這裏騷擾老子清興。」隨即將酒罈擲去。

掌櫃慌忙讓開，酒罈給擲在地上碎裂，元寶接向司馬長安笑道：「別急別急，皇帝快來了。」

語聲甫落，那邊一陣呼喝聲，幾個山賊擁着一男一女到來，司馬長安一眼便認出那個男的就是落難皇帝朱允炆，他雖然沒有資格入宮或上皇極殿，卻曾在皇帝出遊的時候從隱蔽之處窺看過。

皇帝即位的時候才得二十一歲，現在二十五歲不到，在宮中養尊處優，司馬長安第一次見他的時候，比實際的年紀看來還年輕得多，但現在看來，却像個中年人。

憂慮也的確很容易令人衰老。

幾個山賊一直將皇帝皇后推到司馬長安面前，元寶隨對司馬長安道：「皇帝皇后還有龍袍玉璽全給你，我們兩不相欠。」

司馬長安很冷靜的道：「我們現在可以走的了。」

「難道你還想老子分些金子給你？」元寶大笑揮手。「快走快走！」

皇帝開始也不知道是什麼回事，只道元寶要拿自己怎樣，一路走來，身子不住發抖，現在聽清楚，不由看了看司馬長安。

司馬長安忙上前，皇帝驚魂未定，倒退了一步。「是……是那一個叫你來的？」

司馬長安恭恭敬敬的道：「奴才姓魏，是長興侯的家屬。」

皇帝面容一寬。「魏初呢？怎麼不上來侍候朕？」

「他們只許一個人上來，侯爺只好在山下等候。」

皇帝看看元寶，下面的話不由嚥回去連忙往前行，皇后亦跟了上去，看來是那麼可憐。

司馬長安亦步亦趨，眼神已冷下來，但仍然沒有太多的表示，下了山之後，他便可以爲所欲爲，而天下一定，才跟元寶算賬也不遲。

× × ×

下了山，皇帝猶有餘悸，進了林中那條道路，看見七重天的賊人沒有跟上來，怒氣再也壓不住，終於發作了。

「魏初？魏初到底在什麼地方？」皇帝嘶聲喝問。

「皇上恕罪，魏初不能來。」司馬長安仍然是恭恭敬敬，只是語聲冷冰冰。

「什麼？你這個姓魏的，竟敢[illegible]？」皇帝更怒。「不怕誅你的九族？」

「那皇上記好了，奴才不姓魏，復姓司馬，雙名長安。」

「司馬長安，那又怎樣？朕要誅你的九族還不是一樣？難道魏初竟然敢反對？」

司馬長安又笑笑。「奴才並不是魏初的屬下，一直以來，只是侍候燕王爺出入。」

皇帝一怔，面露驚恐之色，他雖然不太懂事，却絕非一個笨蛋。

「奴才奉燕王爺之命，請皇上回京。」司馬長安面容語聲俱有如寒冰。

皇帝面色一變再變，倒退開去，正撞在皇后身上，皇后亦面無人色，才脫狼牙，又入虎口，難怪他們恐慌。

皇后隨即縮到皇帝身後，顫抖着道：「皇……皇上，這怎麼是好？」

皇帝一把推開。「閉嘴！」他已經夠心亂的了。

司馬長安即時道：「皇上，要一個女人閉嘴，只有一個方法。」接從身旁一個死士手中取過一支長矛猛向皇后當胸刺去。

皇后驚呼未絕，長矛已然入胸，鮮血怒激，一個身子同時被撞退，釘在後面一株樹幹上。皇帝看在眼內，面色慘變，倒退半丈，司馬長安右手接一擺。「皇上，請上路！」

皇帝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地。

× × ×

孫鳳翔這時候臥在山坡樹蔭的石塊上，高遠躺在不遠處的另一塊石塊，咬着一根草，悠然自得。

飛燕反而不耐的走來走去，看見兩人都沒有反應，終於忍不住走到高遠身旁，踢了他一腳。「還躺在這裏，起來！」

高遠張開眼，懶洋洋的道：「你過去踢醒那個姓孫的再說。」

飛燕一皺鼻子，走過去，却竟在孫鳳翔身旁坐下來，高遠看在眼內，搖頭嘟喃道：「奇怪，不該踢的踢，該踢的反不踢了。」

飛燕沒有理會他，輕聲問：「我們該動身的了？」

「不用急。」孫鳳翔坐起身子。「司馬長安不知來了多少人，我們又不是跟他拚命，入夜才進去比較安全。」

「還要等到入夜！哦？」飛燕一皺鼻子。

「今天天氣好，今夜的月色相信也一樣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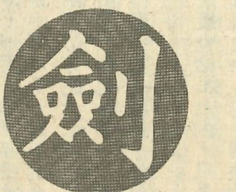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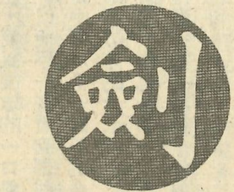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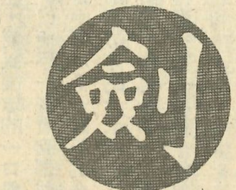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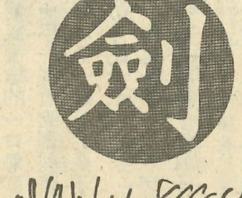
今夜的月色不錯，但一入了樹林，孫鳳翔三人便欣賞不到，他們也不是欣賞月色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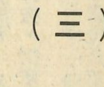
林中異常寂靜，三人雖然將袖子衣衫束好，而且又有一身很不錯的輕功，但在移動間，偶然亦會發出聲响，有時是因爲踏上了落葉，亦有因爲碰上了矮樹叢，那其實並不大緊要，但仍然令他們一陣緊張。

一面走他們一面凝神傾聽，什麼發現也沒有，高遠的耐性實在不大好，終於走到孫鳳翔身旁，道：「樹林中不像藏有人。」

（未完・三）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劍令

（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劍南將滕莊主召見，老管家領着范子陽和澄心大師進來，把滕莊主如何遇害，此事和自己無關再說一遍，衆人將滕莊主的遺體檢視，證實是「六合指」和「般若禪掌」所傷致死的，范子陽澄心大師認爲有人假冒他們害死滕莊主，聲言徹查此事，而般若禪掌只有少林寺方丈和戒律院長老或來自西域的人懂得，六合指只有范子陽懂得，他倆懷疑是鐵扇公子所爲　對丁劍南亦起疑心，衆人各自辭別。澄心大師暗中窺伺丁劍南行動，見他用六合指傷了禿頂神鷹陸浩，也用般若禪掌將丁劍南擊傷倒地，丁劍南被「賣藝的」三人救去……

茅屋療傷　突被擄走

丁劍南心念還沒想完，只見房門開處，急步走進來的竟是一個濃眉紫臉，看去約莫四十出頭的漢子，身上穿的雖是一件藍布大褂，但這人自己從未見過，他大概是蓋大鵬！

紫臉漢子一臉看到丁劍南已經醒轉，立即含笑道：「公子醒過來了？」

丁劍南望着他，遲疑的道：「這位兄台……」

紫臉漢子朝他爽朗一笑道：「在下霍從雲，幾天前和公子見過，那是在下化名蓋大鵬，也稍稍易了容，所以公子認不得了……」

他沒待丁劍南開口，口氣一轉，接着說道：「公子六天前中了賊人暗算，後心被『般若禪掌』擊中，傷得不輕，差幸公子本身內功精純，當時雖被『般若禪掌』掌力震散，但已把對方力道抵消了十之六七，這是不幸中之大幸，只因被這種佛門最具威力的『般若禪掌』震傷內腑，除了少林寺特製『大旃檀丸』，絕非尋常治傷藥物所能奏效，在下遠上少林，總算弄到了一顆，公子此時就把它服下，再由在下以本身內功，助你行氣活血，傷勢即可無礙了。」

他口中說着，已從懷中摸出一顆白蠟封固的藥丸，一手捏碎蠟殼，裏面是用油紙包着龍眼大小的一顆硃紅藥丸，他倒了半碗陳酒，說道：「公子先把藥丸在口中嚼碎，和酒吞下就好。」

丁劍南感激的說道：「霍老哥這份大德……」

霍從雲沒待他說完，笑道：「公子也是我輩中人，何須客氣，目前時光寶貴，快些服藥了。」

他把藥丸納入丁劍南口中。丁劍南依言把藥丸嚼碎。

霍從雲又取過半碗陳酒，湊着他嘴唇，讓他和藥吞下，一面說道：「公子現在閉上眼睛，在下要替你療傷了。」

他站在床前，吸了口氣，緩緩伸出雙手，掌心按在丁劍南身上，循着經穴，極

其緩慢的移動。

丁劍南但覺他雙手炙熱如火，一股熱氣直透經穴，身上不禁熱得汗出如瀋，漸漸竟迷迷糊糊的睡去。

堂屋裏只有二師兄任東平一個人坐着，小師妹柳飛燕則站在堂屋後面，丁劍南的房門口。他們聽了大師兄的話，心知不久就會有強敵找上門來，早就有了準備。

堂屋裏雖然看不出形迹，任東平身上也沒帶兵刃，可是他的長劍早已出了鞘，豎立在門後，如果敵人進了堂屋，他只須退後一步，擱在門口伸手就可以取到了。

他人雖坐在堂屋之中，目光却不時的朝門外看去，這裏離大路還遠，門口只是一條小徑，但只要有人從大路行來，折入小徑，離門口少說也有一二十丈遠，來的是什麽人，老遠就可以看到。

現在已經快近中午時光，大路上正有一條人影，彎腰弓身，緩緩的走上小徑，朝茅屋走來。

這條小徑是上山的路，當然不一定就是到茅屋來的。

任東平自然注意着他，那人走路的樣子很怪，一顚一顚，活像一隻大馬猴，現在那人漸漸走近，已可看到是一個身穿藍布大褂的瘦小老頭，只要看他兩脚虛飄飄的，連腰骨也挺不直，那像是個會武功的人？

那小老頭敢情走累了，一手彎到背後捶着腰背，走到一棵大樹底下，脚下一停，仰首舒了口氣，就在樹根上坐了下來。

這棵大樹離茅屋還有十多丈遠，要上山的人，就該從大樹往右拐，那是一條上山的小徑，只有朝茅屋來的，才會筆直走來。

任東平因那瘦小老頭不似會武的人，只看了一眼，也就不再去注意他了。

那瘦小老頭這時居然從身邊取出一個油紙包，打了開來，放到地上，裏面居然還是下酒菜，接着又從腰間解下一個錫酒罐，湊着咀唇喝了一口，放下酒罐，捲起袖子。兩手好像在剝着花生，一顆顆往口裏丢去。

任東平目光注視着遠處，自然也會看到坐在大樹下的瘦小老頭，只覺他忽然回過頭來，朝自己裂咀一笑！

這下直看得任東平心頭驀地一動，這老頭來得突兀，莫非會是敵人一黨？正在思忖之際，突見一前一後兩條人影從大路上如飛奔來，心中暗道：「來了。」

再注目看去，那兩人堪堪從大樹前掠過，忽然前面一個脚下好像被什麽東西一絆，「拍達」一聲撲倒下去，跌了個狗吃矢，後面一個敢情一時收不住勢，脚尖踢到同伴的脚後跟，也跟着「砰」的一聲，撲倒在同伴的身上。

這可把任東平看得大奇，這兩人一身衣着打扮，和方才自稱「揚州八怪」的老三、老四相同，敢情也是「揚州八怪」中人了，自己剛才和老三、老四動過手，武功並不算弱，而且從兩人奔行之勢看來，也絕不會在老三、老四之下，憑兩人的身手，縱然脚下被東西一絆，也不可能就撲倒下去，何況路上根本沒有絆脚的東西，尤其前面一個跌倒下去，後面一個絕不致於再跟着撲下去。

這兩人豈非跌得蹊蹺？啊，他們跌倒之處　正好在那怪老頭的前面。

那兩個漢子這一跤可跌得不輕，尤其前面一個，不但門牙磕在拳頭大的石塊上，牙落血流，他是練武的人，跌下去就趕快一弓腰，朝上躍起，但他胸腹堪堪離地，沒想到後面一個猛力壓撲而下，這可比第一次還重，胸口重重的壓在路面上。

這條小徑上　雖然沒有大石塊　但拳頭大小的石塊可到處都是　這下胸口和石塊相撞　已經夠瞧的了，再經背上有人重重一壓　幾乎把他脊骨壓斷，口中不覺怪叫一聲，身子一滾　把壓在背上的人滾落，人還沒有站起　雙脚已經連環踢出。

那後面一人糊塗的跌撲下去，口中剛「啊」了一聲　突然被底下的人一個翻滾，把他滾落地上，正待躍起，猛覺胸腹和右肩重重的挨了兩脚，這突如其來的襲擊，痛得他悶哼一聲　身子打了個滾　迅快的一躍而起　躍是躍起來了，但胸腹間這一脚挨得實在不輕，還有隱隱作痛，心頭不由得大怒　大聲喝道：「老二　你這算什麼？」

原來前面那個是老二，他一手揉着胸口，睛露兇光，厲聲道：「媽的，你長不長眼睛？」

後面那個被老二一連兩脚，也踢得兇性突發，厲聲道：「你無緣無故的踢了我兩脚，還要罵人。」

右手緊握拳頭，話聲出口，猛向老二欺了上去，迎面一拳　直搗過去。

老二趕緊一偏頭　讓開他的拳勢，怒喝道：「老八，你敢對我動手？」呼呼兩拳，攻了過去。

那老八哼道：「是你先動手，難道我還怕你不成？」同樣揮拳還擊。

這兩人拳法路數相同，先前還一招一式的過招，後來敢情兩人都知道僅憑拳脚招式動手，雙方所學出自一個師父　豈不和平時喂招一樣，如何傷得了對方？

這就捨了招式，你抓我的肩膀，我就抓你前胸，一個右肩衣衫撕破，一個胸口衣衫也被扯下，打到最後　兩人已經由拳掌變成了摔跤　你勾我的脚，我也勾你的脚，終於砰的一聲　摔倒下去，於是從站着對打，現在兩個人就在地上翻翻滾滾的扭成一團，亂打亂踢，塵土飛揚，幾乎看不清他們誰是誰了？

坐在大樹底下的瘦小老頭一面剝着花生，熟練的往口中丟去，一雙小眼，一霎不霎的看着兩人，有時揮着手臂，好像替兩人出力一般，口中還在喊着：「好，好，快翻過去。」

他本來是個嗜酒如命的人，這回看得連酒都忘記喝了。

這時　從大路上又有一條人影奔行而來，這人自然老遠就看到那個人在地上翻翻滾滾的扭作一團，這就朝兩人奔近，口中喝道：「你們還不住手？」

他明明叫着兩人住手，那麼奔近兩人，就該站住才對，那知他明明看到兩人在地上扭打成一團，但脚下依然絲毫不停，朝着兩人直奔過去。

地上有兩個人正在扭打，當然比大石還要能絆脚，他雙脚一絆，上身俯衝，竟然朝兩人身上撲倒下去。

這人身手似乎比老二、老八要略高一籌，脚下一絆，身子快要傾跌下去之際，立即昂起頭來，一個人嗖的一聲，從兩人身上平飛出去。

照說，他既已平飛出去，就該脚尖落地，站起身來了，那知平飛出去的人，忽然好似有人在他背脊上重重按了一下，（其實沒人按他）「拍達」一聲，一個人平平整整的撲落地上，也跌了個狗吃矢。

那瘦小老頭忽然嘻的笑出聲來，搖着頭道：「現在的年輕人，有多莽撞，明明看到有兩個人在地上打架，還要從他們頭上跳過去，怎麼會不摜跤？」

他敢情有些幸災樂禍，看人家跌了個狗吃矢，居然拿起酒罐，咕的喝了一大口酒，這叫做浮一大白。

那漢子這一跤跌得還算不重，一個虎跳，躍起身來，循聲回頭，一眼看到瘦小老頭正在說着風涼話，不由激發兇性，霍的一步，跨到瘦小老頭面前，怒聲喝道：「原來是你搗的鬼！」

瘦小老頭望他兇神惡煞似的逼近過來，連連陪笑道：「是……是小老兒……啊，不對，你說小老兒搗鬼？沒……沒有……」

那漢子口中嘿了一聲，右手就是一掌朝瘦小老頭劈了過去。這一掌出手當然極快，幾乎是「嘿」聲出口手掌已經劈到。

「拍！」手掌劈落，那漢子就已感到不對，瘦小老頭一顆腦袋絕不會如此堅硬，不但手掌一陣劇痛，震得右臂都快要脫臼了，急忙定睛看去，原來自己這一掌竟然硬生生劈在大樹上，樹身已經留下了一個淺淺的掌印。

再看瘦小老頭依然坐着沒動，很可能只縮了一下頭，這時也瞪着兩顆驚慌失色的小眼珠，吃驚道：「你怎麼動手打人？小老兒若不是躲得快，我這吃飯傢伙不是被你劈爛了？你們學了幾手打人的玩意，就隨便動手，打死了人可要抵命的。」

那漢子一掌不中，豈肯罷手，大笑道：「原來你老小子果然有點門堂。」

這回他雙目緊注着瘦小老頭，雙手突發，上身微撲，十指直伸如錐，猛向瘦小老頭左右肩胛插下。

他覷定瘦小老頭，沒看他身子移動一下，當然，這回他不但用上了十成力道，出手如電，瘦小老頭自然躲閃不開了，那知十指插下，突覺奇痛澈骨，一下插入堅實的樹身，尤其用力太猛之故，還一下閃了腰，全身痠痲，再也動彈不得。

瘦小老頭也被他這下嚇得一呆，緩緩從那漢子腋下爬了出來。

他剛剛爬出，還未直起身子，忽覺面前好像多出一個人來，急忙仰臉看去，果然正有一個身穿灰布道袍的瘦長道人，面情冷漠，一雙閃着熠熠冷芒的眼睛，一聲不作注視着自己。

瘦小老頭吃了一驚，結結巴巴的道：「道長總看到了，小老兒和他無怨無仇，認都不認識，他……就是這樣向小老兒行兇……」

那瘦長道人依然不言不動，冷冷的看着他，他這樣看人，會被他看得渾身不自在。

瘦小老頭又道：「他……先打了小老兒一掌，小老兒趕緊縮進頭，總算沒被劈上，後來，小老兒只覺兩耳生風，連看也沒看清，他就……」

「哈哈……」瘦長道人突然發出一聲夜梟般的怪笑！

這笑聲好不震耳，瘦小老頭吃了一驚，趕緊畏怯的後退了一步，望着他道：「道……長……你笑的把小老兒耳朵都震聾了……」

這笑聲聽到兩個正在扭打的人耳裏，慌忙各自鬆手　狼狽的站起身　恭恭敬敬叫了聲「師叔」，這兩人一站起　只見他們鼻青眼腫，身上衣衫　也被撕得零零落落，掛袖露臂　破碎不堪。

瘦長道人只哼了一聲　沒有理睬他們，霍地跨上一步　袍袖一抖，朝那雙手十指插入樹身　不能掙動的漢子身上拂去，那漢子身軀機伶一震　就恢復過來，雙手緩緩從樹身抽出，已有兩三個手指指甲折斷，流着鮮血　他忍着痛　躬下身去，叫了聲：「師叔。」

瘦小老頭看得心頭不忍　忍不住問道：「你痛不痛？」

瘦長道人冷冷的嘿了一聲，說道：「朋友　眞人不露相，果然高明得很。」

「那裏？那裏？」瘦小老頭連連拱手，陪着笑道：「小老兒比道長還矮了一截，啊，這位道長一向是在那裏得意？」

瘦長道人冷冷的道：「瘦靈官靈通，你總聽人說過？」

「瘦靈官？」瘦小老頭搖搖頭道：「道長說的瘦靈官，小老兒沒聽人說過，王靈官　小老兒知道，張天師作法　就要掐靈官訣，王靈官就會手執金鞭，從天而降的……」

瘦靈官靈通（瘦長道人）一雙目光望着瘦小老頭愈來愈冷，瘦小老頭似乎也發覺了，話只說到一半，就停了下來，有點抖索的道：「道長眼睛這樣看着小老兒，小老兒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嘿！」瘦靈官口中嘿了一聲，右手化爪，突然朝瘦小老頭肩頭抓來。

瘦小老頭吃了一驚，脚下踉蹌後退一步，說道：「道……長……你這是做什麼？」

瘦靈官是何等人，他這一抓，江湖上能夠化解的人，只怕也不會太多，瘦小老頭居然只是極普通的後退了一步，便自避開，這下可把瘦靈官看得目中冷芒飛閃，心頭着實一驚　細數當代名家，怎麼也想不起有這麼一號人物？他是個生性多疑的人，望着瘦小老頭冷冷的道：「朋友總有個萬兒吧？也該說出來讓貧道聽聽？」

「你說什麼？」瘦小老頭睜大一雙小眼睛　表情奇怪的說道：「有上萬兒八千，那不成了富翁，小老兒連這罐酒都是賒來的，道長這是說笑了，小老兒那來的萬兒？」

瘦靈官看他一味裝佯，心頭怒極，口中又嘿的一聲，左手疾出朝他脈門抓去。

瘦小老頭手裏拿着錫酒罐　忽然笑道：「原來道長要喝酒，這也不用這麼急吼吼的來奪，你拿過去喝幾口就是了。」

順手極自然的把酒罐朝瘦靈官手中塞來。

瘦靈官這一抓何等快速？照說，瘦小老頭只說出一個字的時間，他手爪就應該抓到了，但却不知怎的，好像中間有很長一段距離似的，直等他把話說完，再把手中酒罐遞了過去，瘦靈官的五指也剛剛抓到，五指一攏，正好抓住酒罐。

酒罐入手，瘦靈官陡覺不對，這個錫酒罐竟然比燒紅了的烙鐵還燙，口中哼了一聲，五指急忙鬆開，摔下酒罐，手掌心已經燙得像火燒一般，隱隱生痛。

瘦小老頭慌忙一把接住酒罐，埋怨道：「道長既不喝酒，何用生這大的氣？小老兒說過，這罐酒還是賒來的，連錫罐都是跟酒樓借的，你這一摔，倒翻了酒，小老兒沒有酒喝事小，把錫罐摔破了，叫小老兒拿什麼賠人家去？」

瘦靈官心裏明白，這老小子功力高過自己甚多，無怪三個師侄都吃了大虧，自己再不見機，只怕也要吃不完兜着走。心念這一動，一聲不作，朝三個師侄揮了揮手，雙脚一頓，一道人影凌空飛起，去勢如電，瞬失所在，那三個漢子也急急掠起，跟蹤而去。

這一幕情形，坐在堂屋裏的任東平，雖然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但却看得清清楚楚，也幾乎要笑出聲來，他看着瘦長道人（他不知瘦靈官是誰）和三個漢子匆匆離去，再看瘦小老頭，大樹底下那裏還有他的人影，連地上一包鹹水花生也不見了，心中更是驚異不止，憑自己的眼力，竟會連人家如何走的都沒看到。

就在此時，但見一道灰影飛一般從大路上奔行而來，不過眨眼工夫，便已奔到大樹底下，脚下才略一停頓，任東平才看清那是一個身材高大的灰衲僧人，手持禪杖，一雙巨目朝茅屋投來，只看了一眼，就立即舉步走來。

任東平心中一動，暗道：「這和尚莫非會是少林寺的人？」

只聽門口響起洪鐘般一聲：「阿彌陀佛，施主請了。」

任東平在那灰衣僧人行來之時，故意不去看他的，只是拿起茶碗，剛喝了口，沒想到灰衣僧人竟然會來得如此快法，趕緊放下茶碗，站起身，迎了出去，目光一抬，拱拱手道：「老師父有什麼事嗎？」

直到此時，才看清這灰衣僧人生成一張黑裏透紅的豹子頭臉，濃眉如帚，大鼻如蒜，巨目海口，挺胸凸肚，站在門口，直像一座寶塔。

灰衣僧人懷抱禪杖，雙手合十道：「貧衲澄通，打擾施主了，貧衲是追踪一個叫崆峒飛龍的人來的，那人是個頭戴毡帽，年約六旬的彎腰老頭，到了附近，被他逃脫，貧僧在附近找了一回，不見他的蹤影，這裏只有施主這間茅屋，故而動問一聲，不知施主可曾見到有這樣一個人從這裏經過？」

崆峒飛龍，正是大師兄霍從雲的外號。爲了一顆「大旃檀丸」，這老和尚居然一路追踪而來，看來少林寺當眞小氣得很！任東平心中想着，一面抱拳道：「老師父原來是找人來的，咱們這裏離大路已遠，這條小徑只是上山去的小路，平常除了遠來的遊客，偶而登臨之外，很少有人到山上去，老師父說的什麼飛龍，在下不知道，只是並未看到有人從這裏經過。」

灰衣僧人道：「施主眞沒有看到？」

任東平含笑道：「在下既不認識老師父說的什麼飛龍，也不認識老師父，怎會騙你？」

灰衣僧人合十道：「貧衲打擾了。」轉身就走，他奔行得極快，瞬息之間，已經奔上大路，飛馳而去。

任東平目送他去遠，剛轉身回入，只聽三師妹驚喜的道：「大師哥，已經好了嗎？」

大師兄霍從雲的聲音道：「愚兄助他行氣活血，目前藥力已經行開，愚兄點了他睡穴，讓他靜靜的睡上一回。」隨着話聲，便已走出堂屋。

任東平剛叫了聲：「大師兄……」

霍從雲含笑道：「澄通居然找到這裏來了。」

任東平道：「找來的還不止澄通和尚一個，万才比澄通早來的幾個，就在大樹底下給一個瘦小老頭趕跑了。」

「給瘦小老頭趕跑了？」霍從雲詫異的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任東平就把方才看到的一幕，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柳飛燕聽得咭的笑出聲來，問道：「大師哥，這瘦小老頭會是什麼人呢？」

霍從雲沉吟道：「照二師弟說的，此人武功之高，幾乎已不着形相，當今武林從未聽說過有這樣一位高人……」

任東平道：「那麼大師兄可知那瘦長道人的來歷嗎？」

霍從雲道：「仙女廟主持通玄道長有一個師弟，人稱瘦靈官的靈玄，據說武功頗高，可能就是他了，只是丁公子不過初到楊州，怎麼會惹上瘦靈官的呢？」

柳飛燕道：「大師哥，少林寺僧人枉是佛門弟子，慈悲爲懷，那澄通爲了一顆『大旃檀丸』，巴巴的從河南一路追下來，忑也小氣了！」

霍從雲微微一笑道：「這也不能怪他們，愚兄把他們僅存的一葫蘆『大旃檀丸』都拿來了……」

柳飛燕咭的輕笑出聲，說道：「大師哥也眞是的，少林寺只有一葫蘆『大旃檀丸』，你把人家都拿來了，人家自然不肯甘休。」

霍從雲朝她笑了笑道：「小師妹，妳知道什麼，少林寺不下數百間房舍，愚兄光是找藥王殿監製司，就找了將近半個時辰，找到了監製司貯藥室，裏面兩排藥櫥，放了不下幾百個藥瓶，又分丸散膏丹，愚兄只好逐個看去，剛找到標籤上貼有『大旃檀丸』字樣的葫蘆，還沒拿到手，就被人發現，在窻外大聲叫嚷起來……」

柳飛燕道：「大師哥拿葫蘆就走？」

霍從雲道：「那有這麼簡單？愚兄剛拿起葫蘆，就有兩個和尚撲了進來，這兩人是負責守護貯藥室的，武功全非弱手，愚兄原本不想傷人，但如被兩人纏住，他們人多，一旦聞聲趕來，愚兄只怕想走都走不了了，因此不得不出手先制住兩人，待得愚兄退出貯藥室，躍登圍牆，已有七八個和尚聞聲趕來，後來愚兄才知道這貯藥室和藏經閣只有一牆之隔，乃是少林寺的中心，那八個和尚正是守護藏經閣的弟子，凡是守護藏經閣的都是少林第二代中挑選出來的好手……」

柳飛燕道：「那怎麼辦呢？」

霍從雲笑道：「愚兄一見情形不對，只得先下手爲強，當下一連點倒了他們五個，就騰身而起，那知這時藏經閣上竟然撞起了雲板，寺中和尚不知藏經閣出了什麼事，唉，少林寺究竟是一個大門派，和尚們聽到雲板，並不是一窩蜂的趕到出事地點去，他們竟然有條不紊全寺進入緊急狀態，各按平日職司，在每一個殿宇各自戒備，愚兄一路穿房越脊，一路有人攔擊，等愚兄闖出少林寺，已有五個和尚一路追踪而出……」

柳飛燕道：「大師哥一路闖出來，一定傷了不少人了？」

霍從雲點頭道：「不錯，愚兄若是不傷他們，焉能闖得過他們重重埋伏？這一路，傷在愚兄『天殘指』下的和尚，少說也有三數十個之多……」

柳飛燕吃驚道：「大師哥使的是『天殘指』？」

「唉！」霍從雲輕咳了一聲道：「只有施展『天殘指』，才能一照面就把敵人點傷，好在愚兄都點在他們肩上，少林寺善於治傷，諒來還不至於殘廢……」

柳飛燕道：「那追出來的五個和尚一定是少林寺高手了？」

「這不用說？」霍從雲道：「這五個和尚中，就有一個是怒金剛澄通，少林寺四大金剛之一，妳別看他身高大得有如一座寳塔，輕功之高，在江湖上可以說很少有人能望其項背了。」

柳飛燕咭的笑道：「但他遇上的是大師哥崆峒飛龍……」

霍從雲道：「妳這就小覷他了，此人輕功並不在愚兄之下，一路緊追，五個和尚只有他一個始終和愚兄保持着不算太遠的距離……」

柳飛燕道：「結果他還是追不上大師兄。」

「不！」霍從雲道：「那是在今天清晨前，天色還沒黎明，愚兄趕到四號墩附近閃進一處樹林，當時只是爲了不讓人家認出我本來面目，是以蓋大鵬的身份去的，愚兄沒想到他不但輕功極高，而且追人的本領也極高明，這一路愚兄幾乎沒有好好的睡過一晚，因此今天早晨入林之後，取下面具，恢復了本來面貌，那知剛出樹林，走沒多遠，怒金剛已經從後面追了上來，那時路上已有行人，愚兄故意放緩腳步，他倒並不起疑，還問愚兄可曾見到一個頭戴毡帽的老頭？愚兄就指指往南的小徑，那是到眞州去的方向，問他那人是不是穿一件藍布大褂，走得像飛一般，他問愚兄是不是往眞州去的？愚兄點點頭，還沒說話，他已經如飛而去，不知如何又會找到這裏來了？」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道：「小師妹，丁公子在午牌時光，就會醒來，他已經有六天沒進飲食了，這回醒來，也許也可以吃些稀飯了，妳去煮一鍋稀飯吧！」

柳飛燕問道：「他服了『大旃檀丸』，傷勢要多少時間才會復原呢？」

霍從雲道：「丁公子是被『大般若禪掌』震傷內腑，縱有『大旃檀丸』，只怕也要再有七天養息，才能復原！」

柳飛燕轉身往裏行去，不多一回，她

托着木盤，輕輕推開房門，走了進去。這時已是晌午時光，丁劍南正好醒來。

柳飛燕一雙清澈的眼光一抬，含笑道：「丁公子醒來了，現在是不是覺得好些了？」

丁劍南看着她一張宜喜宜嗔的臉上，含着淺淺的笑容，尤其是一雙黑白分明的美眸中，隱含關切之色，不禁看得一呆，口中只叫了聲：「姑娘……」

他根本沒聽到她和自己說的話。

柳飛燕被他看得粉臉酡紅，低着頭走近床前，把木盤放到小几上，木盤中有一小鍋稀飯，和四碟小菜，一副竹筷，一個湯匙，她裝了一碗稀飯，低低的道：「丁公子已經六天沒吃東西了，大師哥特地叫我煮了一鍋稀飯送來，現在還很燙，等涼一些，我餵你……」

說到最後三個字，她臉上更紅，聲音也輕得多了。

丁劍南道：「在下已經好多了，在下可以坐起來自己吃。」

他支撐着要待坐起。

柳飛燕慌忙過去，說道：「公子坐起來也好，快別掙動，還是我來扶你坐起來試試。」說着伸出一雙纖纖玉手扶着他緩緩坐起，一手豎起枕頭，給他墊在背後。

兩人這一接近，丁劍南隱隱可以聞到她秀髮和身上的淡淡幽香，也不禁臉上一熱，囁嚅的道：「多謝姑娘。」

柳飛燕道：「不用謝，啊，公子傷處還痛不痛？」

丁劍南道：「霍老哥給在下服下『大旃檀丸』，還用眞氣助在下活血行氣，方才睡了一覺，現在已經不痛了，他是姑娘的令叔吧？」

柳飛燕聽得抿抿咀，笑道：「才不是呢，他是我大師哥。」

丁劍南道：「對不起，那天是聽霍老哥說的，他是姑娘的叔叔。」

柳飛燕道：「那是大師哥改扮了一個六十歲的老頭，化名蓋大鵬，爲了掩人耳目，自然不能說我們是師兄妹了！」

丁劍南道：「在下還沒請教姑娘尊姓芳名？」

柳飛燕臉上又是一紅，擧手掠一掠鬢髮，才道：「我叫柳飛燕，二師哥叫任東平！」

「原來是柳姑娘。」丁劍南道：「姑娘三位，不知是那一門派的高弟？」

「崆峒，大師哥人稱崆峒飛龍……」

柳飛燕美眸一抬，問道：「丁公子，你呢，是那一門派？」

丁劍南說道：「在下……家師沒有門派……」

柳飛燕看了他一眼，才道：「丁公子如有碍難，那就不用說了。」

丁劍南俊臉一紅，說道：「柳姑娘誤會了，家師眞的沒有門派，他老人家只是住在太岳山一處茅蓬中的道人，說來誰也不會相信，在下除了只知道他老人家是我師父，旁的什麼也不知道了！」

柳飛燕眨眨眼睛，笑道：「你也沒問過他？」

「在下當然問過。」丁劍南道：「家師只說，學武用以保身，又不是要去和人家炫耀門第的？在下又問他老人家的道號，家師笑着道：爲師那有什麼道號？老子說得好，大道無名，連大道都無名，爲師又豈敢有名？」

柳飛燕笑道：「這麼說，你是無名道長的高足了！」

「對極！」丁劍南笑說道：「以後如果再有人問我，我就說家師是無名道長好了！」

柳飛燕忽然咦了一聲道：「我們只顧說話，稀飯快涼了呢！」

她隨着話聲，急忙站起，端着木盤，送到丁劍南面前，放在他膝上，然後又端起稀飯，連同一雙竹筷，一齊送到他手中，說道：「丁公子快吃吧！」

丁劍南接過稀飯，一面抬目道：「眞謝謝妳。」

柳飛燕道：「快別說話了！」

丁劍南果然沒有再說話，很快就把一碗稀飯吃完。

柳飛燕伸過一隻纖纖玉手，說道：「來，我再給你裝。」

丁劍南歉然道：「眞不好意思……」

柳飛燕沒待他說完，已經接過碗去，又給他裝了一碗送上。

丁劍南面對佳麗，不但秀色可餐，而且芳澤微聞，再說他六天沒進飲食，腹中早已飢餓，因此第二碗稀飯沒有幾口，又很快吃完。

柳飛燕伸手接過飯碗，說道：「你是不是還想再添？」

丁劍南道：「在下確是意猶未盡。」

柳飛燕一手端起木盤，嫣然一笑道：「你已有幾天沒進飲食了，不能吃得太飽，這樣已經够啦！」從小几上取起小鍋，翩然往外行去。

丁劍南望着她苗條後形，心中忽然感到慚愧，人家救了自己性命，自己連師門來歷都不肯告訴她，但這是師父一再叮囑自己的，這一路上，不論你交了如何知己的朋友，都不准洩漏師門來歷。

師父雖然沒說出原因來，自己可以從師父說話的嚴肅面情上看得出來，似乎其中有一件關係重大的事故，也似乎和自己此次奉命到江南來有關……」

正在思忖之際，柳飛燕又像一陣風般走了進來，嬌笑道：「我忘了扶公子睡下，來，現在躺下來好好休息一回吧！」

她走近床前，雙手扶着他緩緩躺下，再把枕頭給他放好。

丁劍南感激的道：「眞是麻煩姑娘了，哦，霍老哥呢？」

柳飛燕道：「大師哥從少林寺趕來，三天沒有好好睡覺，吃過午飯，就去睡了，二師哥守在堂屋裏。」

丁劍南道：「姑娘吃飯了沒有？」

柳飛燕道：「還沒有，我現在就去吃啦！」

她脈脈含情的看了他一眼，才返身走去，到得門口，又回過頭來，說道：「大師哥說的，你傷勢初愈，需要好好靜養，還是閉上眼睛休息吧！」說完，跨出門去，隨手帶上了房門。

丁劍南目送着她窈窕背影被房門隔斷，眼皮就漸漸感到沉重，不自覺的緩緩闔上，人也渾然入睡。

一天很快的過去。當柳飛燕再度手托

木盤，輕輕推門而入，已是上燈時候了。

丁劍南聽到房門呀然開啓，就已睜開眼來，正好柳飛燕「唰」的一聲，打着火石，點起油盞。她目光一轉，嫣然笑說道：「丁公子，我扶你坐起來，可以吃晚飯啦。」

丁劍南只得由她扶着坐起，和中午一樣，她把木盤放在他膝上，替他裝了一碗稀飯送上。

丁劍南說了聲：「多謝。」一面問道：「柳姑娘，妳可曾聽令大師兄說過，在下要多少時間才能復原？」

柳飛燕道：「大師兄說過，你內傷要完全好，就得休養上七天。」

「七天！」丁劍南道：「今天才第一天。」

柳飛燕看着他笑道：「公子不是已經躺了六天了嗎？六天時間，一眨眼就過去了！」

丁劍南道：「在下連坐起來都要人扶持，七天一直這樣痲煩姑娘，心裏實在過意不去。」

柳飛燕笑道：「公子傷勢沒有痊好，急也沒用，何況服了傷藥，傷勢自然會一天比一天好轉，今天坐起來還要人扶持，明天就可以自己坐起來了。」

丁劍南望着她 說道：「姑娘很會說話。」

柳飛燕被他看得粉臉一紅，說道：「才不會呢！」接着啊道：「公子稀飯涼了，快些吃吧！」

丁劍南依言端起飯碗，只三兩口，就把一碗稀飯吃完。

柳飛燕又替他裝了一碗，說道：「你不會吃得慢一點？」

丁劍南道：「在下快些吃完了，就可以和姑娘多談一回了。」

柳飛燕紅着臉道：「有什麽好談？」

丁劍南果然很快又把一碗稀飯吃完，一面問道：「姑娘二位令師兄呢？怎麽一直沒見他們進來？」

柳飛燕道：「大師哥和二師哥都在外面，今天中午來過兩撥人，雖然沒找到這裏來，但據大師哥推測，瘦靈官可能是衝看公子來的，少林和尚則是追踪大師哥而來，他們沒找到人，絕不會罷休，所以要全力防範，只有我一個人有空了！」

她沒給丁劍南裝第三碗，就收過碗筷，端起木盤，正待離去。

丁劍南道：「姑娘又要走了麽？」

柳飛燕看他臉上有依戀之色，心裏大爲感動，這就柔聲道：「你剛吃了兩碗稀飯，不用躺下去，再坐一回，我會來扶你躺下的，現在我要去吃飯啦！」她又俏生生的走出房去。

就在此時，只聽一聲：「閤彌陀佛」，從柴門外傳來，聲音洪亮，甚是震耳。

任東平聞聲走了出去，目光抬處，只見門外站着五個灰衣僧人，當前一個正是中午來過的怒金剛澄通，夜色之中，手拄禪杖，巍然像一座寶塔般峙立。

任東平道：「大師父怎麽又來了？」

澄通合十道：「貧僧中午告訴過施主，是找一個叫崆峒飛龍的老施主來的。」

任東平道：「在下不是告訴過大師父，咱們這裏，沒有什麽崆峒飛龍。」

澄通目光如炬，沉笑一聲道：「貧僧和四個師弟，找遍了整個揚州，不見崆峒飛龍的影子，只有施主這裏，頗有可疑之處……」

任東平道：「大師父那是想來搜查的了？」

「施主不可誤會。」澄通點頭道：「貧僧只是想進去看看。」

任東平大笑道：「大師父要搜查民房，是不是認爲咱們窩藏了江洋大盜？就是要搜，也該有官府的文書吧，大師父是在那一個衙門當差？」

他剛說到這裏，只聽屋中響起大師兄的聲音說道：「二弟，你在和誰說話？」

任東平回身道：「大哥，門口來了五個和尚，說要搜查咱們的茅屋！」

霍從雲已從裏面走出，說道：「和尚怎麽會要搜查咱們的茅屋。」

任東平回過身，一指澄通，說道：「就是這位大師父說的。」

霍從雲走到門口，抱抱拳道：「大師父請了，五位師父夤夜前來，不知有什麽事嗎？」

澄通如炬目光緊盯着霍從雲，洪聲道：「這位施主，咱們好像在那裏見過？」

霍從雲心中暗道：「他在四號墩見過自己，只是那時自己臉上比現在要黑得多，自己就是防他認出自己來，這和尚眼光倒是厲害得很。」一面含笑道：「大師父是在那座寶刹出家？在下却想不起來。」

澄通道：「貧僧少林寺澄通，施主如何稱呼？」

他說話之時，目光一直打量着霍從雲，絲毫不肯放過。

霍從雲聽他說出「少林寺」三字，不覺肅然起敬，連連抱拳道：「原來大師父是少林寺的高僧，在下多多失敬，在下蓋大鵬，不知五位師父夤夜光臨，有什麽見敎？」

澄通道：「貧僧是追踪一個叫崆峒飛龍的老施主來的，找遍了整個揚州城，不見此人踪影……」

「崆峒飛龍？」霍從雲攢眉道：「這不像是人名字。」

澄通道：「不錯，這是他的外號。」

霍從雲道：「大師父認識他麽？」

澄通怒聲道：「這老小子燒成了灰，貧衲也認得出來。」

霍從雲拱拱手道：「在下不認識崆峒飛龍，寒舍也不會讓一個陌生人藏匿，大師父可能是找錯地方了。」

澄通道：「蓋施主屋裏有什麽人？」

霍從雲道：「寒舍除了在下，就是二弟和小妹三人，還有一個是舍戚，臥病在床……」

澄通道：「貧僧奉命追緝崆峒飛龍而來，施主不介意的話，可否讓貧僧進去瞧瞧？」

霍從雲微微一笑道：「大師父要搜查寒舍，總有個說法吧？」

澄通道：「因爲貧僧從河南一路追踪下來，就在快到揚州，被他逃脫，貧僧師兄弟已經在附近數十里內都找遍了，施主這座茅屋，遠離市廛，而且……嘿嘿，不瞞施主說，此人足跡，就是在前面大路上消失的，這裏只有施主一家，因此貧僧只好前來打擾了。」

霍從雲聽得暗暗一怔，忖道：「此人果然精於追踪，無怪自己一路上都未能把他摔掉，差幸當日爲了趕路，穿的是草鞋，今天中午趕回來的時候，因草鞋業已破碎，就在大路上丟棄，結果還是被他追來了。」

心念轉動，不覺點頭道：「寒舍地方逼仄，除了堂屋，只有兩個房間，大師父要看，自無不可，只是舍戚臥病在床，不可驚動。」

澄通合十道：「這個貧僧省得，不勞施主担心。」

霍從雲抬手道：「大師父那就請進來吧！」

澄通一手持着禪杖，回頭朝身後四個僧人道：「師弟們就站在這裏，不用進去了。」

四個僧人合十應「是。」

澄通由霍從雲、任東平二人陪同進入堂屋。

霍從雲叫道：「三妹，妳出來。」

柳飛燕答應一聲，從屋後走出。

霍從雲伸手一指，說道：「這是舍妹。」一面朝柳飛燕道：「這位是少林寺澄通大師。」

柳飛燕問道：「大哥，這位大師父是做什麽來的？」

霍從雲道：「澄通大師是找一個人來的，咱們讓他進去瞧瞧。」一手從桌上取過燭台，走在前面，說道：「大師父請隨我來。」

他領着澄通進入堂屋後面，先到左首門口，那是一間臥室，只有兩張床鋪，一目了然，並沒有人。然後又走近右首門口，腳下一停，說道：「舍戚就住在這一間，他臥病在床，大師父自然也要進去看看了。」

說話之時，左手輕輕推開房門，右腳還未跨入，目光一注，不由得臉色大變，口中「咦」了一聲，急步走入，說道：「他人呢？」

澄通跟在他身後，一眼看到床上空無所有，那有什麽臥病的人？不覺哼了一聲道：「施主令戚是從後窗逃走了，嘿嘿，施主這位令戚究是何人？」

霍從雲霍地轉過身去，目中精芒迸射，大笑道：「大師父少林高僧，居然還來這一手，你在前面絆住在下等人，却要人從後窗潛入，刦持一個重病在床的人，究竟是何道理？舍戚又不是崆峒飛龍，大師父把他擄去，目的又何在？」

柳飛燕跟在後面，一聽丁劍南被和尚擄去，心頭更急，一手拿起長劍，鏘的一聲掣劍在手，一下攔在房門口，大聲道：「大哥，咱們也把這和尚拏下了，不怕他不交出人來。」

澄通洪笑道：「看來施主三位，果然是會家子了。」

柳飛燕道：「會家子又怎麽樣？這也犯法麽？」

澄通心頭暗暗生疑，看他們一臉又急又怒的樣子，似乎不假，手拄禪杖，目注霍從雲，徐徐說道：「施主這位舍戚究竟是何人？是眞的臥病不起麽？」

霍從雲正容道：「在下何用騙你？舍戚姓丁，確是身患重病，絕非大師父要找的崆峒飛龍。」

澄通道：「貧僧兄弟五人從河南一路追踪崆峒飛龍，令戚絕非貧僧所刦持，貧僧也沒有刦持令戚的理由。」

柳飛燕心頭惶急，氣憤的道：「不是你們，還會是誰？」

「阿彌陀佛。」澄通合十當胸，低喧了一聲佛號，洪聲道：「出家人不打誑語，貧僧以『少林寺』三個字，向施主保證，令戚不是少林寺的人刦持去的，施主不相信貧僧，總該相信少林寺吧？」

霍從雲看他如此說法，當然可以相信，不禁濃眉一攢，說道：「那會是什麽人把他擄去的呢？」

澄通往後退下一步，說道：「施主請退後一步，讓貧僧瞧瞧。」

霍從雲心知澄通精於追踪之術，這就依言後退了一步。

澄通一手從几上取過燈盞，蹲下身子，目光凝注在床前地上，仔細看了一陣，然後站起身，舉步走到床左一扇木窗之下，又蹲下身去，仔細的看了一陣，才站起身徐徐說道：「刦持施主令戚的是兩個年輕女子，從後窗進入，又從後窗出去，爲時應該不久……」

柳飛燕道：「你說得準不準？」

澄通洪笑一聲道：「貧僧查勘足迹，絕不會錯。」

柳飛燕道：「大哥，我們快追還來得及。」

霍從雲朝澄通拱拱手道：「舍戚重病在身，說她們抱着行走，决不會走得太快，大師父既能查勘足迹，可否賜助？」

澄通因自己找上門來，致被兩個女子乘機把人擄走，不好推辭，只得頷首道：「如果沒有貧僧打擾，令戚就不至被人擄走，貧僧說不得也只好勉爲其難了。」說完，一撩僧袍，縱身從後窗穿出。

霍從雲、任東平、柳飛燕三人也跟着穿窗而出。

只見澄通目光凝注地上，一步步的沿着屋後山脚行去，再折而向南，不多一回，已經行近大路，他目光一霎不霎的看着地上，又轉身朝四週繞行了一圈，然後又回到了大路邊上。

他身後三人也跟着他亦步亦趨的走了一圈。柳飛燕忍不住問道：「大師父，她們往那裏去的呢？」

澄通道：「這兩人一路行來，到了這裏，就再也找不到足跡了，此一情形，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那大路，另有馬車在此等候，她們登車而去……」

柳飛燕道：「大師父找不到他們車子往那裏去的麽？」

澄通微微搖頭道：「女施主這就不懂了，人的脚印，大小有別，走路的習慣，也各自不同，只要看了幾步，一路就有蛛絲馬跡可尋，至於車輛乃刻板之物，南來北往，如出一轍，你縱能依照輪轍，追踪上一段路，但一遇到車輪往來較多之處，就無法捉摸得定了。」

柳飛燕急道：「那怎麽辦呢？」她望着澄通，說道：「大師父，你再看看車子朝那裏去的好嗎？」（未完・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綠衣少女是郭大俠的最幼女兒，楚峻才知道她不是石中玉中秋迎娶的二嫂子，心裏如釋重負，但這妮子總是纏住楚峻不放，要跟他同鄉祭奠亡父亡母，雖然郭大俠派出「秦嶺四友」顧子安等四人找她同去，但都被她躲過去，楚峻勸她也不肯只好一同上路，在路上一對年青人有說有笑，也不覺寂寞，駕馭牛車，似乎很快便同到九華山青雲莊舊址，遍地仍是瓦礫，找不到父母和家人的屍骨，只好哭祭一番，在山上找到一個樵夫，知道當年的屍骨是附近周大虎等獵戶埋葬，再去殺獸村找獵戶周大虎，豈料他們剛被五行盟的人全部殺害……

磨劍江湖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丐幫怪事　繪影繪聲

只見籬笆外面，人影幢幢，少說也有七八個之多，都是身穿深色衣袍，面幪罩巾的漢子，為首一個冷森森地道：「楚峻，你胆子好大，跑來這裏殺人！哼，殺了人還要毀屍滅跡；你道這樣便可以做到天不知，地不知麼？」

楚峻冷笑一聲：「閣下何必來這一套？我一條命便在此，有種的便來取吧！」

那人道：「你有恃無恐，是否裏面尚有幫手？」

楚峻吃吃大笑，道：「你們幾時這般害怕了？放心，任你們多少人，都由我楚峻一人接住！」

郭蕙蘭道：「還有我！」

楚峻忙低聲道：「蘭妹，這件事與你無關，你還是不要淌的好，等下愚兄一動手，你便乘亂自後面衝出去。」

「大哥，你把我當作什麼人？姑娘我可是貪生怕死之人麼？」

楚峻急得跺脚，道：「愚兄也會乘機逃逸，咱們在大黃那裏相候！」

「不行，任你如何說，我也不會在這個時候離開你的，就算爹爹來也不行！」

她這幾句話說得堅決無比，楚峻心頭雖急，卻也感到甜滋滋的。

幪面人冷笑一聲：「你們兩個都跑不了，前後左右都已有咱們的人！」

郭蕙蘭道：「大哥，你聽見沒有？」

楚峻吸了一口氣，道：「既然如此咱們只得拚命殺人了，只要能殺一個便已够本，多殺二個便有賺了！只是連累了妳，使愚兄心頭好生難安！」

郭蕙蘭心頭一陣激動，脫口道：「大哥，我寧願此刻與你同死！咱們不是已掘好坑了麼？」

楚峻抓住她的手，說道：「你待我眞好！」

郭蕙蘭嬌軀一震，把手抽了回去，幸而天色已黑，看不到她如火如血的臉色。

為首那幪面人冷笑一聲：「好一對怨女痴男，咱們便成全你們吧，上！」

他背後那六七個幪面人立即推倒籬笆，走了過來。冷不防黑暗中的那幾條獵犬竄了過去，張嘴便咬！

那幾個幪面人猝不及防，雖然沒讓咬傷，也鬧了個灰頭灰臉。

楚峻見他們手忙脚亂，立即標射過去，長劍閃電般一削，指向一個身裁矮小的幪面人！

那幪面人剛閃過獵犬的偷襲，楚峻的長劍已至，急切間來不及擋架，顧不得身份，伏地一滾！

饒得他反應够快，但肩頭仍被楚峻削下一塊皮肉來！

楚峻一劍得手，精神大振，踏前一步，第二劍再度劈下！

「叮」的一聲，斜刺裏飛來一柄長劍，把劍格住。「小子別狂，今日你還想活命麼？」

楚峻狂笑，道：「楚某不想活命，但卻想殺幾個來墊背！」手腕一偏向對方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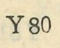
「沒這般容易！」那幪面人長劍一横，又把楚峻的攻勢破去。

就在這瞬息間，那七個幪面人已把楚峻及郭蕙蘭圍住。楚峻與郭蕙蘭貼背而立，各顧一方，那七個幪面人七柄長劍，都是斜指着，似是要以靜制動。

郭蕙蘭看了幾眼，輕聲道：「大哥，他們似乎佈下一個什麼陣式，咱們可得小心一點！」

一個幪面人忽然叫道：「老七，你去點幾根火把插着，提防他們用暗青子！」

一個幪面人立即退下，楚峻見他們露出一個破綻，雙脚一動，便向那個缺口衝去！



身子剛一動，三柄長劍同時指了過來，楚峻身形忽然一變，身子縮低，長劍使了一招「九層立台」急削一人的足踝！

這一劍去勢極快，那幪面人忙不迭後退，不料背後已臨土坑，脚底一滑，應聲跌了下去。

旁邊兩個幪面人見同伴失手，立即攻了過來，把楚峻的去勢封住。

楚峻隨手使了一招「天網恢恢」，把劍擋開，隨即向後一滾，曲腰彈跳起來。

與此同時，郭蕙蘭與另外的三個幪面人動起手來，楚峻聽聲辨影，知道郭蕙蘭暫時沒有危險，放了一半心。

那兩個幪面人見楚峻後退，又迫了過來，楚峻見他們武功不高，人數又不太多，心頭疑惑，問道：「你們到底是不是五行盟的人？」

為首那人道：「誰是五行盟的人！看劍！」

楚峻隨手揚劍一格，手腕一偏刺向另一個，口中問道：「如此你們又是誰？」

「老大別說！」

老大道：「待你沒有反抗之力，咱們自會告訴你！」

楚峻自忖除了與五行盟有仇之外，再也想不起與什麼人結下嫌隙，當下不厭其煩地問：「在下跟諸位到底有何仇恨？」

老六道：「你想知道也不難，只要把劍抛下，跳落那土坑，咱們便告訴你！」

楚峻大怒喝道：「眞是欺人太甚！」劍法一變，使了一招「大器晚成」，劍刄劈向老六，這一劍後發先至，妙不可言！老六那裏見識過這種高深的劍法？只聽「撲」的一聲怪响，腰上已着了一劍，鮮血長流，這還是楚峻臨時消了幾分勁，否則已無再戰之力。

「諸位不把來意道明，休怪楚某要下殺手了！」

老大道：「老六你還行不行？」

老六道：「待我包紮了再說，」

此際，跌落土坑的幪面人已重新躍了上來，而老七亦已點了三根火把，周圍立時一亮。

楚峻趁對方陣脚未穩，又使了招「淡而無味」，這是無量劍法的第三十三招，威力奇大。老大知道厲害，邊退邊回了一招。

楚峻目光一亮，喝道：「停手！」

老大道：「你知道厲害了麼？」

楚峻道：「你那招是什麼名稱？」

老大說道：「笑話，老子憑什麼告訴你？」

「那一招是無量劍法的第十六招『天長地久』！」楚峻道：「原來諸位是來自武當的，當眞失敬的很！」

此言一出，所有的人都停了手，郭蕙蘭道：「不錯，剛才他們所佈之陣，便是七星陣！」

楚峻抱拳道：「在下與武當派素無來往，未知諸位為何來找咱們的麻煩？」

老大見身份被揭破，索性扯下臉上的罩巾，露出一張瘦削的中年人臉龐來。沉聲道：「不錯，貧道正是抱石道人！」

郭蕙蘭說道：「原來是武當的掌門師弟？」

「姑娘是誰？」

「家父江北郭尙義！」

抱石稽首道：「原來是郭大俠的千金，請恕貧道剛才失禮了！」

「不敢。不知道長來此何爲？」

楚峻心中已隱約猜到幾分，却不說出來。「道長，這幾位是誰，何不也介紹一下？」

抱石向同伴打了個眼色，那六個幪面人也都把罩巾扯了下來，其中一個年紀較大的道：「貧道抱月，這四個是貧道的師侄！」

楚峻道：「諸位道長對在下的行止可知道得很清楚呀，不知跟踪了多久？」

抱石向老七道：「靈鶴，你把經過向楚少俠說一下！」

靈鶴道人道：「是。貧道那天去安慶城外看見楚少俠與『鬼刀』裴度甫惡戰，自劍法中認出他的身份來，所以便立即向同門稟告，自己却暗中跟了下來！」

楚峻冷笑一聲：「那一定是丐帮江南分舵的金盛金堂主告訴貴派的了！」

抱石道：「不錯。去歲金堂主在武當山下經過，恰好貧道下山採購用品跟他碰上了，無意中提及少俠，但貧道得知敝門內並無一個如此年輕的高手，便猜出來歷了，同時吩咐下面的人注意你的行動！」

「原來如此！現在諸位目的既然已達到，爲何尙不退開？」

抱玉道：「咱們何時達到目的？」

「你們不是要來見識在下的劍法麼！現在架已打了，還不心息？」

抱石道：「少俠當眞能言會道，咱們出家人口齒笨拙，招架不了，只得跟你明挑了。」他一頓續道：「令師的事，因爲事隔了多年，敝派也不想直追究，只要你們交出劍譜，並發誓以後不再使用『無量劍法』，貧道們不但放開你，而且還願意跟你交個朋友！」

楚峻道：「在下並無劍譜，據我所知家師亦沒有劍譜，而無量劍法又非家師到貴派偸的，你們自然不能追究！至於要在下不使用『無量劍法』，這可難了！」

抱玉道：「無量劍法是敝派鎭山之寶，你們師徒既然不是本派弟子，自然用不得！」

郭蕙蘭道：「諸位之中，有誰學過羅漢拳否？」

衆道人均是一怔，老六靈虛道：「小道幼年時曾學過，女施主問這個是什麼原故？」

郭蕙蘭道：「羅漢拳是那個門派的功夫？」

衆道人登時做聲不得，郭蕙蘭道：「羅漢拳是少林派的基本拳法，但天下武林也不知有多少人學過，却從未聽人說過，少林寺要別人不准使用羅漢拳！再追溯上去，天下武學源出少林，貴派爲何另立名稱，却不稱武當山少林寺分支？」

這席話雖然屬强詞奪理，但亦有幾分歪理，剎那間，抱石等道都是臉色一變。

半响，靈虛才道：「女施主說得有理，貧道發誓以後絕不使用一招羅漢拳，但不知楚施主又如何？」

他這一着也極是厲害，衆羅漢拳只是入門的粗淺功夫，對於名家弟子便不使用，根本完全沒有影响，但「無量劍法」神妙絕倫，假如不准楚峻使用，他一身功夫只怕剩不了幾成。

當下郭蕙蘭笑道：「小道長，你大可繼續使用，咱們並無勉强你之意。」

抱石道：「姑娘是郭大俠的千金，貧道們敬重你父女，但此事與郭家無關，請姑娘不再插腔可好？楚峻，無量劍法的來源你大概知道。」

「當然知道！這是武當的劍法，而且在下這一系也是出自雲松道長，與諸位並無分別？」

抱石沉聲道：「胡說，這是敝派伙工一休自師祖處偸走的！」

楚峻哈哈大笑，道：「聽說武當上一代的尙餘一個青柏道長，詳細情況你何不去問他，當年的情況到底是如何的！」

抱玉臉色一變，道：「可惜青柏師伯雲遊四海，踪跡難覓。」

「聽說抱月掌門作風與上一代大不相同，當年貴派劍法如何流了出去的事，在下也不便多談，不過再等一段時間，也許在下會親上武當向貴掌門交代？」

「如何交代，又在何時？」

楚峻不禁沉吟起來，他師父薛文鴻雖然沒說要讓劍譜歸還武當，但他確有此意，不過他得先問過師父，而且還得觀察一下抱月的爲人才行，但這些話他又如何說得出口？

靈鶴道：「師叔，他在使詐拖延！」

楚峻忙道：「劍譜不在在下身上，即使此刻在下有心獻上也沒辦法。」

靈鶴道：「也罷，咱們再信你一次，但你可以立即把劍訣及心法寫了出來！」

楚峻一怔，道：「諸位連劍法的口訣也不知道麼？」

衆道人面面相覷，半响抱石才道：「由於種種原因，最後幾招的口訣，已經散落，後來衆師雖然補上了，却怕與原來的不符！」

楚峻略一沉吟，再問道：「還缺那幾招。」

「最後那四招。」

「好吧，在下便把最後那四招使一遍與各位看！」

靈虛還待說話，却讓抱石以眼色止住，楚峻就在他們面前，把最後那四招，「淡而無味」「大器晚成」，「有生於無」及「知我者稀」反復使了兩遍，使畢抱拳道：「請指教！」

抱石嘿嘿一笑，道：「據貧道所知，雲松師祖尙有幾招絕學，少俠何不一併使了出來，讓貧道們開開眼界？」

楚峻道：「在下一共學了三十六招，家師也是如此，無量劍法共是三十六招天下武人皆知，道長這樣說可敎在下難以明白？」

抱石支支吾吾地道：「貧道也是聽人說及而已，好啦，現在請少俠跟咱們回武當，只要小俠不故意與敝派爲難，敝派亦不會虧待你！」

楚峻臉色一變，澀聲道：「在下剛才早已把話說清楚了！」

「奈何貧道有令在身。」

「可是抱月道長的意思。」

「若非掌門師兄有令，貧道們又怎會巴巴地跑來此處找你。」

楚峻憤然地道：「想不到抱月道長也是個如此不明事理的人。」

靈鶴喝道：「姓楚的，你咀裏放乾淨一點！」

楚峻道：「假如在下不能遵令，諸位便得怎地？」

抱玉嘆聲道：「只好訴之武力了！」

「假如在下劍利，傷着了諸位，那該如何？」

抱玉大怒道：「小子無禮，佈陣。」

郭蕙蘭忙走前一步，與楚峻佈成犄角，道：「大哥，你若傷了他們，他們只能怨技藝不精！」

抱玉沉聲說道：「姑娘何必淌這趟渾水？」

「你們以多勝少，算得什麼名門正派？假如你們以一敵一，姑娘自然不理！」

抱石與抱玉交換了一下眼色，心中都無把握勝得了楚峻，靈鶴十分機靈，知道師叔的顧忌，當下立即道：「以一敵一，只是名門正派的規矩而已，對付他這種邪魔，還講什麼規矩？」

郭蕙蘭格格笑道：「原來天下武人是正是邪，是由你們武當鑑定的，我大哥與丐帮飛鴿堂主歐陽虹，常州石大俠的獨生子石中玉結拜，還有我跟他也是朋友，難道丐帮，石九斗及姑娘我都是邪魔了？」

靈鶴不由語塞，怔怔地說不出話來，楚峻抱拳說道：「諸位請回貴掌門，就說楚峻必上山拜訪，在下的確不想與貴派爲敵。」

「請少俠現在便與貧道們上山？」

「在下尙有血海深仇待報，事了再上山！」

「你的仇人便是這些人？」

郭蕙蘭怒道：「你們不要胡亂加罪，這些人是五行盟殺死的，咱們不忍讓他們暴屍，所以才來安葬，怎樣，你們到底打什麼主意。」

抱石及抱玉見她一副躍躍欲試的神態，不由暗暗叫苦，郭尙義實在惹不起，萬一佈了七星陣誤傷了她，這樑子可十分頭痛，當下兩人互交了一個眼色，道：「貧道兩人素來上陣都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少俠可勿怪咱們以多勝少！」

郭蕙蘭還待說話，却讓楚峻止住，道「萬一在下倖勝了一招半式，便請諸位回去如何？」

抱石及抱玉重新把劍掣了出來，道：「假如貧道敗了也無顏再留下來？」

楚峻倒抱劍柄，道：「請指教。」

抱石及抱玉不再打話，一人一邊，分左右向楚峻攻去。

楚峻心頭絲毫不亂，道了聲好，長劍一抖，先左後右，一招便破了對方兩劍。

抱石抱玉不吭一聲，兩人多年同門，心意相通，當下，抱石欺前半步，猛使一招「大巧若拙」，抱玉則向側斜竄，長劍反手削出一招「善行無轍」。

這一招出手在無量劍法中最快，簡直毫無先兆，楚峻目光已爲「大巧若拙」所引開，因爲這一招所藏之殺着變化最多。

說時遲，那時快，抱玉的劍已至，楚峻猛覺風聲颯然，急切間雙脚一頓，拔空而起，間不容髮間閃過這一劍？

抱石長嘯一聲，跟着竄起，長劍一轉，急削其下腹！

楚峻長劍一沉，只聞「噹」的一聲，兩劍相交，楚峻已借力向上打了個觔斗落下。

不料，螳螂在前，黃雀在後，抱玉身子掠前，長劍拽起一道白光，猛削楚峻後腰？

楚峻雙脚未穩，無法招架，千鈞一髮之際，身隨劍倒，臥伏地上，再避過一難！身子一落地，同時向側滾開。

抱玉一劍落空，第二劍又至，楚峻再一滾，面向上，劍已至，左手一翻，冒險使了一招「白衣神魔」」的絕技：「摘星擷月」，五指一合，挾住劍脊。

抱玉萬料不到他有此一着，不由一怔，楚峻一脚踹起，踢在其膝蓋上。

抱玉反應也快，連忙棄劍而退，把力量卸去大半，總算不用跌倒地上。

楚峻不敢怠慢，曲腰彈起，但抱石也及時趕至，長劍如虹，急劈下來！

楚峻右劍倉惶一格，只聽「噹」的一聲，虎口一痲，長劍落地，楚峻大驚，轉身而退。

抱石精神大振一掠而前，楚峻聽得風聲，身子一偏，急忙間，把左手奪來的長劍向後一刺，赫然是一招「善行無轍」！

這一劍用左手劍使來，更增幾分詭異！

抱石見他劍出，已知他使的是什麼招式，毫不思索地向左一偏！

萬料不到，楚峻使的是左手劍，一切與右手相反，他向左一偏，等於把胸膛凑上。「撲！」劍尖刺入抱石胸膛半寸，他這才醒覺，急步後退，幸而楚峻也誤打誤中而已，否則抱石那裏尙有命在？

那幾個武當派的弟子見兩個師叔在七八個照面之下，便先後敗陣，都大感臉上無光，抱石左手按住胸口，鐵青着臉道：「多謝少俠賜教，大恩大德我武當派不敢或忘，青山綠水，後會有期！」轉頭對同門道「走！」

楚峻忙道：「道長，在下只是僥倖得手……請原諒在下魯莽！」

抱玉道：「姓楚的，何必假惺惺？今日厚賜，異日當必十倍償還？」言畢人已去遠！

郭蕙蘭氣道：「這些牛鼻子胸襟好窄，全沒一絲風度。」

楚峻嘆息道：「想不到就這樣糊里糊塗跟武當派結下樑子。」

「別提那些牛鼻子了，大哥咱們現在怎辦？」

楚峻吸了一口氣，道：「再掘，先把他們安葬了再說？」

兩人又挖了好一陣，看看已經足够，這才把屍體抛下去，給他們弄好這一切，已近三更。

郭蕙蘭道：「大哥，咱們今夜便在這裏歇宿吧，待我在灶堂燒些水，順便看看有什麼吃的沒有。」

她找了一間乾淨的灶堂，燒了火，放水下鍋，却找到一包麵條，便隨便煮了半鍋子麵湯，兩人累了一日，都是又飢又渴，眨眼間便已把半鍋麵吃個乾乾淨淨。

郭蕙蘭見他滿身血跡，便道：「大哥，去找套衣服來，我燒水給你洗個澡！」

楚峻見她深情欵欵，心頭滿懷甜意。

待兩人盥洗完畢，天已快亮，就在灶堂內打坐調息。轉了幾個大周天，天已放亮。外面的獵犬又吠了起來，楚峻心頭一跳：「莫非又有人來了？」一躍而起，開門出去。

只見那幾頭獵犬就蹲在門外，門一開便跑了進來，在灶堂內跑來跑去，鼻子四處嗅。郭蕙蘭笑道：「原來牠們餓了！」於是她又忙着煮飯。

吃過早點，餵了狗，兩人打開籬笆，讓獵犬離開，跟着自己也出去了。

出了籬笆，郭蕙蘭道：「大哥，這山已有五行盟的人，咱們還是離開吧！」

楚峻心頭有點奇怪，問道：「蘭妹，你不是一直都盼望能見到幾個五行盟的人麼？」

郭蕙蘭道：「如今我又怕了，怕他們傷了你……」

楚峻心頭一甜，感激地道：「蘭妹，你眞是我的第一個紅粉知己，也是最後的一個！」

郭蕙蘭奔前幾步走在前頭，楚峻走前幾步道：「愚兄所說全是衷心之言，並無輕薄之意。」

「小妹知道……」郭蕙蘭咬唇沉吟了一陣，半晌才道：「但，但我……」

楚峻緊張地道：「是不是因爲我出身低微，配不起你？」

郭蕙蘭道：「誰說的！小妹絕不會看不起你，何況你出身並不低微！而且我最看不起的便是那些眼高於頂的紈袴子弟，你……」

「我，我如何？」

「你樸實無華，文武雙全，我，我怕會配不起……」

楚峻喜道：「那裏那裏，蘭妹你蘭心蕙質，內外都行，眞是……天下無雙，愚兄最怕那些學武的姑娘，往往忘記了自己的是個女人，連飯也煮不好……」

郭蕙蘭忽然嘆一口氣。「可惜……」

楚峻心頭一跳忙問：「可惜什麼？」

郭蕙蘭道：「沒什麼……嗯，假如我有一件事瞞着你……假如讓你知道之後，你會覺得如何？」

楚峻笑道：「人與人之間雖然應該坦誠相對，但有時候條件不成熟，有些事倒也身不由己，不能坦白！」他不時想起師父的叮囑，不能透露他的行止及秘密。「我相信就算父子夫妻之間，也尚有一些小秘密，愚兄絕不怪你！」

「不是不是……」

楚峻一怔，問道：「不是什麼？」

郭蕙蘭道：「你說相愛的人，是否一定要結成連理？」

「這個……」楚峻抓抓頭，問道：「蘭妹，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小妹隨口問問而已。」郭蕙蘭擠出一絲笑意，道：「咱們快去找大黃吧，不知牠有沒有被人牽走！」

楚峻忽然道：「咱們的身份不但已讓五行盟的人識穿，連武當派也知道，不如再易一次容！」

郭蕙蘭拍掌道：「好極了，大哥，你教我易容。」

楚峻笑道：「那有這麼容易的？愚兄也只是學了一點皮毛而已！」

楚峻帶郭蕙蘭到一塊石後，取出侯百通所贈的易容藥來，把她易成一個江湖賣藝的女子，他自己則變成一個老頭。

郭蕙蘭一把扯下他的鬍子一笑：「不行不行，你這樣老，我該叫你什麼？」

楚峻一笑，改成中年漢子，兩人快步下山，到了山下也不敢稍停立即向北進。

郭蕙蘭忍不住問道：「大哥，你準備去那裏？」

「我送你過江吧！」

「咱們不要由安慶過江，嗯，向東北去吧，自蕪湖過江，這樣才不會讓人思疑的！」

到了一座小鎮，買了一輛馬車代步，楚峻頗有快樂不知時日過之感，有美作伴，便把報仇的大事擱在一邊了。幸而他還能堅持早晚練武。

郭蕙蘭買了一對短槍帶上，每日在車上與楚峻談天說地，這天看看已快至蕪湖城，郭蕙蘭忽然問道：「大哥，你可曾學過陣法？」

楚峻搖搖頭，道：「陣法不過是障眼法而已！」

郭蕙蘭道：「雖是障眼法，但假如你一無所知，可要吃虧！這是我爹說的！」

「如此愚兄倒要向你請教了！」

郭蕙蘭道：「武當派擅用七星陣，你如今既然與他們結下樑子，將來少不免會與他們對陣，小妹便先把七星陣的變化講解與你聽吧！」

楚峻故意裝出一副必恭必敬的神態，道：「是，多謝師父教導！」

郭蕙蘭「撲嗤」一笑，便叫他把馬車驅入林內，跳落地上，找了七塊顏色及形狀不同的石塊擺在地上，由生門，休門，夢門，死門……等等說起，邊又用樹枝在地上劃着。

這門學問十分複雜，名詞又多，楚峻看了一遍，才記得二成，郭蕙蘭又再講了幾遍，楚峻才全部明白。

「大哥，你眞聰明，一聽便明了，那次爹爹講了兩夜，我才全部明白哩！除了七星陣之外，尚有四象、六合、八卦等常見的陣式……」

楚峻忙道：「行啦，以後再講，你再說下去，我都亂了，而且天也快晚了，咱們還是入城吧！」

郭蕙蘭擦掉地上的痕跡，楚峻又爲她改了裝束，這次却扮成一對富家兄妹，也不乘車，大搖大擺向蕪湖城走去。

入了城，天也黑了，兩人找到一家最大的客棧投下。

女兒家愛潔，郭蕙蘭叫小二送水入房洗澡，楚峻却先走去飯館處等她。

晚飯時間雖已過，但飯館內的食客尚有不少，楚峻挑了一處臨窗的座頭坐下。在場之人，大多是身上有幾個錢的，見到他也沒留意。

楚峻坐了一陣忽聽隣桌一個中年漢子長身抱拳道：「邱兄，小弟已久候了！」

楚峻抬頭一望，只見外面走進一個矮肥的中年漢子來，也抱拳道：「小弟突遇一位朋友，來遲了，讓蘇兄久候，實在不好意思！」

「那裏那裏！不知邱兄喝什麼酒？」

姓邱的道：「小弟什麼都喝！」

姓蘇的點了幾式小菜又要了一壺桂花露，問道：「不知邱兄遇到什麼朋友？」

「是廖志清兄，料蘇兄也聽過他的名頭！」

姓蘇的道：「何止聽過他的名頭，去年小弟在胡大俠的壽筵上還跟他有一面之緣哩！廖兄的鞭法聽說在江北也頗有名氣，可惜無緣見他施展！」

姓邱的道：「小弟見過一次，的確名不虛傳！」他聲音忽然降低。「剛才廖兄還告訴小弟一件消息……」說了一半故意頓住。

姓蘇的明知他在賣弄關子，還是忍不住問道：「是什麼消息，邱兄可否見告一二？」

姓邱的哈哈大笑，恰好小二把酒送了上來，他邊斟酒邊道：「不急，先喝一杯再說！」

楚峻也被他勾起好奇心來，頭臉別向另一邊，耳朵却儘向那邊開展。那兩個中年漢子喝過一杯之後，姓蘇的又忍不住問道：「這下邱兄可該說了吧？」

「廖兄剛自江北來探親，帶來了一個好消息，說丐帮不日即將召開帮主選擧大會！」

「原來是這消息！」姓蘇的裝出一副毫不動容的神色。「祖十三一世英雄，可惜落得這下場，當眞令人惋惜！」

這次輪到姓邱的問道：「所謂將軍不離陣上亡，他與黑道高手同歸於盡，有何可惜之處！」

「嘿嘿，原來邱兄這次消息倒不靈通了！」

姓邱的道：「莫非這裏頭尚有什麼秘密不成？」

姓蘇的轉頭向四處看了一回，把聲音降低：「這消息絕對秘密，可不能與人知道，否則今後可大大不妙……來，邱兄小弟也敬你一杯！」

有道六月天的債，來得快也還得快，這姓蘇的也趁機賣起關子來。

楚峻見他提及丐帮的事，因與義兄有關，更加凝神靜聽。

姓邱的喝了一口酒，低聲道：「小弟可不是口疏之輩，蘇兄難道相信不過？」

「哦，你我兩人相交十餘年，怎會信不過，不過這件事非同小可，你千萬別說出去……」

「這個小弟省得，毋用你吩咐！」

姓蘇的哈哈一笑，問道：「俗語道英雄難過什麼關？」

姓邱的雙目一亮，脫口道：「莫非此事與女色有關？」

「輕聲一點！」姓蘇的忙道：「邱兄的確聰明！」

姓邱的更加興緻勃勃，問道：「快說來聽聽，莫非祖十三也去尋花問柳？」

「噫，邱兄怎地如此沒見識？祖十三是什麼身份的人，他敢去尋花問柳，只怕妓寨內的鴇母見他一身破破爛爛的也不歡迎！聽說他收了一個女人！」

「啊！」姓邱的目光一亮，道：「叫化子娶妻窮開心！祖老頭臨老入花叢，風流風流！來乾一杯！」

楚峻大怒，祖十三自小便是他的偶像，這些侮辱他的話，他實在聽不進耳，奈何還是忍住繼續偷聽。

那姓邱的喝了一杯之後，又問：「聽說丐帮並無規定門下弟子不能娶妻的，這也不奇怪！」

「若是普通的女子，自然不奇怪！」姓蘇的嘿嘿一陣冷笑：「奈何這女人姘不得也娶不得！」

楚峻心頭一跳，忙又凝神而聽，姓邱的又「啊」了一聽，一副心癢難搔的神態，一個勁催姓蘇的快說。

「因爲那女人是丐帮一個分舵舵主的老婆！」姓蘇的慢條斯理說了出來，但却如一個霹雷在楚峻和那姓邱的頭頂打响，兩人同時叫了起來！

那姓蘇的聽見聲响，急忙回頭，瞪了楚峻一眼，喝道：「小子你敢偷聽大爺的話，胆子大得很呀！」

楚峻冷哼一聲。「你們兩人揑造事實，妖言惑衆，又是什麼居心！」

姓蘇的臉色一沉，喝道：「老子說的句句屬實，什麼叫揑造事實？」

「若非如此，閣下爲何不敢大聲說出來，讓大家評個眞僞！」楚峻斷定他萬萬不敢當衆說出來。

果然，姓蘇的臉色一變，冷冷地道：「小子是那裏來的，報上名來！」

「在下只是個無名小輩，僥倖識得幾個丐帮的朋友而已！」

姓蘇的臉色又是一變。「識得丐帮弟子又如何，大爺不認識麼？」

「閣下既然是丐帮的朋友，這些話便該知道不能在大庭廣衆之處議論！」

姓蘇的不由語塞，楚峻不想讓他們動身，見好收帆，擧杯道：「在下若有衝撞之處，請兩位原諒一二！敗了兩位的興緻，在下自罰一杯！」

姓蘇的哼了一聲，道：「大爺才不跟你這種小子計較！」轉過頭去。

郭蕙蘭恰好來到，嗔道：「大哥你何事跟人吵鬧？」

「一點小小誤會而已！蘭妹，你快點菜吧！」

郭蕙蘭點了三個小菜，楚峻向她打了個眼色，示意她不要作聲，又豎起耳朵偷聽。

姓蘇的大概也知道那件秘密實在不能在這種場合議論，便換了個話題。

「邱兄，小弟還聽到一個消息，這消息可不是什麼大秘密！」

姓邱的吃了一口菜道：「你不用說，小弟也猜得着！這消息與郭尚義大俠有關，是不是？」

「正是！」姓蘇的大笑。「想不到這次邱兄的耳朵也靈得很！」

楚峻與郭慧蘭聽至此，也緊張起來，不料那姓蘇的轉過頭來，冷冷地道：「邱兄，此次反正你我均知，便免說了，何必讓那個小子來胡鬧！」

「正是正是，還是喝酒爲上！」

郭蕙蘭離家已久，又一直不與同道接觸，心懸家內，立即轉頭問道：「兩位知道家父的什麼消息，請見告一二，晚輩感激不盡！」

那兩人吃了一驚，問道：「姑娘說什麼？」

郭蕙蘭道：「剛才兩位提及家父之名

，爲何說了一半，便不說了，那些消息如何？」

姓蘇的看了他一眼道：「姑娘是郭大俠的千金？這位是誰？」

「他是我大哥！」

姓蘇的跟姓邱的立即長身行禮道：「原來是郭少俠，請恕邱某眼拙，剛才多多得罪了！」

楚峻正想解釋，却讓郭蕙蘭的眼色止住，只得含糊地道：「兩位不必介懷，在下也有所得罪！」

姓邱的道：「在下剛聽廖兄提及，說你在桐城辦事，怎地來得這般快！」

楚峻臉露尷尬，姓邱的自作聰明地道：「啊對啦，少俠一定有更重大的事要辦，所以捨了桐城來此！」

「是的，在下得知舍妹在此，所以立即趕來！」

「既然如此，郭姑娘自然知道那消息了！」

楚峻道：「在下離家也已有一段時日了，家父的一切近況也不甚了了！」

姓蘇的尷尬地一笑，道：「如今也沒事了，嘻嘻令妹已在此……」

郭蕙蘭恍然地問道：「你說爹爹要找我？」

「正是，正是，秦嶺四友已把消息傳了出來，要求同道協助找姑娘，還請姑娘中秋節……」

郭蕙蘭忙道：「我知道啦，不必再說了！」

楚峻抱拳問道：「請蘇兄及邱兄把大名賜告！」

「在下單名一個仲字，邱兄單名一個肅字！」

「原來是兩位大俠，請坐！」

郭蕙蘭向他打了個眼色，臉上露出厭惡之色，楚峻不知何故，便改口說道：「兩位用膳之後，便請到在下房內坐一下如何？」

蘇仲及邱肅先是聽見被稱大俠，再又被邀，只覺骨頭輕了幾十斤，飄飄然不知身在何處，連聲答應。

楚峻不敢多言，郭蕙蘭更是不願多談，兩人匆匆吃飽飯，正待結帳，蘇仲已道：「少俠，帳已付過了！」

「這如何使得？」

蘇仲媚笑道：「兩位肯接受蘇某之請，正是蘇某的榮幸！」

「如此生受了，請兩位跟我來！」

楚峻跟郭蕙蘭並肩在前，蘇仲與邱肅在後，郭慧蘭輕聲問道：「大哥你要問他們什麼事？」

「有關丐帮的事，這事你還是不聽的好！」

「哼，這兩人一臉媚色，小妹看了便噁心，誰想跟他們在一起，吹，我只准你跟他們談丐帮的事，其他的事，我不許你跟他們胡扯！」

楚峻笑道：「愚兄根本不認識他倆，又怎會跟他們胡扯，你放心，我問了話便來找你！」

說着已至楚峻的房間，楚峻推開房門，道：「兩位請進！」

邱肅與蘇仲也連聲請，一定要楚峻先進，楚峻見他們一副小人物的嘴臉，也不與他們客氣，當先入房，待蘇仲與邱肅入屋之後，便把門關上道：「兩位請坐！」

蘇仲受寵若驚地道：「未知少俠有何處用得咱兄弟的？」

楚峻道：「在下想聽你繼續說丐帮的那件秘密！」

蘇仲臉色微微一變，道：「這秘密是蘇某自別人口中聽來的，與事實可能有點出入……」

楚峻道：「若不是蘇兄編造出來的，但說無妨。」

蘇仲急道：「蘇某有幾個胆子敢編這種事？消息來源是得自丐帮江南分舵的一個副堂主，名字請恕蘇仲……」

楚峻忙道：「名字倒不必你說，只說秘密就是！」

蘇仲吸了一口氣，道：「話說丐帮江北的某個分舵副舵主娶了一個妻子，她妻子雖然出身窮困，但見過她的人都說不但貌美如花，而且……風騷入骨，當眞有一笑傾城，再笑傾國之能……」

楚峻道：「你挑重要的說！」

「是。」蘇仲續道：「這副舵主成親了幾個月，他妻子忽然失踪了，四處都找尋不到，這樣子過了一段時間，他也漸漸心灰了，但對他那妻子却仍然念念不忘，不久，他也由副舵主而晉升爲舵主了！

「去年這副舵主因事到西北一行，路過華山忽然遇到幾個仇家，仇人見面分外眼紅，自然打將起來。

「這副舵主雖然十分驍勇，但對方人多，鬥了一陣便受了傷，幸而他十分機警，立即逃跑，經過兩三日的時間，才把仇家甩掉，但他受傷之後再經奔波，傷口無暇治理，便發了炎，接着又發起燒來。」

說至此，蘇仲輕哼了一聲，道：「蘇某忘記交代一件事，這副舵主雖然跑了三天，但仍在華山範圍之內！」

邱肅道：「快說下去！」

「他自忖必死，昏昏沉沉間見路便走，不知如何走進一個山谷，却發現谷內不但有一間建得頗爲的精緻的石屋，而且還有一羣兔子，山谷內有樹有草，似是世外桃源！

「那時候，他神智已經模糊，便走到石屋外拍起門來，拍了好一陣，門才打開，裏面走出一個人來，可是他也在此刻暈倒了！」

邱肅道：「這人莫非便是他老婆！」

楚峻白了他一眼，道：「請蘇兄續說下去！」

「那人把他扶了進去，替他清洗傷口，又敷上傷藥，救醒了他，他醒來見自己睡在床上，一個幪面女人在餵他吃藥。

「他謝了一番，問那女人的名她又不說，就這樣他在她那裏住了三天，她便道：『你傷口已無大碍，快離開吧！』

「可是他因傷口未曾消炎，行動仍有困難，不過人家既然已救了自己一條生命，自然不能多苛求，便削了一根樹枝當作拐杖走了。

「那女人送到山谷口，叫他一定要向左行，否則便有危險！他問之，她又不說原因，只道一切都是爲了他好！」

楚峻聽到此也忖道：「這女人必是他妻子了！」

蘇仲道：「那時候他還不知道她是他妻子，因爲她故意粗着聲說話，不過他却覺得這女人的言行十分奇怪！他向左走了二三里路，便忖道：『她說左邊沒危險，等於表示右邊有危險，莫非有什麼惡魔會自右邊出現？這惡魔是不是她的仇人？』

「想至此，他又覺得無論如何該回去看看。因爲丐帮弟子的作風是點恩必報！

「那女人臨走時還送了他一些乾糧，他吃了點乾糧，便往回頭路走。到了谷外幾丈處，找了塊隱蔽的地方歇下！

「他由下午一直等候，直到晚上，都不見有人出現，他以爲是自己過疑，便放了心，由於脚上不便，夜內走路危險，所以他決定在天亮後才起程！

「他模模糊糊睡了一陣，忽然一陣風聲驚醒，悄悄探頭一望，只見山谷外背站着一個高大的漢子，那漢子一身錦袍，十分豪華，行動鬼祟，提着一口大布袋，忽然轉身向四周探望！

「月色下，那漢子轉過頭來，他才發現這錦袍人原來竟是他的帮主祖十三！」

楚峻與邱肅雖然事先已猜到幾分，但在蘇仲的聲色俱茂的述說下，仍然十分緊張，聽至此却輕噫一聲。

邱肅問道：「當時他有何表示？」

「他發現祖十三登時愕然，却沒有想到其他！」蘇仲道：「待他要叫他，祖十三已一溜烟閃入谷內了！」

這次連楚峻也忍不住問道：「他沒跟進去吧？」

「當然沒有！他守在谷外只是怕有惡魔會對她不利，來的既然是本帮帮主，心頭的那塊大石，登時放下！

「但是回心一想，又覺得甚是奇怪，因爲假如谷中那女人知道來的是祖十三的話，自然應該叫他向右走，斷沒理由要他向左走，而且匆匆趕自己離開，也有可疑之處！除非她不知道來的是祖十三！

「而且剛才見祖十三的行動，證明他對谷內的情況極之瞭解，那麼這是什麼原因呢？」

蘇仲說至此，倒了一杯茶一口喝乾，邱肅道：「這的確是個複雜的問題，後來那個舵主有進去探看麼？」

「他那裏敢？」蘇仲拭去嘴角的茶漬，續道：「他本來的確想進去看看，但又見祖十三喬裝而來，生怕他有什麼秘密任務，便不進谷了，又猜測可能還有人會入谷，於是不進反退，退後幾丈，匿在一叢岩石之後！

「由於山谷入口頗爲隱蔽，加上路極是難行，一般人絕不會來此，所以他也放心地打瞌睡，因爲只要有人獸經過，必然知道。」

邱肅道：「他等了多久？」

楚峻瞪了他一眼，道：「請邱兄不要打岔！」

邱肅道：「是是，邱某一向心急，一時改不了！」

蘇仲道：「他在谷外一住便是三天，仍不見祖十三出來，心頭便更加奇怪，起初還有個原因，他腿上的傷口尚未結疤，行動不便，窩在那裏養傷，而且附近既有山藥也有小獸，可供他裹腹，但三天後，祖十三既一步未出谷，而外面也沒人來，他越想越覺得奇怪了，便決心等待下去，直至祖十三出來！」

楚峻又替他斟了一杯茶，蘇仲點頭爲禮，輕呷一口。「他一等便是十日，這時候心頭有點懷疑是否自己去打獵時，祖十三已經離開，又不敢入谷探看，因此決定次日無論如何便離開！

「也不知是否陰差陽錯，次日他正想離開，忽聽見谷內傳來一陣步履聲，他忙伸頭向外望去，見祖十三滿臉春風出谷，身上已穿着一件尋常的丐帮衣飾，破破爛爛的，與那件錦袍大異其趣。

「祖十三背後顯然尚有人，只是峽道狹窄，背後的人被他身形擋住。

「兩人到了谷外，只聽祖十三道：『娘子請回！』他背後再來一個女子的聲音：『請相公早去早回，賤妾在此獨自一人，深閨寂寞，而且……我有時好害怕……』

「祖十三問道：『你害怕什麼？』

「那女子的聲音道：『萬一有人撞了進來，賤妾武藝低微，叫我如何應付？』

「祖十三唔了一聲，隨即臉色一變道：『是不是已有人進過谷？』他雙眼露出凌厲的光芒，那舵主看了也覺心頭一寒！

「那女的道：『萬幸這些年來，都沒人來過……你不能帶我到別處去住麼？就是山下也好，多少有個人影！』

「祖十三道：『就是有人才不搬，你也不是不知我的身份地位，這種事能讓人知道的麼？不要想得太多，我會不時撥冗來看你！』

「舵主十分奇怪，丐帮並無規矩不准門下成親，祖十三爲何會說出這種話來？他怕什麼？莫非那女人出身黑道？

「只聽那女子又道：『賤妾知道，你放心就是，我會小心門戶，下次來時，請你買一雙綉花鞋回來！』

「祖十三哈哈大笑。『買兩雙又如何！快進去！』說畢便轉身向右馳去。舵主不看祖十三，先看那女人，因爲直至此時，她的身子才沒遮擋！

「不看猶自好，一看之下，幾乎失聲驚呼起來，那女子赫然便是他失踪的妻子，幸而他一向遇事冷靜，匆急間把嘴掩住才沒發出聲音。」

邱肅嘆息道：「這人也眞能忍，換作是小弟便早已大叫大呼了！」

蘇仲看了楚峻一眼，道：「他一叫可就遭了！」

楚峻毫無表示，蘇仲續道：「那女人怔怔地望着祖十三的背影，直至逝去爲止，依然如石像般立着，良久才發出一聲長嘆，然後轉身入谷。

「當時舵主很想立即跟她進谷，但又怕祖十三會去而復返，所以耐着性子再等了一個時辰，估計祖十三去遠，才悄悄入谷。

「谷內景物依舊，石屋木門緊閉，他故意放重脚步聲，要讓那女人聽見，雖然那女人聽見聲音，打開木門，見到他甚是奇怪。

「舵主見她仍然幪着臉，便道：『夫人，要飯的找不到出路，腿上傷口又未好，想向你再討一點傷藥，請行個方便！』

「那女人默默無語，讓他進去，不知如何舵主發覺她身子不斷發抖，拿傷藥的

手也顫個不停。

「舵主再也忍不住，一手捏住她的腕脈，另一手扯下她的幪面巾，那女人尖叫一聲……」

蘇仲的老毛病又發作了，到要緊關頭把話頓住，呷了一口茶。

邱肅說道：「他一定摑了那女人一巴掌！」

「錯了！」蘇仲道：「他不但不打她，還把她摟在懷內痛哭起來！」

這次連楚峻也大覺奇怪，忖道：「他們兩人往日的感情一定極佳！」

「那女人哭了好一陣才嗚咽地道：『你怎會來此！』

「舵主把經過說了一遍，女人又哭了：『天見可憐，還能讓我見到你一臉！』

「舵主又問她怎會在此谷居住，她說是讓祖十三刦來，起初祖十三也不表露身份，後來見她就範，才以眞面目相見。

「舵主聽了大怒，喝道：『賤人，你怎不反抗？』

「那女人道：『我反抗得了麼？你做丈夫的都保護不了妻子還能生我的氣？』

「舵主無言以對，女人又叫他帶她離開，舵主考慮了一陣，搖頭道：『不行，我在此刻帶你離開，你我兩人生命難保，待我回去把這件事妥善安排才來接你！』

「那女人實在有過人之處，舵主抱住她痛哭，肌膚相觸，起初心情激動，還不怎樣，待得心情略定，便忍不住抱她上床溫存起來！」

邱肅道：「他們本是夫婦，只要他不怪她，行夫婦之禮，正是天公地道之事！」

」他拿眼望了楚峻一眼。

楚峻點點頭問道：「後來又如何？」

「事後那女人告訴舵主，說她生活極苦。舵主不信，道：『難道跟祖十三還會比我清苦？』

「女人這才道：『祖十三對女人極是粗暴，又要我做很多難堪的事，他來的時候，不准我穿衣服……』」

楚峻忙道：「這些事不必說！」

蘇仲道：「是是，舵主在那裏住了七天，快活似神仙，七日之後身子已痊癒，便別了那女人返回中原！『

「他想來想去都沒有善策可以解決此事，又知道若讓祖十三知道不但自己生命不保，而且連他老婆處境也大堪憂慮，最後他決定把這件事告訴帮內的一個長老！

「他本以為長老不會相信，不料那長老一聽竟然大是相信……」

這次楚峻忍不住插腔問道：「這是什麼原因？莫非他已聽到一絲風聲？」

「這一點蘇某便不知道了，後來那長老便把他留了下來，却要去找其他長老商量，可是當他回家的時候，那舵主已不見了！」

楚峻與邱肅都「啊」地叫了一聲，一顆心怦怦亂跳。邱肅忍不住問道：「他是不是被人殺死了？」

蘇仲道：「長老找不到他，便暗中派人找尋，可是舵主却似空氣般消失，於是長老便與另一個長老，聯袂到華山去找尋舵主的老婆！

「當他們依舵主指點的途徑找到那山谷時，谷中已面目全非，但仍看得出，谷中曾經住過人！可是不久之後，丐帮便傳出祖十三與黑道高手在華山之巔比武，同歸於盡了！」

蘇仲一口氣說罷，房內久久都沒人作聲，這件事實在太過詭異，簡直匪夷所思，也甚是驚心動魄。

楚峻內心極是希望這是道聽途說的，因為祖十三不但是他的偶像，而且是正義的化身，白道的代表，當下忍不住再問道：「蘇兄所說是事實？」

「是否事實蘇某不敢說，但這確是丐帮的一個副堂主告訴我的，聽說這件事只有丐帮堂主級以上的人才知道！」

「那個長老是誰？」

「告訴蘇某的那個副堂主堅決不說，是以蘇某也不知道！少俠若有興趣的話，憑你的身份大可以去查問一下！」

邱肅道：「所謂空穴來風，未必無因，依邱某之見，這事在傳聞中，可能與事實有些出入，但大事方面應該沒錯！」

楚峻道：「什麼是大事？」

「便是祖十三佔」那個舵主的老婆，而事後，舵主與祖十三連同那女人都失踪了！」

楚峻心頭不快，抱拳道：「多謝兩位相告，異日在下有機會再向兩位請教！」

蘇仲及邱肅知道他下逐客令了，長身道：「明日請少俠跟姑娘到舍下吃頓飯如何！」

楚峻婉拒，送他們出店後便去敲郭蕙蘭的房門，不料房門沒上閂，楚峻叫了幾聲，沒人應他，便把門推開，房內却空無一人！

（未完・十五）

無情劍客有情天

本文承自第46頁

各各狂吼了聲 三人當先仰身便倒，餘下兩個，身形一幌再幌，亦終於仆倒地上！柳依人却看也不看，人隨刀轉，轉過身子。

她一刀立斃五人若無其事，那衆黑衣漢子却幾曾見過如此威風，頓時驚呼失聲，無人敢再上了。

彭惜惜亦是聳然動容，她半個念頭尚未轉，柳依人便又連人帶刀迫上，柳葉刀疾翻，連環便是七刀，彭惜惜心頭已亂，刀勢不覺亦亂，擋過兩刀，第三刀起便已接不上尺寸，連連退出好幾步，脚下已然踏上了那長虹橋的橋板。

柳依人刀勢更急，她刀雖薄長如柳葉，刀勢却好比旱雷疾擊，沉重無比，刀與刀間，更無半絲隙綻，但見刀花飛舞，刀風微盪，彭惜惜擋無可擋，又被她迫出好幾步，距那木橋的斷口已不過三幾尺。

柳依人突喝一聲，左掌又往刀柄搭落，兩臂同時發力，一刀全力劈出。

那刀是柳家風雷刀的絕着，亦是柳依人氣力透聚的巔峯，勢子之猛無與倫比。

刀鋒未至，激厲的刀風已然搧得彭惜惜混身衣衫獵獵作響。

彭惜惜眼也直了，一聲尖叫，身形倒拔而起，疾向後翻了出去。柳依人緊緊拔身追上，柳葉刀奔向彭惜惜的胸膛！

幾乎同時，蕭楚那第二十二劍已然出手，緩緩直迫竇五，劍式雖是簡單，劍勢却是無懈可擊。竇五目光雖利，竟也不知如何反擊，他緊咬牙齦 勁透左臂 目光烱烱，迫視着刺來利劍，那目光乍分明，飛蜂鈎便疾迎了上去！

「嗆」的劍鈎相擊，火星飛閃，竇五那飛蜂鈎畢竟封住了蕭楚的無情劍。

他更不猶豫，沉肩縮肘，飛蜂鈎緊貼劍鋒疾滑七寸，刃鋒上的月形彎鈎錚的鎖住了劍鋒，倏的厲聲喝道：「脫手！」左臂全力甩出。

他只道出其不意，蕭楚猝不提防，那知蕭楚亦是有心人，口裏冷笑道：「未必！」左掌倏的搭上右腕，突喝道：「脫手！」兩臂同時透勁，劍鋒疾向外翻。

竇五內力本就稍遜蕭楚，獨臂更是難支，再也把持不住鈎柄，那飛蜂鈎立時應聲脫手直飛半天。

蕭楚劍勢不停，劍鋒扭轉，劍尖飛刺胸膛！竇五臉色已蒼白如死，反應却仍不慢，兩脚疾蹬，身形倒拔，疾向後翻出。

他也知身後便是木橋的斷口，倉猝拿捏不準，不難便直墮江心，可是此際，生死俄頃，他已是別無選擇。

蕭楚毫不放鬆，連人帶劍，緊緊追上，劍尖仍是迫向竇五的胸膛。

竇五本來想好，半空再變身形以讓劍鋒，但他却做夢也想不到，他那倒縱的身形竟與被柳依人迫的亦倒翻出去的「黑羅剎」彭惜惜恰恰撞在一起。

兩人的身子噗的震了震，臉色頓如死灰，也來不及推想發生了什麼，柳依人蕭楚的一刀一劍已然先後貫穿兩人的胸膛。

竇五狂吼一聲，左掌一翻，拚力擊出，那知蕭楚的身形滑如游魚，左掌更是快如閃電，身形突往側移出，左掌便已拍的擊在竇五那左掌的掌背上，竇五那身子頓時疾向下跌了下去，「噗通」的直沒入水，蕭楚却向上拔了起來，劍亦乘勢拔出。

「黑羅剎」彭惜惜那最後一擊同時亦已出手，柳依人肘腕方縮，將刀拔出，她那長刀便亦迎頭劈下。

柳依人雖是冷不提防，畢竟身手非比普通，間不容髮的刹那，她纖腰突側，上半身倏的從旁移了出去，讓過了要害，左臂却迎上了刀鋒，頓裂血口，鮮血淋漓，幸好彭惜惜已然氣絕，後力不繼，否則刀鋒扭轉，她那左臂便堪虞。

她臂被傷 眞氣亦散，立時尾隨彭惜惜那屍身墮了下去。

蕭楚旁邊看的眞切，忙卸氣沉身，疾沉了下去，左臂陡伸，已然摟住了柳依人的纖腰，右脚却乘機蹬在彭惜惜頭上，彭惜惜那身子刹時被他蹬的「噗通」的疾跌入水裏，他人却借力帶着柳依人拔了起來，飄落橋上。

兩岸黑衣漢子直看得心驚魄動，胆小的更早已拔脚開溜，其餘的眼見蕭楚兩人突又冒了起來，也不敢猶豫，爭先恐後，脚底抹油……

蕭楚脚尖着實，人已微微有點氣喘，柳依人那臉上却是在發紅，瞪了眼蕭楚，也不等她開口，蕭楚已鬆開摟住她纖腰的手，臉色居然也有點發紅了，他眼珠子轉了轉，便問道：「你那左臂怎樣了？」

柳依人柳葉刀錚的納入刀鞘，騰出右掌用絹帕掩住左臂傷口，道：「只是輕傷，不要緊。」

蕭楚目光轉望兩岸，道：「他們走的倒快。」

柳依人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蕭楚插回長劍，長吁了口氣，道：「不想幾個鏢師，便已攪得揚州滿城風雨，幸好終於水落石出，元兇授首，姑娘，咱們也該走了……」

柳依人忽道：「慢着，我有句話想問問你。」

蕭楚道：「你要問什麼？」

柳依人道：「你說竇五有點錯了，錯得很厲害，他到底錯在什麼地方？」

蕭楚怔了怔，訥訥的道：「那……」

柳依人頓足道：「那什麼呀，怎不快說？」

蕭楚咬了咬下唇，道：「人稱我無情劍，不過是由於我出劍狠辣，劍下從無活口，他却錯當我劍如人，人如劍，俱是無情至極！」

柳依人方要說什麼，蕭楚又已道：「他更疏忽了姑娘你麗質天生……」

柳依人撇了撇嘴，道：「誰要你來油嘴！」

蕭楚結巴巴的道：「我只是說心裏的話！」

柳依人輕啐道：「那又與我何干？」

蕭楚尷尬的笑了笑，吞吞吐吐道：「劍無情，人又怎能……」突然住口不語。

柳依人那俏臉却已紅如赤火，縱然蕭楚不說，她也知道蕭楚要說的是什麼了。

劍無情，人，人又怎能無情？

（全文完）

高速飛行訓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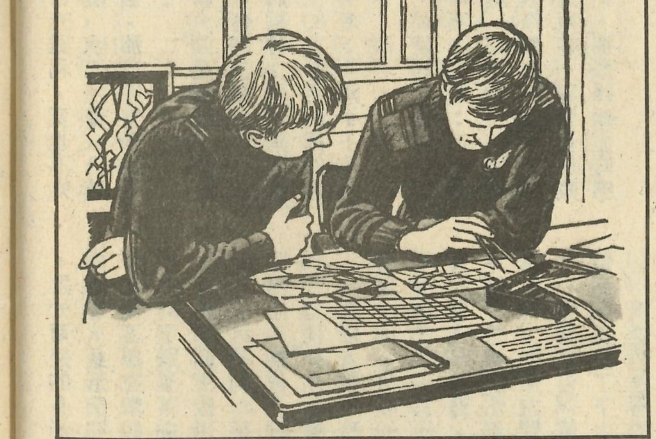
金一翼

最近，記者訪問了英國約克郡芬寧里皇家空軍學校，獲悉他們如何爲這進步的電子時代訓練航空人員——這包括了領航和科技各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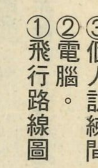
這架旋風式飛機離開地面僅六百呎（六十一米），正以最高的速度飛行，爲的是避免雷達的探測和飛彈的襲擊。它是裝有自動飛行系統，領航儀器和進攻的電子裝備的，不論是白天抑或黑夜，甚至任何的天氣，它的電子裝備一樣可以使它靠近地面飛行，並找尋它的目標。

機上的領航員已經接受過訓練，能够從他週圍的複雜的雷達系統和「黑箱」（BLACK BOXES）獲得最佳的資料——不過，他又要受過這樣的訓練，即使是那座電子裝備遭到了破壞，或者發生故障，他也一樣能够極精確地找到他的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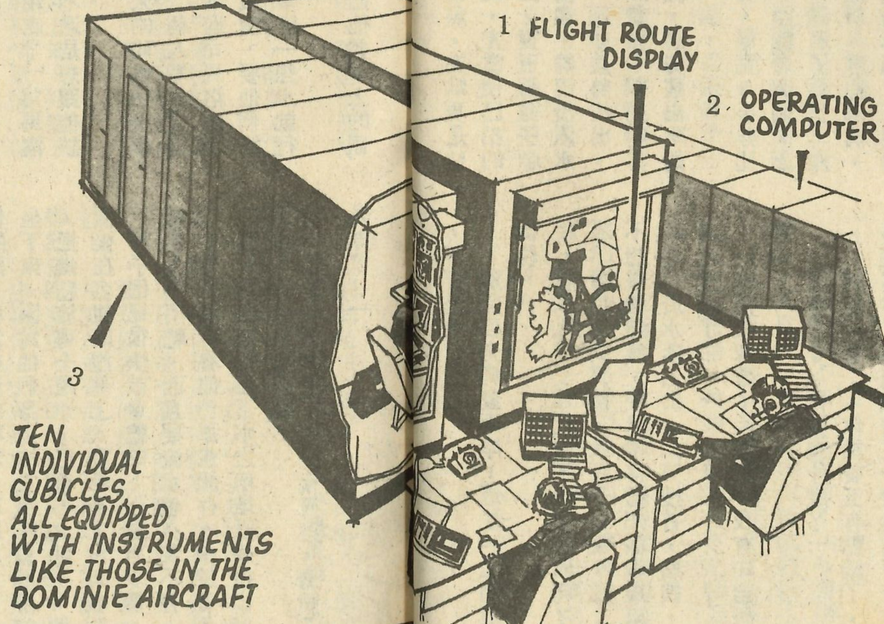
這間學校就以六十一個星期的混合課程，敎曉了學生所有關於航空電子裝備的專業知識和標準的領航技術，這個課程結束了之後，有關方面便會舉行一個會議，決定每一個學生適宜於駕駛那一型的飛機。打從開課的時候起，即着重於電腦的使用，以及電腦對現代飛機的重要性，然後再講解其他的電子裝備的性能，航空理論、氣象學、飛行計劃，以及準確性時間性的最高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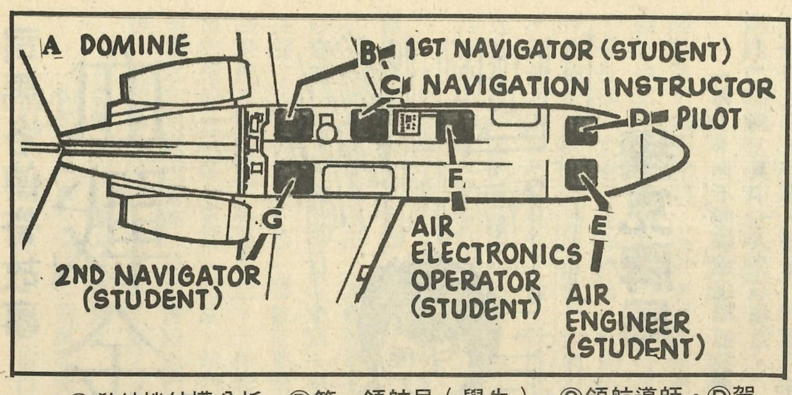




③個人訓練間。②電腦。①飛行路線圖。







Ⓐ敎練機結構分析。Ⓑ第一領航員（學生）。Ⓒ領航導師。Ⓓ駕駛機師。Ⓔ機上技師（學生）。Ⓕ機上電子儀器管理員（學生）。Ⓖ第二領航員（學生）。

個人指導，或者小組研究都是很輕鬆的，但不能離題萬丈，換句話說，就是專業化的——這一種學習都是在空中，或者地上，又或者在學校的模擬器裏舉行，由雷達領航，配合着出現在雷達螢光屏上的專業性的地面圖。不過，在模擬器裏，首先敎導的就是如何熟習無綫電的各種求救訊號和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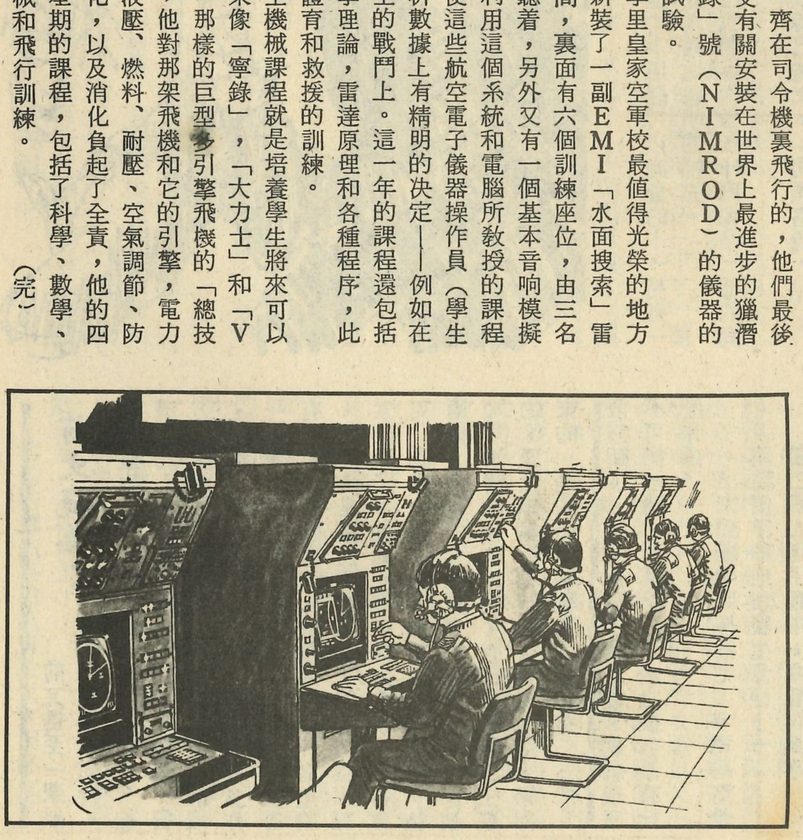
這個領航模擬器是由兩名導師管理的，每名導師負責五名學生——因爲整個練習都是非常迫眞的，導師可以在他的螢光屏上提出任何一個學生的儀器上的示數，即刻把那次的飛行「凍結」，然後進行檢討，學生的每次飛行，全部都記錄下來的，留待日後分析。

低水平領航飛行則在敎練機內進行，成績優異的學生便可以在噴流司令機裏作三十五小時的飛行。這時他就得盡量利用他所學得的知識，去計劃和計準時間，使這次的低水平領航飛行練習，獲得完善的成就。

那些學習航空電子儀器操作的學生，會跟你一齊在司令機裏飛行的，他們最後便會接受有關安裝在世界上最進步的獵潛艦「寧錄」號（NIMROD）的儀器的操作的試驗。

芬寧里皇家空軍校最値得光榮的地方，就是新裝了一副EMI「水面搜索」雷達模擬間，裏面有六個訓練座位，由三名導師監聽着，另外又有一個基本音响模擬系統，利用這個系統和電腦所敎授的課程，可以使這些航空電子儀器操作員（學生）在分析數據上有精明的決定——例如在一場海空的戰鬥上。這一年的課程還包括了電子學理論，雷達原理和各種程序，此外就是體育和救援的訓練。

航空機械課程就是培養學生將來可以成爲一架像「寧錄」，「大力士」和「VCIO」那樣的巨型多引擎飛機的「總技師」的，他對那架飛機和它的引擎，電力系統、液壓、燃料、耐壓、空氣調節、防水、氧化，以及消化負起了全責，他的四十三個星期的課程，包括了科學、數學、航空機械和飛行訓練。（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血戰金山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架航機飛行中遭人刦持，雙方發生打鬥，其中有人跳傘降落，又被機上的人割斷部份繩子，降下來摔死，警方無法調查死者是誰，遺下的有寶石指環，手錶，四枚罕有的金幣 警方只好當作一件意外死亡的案件處理，司馬洛手上亦有二枚同樣的金幣，去警局辨認死者遺物，證實這是廖阿毛的東西，爲警方提出綫索便走了，他到一間有錢人的俱樂部打撲克，認識一位女郞李佩茹，相偕回家，被兩個大漢脅持要他買來的金幣，結果反被司馬洛將他細綁起來，查出是巴路士主使的，原來李佩茹和她的哥哥也爲這金幣而來的，她的哥哥被兩個大漢槍傷……

撲克牌局　高手如雲

「你——你不能够就這樣把我們殺掉的！」那兩人其中一人又哀鳴道。

「困難的正是在這裏，」司馬洛說，「但是 把你們放走，又似乎是不大妥當的。」

「這……這沒有不妥，」那人說，「現在我們巳經不是替巴路士工作了。我們收了他的錢，替他做了這件事情。不能保證成功的。我們受了許多苦。」

「他不能够問我們把錢要回！」另一人說。

司馬洛笑起來．「這一點倒是不必担心的。我也不相信他還敢回來向你們把錢要回。」

「而且他也不會再用我們了，」那人說，「你巳經認得我們，我們還有什麽用呢……」

「這倒提醒了我！」司馬洛說，「你們並不是沒有用的。」

「我們眞的巳經全部說出來了！」那人說。

「我是說，」司馬洛道，「你們可以替我工作。」

那二個人在浴缸中面面相覷。「你在開玩笑！」

「我有什麽不好嗎？」司馬洛說，「我像是出不起錢的嗎？」

「你——不可能信任我們的！」那人說。

「這——這個可以商量的！」另外一個連忙採用較爲聰明的補充。

「但我們爲你做些什麽呢？」他的同伴問。

「找尋巴路士。」司馬洛說。

「殺掉他？」那人問。

「死了對我們有什麽用處？」司馬洛說，「我可不認識他，我不過是想跟他談談吧了！」

他轉身走出去，再回來的時候手上拿着一把鋒利的大厨刀。那二個人看見這刀子就難免感到觸目驚心。不過司馬洛並不是要用這厨刀把他們割開幾塊。要他們的命還不容易……在浴缸中多放一些水就行了。

司馬洛祇是用這厨刀把他們手上的領帶割斷了。這領帶濕了水之後，結就幾乎不可能解開，而且濕過了水之後就沒有什麽用處了。

「出來到廳中喝杯酒吧！」司馬洛說，「讓我們詳細地談談生意經！」

那二個人到了廳中．拿着司馬洛給他們的酒，相當感激地喝着，不過不好意思坐下來，因爲他們身上的衣服是濕淋淋的，把地毡流得全是水，巳經不大好了，還要坐在名貴的沙發上。要是身上沒有衣服，身子倒是很快就會乾的。但是有衣服，就很久都不乾，而且要流水很久都不停。

司馬洛看看他們那些證件。由於他們的證件及雜物是在下水之前是巳經搜出來了的，所以並沒有濕。

「唔，」司馬洛說，「你是馬坤，你是李文！」

其實司馬洛早些時巳經看過了，並沒有忘記，現在不過是作一個狀吧了。這樣他好稱呼他們的名字。

馬坤說：「你叫我們替你找巴路士。但是巴路士也是認得我們的。我們怎麽找得到他呢？」

「你還算老實 」司馬洛說。

「我們不敢亂拿你的錢，」李文說，「我們得先把情形講清楚 不然恐怕以爲我們是敷衍你，又要找我們的麻煩了！」

他們顯然知道像司馬洛這樣一個人找麻煩找上門來時是一點也不好玩的事情，剛剛就巳經有事實證明過了。

「不要緊，」司馬洛說，「我就是因爲巴路士認得你們 所以才認爲你們可以做這件工作。巴路士當然不會給你們找到，但是他一定會注意你們的。你們的主要作用還是替我把消息放出去。你們說他用不着使用這樣不客氣的手段，既然他出得起錢，他所要的東西我可以賣。他注意你們講的話 就容易傳到他的耳朵了。」

「這個是不難的，」馬坤說，「我們祇要再到七美女俱樂部去混就行了。」

司馬洛從袋裏取出一大叠鈔票：「我昨晚贏了錢 今天出手自然會闊一些了。這裏……」他把錢一張一張數在那兩個人袋裏搜出來的那兩叠鈔票上，「你看，我出的價錢比巴路士更高，而且，你們這些錢我本來可以沒收的．我也還給你們，這樣．我所出的酬勞 應該算很高了。」

「多謝。」兩個人一齊說。

「你們有開車來嗎？」司馬洛問。

「有的，」馬坤說，「停在街口的路邊。」

「那就好了，」司馬洛說，「有車，穿着一身濕衣離開也不會太不方便。」

他從茶几下面取出一隻超級市場購物用的膠袋，替他們把那些還是乾的證件及鈔票等物放進膠袋內，然後把他們的槍亦放進去了，每人一袋。

他把袋子交給他們：「每天起碼用電話向我報告一次，假如需要額外的使用的話，也可以商量的，不過就是不要獅子開大口。這裏的電話你們知道嗎？」

兩個人走過去看着電話，其中一人從膠袋裏取出記事簿和原子筆，把電話號碼抄下來了。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你們可以走了。起碼，你們也是需要先回去換一身衣服的。」

那兩個人走向門口 還是有些難以置信似的。

當他們到達門口的時候 司馬洛說：「等一等！」他從袋裏掏出兩件東西丟給他們說：「你們的彈篋。既然你不打算用槍射我，那我就把子彈還給你們好了！」

司馬洛是一個非常小心的人。他通常是表面冒險，實在則是一點也不冒險的。

「謝謝你，司馬洛先生！」馬坤與李文兩個囁嚅地說着，便走了。他聽見他們不斷打着噴嚏遠去。泡水弄傷風了。

對於他們兩個人而言，這件事情還是有如一場夢。

司馬洛替自己再斟了一杯酒，打開冰箱取出一些用不着烹煮的熟食作爲早餐，填飽肚子。這樣早的時間，他巳經喝了不少酒了，這似乎是不合時的，不過情況特殊，他是需要這樣的。

他草草吃飽了之後便出門，開車，這一次是到醫院去。

那是一間規模比較小的私家醫院，事實上是一家療養院。大的醫院就不能做這種事情，人和部門都太多，守不住秘密，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肯聽話。

一個穿着白袍的醫生迎上來，打斷了司馬洛與門口那女接待員的打情罵俏，他說：「司馬洛先生，每一次見到你，都是不會有好事的。」

「這是你的職業缺點，」司馬洛說，「沒有必要的話，誰願意進醫院來呢？」

「你的咀巴也許需要改造一下？」醫生說，「太滑一點了。」

「多謝，不必了，」司馬洛說，「這一類醫院，我從來就不敢信任的。我可以看看我的病人嗎？」

「不能，」醫生說，「我們現在正在動手術替他把子彈頭取出來。」

「活得下去嗎？」司馬洛問。

「即使在我們這一類醫院裏也是沒有問題，」醫生說，「事實上假如沒有把握，我們就不敢接受了。一具屍體是很難解釋和處置的！」

「那麽我看看病人的妹妹好了。」司馬洛說。

「那倒是好看得多了，」醫生說，「二樓一〇四號房。當你們談完的時候請到我的寫字間來一趟。」

「表格那些東西不重要，」司馬洛說，「以後再簽也不成問題。」

「錢却是重要的，」醫生說，「假如你不太忙，最好簽一張支票給我，醫療工作是很值錢的。」

「噢，對了，錢，」司馬洛說，「我都忘記了。你最喜愛的圖案，就是在鈔票上面的，以及是支票上的圈圈！」

「還是鈔票上的圖案好一些，」醫生說，「支票是還有退票的可能的。不過，對於你的支票，我則是比較有信心的！」

「多謝你，」司馬洛說，「一會兒下來時我一定辦妥。」

他上了二樓，走到一〇四號房門外，輕輕敲敲門。一個女護士經過，司馬洛對她笑一笑。他看到了美麗的女郎都是忍不住要笑一笑的，而這醫院裏的女僱員又全部都是美麗的。這是一家爲了錢而開設的醫院，因此女護士亦是要選擇美麗的了。當然，能幹亦是必要的。又能幹又美麗的女護士雖然不是容易找到，但是出得起錢就可以找到了。這裏是一個出得起錢，亦放胆收錢的地方。

司馬洛敲門並沒有得到反應。他再敲一敲，還是沒有反應。他一扭門，發覺門是沒有鎖上的，便推門而入。

他看見那張病床上躺着一個年輕美麗的女郎，身上祇有乳罩三角褲和一雙短短的絲襪。她並不是李佩茹。她的手脚都給用撕破了的床單縛起來了，而咀巴裏塞着一大團藥棉。她正在軟弱地掙扎着，而祇能夠從喉嚨間發出「唔唔」的聲音。

李佩茹並不是在這裏，祇是她的衣服在這裏，棄在地上。

司馬洛雖然喜歡欣賞美女，但是却不

喜歡在這種情形之下欣賞。他說：「對不起！」再把門關上了，向走廊中另一個經過的女護士招招手。一個被縛了起來的美女，還是由另一個女人來替她解縛的好。

他也猜得到是怎麼一回事了。十分鐘之後，這個被縛的女護士在那位主任醫生的寫字間裏哭訴。她在那裏看守着李佩茹，她是給李佩茹喝下了一杯鎭靜劑的　但假如李佩茹不是對鎭靜劑的抵抗力特別強，就是根本沒有喝下去，而是乘她不覺之時倒掉了。李佩茹忽然發難，把她擊暈。

「她留下她的衣服，穿了我的制服走了，」那個女護士說，「她起碼也該給我蓋一張被子呀！」

醫院的園中及門口的守衛都沒有注意到李佩茹離去。當一個女人穿上了護士的制服而在醫院進進出出的時候，她通常都是不會怎樣受注意的。大家對於制服都是看得太多，見得太熟了。

「司馬洛先生，」醫生說，「你送來的病人，都是那麼麻煩的！」

「假如沒有麻煩，」司馬洛說，「爲什麼要進醫院來呢？不過不要緊，這位姑娘服務得辛苦了一點，我應該給他補償一些額外的薪金。到底，這不是她份內的工作呀！」他掏出支票簿來寫了一張支票。

在那女護士走了之後　醫生說：「她本來應該在這裏看守着她的哥哥的．她却逃走了！」

「這世界上，」司馬洛說，「怎樣的怪人都有的。這就是爲什麼我要你把她留住！」

「但是她還有哥哥留在這裏，」醫生說，「我看她這位哥哥總逃不掉的吧？」

「假如這是她的哥哥的話。」司馬洛說。

「這不是她的哥哥？」醫生表示詫異地看着他。

「她說是，」司馬洛說，「我不知道實在是不是，也許是，也許不是。這個女人是有說謊的習慣的。」

「你眞好介紹，」醫生撫着下頷沉吟着，「我起先以爲是相當簡單的一件事情，但現在看來，却似乎是愈來愈複雜了！」他表示担心了，因爲他不單是這裏的主任醫師，而且還是這裏的院長，也即是這裏的老板。

「我給你的數目，」司馬洛說，「你應該很滿意了，事實上比你料想中的爲多，是不是！」

「是的，」醫生說，「但是麻煩也比我所料想的爲多。」

「那是額外的錢，」司馬洛說，「就是給你用作多請幾個護衛員的。」

「這個哥哥恐怕不能够這樣快就有能力逃走？」醫生說，「而且他亦搶不走的，沒有輸血和氧氣供應他活不下去的。」

「他當然不能逃了，」司馬洛說，「但是我不能保證沒有人進來殺他！」

「老天！」醫生說，「這不是我能够應付的事，這是警察做的事情呀！」

「你現在才把他交給警察似乎也是太遲一點了，」司馬洛說，「你負得起責任嗎？」

「你這是——我是做不到這種事情的！」醫生說。

「多請幾個護衛員就行了，」司馬洛說，「叫他們拿槍，用不着怕人看見，祇怕沒有給人看見。有什麼人要來做古做怪的話，看見那許多人和這樣多的槍，也不敢太魯莽行事了！」

醫生又長長地嘆一口氣：「我眞後悔認識你！」

「將來你就不會後悔的了，」司馬洛說，「我還會有一張數目不小的支票給你的。」

他站起來，離開了，留下醫生坐在那座大皮椅上。那張大皮椅本來是很舒服的，現在却像變成很不舒服了，就像有很多針在那裏刺着屁股的。

×　　×　　×

司馬洛開車回家，途中沒有什麼事情發生，而屋子裏亦沒有人等着他。他洗了一個澡，然後拿起電話打出去，這一次是打給昨夜與他玩紙牌那位朋友查理。

查理還沒有起床，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說：「這個李佩茹，她不是跟你一起走的嗎？」

「不錯，」司馬洛說，「但她又走了，我不知道何處可以找到她，我想知道她的來龍去脈！」

「這眞是奇怪，」查理說，「我祇聽過有女人纒着你，却沒有聽過有女人棄你而去，而你還要去追的。不過我替你查一查吧。」

他查的結果也大致是如司馬洛所料的。李佩茹是自己混進去的，這俱樂部本來不是人人都可以隨便進去，需要會員帶進來，李佩茹舉出了一個有財有勢的會員的名字。

她是一個美麗大方高貴而有風度的女人，俱樂部的人，就覺得她是可以信任的。她不像是來賣淫或者行騙的人，而俱樂部方面最忌者，也不過是這兩種人物吧了。而且她是一個女人，而她所提的那位會員乃是有妻子的，俱樂部的方面就更不方便打電話去查問了，要是那位會員的妻子接到這個電話就不大好。男人多數都是風流的，而大部份的男人亦不希望妻子知道自己的風流。於是李佩茹就是這樣過了關。今天查理去問，情形則是稍爲不同了。查理也認識那個會員，他可以直接打電話跟這位會員談談而不必經過那個會員的妻子。

然而那個會員亦是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的。他帶過很多女人到俱樂部去，名字他也不記得清楚了，他不能够肯定他是認識這個李佩茹，但亦不能肯定不認識她的。假如讓他見着這個女人，也許他會想得起來。祇是提一個名字，就沒有什麼印象。

換句話說，這位會員也是不能够帮忙把李佩茹找出來了。

這個調查結果也不出司馬洛之所料。

司馬洛躺在床上，決定先睡一覺。因爲他是還沒有什麼機會睡覺的。

在睡覺之前，他也不由自主地想一想這件事情的起因。

起因就是那兩枚金幣。那兩枚金幣並不是如他所講，是向這個從空中跌下來的死者廖阿毛所買的。這是他的一位朋友龐得利博士交給他保存的。

六個月之前，龐得利博士來訪司馬洛，向他出示這二枚金幣。龐得利是一位考古學博士，而司馬洛對於考古學則祇是略懂皮毛。他這個人就是這樣的，你跟他談什麼題目，他幾乎都是懂的　但是却甚少精通。龐得利向他講了一大堆關於這二枚金幣的歷史，總之就是這是罕有的東西，黃金的價值本身就巳經不菲了，而且還有古董的價值。這是很多年前西班牙人到處攻打搶掠時鑄成的金幣。

司馬洛不很有興趣聽歷史　所以他最後還是乾脆而直截了當地問道：「爲什麼告訴我這許多呢？龐得利博士……」

「因爲，」龐得利博士說道，「根據我的研究資料，這是一批的確存在的金幣，但亦是一批還未曾被人發現的金幣。西班牙人當時到處搶掠，全部金銀珠寶都要運回國去，黃金則總是鑄成金幣。但他們的兵力雖強，財富的誘惑却也是很大的，有許多財富並沒有運到回國。因爲關山路遠。走水路，船碰到風災，就連同財寶沉下海底。走陸路的，亦會受到羣盜的襲擊。有時他們自知不敵　會全軍覆沒的時候，便先把這些財寶埋起來了。亦有時是有些軍官心懷不軌　想獨佔這些財寶　而找個地方埋藏起來　假如中伏被刦。但是這些人亦是多數回得到國內而沒有命再來把寶藏掘出來。這一批金幣則是在中途被印第安人圍刦的。因爲印第安人人數太多，所以押運的軍隊全軍覆沒了，但是那些印第安人却是一枚金幣也沒有拿到　顯然是給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埋起來了。許多年來有許多人找尋過，也始終沒有找到。」

司馬洛看着手中那二枚金幣說：「現在既然巳經出現，那就是巳經有人拿到手了。」

「是的，」龐得利博士說，「看來，現在巳經有人知道了，這些金幣是給埋藏在什麼地方。」

「聽你的口氣，」司馬洛說，「似乎知道的人並不是你。」

「不是我，」龐得利博士搖着頭，「不然我就用不着來找你了。」

「既然知道的人不是你，」司馬洛說，「那你是太遲一點了。是人家發現了，難道你去搶嗎？」

「你不明白，」龐得利博士說，「這些金幣總數有一萬枚之多，現在發現的祇是兩枚。假如找到這兩枚金幣的人把一萬枚都找到了，那一定保守不住秘密。這樣大一批金幣，假如拿出來賣，必然會引起哄動。」

司馬洛把玩着那二枚金幣：「假如是你找到了這一萬枚金幣，那你又會如何處置呢？」

「一點一點放出去，」龐得利說，「而且不是金幣的形式，而是熔成金塊。」

「那麼，」司馬洛說，「金幣的古董價值豈非失去了！」

「你不明白，」龐得利博士說，「你們中國人亦有一句老話　就是『物以罕爲貴』。少才是值錢的。一萬枚就不是罕有了。我祇會留下五十到一百枚，其他都熔掉，這樣　世界上就是祇有五十到一百枚這種金幣　那麼它們的古董價值就提升千百倍了。」

「龐得利博士，」司馬洛當時又說，「你現在對我講的話，似乎並不是學術性的。」

「誰跟你研究學術？」龐得利博士說，「我現在是跟你研究發財之道，我雖然是一個學者，但我也是很有興趣發財的。物質的享受，並不是一個學者就不能够响往，而且，假如我有了許多錢的話，我就亦可以做許多我一向都想做的事情了！」

「但是你還是太遲一點了，」司馬洛說，「發現這些金幣的人也可能跟你同樣地想法　祇是一點一點放出來。很可能一萬枚金幣巳給他收藏起來了。」

「不，」龐得利博士搖搖頭，「我肯定是這樣，發現這金幣的人對這金幣的來歷全無認識，而事實上世界上也很少人知道這件事情，因爲這種事情是巳經不大有人研究了。假如他知道重要性，會把金幣原樣賣出來嗎？而且又不是賣得很貴。正如我所講的，假如是我，由於是我知道這金幣的來歷，我就會先把它們大部份剩下少少的一批，然後再把它的歷史公佈出來，那時就會有收藏家來高價搶購了。」

「有道理，」司馬洛說，「不過，你還是給別人捷足先登了。總之這金幣是人家賣出來的。」

「由於這人不知道它的眞正來歷，」龐得利博士說，「他就不知道總共有一萬枚那麼多。也許他是在某處荒野的溪流中找到了兩枚，就以爲發了一筆小財了。他並不知道這祇是冰山冒出水面的山尖。」

「唔，」司馬洛說，「假如不知道這東西的歷史，那的確是做夢也料不到有一萬枚的那麼多的。」

「正是，」龐得利博士說，「那個地方，還有差不多一萬枚這樣的金幣等着我們去拿。」

「我們？」司馬洛問。

「我和你，」龐得利說，「我們可以發這一筆大財！」

「爲什麼要分一份給我呢？」司馬洛問，「你自己一個人去拿不是更好嗎？」

「我祇是一個書虫，」龐得利苦笑着張開兩臂，「我沒有應付危險的能力。我一定得找到一個像你這樣的人跟我合作。你是一個可以絕對信任的人，你是應付危險的專家，沒有你怎能成事呢？」

「這些金幣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呢？」司馬洛問，「這一個地方是你所說那麼危險的嗎？」

「我不知道，」龐得利博士說，「我需要調查。自然，調查的工作，也是你優爲之的。」

「你們考古學家不也是擅長調查的嗎？」司馬洛問。

「不是這一種調查，」龐得利博士說，「我這兩枚金幣是經過不祇一個人轉手買到的。我還不知道最先發現這金幣的人是誰，以及在什麼地方發現！」他以發抖着的，滿佈皺紋的手從衣袋裏取出來一張古舊的地圖，打開來，指着地圖上一個用紅色原子筆劃的圈子，「我知道是在這一區內，但這是很大一片地方，即使叫我步行走遍這一區，我也沒有那麼長命，所以我必須知道金幣是在這一區的哪一個地點發現的。」

司馬洛點點頭。「很對，這種調查也有危險嗎？」

「你不明白嗎？」龐得利博士說，「我到手這二枚金幣，雖然經過不知多少人之手，但顯然這些人都不知道它們的底細，不然也不會轉手賣出去的。但是我不能夠肯定找到金幣的人祇是找到了兩枚。假設他是找到了四枚，或者六枚呢？另外的幾枚，可能就是落在知道的人的手中，也許有些知道的人已經在找了，他們一定不高興有人與他們競爭 正如我亦是不高興有人與我競爭的。不過我不會想把與我競爭的人殺掉。至於別的人，我們就很難講了 不能夠不先用小人之心去提防的！」

「講得對，」司馬洛說，「因此你不但需要有人與你合作 而且你也需要趕快些。」

「正是這個意思。」龐得利博士說。

「這眞可惜，」司馬洛說，「我沒有空。」

龐得利博士忽然像一隻汽球洩了氣似的。他說：「噢 你不相信我？」

「不是，」司馬洛說，「坦白告訴你，這種事情很難說相信還是不相信的。單單是找尋就已經是一種樂趣了。但是我現在實在正在有一件重要事情需要做，我不知道什麽時候才可以做完 我走不開。」

龐得利博士低着頭 慢慢地伸出手來要把那二枚金幣取回。但是司馬洛縮手，沒有還他。司馬洛說：「不過我可以推薦另一個人跟你合作。」

龐得利又馬上把頭一抬 看着司馬洛，露出驚異的神情。他說：「我不能夠信任別人呀！」

「假如一個我不信任的人，」司馬洛說，「我是不會介紹給你的。尤其是我知道你這件事是那麽重要的。」

龐得利博士遲疑地看着他。

「當然，」司馬洛說，「錢是誰都喜歡的，有哪一些人是不想發財的呢？不過想發財之中，還要有一種對於冒險的愛好，以及一種良心。這個人還要有良心，不會爲了發財就想謀害你的性命，把你的一份也搶過來。你之所以有信心跟我合作，就是因爲我這個人有這種質素 對嗎？」

龐得利博士聳聳肩 「關於你這個人的爲人，也用不着你自己介紹，亦用不着我來介紹了。」

「我要介紹給你的，也就正是這樣的一個人。」司馬洛對龐得利博士說。

龐得利博士考慮了好一陣。他對於司馬洛本人的確是很有信心，不過他從來沒聽過司馬洛會介紹別人來替自己做事的。終於，他說：「好吧，我相信假如你沒有把握的話，你也是不會把一個人介紹給我的，我仍然可惜你不能自己來。」

「我也很可惜，」司馬洛說，「但我的確是正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必須要先解決的！」

冒險與發財並不是最重要的，還有一些事情比這個更重要。司馬洛並不想告訴龐得利博士他是有一件什麽重要的事情，但他是正在追踪着一個追了相當久的人。一個雙手染滿了鮮血的殺手。

司馬洛介紹給龐得利博士的人就是廖阿毛。

在龐得利去找廖阿毛之前，他亦曾用電話與廖阿毛聯絡過的，他對廖阿毛說，希望能夠保持聯絡，他也想知道這件事情的發展如何。

那是八個月之前的事情了。司馬洛自己的事情巳經辦好了，但是却沒有得不到龐得利與廖阿毛的消息。當然，也並不是他們沒有與他聯絡，而是因爲司馬洛相當之忙，他也是需要東奔西跑的，也許龐得利博士與廖阿毛是曾經企圖與他聯絡的，但是不一定那麽容易找到他。

他要找他們亦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對他們兩個人的行踪及進行的情形毫無所知。他是很關心的，因此當這個身份神秘的人從飛機上跌下來，祇餘下這樣一隻指環及二枚這樣的金幣，他就更加關心了。他對警方供應的情報，當然是並不完整的，但是也實在並沒有肯定死者就是廖阿毛 而且 廖阿毛與龐得利博士這件事情，也是不能夠分開的。假如公開的話，殺死廖阿毛——或者也殺了龐得利博士——的人就很難找得到了。

他祇是出示龐得利博士留下給他作爲紀念的那二枚金幣。這是作爲香餌的作用的。行兇的人知道他有這樣二枚金幣，一定會來注意他，奇怪他這二枚金幣是從何而來，對金幣的事情有何所知，以及他與廖阿毛與龐得利又是有一些什麽關係。

果然，很快就有大魚來吃餌了。先來了這個叫李佩茹的女人和她的「哥哥」，然後又是這個叫巴路士的人派來的李文和馬坤。憑馬坤和李文的咀巴中所講的，這個叫巴路士的人是似乎頗有特徵的，一講就知道他是一個大概什麽模樣的人。然而其實巴路士亦並不是一個很容易找的人，除非巴路士是他的眞名字。因爲，巴路士這樣一個人是有一種特殊的型格的，屬於他這一類型的人也是相當之多。

司馬洛倒希望李佩茹沒有逃掉。假如她不逃掉，他就有機會跟她詳細談談了。這樣，司馬洛也許會知道得多一些。可惜李佩茹却逃掉了。

他並沒有料到李茹佩是會逃走的。李佩茹可能有生命危險，假如她留在他的身邊，她的危險不是會稍爲低減嗎？也許李佩茹的想法又不同吧？也許她是另有一個充份的理由，非要離開不可的。也許她還有一件事情急着要去做吧。

她逃走假如是爲了避免吐露關於她自己的眞相，這作用似乎並不大 因爲她還有一個「哥哥」留在醫院裏 這個人在醒過來之後是會招供的。

她在走之前是否沒有機會殺死他呢？是否她不願意這樣做？或者，假如這個人眞是她的哥哥的話，她就根本做不到這件事情了。

司馬洛想着這些事情的時候，又在朦朧之中入睡了。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巳經是夜間。電話鈴的响聲使他醒過來。而事實上他這時也應該起床了，即使電話鈴聲沒有使他醒過來，肚子的餓亦是會使他醒過來的。

他拿起電話說：「喂？」

「我是馬坤。」那邊的人說。

「噢，馬坤，」司馬洛說，「對了，你就是今天早那個馬坤。有什麽事嗎？」

「我這是打電話回來向你報告。」馬坤說着。

馬坤的口音與早上聽到的時候有點不同，鼻音重一點。跟着馬坤打了一個噴嚏，司馬洛就明白了。在浴缸裏那一浸，再帶着一身濕衣服離去，馬坤就因此而患了傷風。

司馬洛微笑 又問道：「有什麽好消息嗎？」

「呃——還沒有。」馬坤顯得不大好意思地說着 又打了一個噴嚏，「你要我們向你報告 我就打個電話來報告吧了。我們現在正在七美人俱樂部賭紙牌 我們巳經照你的意思辦了。這裏沒有人知道什麽地方可以找到那個巴路士。」

「或者是沒有人願意告訴你吧了。」司馬洛說。

「也許是的，」馬坤說，「不過 消息可能很快就會傳到巴路士的耳朵的。我們還沒有察覺到有什麽反應。不知道你那邊又如何？」

「我這裏也是沒有什麽反應，」司馬洛說，「不過你們繼續好了。有什麽消息，再打電話來報告。」

「一定，一定。」馬坤說。

司馬洛掛了電話 打了一個呵欠 再拿起電話打到醫院去找那位醫生。

「你的人現在情況良好，」醫生說，「不過睡着了，你暫時不能跟他講話。」

「這眞可惜，」司馬洛說：「不過，當我可以跟他講話的時候 你就帮帮忙，通知我一聲好不好？」

「當然了，」醫生說：「事實上我最希望他快點復原過來，離開我這裏，你知道他使我要服鎭靜劑嗎？尤其是天巳經黑了。」

「我不是叫你多找幾個私家護衛隊嗎？」司馬洛說。

「我這裏巳經有一隊軍隊了。」醫生說。

「這倒是値得安慰的，」司馬洛說：「這樣我就用不着爲我的病人担心了。」

「媽的，」醫生說：「你就不爲我担心！」

「送人進醫院，」司馬洛說：「當然祇是爲病人担心而巳 那裏會有爲醫生担心病人的安全的。」

司馬洛哈哈笑着把電話掛斷了。

跟着他就起床梳洗，開車出門，去吃一頓晚飯。

他去吃晚飯這個地方就是七美女俱樂部。

這一間俱樂部與他和李佩茹賭錢的那間俱樂部是又有所不同了，這是一間相當之蹩脚的俱樂部，有俱樂部之名而無俱樂部之實，那是在法律上而言，在法律上，一間俱樂部當然是要會員才能夠進入的，然而這裏却不是的。這裏根本沒有人出示會員證，差不多任何人都可以進來，除了那些花不起錢的人之外，但是亦有一些沒有錢可花，然而認識這裏的三教九流人物也可以進來溜溜的，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品流複雜的地方。

這裏有晚飯的地方，有酒巴 有賭錢的地方，有蒸汽浴 亦有一座體育房 裏面有練習舉重，西洋拳，空手道和技擊功夫等等的設備。這座體育房，則是一個等閒人不敢進入的地方了！到這裏面去的都是那些好勇鬥狠之輩，而且這裏的地面有一個角落還是成爲另一個非正式的賭場，那些亡命之徒們就坐在那裏賭紙牌，沒有錢的時候就是賭數字遊戲，因此那裏的牆壁上用鉛筆和墨水筆寫滿了密密痲痲的數目字，亦有一些不方便刋印出來的字句。

那裏的餐廳的水準，最客氣的批評也祇能夠說是普通吧了，司馬洛有點後悔他到了這個地方來進食，他其實可以在餐後才到這酒巴來喝杯酒的，假如他怕這裏所賣的是假酒 那他也大可以喝啤酒，啤酒就不會假的了。

不過既然吃了，也就算了。

他在那還算乾淨的餐廳的桌子上坐着，喝着那杯還不算太糟的飯後咖啡時，就注意到有女人的眼睛正在看他。

並不是因爲他英俊，這裏有不少出賣肉體的女人出入，而她們認爲司馬洛可能是一個出得起錢的客人。

這些女人之中有些巳經年紀很大，不容易推銷得成功的了，但亦有好幾個是相當年輕鮮嫩的，而這個時代，年輕的女人也並不比年紀大的女人更担心，首先走上來的還是一個年紀很輕，而相當美麗的女郎 她走過來，在司馬洛的旁邊的椅子上坐下來，對他微笑，說：「你在這裏不悶嗎？」

司馬洛對這一類的女人通常是不感興趣的，假如這算是一種職業歧視的話，他亦不能够否認 那是因爲他巳不是一個天眞的青年了，他知道當你用錢買一個女人的時候，多數是你自己認爲在享受而巳，對方的心裏可能是正在仇恨你 買來仇恨，這又何必呢？尤其是這樣年輕的女孩子，很可能會有一個男朋友在幕後等着拿她的錢，這樣，根本就連建立感情的基礎都沒有了。

不過司馬洛現在到這裏來是另有目的的，所以他的反應又與平時不同了。他也微笑，說：「是悶一點，這裏有什麽特別的娛樂節目嗎？」

「我在樓上有一間房間，」她說：「我叫莎莉，你可以來一個蒸汽浴，然後到我的房間去，我可以把你服侍得很好。我懂得指壓治療。」

「對不起，莎莉，」司馬洛說：「我現在並不疲倦，不需要治療，事實上我正是精力太過充沛，所以希望找一些適當的玩意。」

「你認爲精力太過充沛，」莎莉說：「可能是精神太緊張吧了，」她嫵媚地對他微笑着說：「我也有辦法使你鬆弛下來的。」

「我心目中的不是這種娛樂，」司馬洛說：「我想找一個撲克牌局，聽說這裏是有的。」

「這個我不知道，」莎莉說：「不過習慣上你也要認識這裏的人才能够組織一個牌局的。」

「我現在不就是認識你了嗎？」司馬洛說。

莎莉瞟了司馬洛一眼：「我不是賭錢的。」

「不如我爲你省點氣力吧，」司馬洛

說：「用不着你爲我指壓了，」他說着掏出一張鈔票，交給她說：「不如你去替我付了這一頓晚飯的帳吧！」

那便是幹她這一行業，也一樣有自尊心的．因爲人到底就是人，莎莉馬上表示不高興了．因爲司馬洛此舉，似乎等於把她當作侍者．雖然也並不是說侍者這種職業就是低於她那種職業的，她祇是不高興受到這樣的肆意指使。

但是司馬洛是一個圓滑的人，他從來就不會無的放矢．亦更不會放亂箭的，他說：「用不着找了，你祇是替我問問，有沒有辦法弄一個牌局。」

莎莉的不愉的神情馬上又化成了一個微笑．因爲這樣是完全不同了，司馬洛給她那一張鈔票．付了晚飯錢之後還剩下並不小的數目．都給了她．那就等於她做一次她的「指壓治療」的代價，然而却用不着她動手．於是她拿了鈔票，欣然過去替司馬洛付了帳。

她把找回的錢塞進他的襯衣的胸內，然後跟那個收銀的男人談了一陣，不知道講一些什麼．那收銀的男人並沒有看司馬洛，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正在談論的人並不是司馬洛．假如莎莉是要問准他的話，那麼他在這個地方必然有着相當重要的地位，很可能當司馬洛一走來的時候，他就已經打量清楚了，這個人的臉上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示，不過莎莉的表情則可以反映出他們的談話是有了美好的結果的。

莎莉走回來，在司馬洛的旁邊再坐下了，說：「你到洗手間去，洗手間旁邊有一度門，上面寫着是儲物室的，你推門進去就行了，那裏面已經有一個牌局。」

「原來你也不知道牌局是在什麼地方的嗎？」司馬洛微笑道。

「知道是一件事，」莎莉說：「你能不能夠進去又是另一件事，假如你不是認識我，那度門是推不開的。」

「那你豈不是負了責任上身了嗎？」司馬洛說。

「我倒不怕？」莎莉說：「難道你是來打刼行騙的？這裏是鱷魚潭老虎山，你有什麼不軌企圖的話．恐怕要打横着出去了，」她微笑着把一隻一元的硬幣塞進司馬洛的手中。

「這是幹什麼的？」司馬洛問。

「這是幸運錢，」莎莉說：「把你的錢全拿了而不找，不大好意頭，這一塊錢是祝你贏錢的。」

「多謝。」司馬洛笑起來：「你很有人情味！」

「你賭完了還可以來找我，」莎莉說：「那時候，一定是已經很疲倦了，我是眞的可以替你消除疲勞的，我收你半價好了。」

司馬洛笑起來：「假如我贏了．我會出三倍價錢了，因爲你是幸運的女神。」

她揑揑他的手：「那麼多贏點吧。」

司馬洛站起來，到洗手間去。

那旁邊果然有一度儲物室的門，一推就開了。

裏面却並不是什麼儲物室，而是一條走廊。

顯然經過莎莉的交涉之後，情形就有所不同了，裏面的人已經得到了通知，走廊末端有一個人，已經在等着他，這個人恭敬地說：「請這邊來吧，先生，你貴姓名。」

「司馬洛。」

走廊兩旁還有好幾度門，也許其中是眞正有一間儲物室的，不過那人打開走廊盡頭的門跟司馬洛進去，那裏面則是一個很大的房間，燈火相當暗淡，祇有天花板上吊下來的一盞燈照明，而這盞燈雖然很亮，却是罩着墨綠色的燈罩，這燈罩就使光綫不能够向上照射，而是局限於桌子的表面了，那裏已經有七個人正在聚賭撲克，加上一個穿了袖套，負責發牌的，就是八個人。

空氣自然瀰漫着藍藍的香烟的烟霧。

把司馬洛領進來的那人吃吃笑着，說：「今天晚上眞熱鬧，又有了一位新朋友，八個人賭剛剛好，假如再多一個人，那似乎是太多了，讓我來替你們介紹吧，這位是司馬洛先生。」

跟着他又逐一介紹牌局中的人，這介紹是例行手續而已，賭錢是主要目的，並不是來交朋友的，多來幾次之後自然會記得姓名，但也未必就是朋友，祇是記得某個姓名的人的性格是如何而已，普通人可能一經介紹就已經忘記了，但司馬洛有着電腦般的記憶力，能够記下來。而且其中有兩個人，是不需要介紹和臨時去記憶的，這兩個人就是馬坤和李文。

馬坤和李文也許亦是相當好的撲克賭徒，因爲他們起碼能够做到沒有什麼特別不同的反應，就像他們也是第一次見到司馬洛而已。但是司馬洛的出現，必然使他們的心中充滿疑慮和不安。

那個人把司馬洛安排在一個座位裏，說：「我們這裏習慣賭現錢，不拖不欠，輸完了就要離開，贏了亦一樣可以走，雖然賭現錢是犯法的，但是大家認爲這樣刺激一些，而且我們亦有我們的辦法，用不着担心的。」

「很好，」司馬洛微笑着說：「這也正合我的意思，事實上賭籌碼有時會忘記了籌碼也是用錢換回來的，祇當作是塑膠，對技術反而會有所影响。」

那個把司馬洛帶進來的人看着司馬洛取出一大叠鈔票，在桌上放下來之後便退到門口去，挨着門而站，兩臂交抱在胸前，眼皮垂下來，閉成一綫，看來他就像快要睡着似的，但是毫無疑問，他的任務乃是監場，假如有人做手脚，他會看見，那時他就會干涉了。

雖然這裏是一個品流複雜的地方，但是講到賭錢則是賭眞的。

司馬洛也開始了，小心地賭着，在開始的時候，他當然是試探性質，先要試出每一個人的大致作風才能够發揮，他發覺其中有兩個人是十之七八的輸家，這兩個顯然是輸得起的人，但賭得不精，然而又喜歡這種賭博的刺激，餘下來的六個，包括司馬洛與馬坤及李文在內都是高手。

這就要看看最後這兩個人的錢是誰分得最多了。

馬坤與李文顯然是都與他們已經很熟落的，馬坤不時打噴嚏及用手帕抹鼻涕，成爲大家取笑的對象。

「媽的，馬坤，」其中一人說：「你究竟是眞是假？你這手帕常常拿出來，誰知道裏面有沒有藏着一張牌！」

「你捉不到．是你沒本事了。」馬坤說着又打了一個噴嚏。

「你現在還沒有贏多少，」那人說：「當你大贏時．我就注意你了！」

不過顯然並沒有人相信馬坤這條手帕是眞的用來做手脚的．他們祇是這樣開玩笑吧了。

但是那個靠在門上的人則是相當認眞，也許是由於剛剛來的司馬洛乃是一位生客，爲了避嫌．他從袋裏掏出兩包紙巾，拿過來交給馬坤．說：「用這個吧，用過了丢在地上就行。」

馬坤瞪了他一眼。「我從來沒有做過大贏家．難道你認爲我白天上山學法，忽然之間學會了嗎？」

那人祇是微笑着不做聲．而馬坤亦改用那兩包紙巾．而把手帕收起來了。

他們賭了一陣，司馬洛有些斬獲，大家都對他表示尊敬。顯然這個新來的人亦是一個高手。但司馬洛目前的秘訣是相當簡單的，他是專向那二個技術較弱的人進攻．而盡量避免與其他的人對頭。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司馬洛的牌風降低了，一拿到手的總是二三四五之類，一拿到就要摔牌放棄。

這個時候司馬洛就拿出一流賭徒的賭法來．那就是等和忍．後來他在把牌摔了之後就索性起來．到洗手間去一趟。

馬坤也來了。

馬坤既然患了大傷風．不斷打噴嚏和抹鼻涕，他自然也是很有理由到洗手間來的，馬坤低聲問道：「唏，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來探一探消息，亮一亮相吧了。」司馬洛說。

「但是——你這樣自己送上門來．可能會有危險的。」馬坤說。

「可能有什麼危險呢？」司馬洛問。

「這裏——這一個地方複雜得很，」馬坤焦急地說：「你這樣簡直是送羊入虎口。」

「我還以爲你們是這裏的人！」司馬洛說：「你們應該能够保護我的。」

「我不能肯定，」馬坤說：「我們在這裏雖然也有些交情，但是這個巴路士在這裏的交情顯然是比我們更好的。我們提起他都沒有人出聲，假如巴路士要對付你，他們就未必會給我面子了。」

「這不要緊，」司馬洛說：「我不相信巴路士會把我殺掉的，他要我手上的東西，我又不是不願意賣給他，他祇要跟我講講價錢就行了，他就是把我殺死了，也得不到那些東西的。」

「既然你已經來了——」馬坤聳聳肩：「不過，他一直沒有再——作什麼企圖嗎？」

「看來沒有了，」司馬洛說：「你們走了之後我就是睡覺，一直睡到你打電話來吵醒我！」

「你一直睡覺？」馬坤瞪着眼睛看着他．隨即又一連打了兩個噴嚏．連忙再用紙巾掩着鼻子。

「這有什麼不對？」司馬洛說：「我已經賭了一個通宵，還這樣給你們騷擾了一陣，難道我不應該睡覺嗎？人總是不能不睡覺的，你們大概亦是睡了一覺好覺的吧？」

「這——沒有錯，」馬坤說：「不過我們就可以隨便進入你的屋子，別人也可以隨便進入你的屋子了。」

「噢．對了，」司馬洛說：「我倒沒有想到這一點。」

「你沒有想到這一點，」馬坤苦笑：「我看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吧了，你有那個女的在保護着你。」

「她也是需要睡覺的，」司馬洛說：「而且她也已經逃走了。」

「逃走了？」馬坤又詫異地看着司馬洛。

「我還以爲她是會留在醫院裏的，」司馬洛說：「但她就這樣連她這位哥哥也不要．就逃掉了，我本來希望跟她講價錢，假如她出得起錢，我就賣給她，但是她逃掉了，於是我現在就祇剩下了巴路士一個顧客了，你這邊有什麼新發展嗎？」

「沒有，」馬坤聳聳肩說道：「我們是替你提過了的，但是這些人，他們就像忘記了我們提過了什麼，沒有再跟我們提起過，我認爲他們沒有再提，並不就表示他們不知道，而是表示他們知道的。他們顯然是害怕巴路士，所以不敢提，既然是這樣，他們一定是對巴路士這個人知道一點端倪的。我不知道是那一些人知道。我盡我們所能注意一下吧。不過我猜，他們當然是寧可帮巴路士而不帮我們了。巴路士出得起錢，而我們即使肯出錢，大家亦都知道，我們出得起的也祇是有限的錢吧了。

「隨機應變好了。」司馬洛說，「我也不想你們做什麼冒險的事情。」

「我們並不怕冒險！」馬坤咬牙切齒地說：「我們又不是書生。可惜我們不知道是誰認識巴路士的。巴路士用我們，一定是有人指出我們可以做這件事。可惜我們不知道這個指出的人是誰。媽的，這個人也眞不够義氣，給我們一點小小的提示也不行！這一次帮了我們，下一次我們有機會也一樣可以帮他呀！」

司馬洛知道，馬坤與李文的確不是書生，亦不是善男信女。假如他們知道這個人是誰，那就很可能會應用一些不大斯文的手段了。

馬坤又一連串地打了幾個大噴嚏。司馬洛說：「唉，算了吧，算了吧，你回去玩你的牌好了！」

馬坤出去了，司馬洛開了水喉洗手，一面得意地微笑着。馬坤替他担心，倒並非不對的。他在睡覺的時候，的確有可能有人進入他的屋子採取一些行動。祇不過他並不是沒有防衞的，而他也並不是沒有想到這一點。他祇是認爲不需要把他的秘密對馬坤說出來。

他洗過了手，又回去參加那個牌局。

司馬洛雖然並非眞的志在這裏來賭錢，也並非志在贏錢，但是他也是正如所有賭徒一樣，事實上正如所有人類一樣，也是絕對不希望輸錢的。所以他仍採用他初來時的戰術，在四個小時之後也頗有斬獲了。

（未完．二）

沈勝衣傳奇故事




屠龍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玉樓親自出馬，部署官兵在河原附近一帶駐防，靜觀金龍堂的人自相殘殺，因爲遵守諾言，不追緝他們，因此金龍堂主和他的弟子，也看透這種情況，放胆幹下去，在河原兩岸都集結了金龍堂的弟子，反叛的弟子以呂東陽、仇冲爲首，堆石爲陣，準備迎擊金龍堂主的人，他兩人的地位，武功，僅次於貴妃等人，故頗有號召力，人數比金龍堂主人較多，這時湘西的一個壇主郝剛也帶一批人來投奔，被金龍堂主截殺，無一生還，呂東陽、仇冲隔河相望，亦無法援救，對金龍堂主這種走火入魔的屠殺，更激起弟子們的憤恨，嚴加防範……

展開肉搏戰　河畔屠金龍（大結局）

呂東陽道：「行軍佈陣，另有一套，所以白玉樓若是要對我們採取行動，我們的人就算最兇悍，只怕也不堪一擊，難免全軍覆滅。」

仇冲道：「他是要採取行動，應該對堂主的人，我們是被迫而戰，根本已不想鬧事的了。」

呂東陽忍不住笑了。「我們這些人是很難取得別人的信任的，在白玉樓的眼中，與堂主一夥相信並無分別。」

仇冲道：「到這個地步，我們也無話可說的了。」

呂東陽笑接道：「有這麽多人跟着我們，侍候我們同赴地獄，也已不枉此生，還有什麽話說。」

仇冲大笑着接問：「呂兄有什麽好主意？」

「沒有。」呂東陽搖頭。「我是很想派人去一探虛實，可是又知道不會有人喜歡去。這個時候我們當然要尊重他們的主意，不能引起他們的反感。」

「當然，他們將性命無條件交給我們，我們總要待他們好一些。」

「要死大家死在一起，同仇敵愾，同心協力，我們一定要不斷給他們這種觀念，否則一亂必散，一散必定不可收拾。」

呂東陽又笑起來。道：「這是我們惟一的生機。」

仇冲長歎一聲：「一個人太出名並不是一件好事，平日雖然風光，有事發生，必然首當其衝。」

呂東陽道：「我你都不是甘於淡薄的人，幸好我們平日雖然威風，對手下也實在不錯，在堂中也算得是甚有人心，否則只怕連屬下都未必肯追隨，休說其他的人了。」

仇冲說道：「呂兄最後還是決定等下去。」

呂東陽道：「我也希望能够想到一個更好的辦法。」

仇冲接問道：「以呂兄看，堂主又怎會採取什麽行動？」

呂東陽道：「我若是能够看得透就好了。」

事實上，金龍堂主跟着的行動亦的確令人很意外。

×　　×　　×

河灘一戰之後，金龍堂主一夥狂呼一頓便陸續散去，事情便彷彿就此告一段落，在呂東陽仇冲方面，最低限度也是這樣以爲。

他們在河灘叫囂的人也在聲嘶力竭下退回石陣，一個個垂頭喪氣但都沒有覺得怎樣，也實在過了很舒服很寧靜的一夜。

一直到第二天拂曉霧散，他們才在驚呼聲中陸續醒來，呂東陽仇冲也不例外，往對岸望去，也都嚇一跳。

霧開處，對岸河灘上出現了一條條木柱，每一條木柱上都有一具屍體，木柱與木柱間，相距約莫丈許，百多具屍體排成了長長的一列，看來也十分壯觀。

呂東陽仇冲的人都是看得驚心動魄，也不知是那一個首先看見，叫起來，不到片刻，一個個全都驚醒了。

呂東陽仇冲雙雙趕上築在石陣上的高台，越看也不由越心寒，仇冲連連道：「這個人瘋了。」

「不是瘋子不會這樣做，但若是眞的瘋子，也不會這樣做。」呂東陽歎息。

「昨天他們已經很威風的了，何必再來這樣向我們示威？」仇冲大搖其頭。

「這不是示威，是攻心！」呂東陽目光一落。「你看我們的人簡直要瘋了。」

石陣中這時候亂成一片，不少揮動兵器，手指那邊大叫大罵，的確有如瘋子一樣，仇冲看着頭皮發麻，咬牙切齒地道：「這如何是好？」

呂東陽搖頭道：「沒事的，他們叫罵倦了，自然會靜下來，堂主若是那時候攻來，後果不堪設想，若是這時候，我們却是穩操勝券，我們的人這樣瘋狂殺奔前去，一定能够發揮最大的威力。」

仇冲苦笑道：「堂主當然不會在這時候率人攻來的，他既然懂得攻心，也當然懂得選擇最適當的時間。看來我們得想個辦法要他們安靜下來。」

「你以爲堂主會在他們叫罵倦了的時候擊來？」

「不是說，那是最好的機會？」

「也要他們能够渡河，我已經叫了人日夜小心，到現在仍然沒有消息，可見得他們還沒有渡河攻擊的打算，而我們的人那種疲倦，也會很快恢復過來。」呂東陽長歎。「只是再這樣下去，在飽受刺激之下，我們的人只怕會不戰而亂而散。」

「沒有辦法補救？」仇冲緊張起來。

呂東陽居然還笑得出，道：「那要說服他們相信堂主所以這樣做，只是實力不如我們，一切都大可以不必理會。」

仇冲一言驚醒，叫出來。「堂主那邊的人一定不會怎樣多，若是公平一戰，未必能够將我們打敗，所以才用這種旁門左道的方法，崩潰我們的鬥志。」

「應該就是了，不過就是實力相當，相信也會這樣做。」呂東陽又笑。「我們當然不會這樣說。就說堂主連我們這邊的人數一半也不到。」

「可以說得更少的。」

「當然可以。」呂東陽眼角的肌肉顫抖一下。「我們甚至可以說他們就是昨天所見的那麽多，所以堂主不能不親自出手，對付郝剛。」

「好——」仇冲突然一呆，轉問：「呂兄以爲這會不會是事實？」

「難說——」呂東陽乾笑一聲。「但只要我們的人相信便成了，我們的生死也就繫在他們的信心上。」

×　　×　　×

仇冲呂東陽雖然不能够肯定，但事實的確如此，金龍堂主手下就只是那些人。

這時候金龍堂主又在山上，對岸叫罵的聲音在他來說似乎是一種享受，因而不住的在笑，那八個金剛力士也一樣，這些日子以來，他們日夜侍候金龍堂主，已差不多融成一體，他們本質上亦事實有些瘋狂。

金龍堂主笑着道：「他們的反應一如我們所料，有趣倒是很有趣，卻不是一件好事。」

一個力士應道：「怎麽不好？我看已經將他們嚇得要瘋了。」

「這是心戰，要用到攻心的技術，只是表示我們的實力還不够，有賴心戰崩潰他們的鬥志。」

「堂主不是說這樣可以要他們食不知味，寢不安枕？」

「不錯，若是就這樣將他們殺掉，未免太便宜他們，但我們的力量足够，要折磨他們，大可以玩貓捉老鼠的遊戲，也大可以將他們擊潰之後，抓起來再折磨一番的。」

「這也是，以堂主看，他們將會採取什麽行動？」

「應該不會來攻擊我們的，渡河是一個問題，但我們還是小心一下，到木排結紮妥當，才能够放心。」金龍堂主冷冷的一笑。「光天化日之下，他們大概弄不出什麽來，入夜之前，我們的木排大概已經準備妥當，再給他們一點敎訓，也就差不多了。」

「堂主當眞是諸葛再生。」

金龍堂主大笑了起來，連他自己也奇怪，好像他這種人，居然會想到這許多奇謀妙計。

×　　×　　×

白玉樓方面的消息很靈通，河灘的一戰，早在他意料之內，但那一排木柱的出現，却在他意料之外。

紅綾每聽到他父親的消息，總是一陣心驚魄動，河灘的血戰已令她很感慨，將

那些屍體都縛在木柱上，更就令她脫口叫出來。「爹做得太過份了。」

白玉樓道：「他這樣做定有目的的，爲了打擊對方的士氣，無論他怎樣做，也是值得原諒。」

沈勝衣點頭道：「河灘一戰已然令對岸的人心寒，這樣做對他們的打擊當然更加大。」

白玉樓接道：「我本來不大看好，但現在看來，非獨懂得攻心，而且能够在適當的時間出擊，呂東陽仇冲那邊實在不容安寢。」

沈勝衣看看紅綾，道：「那些木柱只怕是另有作用，百多條木柱，拿來作綑縛屍體之用，似乎是浪費一些。」

白玉樓雙眉陡揚，撫掌道：「小沈你眞是智勇雙全，我就是想不到。」

紅綾不由問：「那些木柱還有什麽作用？」

沈勝衣道：「可以合成木排渡河，不知道令尊是否這個意思，否則今夜只怕又會有所行動。」

紅綾道：「利用木排渡河偷襲？」

沈勝衣道：「一擊即退，再利用木排順流而下，呂東陽仇冲就是要追擊也沒有用。」

紅綾道：「對於我爹爹的行踪他們當然更不能够肯定了。」

白玉樓道：「但他們都一定可以肯定一件事，就是他們的人數必定數倍對方，所以對方才這樣偷襲攻心，不敢正面與他們一決高下。」

沈勝衣搖頭道：「知道也沒有用，除非他們能够想到一個好辦法，誘對方墮入陷阱，不得不一戰。」

紅綾道：「就是這樣也沒有必勝的把握。」

沈勝衣道：「他們人多勢衆，令尊若是墮進陷阱 士氣方面必大受打擊，而他們相反士氣因而高漲，以衆凌寡，戰果不難想像。」

白玉樓笑笑道：「他們的士氣在看到那些木柱後已經够高昂的了。」

沈勝衣道：「可惜他們不能够渡河，而對方也一定不會在那個時候出擊。」

白玉樓接問：「以你看，呂東陽仇冲會不會看出那些木柱的作用？」

沈勝衣沉吟道：「他們也許以爲那只是攻心之用，果眞如此，一定不會考慮到這許多，呂東陽仇冲也許亦是聰明人，但是在那種混亂的環境，思想只怕會大受影响，不容易冷靜下來。」

「他們若非聰明人，也不能够聚集那許多人，要知道其中十九都是無名小卒，遠遠的躲開，有誰能够找出來，倒是呂東陽仇冲兩個，無論走到那裏都不難被找到。」白玉樓歎息。「一個人做得太大，太有名，有時也不是一件好事。」

沈勝衣笑道：「有些人想盡辦法要出名，結果也還是寂寂無名，但有些人雖然無意，却是偏偏冒出來，要藏也藏不住，正如你。」

白玉樓歎息着道：「開始的時候我也是有意要出名的，到後來雖然要退出來，已經有心無力了。」

「人人都說急流勇退，但急流之中如何退？一個不好，反而會招致覆沒的危險，還是順其自然就算了。」沈勝衣說得頗感慨。

白玉樓笑顧紅綾道：「這其實是他的心裏話，好像他這種俠客無論退到那兒也一樣得不到安靜的。」

沈勝衣道：「我們本來是說別人的，怎麽說到自己身上來了。」

白玉樓道：「呂東陽仇冲方面到底打什麽主意我們絕對不管，而結果如何，明天早上相信就會有一個明白。」

沈勝衣轉顧紅綾，道：「目前的情形，我們仍然是只有靜觀其變。」

「我明白。」紅綾是完全明白。

白玉樓接道：「只要你明白我無意消滅整個金龍堂的人便好了。」

紅綾頷首道：「金龍堂的人在花名册搶不回來之後便已經消聲匿跡，是我爹爹不肯罷休，將他們迫出來，做成目前的局面，一切應該由他來負責。」

「難爲了你這個做女兒的。」白玉樓感慨之極。

沈勝衣也是，但除了安慰紅綾幾句之外，也無計可施，這些日子以來連安慰的話他也儘量少說，只當作沒有這回事了。

無論什麽話聽得多都會厭倦的，說得多也一樣會變得很沒有意思，當然，也因人而異，紅綾却絕無疑問不是那種性情懦弱，需要不停安慰的人，她所以到來也只是出於一份父女之情，關心父親的遭遇。

若是連這點心情也沒有，她也不會得到白玉樓沈勝衣那麽關懷，可惜他們對她也起不了多大帮助。

事情表面上簡單，其實也非常複雜。

× × ×

夜漸深，有霧，石陣周圍燒起了一堆堆篝火，值夜的往囘走動，大都顯得有些疲倦，日間對岸那些屍柱令他們看得很不舒服，也大都不能安寢，只想着金龍堂的殘忍報復手段，連吃也覺得難以下咽。

除了值夜的，其他的人已大都入睡，呂東陽仇冲果然因爲各人的不寧大受影响，不能够安靜下來詳加考慮，想想那些木柱會不會小題大做，會不會另有用途。

對岸金龍堂主等這時候已然將所有木柱拿下來，迅速編成了木排，連結在一起，推進水裏，那連同其他的木排，數逾五十，一條緊連着一條，有如一條長蛇。

他們當中有排敎的弟子，對於結紥木排與操御都甚有經驗，又有整天的時間，當然弄得更妥當。

在出發之前，他們還有三個時辰好睡，所以要動身了，一個個都精神抖擻！

金龍堂主與所屬全都登上木排，一個也沒有留下，看樣子就是要全面出擊。

這個時候全面出擊是否適宜？

× × ×

木排上放着長矛，每一個上木排的都帶着弓箭，那都是以竹削就，很簡單，但箭鏃却是鐵打的，金龍堂主手中也有弓箭，却是精製的強弓硬弩！

沒有燈，木排悄然移動，緩緩向對岸移去，操御的都是好手，時間距離計算得非常準確，在木排上的一個個都已準備好，只要一聲令下，便將箭射出去。

他們的衣衫也都已束起來，避免在急

風中發出太大的聲响，也顯得很沉着。

× × ×

呂東陽今夜睡得並不好，睡着突然一下子跳起來，旁邊不遠的仇冲也被他這一下突然的舉動驚醒，脫口道：「出了什麽事？」

呂東陽道：「我在想，那些木柱只拿來綑縛屍體會不會太浪費，會不會另有作用。」

仇冲失笑道：「也只有這樣那些屍體才能够立起來，爲了要打擊我們的士氣，就是花些時間也是值得的。」

呂東陽道：「若是這樣簡單就好。」

「那你看那些木柱還有什麽作用，難道他們能够利用那些木柱建造橋樑，夤夜渡河來偷襲？」仇冲又笑起來。

呂東陽道：「黑夜大河中要建造一條橋樑談何容易，但若是結成木排，却不難划過來，上岸向我們襲擊。」

「木排——」仇冲的笑容僵結。「我們也派了不少人值夜。」

「今夜霧大，值夜的又未必會在意那邊。」呂東陽長身而起，一面道：「我還是吩咐各人小心才放心。」

仇冲點頭，方待說什麽，一聲轟鳴突然傳來，那一聽便知道是一羣人在齊聲呼叫。

「來了，」呂東陽驚歎一聲，一手抓過兵器，往外疾奔了出去，一張臉已變得蒼白，仇冲的面色更難看，亦自取過兵器，緊跟着奔出去。

× × ×

木排到了預定的地方停下，一聲暗號，金龍堂主的人便齊聲叫出來，靜夜中驚天動地，然後他們射出了第一批箭，值夜的在弓箭射程內無一倖免紛紛慘叫倒下。

石陣中所有人一齊被呼喝聲驚醒，沒有一個知道出了什麽事，一個個爬起來，拿着兵器，很自然的呼叫着往外闖，在他們的意念中，金龍堂主是夤夜到來襲擊，已經殺進了石陣來。

呂東陽仇冲雖然很快衝出來，可是在這種混亂的環境，如何喝得住自己的手下，只有急急奔上高台去監視。

亂箭亂矛飛蝗般擲到，雖然是由大河那邊，對石陣中的人來說，却有四面楚歌，草木皆兵的感覺，到處奔竄，找尋掩護的地方。

呂東陽嘶聲大叫：「敵人在河上，大家到那邊！」

仇冲亦跟着大叫，已叫得聲音也沙啞了，除了附近的，其他的都沒有在意，繼續在呼叫奔走，亂成一片。

金龍堂主的人亦繼續大呼大叫，在他們這呼叫是攻心，箭矛却致命。

木排上隨即燃起了一排火把，金龍堂主以下射出了最後一批箭，那都是集中射向儲存糧草的地方，黑夜中數百支火箭，有如火鴉滿空，煞是奇觀，呂東陽仇冲一夥却嚇得心胆俱喪。

他們到底是烏合之衆，幾曾見過這般聲勢，更爲之大亂，呂東陽一見這種情形，連連頓足道：「沒用的東西，給這一嚇，全都亂了，不戰自亂，潰不成軍，如何是對方的對手？」

仇冲搖頭道：「我們這怎樣？」

呂東陽苦笑道：「要看對方有多少人，若是不多，我相信他們會很快離開，否則，一定會乘這個機會殺進來。」

仇冲目光一轉，道：「糧倉那邊已着火，不救不成。」

呂東陽苦笑道：「亂成這樣子，如何叫得動他們去搶救？」

「那沒了糧草，我們……」仇冲急得連話也接不上去。

呂東陽大笑道：「連命都沒有了，要糧草幹什麽？只要還有命，我們大可以轉移陣地，再搜購糧食。」

「不錯不錯——」仇冲目光轉向大河那邊，只見濃霧中火光閃動向下游移去。

「看，他們走了！」仇冲脫口大叫。

火光移動得很快，迅速遠去，奉命趕往那邊去的也看在眼內，齊皆鬆了一口氣，這批人靜下來，大河那邊也沒有了反應，其餘的瞎吵了一遍亦一個個靜止，呂東陽看在眼內這才振吭道：「快去救火！」

一羣人立時向那邊奔去，儲存糧草的幾座臨時蓋搭的小屋子這時候都已烈火熊熊，但在那許多人長矛挑剌下，着火的木板亦很快被拆掉，只是存放乾柴的三座却一發不可收拾，救也救不了。

仇冲看着道：「只要糧食沒問題，我們還可以挨下去。」

呂東陽苦笑道：「他們若是再來一次這樣的偷襲，我們又如何是好？」

仇冲說不出話，呂東陽接道：「黑夜濃霧之中以木排到來偷襲，一擊即退，我們如何防得來，防不勝防，我原以爲背水爲陣，可以提高士氣，決一死戰，那知道這條大河反而成了我們的致命傷。」

仇冲道：「原該到山上去據守，那就是他們來偷襲，也不致亂成這樣子。」

「水源却是一個問題。」呂東陽道：「而且比較理想的山也沒有。」

仇冲只有苦笑，呂東陽接道：「我們想不到的其實是一件事，堂主竟然不敢跟我們正面交鋒，決一生死。」

「看來他們的人的確不多，也許就眞的只是作天河灘一戰所見的那許多。」仇冲忽然打了一個哈哈。

呂東陽知道他在笑什麽，道：「那一會我們跟所有人說清楚，明天開始，易守爲攻，分兩路去包圍撲擊他們。」

仇冲大笑道：「他們若是眞的只有那些人，我們相信三四倍於他們，再來一個出其不意，突然襲擊，那還不給我們殺一個落花流水。」

呂東陽道：「我們迅速解決了不重要的，再全力撲攻堂主，那就是他武功我們

下期預告

「雙鷹」故事：

迫虎歸山

西門丁・著

這些人之中最好，也難免被我們以人海攻勢攻倒。」

仇冲大笑不絕，正要奔下高台去，高台下面突然又一陣吶喊，一陣驚呼，他目光及處 笑聲立時停下，呂東陽亦變了面色。

吶喊的是金龍堂主的人，他們一齊從岸邊水裏冒出來，擲出了一排長矛。

濃霧中，木排上雖然有燈光，看得並不清楚，金龍堂主的人其實並沒有隨木排離開，而是滑進水裏，向石陣這邊泅來。

金龍堂主並不是一定要這樣做，只是考慮到如果有機會不妨就在今夜決一死戰，看見呂東陽仇冲一夥在突襲下手忙脚亂，死傷了不少人，他才吩咐全面進攻。

着火燃燒的地方烟硝四起 對視綫當然大有影响 霧又濃 看見燈火逐流而去，呂東陽仇冲一夥更就全都放下心來，以爲金龍堂主的人都已離開 沒有再怎樣注意河岸這邊，忙着去救火。

這在金龍堂主意料之內，也意料到那些人必定會比較集中起來 是最好的襲擊機會。

他們在襲擊之下，當然會更亂，這一戰便會簡單很多，事實也就是這樣。

石陣中去救火的人聚在一起，擠不進去的亦呆在附近，金龍堂主的人將矛槍擲去，又怎會不發生最大的殺傷力，那些長矛每一支都是擲向人多之處，沒有幾支落空。

天殘門那羣蝙蝠隨即發動，領先向石陣中殺入，他們的耳朶敏銳 陰暗中更能够發揮威力。

其餘人跟着殺奔前去，與那羣蝙蝠始終保持相當距離，他們都知道那羣蝙蝠只憑耳朶，不難誤殺，保持一段距離是最好的。

石陣中果然大亂，那些蝙蝠却也到底是人數有限，一陣血戰之後，終於被石陣中的人砍殺，金龍堂主就在這時候來了，天馬行空，從天而降，率領那八個力士，直往前衝，擋者披靡。

仇冲看在眼內，頓足長歎。「這個老匹夫就是懂得把握機會，完全不給我們說話的機會。」

呂東陽道：「不錯，若是話說了，我們的人知道他們人數其實並不多，怎也不會這樣亂，但現在也不會壞到那裏去。」

仇冲詫異道：「現在的情形不是已經非常惡劣？」

呂東陽道：「只是暫時的，你想想，一個人知道自己身陷重圍，認爲自己非死不可，你以爲怎樣？」

「拚命！」仇冲衝口而出。

呂東陽笑笑，道：「他們已經在拚命了，這種拚命的結果，應該就是兩敗俱傷的，同歸於盡。」

仇冲道：「那讓他們拚好了，我們最後才出手，應該可以活下來。」

呂東陽又笑笑，道：「這是個好主意，只是我們已不出手也不成。」

仇冲一怔回頭，只見金龍堂主已然改變方向，向高台這邊掠來。

呂東陽一抖衣衫，接道：「高台上不容易施展手脚，我們還是下去拚好了。」

仇冲當然同意，與呂東陽一齊展開身形，往下掠去，正好迎上金龍堂主。

「看你們再往那兒走！」金龍堂主伸手一截，笑得就像一個瘋子。

呂東陽很冷靜的道：「我們沒有意思走，只準備拚命。」

「拚命？你們那有這個本領？」金龍堂主大笑不絕。

呂東陽道：「我們就是拚你不倒，將你拚一個重傷也是好的，其他的人一定會替我們完成殺你的心願。」

「其他的人，那還有其他的人？」

呂東陽道：「我們雖然一再受驚，死傷狼藉，人數仍然最少兩倍於你們，拚到最後，總有二三十個剩下來的，你以爲他們到時候會變成怎樣？」

不等金龍堂主回答他又道：「他們會變成瘋子一樣，數十個瘋子瘋狂撲擊下，堂主以爲會怎樣？」

金龍堂主不由打了一個寒噤，呂東陽接看了仇冲一眼，道：「我是全力拚命，你怎樣？」

仇冲大笑道：「你怎樣我便怎樣。」

呂東陽突然狂叫起來，瘋狂的撲向金龍堂主，仇冲也一樣，金龍堂主不知怎的也變得瘋狂，疾迎了上去，這三個人原都是高手，現在都變得與一般人無異，大呼大叫，瘋狂撲擊。

其他人也一樣，一羣瘋子這樣毆鬥，當然慘厲，一個個也迅速變成血人一樣，嗓子逐漸嘶啞，氣力也逐漸消耗至盡，有些人已跪倒在地上，但仍然掙扎上前，向對手攻擊，所用的手段，有多殘忍便多殘忍。

河原上由殺聲震天變得只有刀劍兵器聲响，然後就只是爬動聲，拳擊聲，越來越靜，這種靜却是有如在地獄深處。

天終於亮了，呂東陽沒有說錯，他們那邊果然有人剩下來，却已二十個也不多，他與仇冲看不到這個局面，已先後被金龍堂主擊殺。

金龍堂主也受了傷，舊患亦復發，可是他不能走，呂東陽仇冲雖然倒下，其他的人跟着便向他撲到。

金龍堂主的傷勢越來越重，但仍然支持着打下去，剩下那二三十個叛徒爬着向他接近，一個個倒在他手下，到他擊殺了最後一個，他亦倒下去，但很快便站了起來。

清晨的風很冷，血腥吹飄，河原變成人間地獄，血流遍地，屍橫遍地。

遠處有馬蹄聲傳來，急而齊整，從不同的三個方向迫近，是官兵。

白玉樓沈勝衣紅綾走在前面，到接近石陣，鐵騎已然將石陣包圍起來。

他們沒有再前進，只等候白玉樓的命令，石陣裏也沒有任何反應。

白玉樓只是示意左右十八個近身侍衛，跟着他們走進石陣內，與沈勝衣紅綾率先往石陣內闖進。

沒有任何的阻攔，所過之處，橫七豎八都是屍體，死狀慘不忍睹。

白玉樓沈勝衣都是見過大場面的人，可是看見這情形，仍然不由心頭發寒，紅綾雙手捧着臉頰，更就像個傻瓜一樣。

「我沒有說錯，這些人都是瘋子。」白玉樓看着長歎一聲。「只有瘋子才會這

樣拚命」。

沈勝衣道：「你的決定也沒有錯，若是讓你的人插手，非獨不能制止這一戰，反而增加許多無辜的傷亡。」

白玉樓苦笑，道：「我其實也有意制止他們的，幸好沒有，否則我們人數雖然多，亦難免傷亡慘重。」

紅綾欲言又止，白玉樓嘟喃接道：「是什麽令他們變成這樣？」

沈勝衣道：「他們本來就是天性很殘忍的人，走投無路，不得不拚命，那種獸性當然完全暴露出來。」

白玉樓歎了口氣。「那一個的心中其實沒有獸性，有時我也很想做一些荒唐的事情，但只是想而已，不敢付諸行動。」

沈勝衣點頭道：「換轉我們在這種環境，相信也會這樣瘋狂。」

紅綾即時催騎奔前，她終於發現那邊高台下的金龍堂主 沈勝衣白玉樓也看見了，雙騎急上，保護在紅綾左右。

金龍堂主標槍也似地站立在那裏，閉着眼睛，動也不一動，那襲龍袍已變成血紅色，一面血污，披頭散髮，亦與瘋子無異。

紅綾在他身前勒住坐騎，下馬，正要上前，金龍堂主突然睜開眼睛，暴喝道：「站着！」

紅綾一怔，脫口一聲：「爹——」

金龍堂主冷笑道：「我們不是早就斷絕了父女之情。」

紅綾怔在那裏，白玉樓那邊道：「你若是果眞對她已沒有了父女之情，又怎會喝令她停下，不乘機出手？」

金龍堂主反問：「你以爲我的手快得過沈勝衣的劍，我本來想多殺幾個，不幸來的是你們這種高手。」

沈勝衣微喟。「你這是心裏話？」

金龍堂主道：「你若是不相信不妨退開去，看我會不會殺掉這個畜牲？」

沈勝衣怔住，金龍堂主忽然大笑道：「但這樣殺掉她還是便宜她，死人是沒有感覺的，我倒要看她活着又怎樣快樂。」一面說血一面從他的嘴角淌下，他傷得實在已不輕。

紅綾的眼淚淌下，沈勝衣看着金龍堂主，搖頭道：「無論你說的是否心裏話，這已經够紅綾受的了。」

金龍堂主沒有理會沈勝衣，目注白玉樓。「做官的人果然狡猾，我們這樣拚一個同歸於盡，當然遂了你的心願，省得你再動腦筋來對付我們。」

白玉樓淡然道：「我們這種人的心意不是你們那種人明白的。」

金龍堂主搖頭道：「不管你怎樣說我也是不相信，可歎我再沒有人可用！」

白玉樓說道：「你還有什麽未曾了的心事？」

「我一生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成立金龍堂，金龍堂由我一手建立，也由我一手毀去，還有什麽比這樣更快樂的事，我還管什麽？」金龍堂主大笑不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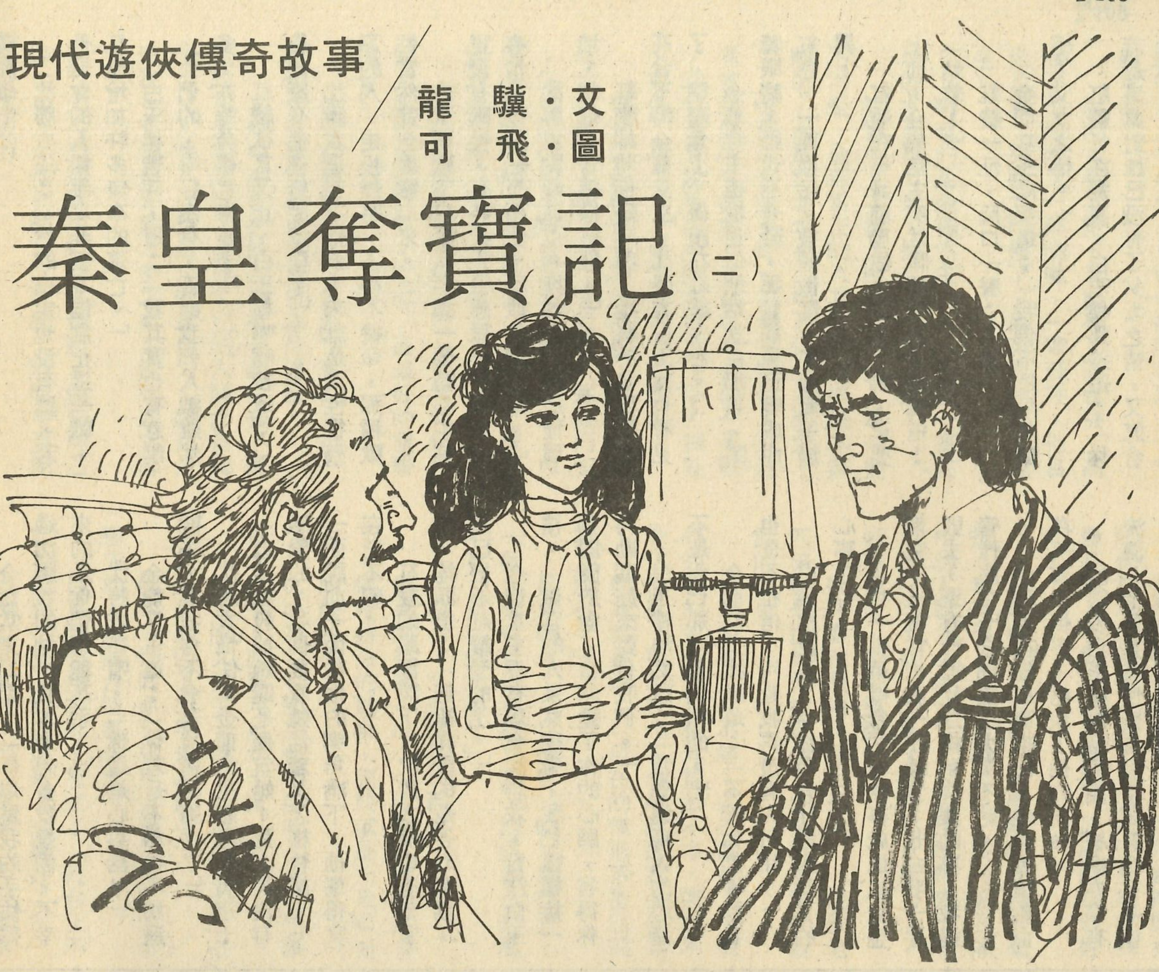
血繼續在他口裏噴出，他也就噴着血在笑聲中倒下，結束了他的生命。

沈勝衣白玉樓無話可說，紅綾亦只有流淚，他們實在懷疑，天下間眞的有這樣至死不悔的人？(完)

現代遊俠傳奇故事

龍驤·文
可飛·圖

秦皇奪寶記(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呂奇旅遊新畿內亞又遇上一件怪事，一位歌女白娜約會告訴他以前的情人周宣祈跟踪要殺她，呂奇向周宣祈查問被他用槍警告不要多管閒事，呂奇好奇心想追上他的汽車，被另一輛汽車截住，是一位女郎秦露要求他合作，並告知白娜所說的是假話，說她的父親秦祥明和周宣祈的父親是老朋友，想為死去的老友盡一點力，請呂奇去見她的父親，呂奇將事態分析，決定見見她的父親，瞭解眞實情況，豈料見到的是已被人殺害的秦祥明，呂奇連忙報警，秦露見兇殺現場有女人留下的烟蒂印上銀紅唇膏，指控白娜是疑兇，警方將白娜帶同問話……

言談詭異 說出意圖

凌晨二時，呂奇才拖着疲憊的身體回到奧林匹克大飯店。

當他取出衣袋中的鑰匙，正要打開房門時，却突然發現房門下端的縫隙，透露出一絲燈光。他的心頭不禁暗暗一怔！他清晰的記得，當他離開這兒的時候，曾經關閉了所有的燈。那麽，是有一個人等在他的屋子裏了！

他試着旋轉門柄，輕輕一推，房門應手而開。他下意識地將右手插進了他西裝上衣的內袋。然而，那裏面却是空的。他現在只是一個平民，並沒有帶槍的資格，也沒有帶槍的必要。他不禁有一絲空虛的感覺：如果有一支隨時可以發生威力的槍帶在身邊，他會感覺安全一些。

他將身體貼在門框處，用左手緩緩地將房門推開。日光所及之處，他沒有看到一個人影。但是，他却在沙發的扶手上發現了一件女人的紅色恤衫。他肯定地認出那是秦露的衣服。他不用再懷疑和猜測了。秦露的高跟鞋脫放在浴室的門口，而浴室裏也傳出來潺潺水聲。

他吁出一口長氣，而眉頭却又皺了起來。隨手將房門關上，將身體拋進了柔軟的沙發。點上了一支烟，陷入了沉思。

如果說白娜是一個神秘女人，而秦露却顯得更為神秘。她到這裏來幹什麽呢？她的父親剛剛遇害，她似乎應該躭在停屍間，或者停留在霍金斯帮辦的辦公室裏，等候霍金斯偵訊白娜的最後結果。

然而，她却將自己投進了一個陌生男人的房間，而且還泡在浴缸裏，這眞是一個難解之謎了。

當他一支香烟抽完，點上第二支的時候，浴室的門打開了。秦露身上裹着一條浴巾，頭髮是濕淋淋的，以略顯不安的眼光凝望着他。

呂奇向她投以一瞥之後，重又低下了頭，冷冷地問道：「秦露！妳是怎麽進來的？」

「我告訴侍者，說我是你的女友。」她緩緩地走出了浴室，以浴巾的一角撩起

來去擦拭她濕淋淋的頭髮。那種姿態是很撩人的。但是呂奇却沒有心情去注意；他只是在注意她的每一句話。「怎麽？你好像不太歡迎我？」

呂奇將烟蒂在烟缸中捺熄，雙手插進袴袋，站起來在房內兜了一個圈。冷冷地說：「我只是感到有些意外罷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秦露一面說，一面在沙發上坐下。疊架着雙腿，姿態很誘人，却不失其莊重。她慢條斯理地點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將烟霧徐徐吐出之後，才接着說：「你難道忍心讓我一個人呆在那冷清、恐怖的遊艇上嗎？」

「秦露！我沒有責備妳的意思。」呂奇的語氣非常委婉，然而他的眼光却非常嚴厲。他一面緩緩地向秦露走近，一面接着說：「不過，妳也得想想我的立場。我認識妳沒有多久，妳的言辭和行動都表現得那樣神秘，我不能不對妳有所防範。」

「防範？你將我看成一個壞女人？」

呂奇搖搖頭說：「秦露！妳誤會了我的意思。我不認為妳是一個壞女人，也不認為妳曾經作過壞事。但是，妳隱藏得似乎太多，使我在不知不覺中走進了錯誤的深淵，那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坐下來，呂奇！」她的口吻有些近乎哀求，「我請求你別用那種冷冰冰的目光望着我。今晚還有足够的時間我會將我所知道的事完全告訴你。」

呂奇在她面對的一張沙發上坐下，又點燃了一支烟，連續抽了幾口之後才說：「秦露！我記得妳在『南美酒吧』曾經告訴我，妳所知道的事並不太多……」

不等他說完，秦露就接口說：「的確我所知道的內情有限。不過 另外一個人很快地會向你補充的。」

「噢！另外一個人是誰？」

「周家過去的賬房，也是在周老先生未死之前管理周家財經大權的要人。」

「他也在這兒？」

「他在星洲，不過剛才我已經和他通過了長途電話，將我父親被害的消息告訴了他，他預定搭乘今天的頭一班飛機到這兒來，大概七點多鐘就可以到了。」

呂奇沉吟了一刻，才語氣緩慢地說：「秦露！有一件事情我實在不能够原諒妳的。」

「噢！」秦露挑起了眉毛，很認眞地問道：「呂奇！我做錯了什麽嗎？」

「在現場我就向妳分析過了，殺害妳父親的兇手不可能是一個女人，而妳却向霍金斯帮辦正式提出了指名控告，說白娜是兇手。我眞不知道妳的用心何在！」

秦露並沒有吃驚的表情，她語氣非常淡漠地說：「呂奇！你忽略了一個女人的力量。」

「我了解你的意思。妳所說的力量是一種精神力量，是屬於內在的。當一個女人去愛一個人，或者她恨一個人的時候，都會產生無比的力量。而我說的力量是指實質上的。以白娜的腕力 她能够一刀將妳父親那樣結實的身體穿透嗎？」

秦露冷笑着說：「呂奇！我發現你不是站在一個完全公正的立場來說，而是有心在袒護白娜。」

呂奇搖搖頭說：「秦露！我絕對沒有那種意思，因為我與任何一個人，或者任何一方面，都沒有特殊的感情和利害關係啊！」

「你用不着担心。霍金斯帮辦說過了，雖然現場留下來的烟蒂和白娜所抽的香烟是同一個牌子，烟蒂濾嘴上所殘餘的唇膏，和白娜所使用的唇膏也是相同的色澤，但是還不能成為主要的證據，只要我父親的確不是她殺的，就絕對不會被霍金斯帮辦送上法庭。」

「秦露！我和妳爭辯的焦點並不是在白娜是否將被送上法庭。」

「難道還有什麽別的意義嗎？」

呂奇語氣凝重地說：「因為白娜涉嫌謀害妳的父親，使整個事態變得更形複雜，而且據我的看法，妳並不是一個任性的女孩子。那麽，妳就該對我分析和判斷多少有點信任。而妳却指名控告白娜是兇手。這難免使我猜想妳我別有用心。」

「好了。」秦露站了起來，暫時將他們爭論的問題丟在一邊。「你是不是也該到浴室去一趟，趁這個時候，我也好穿上我的衣服。」

突然另一個念頭從呂奇的心底浮昇起來，他故意輕佻地笑着說：「秦露！我記得妳好像說過！這是一個新潮的時代，怎麽突然之間妳又變了？」

「呂奇！你要我當着你的面，扯下浴巾換上我的衣服嗎？」秦露挺了挺豐隆的胸脯，擺出一副挑戰的姿態。

「我倒沒有那種邪念。不過，你突然顧忌起來，却使我感到有點奇怪。」

「這沒有什麽好奇怪的！」秦露語氣淡然地說，「我在更深半夜躲進了你的房間，可能已使你產生遐思。如果我再進一步地在你面前展露裸體，你或許會以為我在對你展開色誘了。我發覺你是一個多疑的人，所以在今後的每一句話和每一個行動中，都盡量地不要使你產生誤會。」

呂奇含笑說：「秦露！妳是個很謹愼的女人。好吧！我到浴室裏去一趟，希望妳動作快一點。」

秦露的動作實在快；當三分鐘後，呂奇從浴室出來時，她不但穿好了衣服，而且走得不知去向。

謎！不可解的謎，呂奇有些自嘲地聳肩苦笑。足足楞了好幾分鐘之久。

× × ×

討厭的電話鈴聲，將熟睡中的呂奇給吵醒了。他的第一個本能反應就是看錶！—三點十五分。他僅僅睡了一個小時，這短暫的睡眠不但沒有使他的頭腦清醒，反而有些昏昏沉沉的感覺。

他猛然地將腦袋搖幌了幾下，才掙扎着坐起，拿起放在床頭几上的電話聽筒，懶洋洋地問道：「喂，是那一位？」

「我是秦露。」清晰而穩定的聲音。

呂奇彷彿被人兜頭澆下了一盆冷水，神智從昏沉中清醒過來。心頭也昇起了一股怒火，吼着語氣：「秦露！妳到底在玩什麽花樣？」

「呂奇！」她的聲音軟綿綿的，她的臉上也可能浮現着笑容。「別老是拿敵意的態度來對付我。你不是要我將所知道的內情告訴你嗎？」

「可是妳將我騙進浴室，妳却溜之大

吉了。」

「呂奇！我方才離開你的房間是有原因的。」

呂奇悻悻然地說：「秦露！妳總是有理由。」

「別生氣！讓我告訴你。因爲你表示過最感興趣的兩樣東西是鈔票和女人，而我答應過你，與我合作的交換條件也是鈔票和女人。如果我停留在你的房間裏談論我們合作的事，你可能誤會我是以美色在引誘你，所以我想換一個場所。」

「那麽，妳現在在什麽地方？」

「南美酒吧。」

「秦露！妳是兩點多鐘離開的，難道爲了選擇一個適宜妳述故事的場所，竟然耗費了一個小時之久嗎？」

「你又在犯疑心病了。離開你的房間之後，我到霍金斯帮辦那兒一趟。經過南美酒吧，發覺這兒是二十四小時通宵營業的，而且已經沒有什麽客人，所以才決定邀你到這兒作一番詳談。是不是因爲我的電話將你從甜夢中喚醒而使你惱火了？」

「秦露！妳想聽一句老實話嗎？」

「我當然願意聽了。」

「我對你和白娜兩個人，都不敢寄予信任。而且，對妳的印象更壞。如果妳再以這種曖昧、神秘的態度跟我週旋，妳不但得不到我的帮助，相反地可能會爲妳惹上麻煩。」

「呂奇！這是你的警告嗎？」

「不但是警告，而且是最後通牒。」呂奇的聲音非常嚴厲。「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被人戲弄。妳在那兒等着，我立刻就到。希望在我還沒有到達南美酒吧的這段時間裏，妳多想一想。」

「放心！」秦露在電話聽筒裏咯咯嬌笑着說：「我一定會使你滿意的，因爲我父親遇害之後，你對我的帮助更加重要。快來！別讓我等得太久。」

呂奇也懶得再和她囉嗦，連忙切斷電話，匆匆起床，換上了衣服，走出房去。

可是，當他打開房門的時候，却有人在等着他，那是面色嚴肅，目光冷峻的周宣祈。而且，一根死冷冷的槍管緊緊地抵在呂奇的胸膛上，像槍彈般堅硬的聲音從周宣祈的口中吐出：「請退回去，不要聲張。否則，我就會壓下扳機。」

這是呂奇作夢也不曾想到的一個變化。他緩緩地後退，同時目光注視對方的表情。他發現周宣祈在玩槍這方面並非老手，情緒顯得很緊張，握槍的手也有輕微的顫抖。呂奇眞有些担心，萬一對方的食指因顫抖過份而觸動扳機的話，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進門之後，周宣祈就把房門關上了，停在那兒沒有動，用左手示意呂奇繼續後退。

呂奇退到沙發椅上坐下來，兩隻手平穩地放在扶手上。他想，這種姿勢一定會使對方感到安心。

「我無意傷害你。」周宣祈情緒極不穩定地說：「但是，我也可能因自衛而殺人，希望你不要妄動。」

「我知道你無意作一個殺人的兇手。」呂奇緩緩地點着頭　語氣極爲柔和地說：「但你用槍對着我，顯然是一種不友好的態度。周先生！請將槍放下，我們好好談一談，如果你眞有困難，也許我能够帮助你。」

「你已經知道我是誰了嗎？」周宣祈原本冷峻的眼光中掠過一絲驚色。

「是的。白娜曾經提起過你。」

「她說了些什麽？」周宣祈極爲關心地問。

「她說了許多。」呂奇臉上佈滿了柔和的微笑。他自信笑容會使對方感到安全一些。「周先生！我再次請求你，放下槍來好嗎？」

周宣祈搖搖頭說：「我絕不能放下手裏的槍，因爲我不了解你的立塲，也許你和那些迫害我的人站在一條綫上。」

「噢！」呂奇頗爲訝異地問道：「有人迫害你嗎？」

「是的。他們殺死了我的父親，想謀奪我父親的產業。而且還買通了地方上的檢察官和具有權威性的精神病醫生，將我送進了瘋人院。你絕對不了解瘋人院的生活是多麽的痛苦，尤其是對一個完全正常的人，那簡直比死的滋味還要難受。」

「周先生！眞的有人在迫害你嗎？」

「如果沒有人在迫害我，我怎麽會變得這樣慘呢？」

「那麽，迫害你的人又是誰呢？」

「白娜知道，可是她不肯告訴我。」

「白娜眞的知道？」

周宣祈點點頭說：「絕不會錯，內幕情況她完全清楚。可是她對我一點也不肯透露。她過去會經愛過我，我相信那不是假的。可是她現在竟然逃避我，對我的處境好像一點也不關心。」

呂奇不禁皺起了眉頭。白娜、秦露和周宣祈所說的話完全不同。由於這三種不同的說話，再加上秦祥明的神秘遇害，使得事態變得非常複雜。呂奇思索良久，也沒有得到一絲頭緒。

他乾脆摒除雜念，很誠摯地問道：「周先生！你從星洲跑到這兒來，就是爲了要從白娜口中探索出迫害你的人究竟是誰嗎？」

「這就是我老遠從星洲來到這裏的目的，可是，白娜竟然不容許我接近，眞是使我痛苦透了。」

「周先生！我發覺你的話有些不實在。昨天晚上你在跟踪白娜的時候　我就跟在你的車後。那時你如果想接近她，有很好的機會，但是你却停車在那兒觀望，而且也不曾喊叫她，那又是什麽原因呢？」

「因爲我實在太愛白娜，我不願意她受到一點驚嚇，也不希望我原先存在她腦海中的美好印象加以破壞，所以我等待她來接近我。却想不到，她總是逃避我。難道我的外表像一個瘋子？」

呂奇凝望着，他發現周宣祈的神情不是假裝，這才語氣緩慢地道：「周先生！你的語氣倒很誠懇，使我相信你說的不是假話。可是，白娜告訴我的情況却剛剛與你的說法相反。」

「噢！她怎麽說？」周宣祈顯得很緊張。

「當她第一天發現你跟踪她的時候，她曾經跑到你面前抱着你。呼叫你的名字，可是你一點反應也沒有，甚至目光呆滯無神，就好像是眞的罹患了精神分裂症。因此，她產生畏懼的心情，開始逃避你，眞的有這一回事嗎？」

周宣祈連連地搖着頭說：「沒有！絕對沒有！如果她眞的跑到我的面前，呼叫我的名字，我不知道會有多麽的高興。」

呂奇喃喃自語地說道：「那麽，白娜是在說謊了？」

「她在騙你，但是我不明白她爲什麽要說這些假話。」突然，周宣祈的目光一亮。「一定是那些壞蛋在威脅她，敎她不准接近我。如果眞是那樣，我應該原諒她。我甚至願意我自己在瘋人院呆了一輩子，只要她不受到任何傷害。」

每一個人在呂奇面前的表情都是非常逼眞的，使他根本無法去判斷誰是在說謊。他發覺愈是想深入問題的核心，解開擺在面前的疑團　自己就會陷得愈深。於是，他把心中的雜念丢開，開門見山問道：「周先生！你突然趕到這裏來的目的何在呢？」

「我想請你帮一個忙。」

「我方才就說過了，你有任何困難，我都願意帮助你。」呂奇誠懇地說。

「我不是要你帮助我，而是要你帮助白娜　想辦法將她保出來　我相信，她一定會是殺人的兇手。」

「周先生！你怎能够那樣肯定呢？」

「因爲我太了解她，她善良、脆弱。殺人是需要無比勇氣的，白娜絕對辦不到。殺害秦祥明的一定不是她！」

「噢！你也認識秦祥明？」

周宣祈目光黯然地點着頭說：「我當然認識他，因爲他是我父親生前的朋友。我見了他，還是叫他一聲秦叔叔。」

「你知道秦祥明來到這兒嗎？」

「不知道。」

「那麽，你又怎知道他遇害，以及白娜涉嫌被逮捕的事呢？」

周宣祈苦笑着說：「你應該想一想，我怎能够從瘋人院裏逃出來，又怎能够從星洲來到這兒，當然暗中也有人在帮助我。這些情況都是暗中帮助我的那位朋友告訴我的。他說，如果想拯救白娜，除了你之外，再沒有別的人可以帮忙。」

「你以爲我和霍金斯帮辦的交情不錯嗎？」

「不是那個意思。我的朋友告訴我，只要你搜索到秦祥明不是被白娜所殺的證據，白娜就會獲得釋放。你願意帮助我去救出白娜嗎？」

「周先生！我也認爲殺害秦祥明的不是白娜，現場所遺留的證物經過科學鑑定之後，她就可以獲得釋放。」說到這兒，呂奇停頓了一下，又接着道：「你認識秦祥明的女兒秦露嗎？」

「在星洲我見過她幾面，她那個時候年紀還小，現在見到她，也許認識，也許認不出來了。」

「你願意和我去見見她嗎？」

「不！」周宣祈一面搖頭，一面將背部貼在門板上，似乎有所畏懼，語氣激動地說：「我不願見任何熟人，除了白娜之外。」

呂奇語氣柔和地說：「周先生！你不要害怕，我不會勉強你去見她的，那麽，我還要請敎你一個問題，如果你發覺迫害你的人及勒死你父親的人之後，你又怎麽辦呢？」

「我要……我要……」周宣祈欲言又止地半晌沒有說出話來。

呂奇緊逼着問道：「周先生！難道你要用你的雙手去勒死他，讓他也嘗嘗殘酷和暴行的滋味？」

「不！我不願意那麽作，我要親手將他們送上法庭，讓他去接受法律的制裁，你不會了解這三年來感受的痛苦，我能忍受瘋人院的虐待却不能忍受謀殺親生父親的罪名，我一定要洗刷！一定要洗刷！」

「周先生！我很同情你的處境也想帮你的忙，請告訴我，如何和你連絡嗎？」

「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你也許會通知警方，將我逮捕，然後將我送回星洲的瘋人院裏去。」

「你看我是那種人嗎？你最愛白娜，不願她受到任何傷害，你將援救白娜的重大任務都交在我的身上，對你自己的安全又爲什麽不肯信任我呢？」

周宣祈似在猶豫。沉默了許久之後，他才從衣袋中掏出一張卡片，隨手丢在門邊的花盆裏，疾聲說：「好吧，我信任你，再用我的名譽，前途，生命作一次賭注，如果你有什麽消息要告訴我，請打電話到這家土耳浴室找十四號服務生，就可以和我連絡上了。」他說完之後，很快地打開房門，退了出去。

呂奇吁出一口長氣，面對着一根死冷冷槍管的威脅算是解除了，然而他的心頭却非常沉重，事情複雜得茫無頭緒，他在良心上所感到的壓力却更形加重了，他先走到門邊，將那張卡片放進衣袋，漫無目的地在房內兜着圈子，突然，他想起秦露還在南美酒吧等候，於是匆忙地關熄了房內的電燈，走了出去。

當呂奇來到南美酒吧時，已是凌晨四點鐘。櫃枱中只留下了一個酒保，另一個女侍正坐在一個角落的座位上打盹。秦露是唯一的客人，她面前放着的威士忌去了一半。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女能飲烈酒，而且有此豪量，頗使呂奇感到吃驚。

秦露面上略呈倦色，也有些酒意，呂奇的來臨似乎使她精神一振，連忙笑着說：「呂奇，你讓我等得太久了，是不是先去警署探視了白娜？」

呂奇在她對面坐下，冷冷地說：「秦露！你的笑容非常迷人，我眞不明白妳怎麽笑得出來。」

「難道要我對你哭嗎？」

「妳父親剛死！」

「是的，」秦露爽朗的臉上突然蒙上了一層陰雲。「我應該大哭一塲，但是要等到一切事情都結束之後。現在我必須強忍悲戚。」

「妳有這種忍耐功夫，倒不簡單，」呂奇的語氣很難敎人分辨出是在揶揄，還是由衷的讚佩。「秦露，開始妳的故事吧，我已經企盼許久了。」

「好！」秦露點點頭，又喝了一口酒：「讓我們先談談周伯鈞的事業。」

「周伯鈞就是周宣祈的父親嗎？」

「是的，他開了一家『周氏信用投資公司』。你明白什麽叫投資公司？就是別

人將資金交給他，由他統籌運用，然後再將利潤分給投資人，他的信用很好，業務也很發達，成了星洲的商界鉅子。」

「那麼，公司資產並非周伯鈞一人所有了？」

「當然，其中大部份都是吸進的游資。」秦露似乎對商場中事非常內行，說來頭頭是道。「周伯鈞的公司也有大量股票在市面流通，是委托星洲有名的『獅子城證券公司』代爲發行。行情一直不壞，是星洲有數的幾種熱門股票之一，周伯鈞突然暴斃之後，股票暴跌，曾經引起星洲股票市場極大的紊亂。」

「那是意料中的事。」

「你絕對想不到其中發生了一件怪事情。」

「什麼怪事。」

「周伯鈞發行的股票暴跌，『獅子城證券公司』的負責人黃萬通却趁低價全力搶收，囊括了『周氏信用投資公司』將近百分之九十的股權，也就等於接收了周家的產業。」

「哦——」呂奇低呼了一聲，全神貫注地等待秦露的下文。

「於是，關於周伯鈞遇害，一時傳說紛紛。」

「都是些什麼傳說？」

「一種傳說是——因爲周伯鈞峻拒兒子和白娜的婚事，使周宣祈飽受刺激，再加上白娜不告而別，使周宣祈精神分裂，在喪失理智的情況下勒死了他的父親；這也就是警方所發表的周伯鈞死亡的原因。」

「另一種傳說呢？」

「說是黃萬通想併吞周伯鈞的事業而設下了陰謀，他先遊說周伯鈞，不同意周宣祈和白娜的婚事，繼而又暗中唆使白娜不告而別，使周宣祈飽受刺激，情緒紊亂，這時他再買通職業兇手勒死周伯鈞，將罪過加在周宣祈的身上，以達到他併吞『周氏信用投資公司』的目的。」

呂奇不禁暗暗吸了一口長氣，連連地搖頭說：「這種傳說簡直太令人難以置信了，有證據麼？」

「什麼證據？」

秦露冷笑着說：「如有證據，怎能容黃萬通逍遙法外，不過旁證倒是有的。」

「什麼旁證？」

「周伯鈞在商場中一向信譽甚佳，即使突然死亡，他公司的股票也不該驟然暴跌，那必然是某一個股票市場中有潛力的人在興風作浪，除了黃萬通還有誰？周氏公司百分之九十的股權落在他手上就是最好的證明。」

呂奇點點頭說：「的確可疑。」

「我猜想，白娜一定受到了黃萬通的好處，只要她挺身作證，黃萬通就難逃法網。」

「這就是妳們父女來這兒的原因？」

「是的。」

「和白娜接觸過嗎？」

「接觸過，但她一口咬定，她不告而別完全是爲了挽救周家父子的感情，與黃萬通毫無關係。」

「她說的也許是實情。」

「原先我也這樣想現在却不同了。」

「爲什麼？」

「我父親被害就是最大的證明，對方顯然已知道我們搜索他的犯罪證據，所以先下手爲強。」說到這裏，秦露的目眶中有些濕潤，「你現在該明白我爲什麼要控告白娜是謀害我父親的兇手了。殺人者也許不是她，却一定與她有關係，三年來我父親絕口不提此事，安然無事，和白娜一提到黃萬通，就突然被殺了，你能說白娜是好人？能說當年周伯鈞的死，與白娜，與黃萬通毫無關係？」

呂奇一時語塞，因爲秦露所假設的理由可說無懈可擊，半晌，他才問道：「秦露，妳父親對周伯鈞的死因窮追不捨，只是單純地要爲老友盡一點力嗎？」

「自然不完全是。」秦露喝了一口酒，才又接着說：「我万才巳經說過了，黃萬通只囊括了周氏公司百分之九十的股權，另外百分之十的股權在我父親的手裏，黃萬通在各方面對他施以壓刀，他都堅持不把那百分之十的股權出售。最近，黃萬通所施展的壓力巳使我父親無法承受，所以才決心將這件事情查個水落石出，却想不到……」

他終於哭了，一串眼淚流到了腮邊，呂奇掏出手帕遞了過去。

在兩人之間，出現了一段冗長的沉默，良久，呂奇才輕聲問道：「秦露！妳找我合作，就是這件事嗎？」

秦露點點頭說：「是的，只要抓到黃萬通的犯罪證據，將他送上法庭，我願意以周氏公司的百分之十股權相贈，那相當於十萬元美元。另外……」

呂奇似乎知道她要說什麼，連忙搶着說：「秦露，不要說下去了，只要妳所說的是眞話，我願意無條件地帮助妳，不要談什麼酬勞，我喜歡錢，却不要不義之財，我喜歡女人，却不想在一個剛死父親的孤女身上動歪腦筋。讓我再重覆一句，妳所告訴我的事必須全部都是眞實的。」

秦露連連點頭說：「請你放心，我每一句話都是眞的。」

「妳說周伯鈞以前的老賬房早晨七點多鐘就可以來到這兒？」

「是的。」

「好！等我和他詳談之後再決定我們所進行的方針。」說到這裏，呂奇看看錶，時間是凌晨四點半。「現在我要去警署看看白娜，如果妳不敢回遊艇上去，可以到我的房裏去睡覺。」

「謝謝你，」秦露開心地笑了：「你比我想像中還要好。」

呂奇冷冷地說：「我只是對好人友善，對待壞人，我有妳想像不到的惡毒主意的。」

說完之後，他離座走到櫃枱付了酒資，向秦露揮揮手，疾步走出酒吧。

他的身體十分疲倦，然而，迎丙而來的晨風却使他的頭腦清醒，站在南美酒吧門口，他深深地吸進一口早晨的涼爽空氣，在這一瞬間，他突然有了許多決定，飛快地跳上那輛租來的車子，向警署駛去。

呂奇一走進警署，就成了霍金斯幫辦以及他的僚屬們的視覺焦點，從霍金斯的目光中，呂奇發覺他是一個幹練的資深探員。

「霍金斯先生！」呂奇很有禮貌地問

道：「白娜小姐巳經被正式逮捕了嗎？」

「沒有。」霍金斯緩緩地搖着頭，從碧色瞳仁中射出來的光芒像是要穿透呂奇軀體般銳利，語氣非常冷：「目前還在留質階段，請問有什麼事？」

呂奇以同情的口吻說：「一個遠適異國的年輕女子，一旦牽涉在一件謀殺案中，她內心必然異常焦急，恐怖，我想陪她談談。」

「請問，你是對白娜小姐有興趣，還是對這件謀殺案有興趣？」

呂奇發現對方非常難纏，心中一動，決定以自己的經歷去換取對方的信任，於是他抬出了「反陰謀行動總部」，抬出了美國聯邦調查局，以及……

霍金斯的態度果然大有改變，寬大的手掌握着呂奇的手，很客氣地說：「原來我們還是同行，請問你對這件謀殺案子有何意見？」

呂奇含糊其辭地同答：「內情可能很複雜。」

「的確很複雜，」霍金斯皺緊眉頭。

「現場發現那截烟蒂化驗過了嗎？」

霍金斯點點頭說：「化驗過了，濾嘴上所殘留的唇膏和白娜小姐所使用的唇膏完全相同。」

呂奇心頭暗暗一驚，表面上却極爲平靜地問道：「那麼，你打算以這截烟蒂爲證據控告白娜小姐觸犯謀殺罪了。」

「你說呢？」霍金斯很技巧地反問。

「以我看，兇手不可能是個女人。」

「爲什麼？」

「一刀正中死者心臟，而且穿透前胸，那是『專家』手法，不像白娜那種年輕女郎可以辦到。」

霍金斯目光中顯露一絲詭色，反問道：「如果死者在毫無抗拒能力的情況之下，白娜可能辦得到嗎？」

呂奇不禁楞住了，半响他才同答說：「除非死者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地讓白娜拿着刀去刺。」

「實際的情況恐怕就是如此，」霍金斯神色異常凝重說：「根據解剖化驗，死者的血液內存留着大量的痲醉藥劑，由此可見，死者被刀刺殞命時，巳經昏迷過去了。」

「有這種事？」呂奇嚇了一跳，這委實太使人感到意外了。

「呂奇先生！」霍金斯遞給他一支烟，同時問道：「在秦祥明生前，你曾經見過他嗎？」

「沒有。」

「那麼，你到他的遊艇上去……？」

呂奇很快地接口說：「正是要去見他，他原先在碼頭上的水手酒吧中喝酒，秦露打電話告訴他，我要去遊艇見他，於是他先一步回到遊艇上等我們，孰料我們去時，他巳經遇害了。」

「噢？」霍金斯碧色的眸子裏射出異樣的光芒。「前後相差多少時間？」

呂奇想了一想，估計着說道：「大概二十分鐘左右。」

「怪了？」霍金斯喃喃自語。

「那種痲醉藥劑約莫多久發作？」

「進入血液中只要一分鐘就會使人昏迷。」

「我想你該從水手酒吧中着手偵察！」呂奇向他建議：「也許秦祥明在酒吧中所喝的酒內就滲入痲醉藥劑。」

「不會的，」霍金斯語氣肯定地說：「死者胃內並沒有殘留那種痲醉藥劑，是注射的，驗屍人員在死者左臂的靜脈處找到了注射針孔。」

「難道死者會馴服地伸出手來被人注射？」

霍金斯聳聳肩頭說：「任何一件案子在未偵破之前，有許多難以解釋之處，我要去一趟水手酒吧，你和白娜小姐去談談吧！」

呂奇向他道了謝，向辦公室的內間走去。

那是一間留質室，有床，有椅，有桌，四面壁上都貼着海綿，大概是爲了防備被留質的人觸壁自殺而設。

僅僅幾個小時之別，白娜就巳顯得非常憔悴，她狠狠地在吸着香烟，一個名歌星的優雅風範巳蕩然無存，看見呂奇進來，只是瞪目以對，張口無言。

呂奇在她對面坐下，以沉重語氣說：「白娜，霍金斯幫辦認爲妳涉嫌很大。」

「就是因爲那截烟蒂？」她的語氣雖然不穩定，神情却未顯得過份慌亂。

「那倒不是主要原因，最主要的是——妳對我說了假話。」

「沒有。」白娜連連地搖着頭：「我沒有必要去欺騙你。」

「比如說，妳和秦祥明的關係完全不是妳所說的那麼一回事，這幾天妳還和他見過面。」

「胡扯！」白娜吼叫起來：「我連他的影子都沒有見到過，這是誰說的。」

「先別問：」呂奇又轉變話題：「還有周宣祈，他根本沒有傷害妳的企圖，妳也沒有跑到他面前抱住他，呼叫他的名字，相反地妳還在躲避他，白娜，是有人在暗中威脅妳嗎？」

「這……這都是周宣祈親口告訴你的嗎？」

「是的，」呂奇以銳利的目光盯着她：「凌晨，他曾經到奥林匹克大飯店來找我，妳知道他找我幹什麼？他要我營救妳，不要使妳受到任何傷害，即使妳曾經作過對不起他的事，他也不怪妳！」

「哦——」白娜痛苦地嘶叫，雙手捂住面孔。

「周宣祈仍然是如往常地愛妳，而妳呢？……」

「我也愛他如往昔，」白娜似乎鼓足了勇氣才說出這句話。「我承認哄騙了你，也承認是躲避他，但是，我有不得巳的苦衷。」

「將苦衷說給我聽聽。」

「你能够發誓不告訴第三者嗎？」

呂奇不假思索地擧起一隻手，認眞地說：「我發誓不洩密就是。」

白娜的神情顯示她的內心仍有猶豫，遲疑許久，才語氣緩慢地說：「在周宣祈出現以前，我接到一個無名電話，那人在電話中告訴我，周宣祈從瘋人院裏逃出來了。而且到了此地，他警告我，不得與周宣祈接近，否則就要殺害周宣祈以爲報復，呂奇你替我想想，在這種情況下……」

呂奇打斷她的話，問道：「打電話給妳的人，是男的還是女的？」

「是個男人。」

呂奇不打算立刻判明白娜的解釋是眞是假他掉轉話題說：「白娜眼前的事我們暫且不談，我想和妳談談三年前的事。」

「三年前什麽事？」

「妳拒絕了周宣祈的私奔，不告而別，是自己的意願還是受了別人的左右？」

白娜不假思索地囘答：「自然是出於自己意願，這種事那裏能被別人左右。」

「妳認識一個名叫黃萬通的人嗎？」

白娜皺眉思索了一陣，搖搖頭說：「沒有印象了。」

「白娜，讓我提醒妳，黃萬通是『獅子城證券公司』的負責人，和周伯鈞時有來往，妳眞的不認識嗎？」

「哦！」白娜突有穎悟似的點點頭說：「我想起來了，五十來歲潮州佬，在周家見過一兩次。」

「當周伯鈞被殺後，外界曾有傳說，妳的不告而別並非出於己願，而是由於黃萬通的唆使。」

白娜立刻疾聲否認：「沒有的事，他爲什麽要唆使我，再說，我也不會聽他的話啊！」

呂奇心中的疑問都提出來了，所得到的答案却無助於解開他面臨的疑團，他眞不知道還有什麽可問的。

正在這時，留質室的門打開了一綫，在驚鴻一瞥中，呂奇看到了霍金斯幫辦的臉，他明白對方出現的用意，立刻走了出來。一見面，霍金斯就神色凝重地說：「呂奇先生，情況有些不對。」

「怎麽了？」

「據水手酒吧酒保及女侍說，秦祥明昨晚根本就沒有去過那兒，他是中國人，面孔、膚色都特殊，若在那兒喝酒，一定會留給他們深刻的印象，而且，也沒有一個女人打電話到那兒說要找秦祥明的。」

呂奇大爲訝異地說：「那是秦露在說謊了？」

霍金斯又接着道：「驗屍人員已經解剖了死者的腦部，發現神經中樞已麻痹了好幾個小時，這證明秦祥明早已在昏迷之中，當你登艇的前幾分鐘才遭殺害，似乎存心要你目擊這件謀殺案。」

呂奇大爲不解地搖着頭說：「這就奇怪了？如果死者在被殺前就昏迷了好幾個小時，秦露所謂打電話去水手酒吧與她父親連絡就是謊言了。但是死者是她的父親呀！這……？」

霍金斯搶着說：「我們可能上了兇手的大當。」

「怎麽呢？」

「兇手殺害秦祥明的目的，是要使白娜蒙嫌。那截烟蒂顯然是栽贓，却想不到我們從死者的血液中獲得綫索。」

「這樣說來，秦露和兇手也有聯繫了？爲了使白娜涉嫌，而殺害自己的父親，這未免太駭人聽聞了。」

「這要她自己來解釋。」霍金斯語氣嚴厲地說：「呂奇先生！你知道她現在何處嗎？」

「在我投宿的旅館房間裏。」

霍金斯向他的部下揮手說：「去帶秦露來。」

「且慢！」呂奇搖手阻止。「我不贊成你在此刻以正面的方式去偵訊秦露。」

「爲什麽？」霍金斯突然顯出了傲慢的神色。

呂奇凑在他的耳邊，低語一陣。這個外國佬臉上所浮現的倨傲神色一掃而空，代之而起的是欽服的眼光。連連地點着頭說：「好！好！我們分頭去辦。我會派人支援你。」

呂奇搖搖頭說：「支援倒不必，等有必要時，我可能要向你借一支槍。」

「OK！」霍金斯興高采烈地囘答。突然，他的眉頭一皺，低聲說：「呂奇先生！我們應該如何處置白娜小姐？」

呂奇輕鬆地說：「繼續留質。」

「按照此地法律，留質是不能超過二十四小時的。」

「到時再說吧，每一分鐘都可能有變化哩！」

× × ×

秦露的故事破了，但是呂奇仍然很傷腦筋，如果說秦露爲了佈置一個陷阱，而犧牲了自己父親的生命，那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事。在返囘奧林匹克大飯店的途中，他一再思索也得不到絲毫頭緒。

車抵飯店門前，天際已然大白。呂奇私自默禱，但願秦露還睡在他的床上，那樣將有助於他的計劃進行。

當他輕巧打開房門時不禁鬆了一口氣，秦露果然還在。她睡得很甜姿態也很媚。紅色的恤衫和白色短褲雖未除去，却絲毫不減其性感，黑黑的長髮披散在白色枕頭上，像是萬里晴空中飄浮着一朶烏雲。

呂奇在有所行動之前仍然有些猶豫，他並沒有十足的把握認爲自己的判斷非常準確。他站在床前沉靜了一會兒，最後一咬牙，和衣躺到了秦露的身邊。

行動是一連串的，一旦開始就要繼續下去。呂奇第二步是一手攬住了秦露的腰另一手抄進她的頸項，吻上了她的紅唇。

秦露像一隻受驚兎子般掙扎着，自然，她在掙扎中也看清了襲擊者是誰。於是，掙扎輕微了，接着，有了反應，熱烈而熟練的反應。

呂奇心中的不安消除了，因爲他發覺秦露有過愛撫的經驗。他不是她所接觸的第一個男人，即使他判斷錯誤，也不算是嚴重侵犯了她。

「呂奇，」秦露終於在喘不過氣來的情況下掙脫了他的懷抱嬌笑着說：「你不該乘人之危的。」

「那是因爲妳的睡姿太美。」呂奇輕佻地笑着說。

秦露面上的笑色突然一收，神氣沉重地說：「我的人，就是爭取你合作的交換條件之一，我決不會吝嗇，可是，我現在的心情不好，那樣會使你掃興。」

「放心！我不是急色兒。」呂奇鬆開了她，面色也正經起來。「有點事，我要跟妳談談。」

「談什麽事？」秦露却又主動地靠近了他，一隻手也在呂奇光裸的手臂上，有意無意地輕攏慢撚着。

「妳父親在『周氏信用投資公司』有百分之十的股權，對嗎？」

「是的。」

「另外百分之九十屬於黃萬通？」

「對！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了嗎？」

呂奇沒有去理會她，轉動了頭部，目光望着天花板，語氣緩慢地說：「因爲周伯鈞突然死亡，所以才使周氏公司的股票暴跌，因爲暴跌，黃萬通才能一口收購周氏公司百分之九十的股權。如果有證據證明周伯鈞是被黃萬通所謀害，那麽，黃萬通所獲的股權就是非法的。依照法律，那百分之九十的股權就該發還周氏公司。」

秦露搖搖頭說：「我不懂得法律。」

「我也不懂，可是我請敎過專家，據專家說，只要查出黃萬通謀害周伯鈞的證據，那百分之九十的股權就該還給周氏公司。」

「哦！」秦露張着嘴顯得有些驚愕。

呂奇又接着說：「周伯鈞已死，周宣祈又罹患精神分裂症，這百分之九十股權就該由妳父親接收。」

「我父親也死了呀！」

「別忘了妳是合法繼承人。」呂奇的眼睛裏閃動着異樣的光芒。

秦露神情有些迷惑地說：「呂奇！我不大了解你說這句話的意義。」

「嗨！」呂奇一把摟緊了她，在她噘起的嘴上輕輕一吻。「這還不明白嗎？只要我們能以謀害周伯鈞的罪名將黃萬通送上法庭，周氏公司全部股權就落到妳一個人的手裏了。」

「辦得到嗎？」

「我會盡全力，不過……」

「又有條件是不是？」

「妳得到百分之百，只給我百分之十，不嫌太少了嗎？」

秦露凝神望着他，許久之後，才嘆了一口氣，「唉！我如果說一句心裏的話，你相信嗎？」

「當然相信。」

「呂奇！」秦露的神情突然忸怩起來，聲音也很低：「我喜歡你，這個世界上我已沒有親人了。如果你不討厭我，我們可以結婚，那百分之百的股權，以及我，都不是你的嗎？」

呂奇以古怪的聲音說：「令人難以置信。」

「你以爲我在騙你？」

「只因爲這消息來得太突然。」

「在我來說，是緣份，在你來說，是奇蹟——你最感興趣的鈔票與女人竟然同時得到了。」秦露說來極其自然，一點也不像是矯揉造作。

呂奇却暗暗好笑，他所見識過的名門閨秀，歡場嬌娥，不知有多少；也不知聽說過多少甜言蜜語。別的事情他也許還無法立辨眞假；唯獨情話却可以判眞僞。他敢肯定地說，秦露在作違心之論。但他表面上却絲毫未露聲色，將秦露又摟緊了一些佻笑着說：「那眞是人財兩得了。」

「別說得那麽難聽好不好？」秦露白了他一眼。「也別那麽高興。能不能搜索到黃萬通謀害周伯鈞的證據還是問題！」

「那倒不是最棘手的問題。」

「難道還有大問題還沒有解決？」

呂奇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說：「問題在周宣祈的身上。」

「怎麽說？」

「他實際上並沒有瘋。謀害他父親的兇手落網之後，他也會要求重新檢驗。」呂奇說到這裏，雙手用力一拍。「好了！從黃萬通手裏奪囘來的百分之九十股權到了他的手上，我們豈不是白費勁？」

「嗯！」秦露皺緊了眉頭。「這倒是個大問題呀。」

「秦露！」呂奇一個指頭在她的面頰上輕輕地摩挲着，同時，開始了進一步的探索，「女人在面臨難題時，總要比男人冷靜！來！讓我聽聽妳的主意。」

「我也沒有什麽好主意。」秦露輕描淡寫地說。然而她那一對黑白分明的眸子裏却射出了警戒的光芒。

「妳隨便說個辦法也許可以觸動我的靈機。」

秦露一直像一頭温馴的綿羊般依偎在呂奇的懷裏，現在她開始「反客爲主」了。一雙手像八爪魚的鬚般纏上了呂奇的頸項，軀體也和他貼得緊緊的。以極爲柔情的聲音：「呂奇！我想聽聽你的過去。」

呂奇發現對方在爲自己的安全而進行及探索了，因此，他故意皺緊了眉頭說：「不說也罷。」

「爲什麽？」

「恐怕嚇着妳。」

「呂奇！你以爲我還是一個小女孩麽？」秦露的嘴唇貼在他的臉上，嘘出的熱氣使他感到有一絲衝動。「你應該感覺得到，我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女人。說出來，我需要瞭解你。」

「如果敎我說假話欺騙妳，我良心上會感到不安；我若說眞情實話，妳又可能鄙視我。」

「我要聽眞話；也絕不會鄙視你。」

「我生長在貧民區，」呂奇開始編故事；他自信所編出來的故事必可賺人眼淚。「不知父母是誰。小時，經常與飢餓打交道，成年後又與牢獄結下不解緣。我偷過、搶過、騙過。一再地坐牢，使我更加精明，更加謹愼。去年聖誕節，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使我弄了一大叠鈔票。於是我買護照，改姓名，變成了上流社會的紳士，開始週遊世界。我眷戀着目前的生活方式，可是，這筆錢總有用完的一天……」

秦露突然低吼着說：「呂奇！不要說下去。」

「怎麽！妳討厭我？」

「不！」秦露用力地抱緊他，顯得很激動地說：「我不但不鄙視你，反而覺得你坦白得可愛。我只恨這個世界，爲什麽有那麽不平等的事。」

「秦露……」

「呂奇！」她揚起頭來打斷他的話。「別人可以殺死我的父親，我爲什麽不能殺死別人？我要報復。」

「秦露！妳要殺誰？」

「殺周宣祈。」她此刻的表情活像一個女巫。

「爲什麽要殺他？」

「嗨！呂奇！」秦露一隻手撐着床榻，坐了起來。「你不是敎我出主意的嗎？在別人心目中，周宣祈只是一個從瘋人院逃出來的精神病患者。他在這個世界上突然消失，絕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呂奇突然覺得自己像是抱了一塊寒冰。秦露的確成熟，成熟得令人可怕。這是她早已想好的計策，却在一種激動的情緒下說出來。在暗驚之餘，呂奇也有一絲欣喜的感覺，他的假設已逐步證實了。

見他發楞，秦露忙又問道：「呂奇，我的主意嚇壞你了嗎？」

「不！」呂奇故意在臉上浮現一股猙獰的笑容。「我見過的犯罪勾當太多，這算不了什麽。我是在思索另一個問題。」

「什麽問題？」

「如何搜索到黃萬通謀害周伯鈞的證據？」

「你可以輕而易擧地辦到。」

「噢！妳倒說說看。」

「我父親的被害 白娜涉嫌最重 你可以去告訴白娜 她若然脫罪 只要一口咬定．當初她的不告而別 是受了黃萬通的唆使，而且還得了黃萬通的酬勞，這一次我父親趕到這兒來查問這件事，她也曾和黃萬通通過消息，這樣就行了。」

「即使如此，也不能證明黃萬通是謀害周伯鈞的兇手呀！」呂奇提出了反問。

秦露柔媚地說：「呂奇！你不是說，女人面臨難題時比男人的表現都要顯得冷靜麽？」

「妳心裏還有什麽詭主意？」

秦露詭譎一笑：「暫時不告訴你。」

「嗨！妳又擺出神秘姿態了。」

驀然床頭几上的電話鈴聲响了起來。呂奇剛要伸手去拿電話聽筒，秦露却搶先伸手將電話聽筒按住了。以歉疚的語氣說：「對不起！我將你的電話號碼告訴了周家賬房，敎他一到機場就打電話到這兒來。」

「妳不是說他七點多鐘才到嗎？」

「現在幾點？」

「五點四十分。」

「哦！抱歉，那不是我的電話。」

呂奇抓起話筒，立刻傳來了接綫小姐的聲音：「呂奇先生，星洲長途電話。」

她話聲剛落立刻又响起了一個男人的聲音：「奧林匹克大飯店呂奇先生嗎？」

「是的。」

「請轉告秦露小姐，周阿財先生在前往機場途中被一輛福特汽車撞成重傷送醫不治。肇事者棄車而逃，據說是黃萬通的座車，有進一步的消息我再打電話來。」

「請問你是誰？」

對方已經將電話掛斷了。

秦露見呂奇一臉茫然之色，連忙問道：「呂奇！怎麽了！」

「周阿財是誰？」

「就是周家的老賬房啊！」

「他不能來了。」

「爲什麽？」

「在前往星洲的途中，被一輛福特汽車撞成重傷，不治身亡。據說那輛車子是黃萬通座車。」

「哦——」秦露先是一聲驚呼，接着憤怒地說：「這是有計劃的謀殺行爲。可惡的黃萬通！」

呂奇突然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因而微笑着說：「秦露，妳不該生氣，應該大笑。」

「爲什麽？」

「這樣一來，黃萬通謀殺周伯鈞的事實豈不是更加明顯嗎？」

她笑了，在嬌媚的笑容中有濃厚的得意神色，伏在呂奇的身上拍打着：「呂奇，你眞是個聰明的傢伙。」

「秦露！妳也不笨呀！」

「我們這一對眞是天造地設。」

呂奇輕佻地說：「秦露！爲了我們即將發財，似乎該慶祝一番。」

「難道要開一瓶香檳嗎？」

「不！是要……」呂奇一隻手從她恤衫的下端侵了進去。

秦露突地用力掙脫了那隻手，冷冷地搖着頭說：「不行。」

「秦露！眞想不到妳的觀念如此保守。」呂奇面上透露出失望的神色。

「並非保守，而是有很重要事等着你去做。」

「什麽事？」

「去游說白娜。」

「對！」呂奇從床上一躍而起。「妳不說我倒忘了。白娜的供詞是我們的計劃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秦露嬌笑着說：「自然我也會準備好一份使你意想不到的好禮物。」

如果說這是秦露對呂奇的一項承諾，毋寧說是一個誘惑還要恰當得多。

這時，天色已經大亮了，人、車都已經絡繹不絕地出現在街頭。呂奇走出奧林匹克大飯店之後，站在路邊考慮了一分鐘，匆匆進入了路邊一座公用電話亭。

電話撥到警署，精刀充沛的霍金斯帮辦竟然通宵達旦地在等候呂奇的消息，他劈頭就問道：「嗨！你的進展如何？」

「還不錯。」呂奇不想在電話中談得太多。「星洲方面的資料到了嗎？」

「恐怕要等到八點鐘以後，國際刑警組的『電子傳送組』要八點鐘才上班。」

「我想加要一份資料能一齊到嗎？」

「說吧！」

「今晨星洲通往國際機場的路上出了一件車禍，死者名叫周阿財，最好能將全部資料弄來。」

「好！我立刻以長途電話與星洲連絡。還有別的事嗎？」

「請敎：貴地許多餐廳酒吧都是二十四小時通宵營業的，土耳其浴室如何？」

「呂奇，那得要看那一個區域的土耳其浴室，你要問那一家？」

呂奇掏出周宣祈留下來的那張卡片看了一眼，回答對方：「名字很香艷，叫做『妙女郎』。」

「哈哈！」電話聽筒裏傳來霍金斯的爆笑。「去吧！那裏是永不關門的，當心被那些『妙女郎』拆散了你的骨頭。」

「但願她們拆散之後再能重新裝配起來。」

「呂奇，」霍金斯的語氣又正經起來。「我們何時見？」

「九點鐘如何？」

「好的。出『妙女郎』土耳其浴室向右轉，走五十碼有一家『威基基餐廳』，我在那兒等你。」

「OK！」呂奇與高采烈地應着。

（未完・二）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著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過龍江受八老太爺的「叩天掌」之後，重傷逃去，八老太爺忙去搶救宮九如，救醒之後由手下抬起回杭州，而八老太爺帶着一小斷上路，附近嶺岳重疊，四處不見山泉，兩人口渴難當，忽見一老樵夫走過，腰上掛着三個柑桔，便求老樵夫將柑桔賣給他，老樵夫答應了，還對八老太爺說不遠處有個瓜園，八老太爺高興地去了，果見一瓜園，看園子的小伙子給了個大西瓜讓八老爺子兩人飽餐一頓，這時園內却來了一個紳仕，此人一出手抓取小廝身上的古琴，八老太爺這才認出那人正是六十年前被他毒死的陸青桐，此時八老太爺已中毒，無法動彈……

姑娘灌烈酒　醉後吐眞情

這個姑娘一路趟着雨水，直由對街走了過來，身後牽着一匹高大的灰鬃大馬，人馬被雨水冲洗得油光水亮，一逕直奔到眼前。

小夥計柱子只覺得眼前金星亂射，看了個唏哩嘩啦，不經意全身早成了落湯鷄，只是望着對方姑娘發楞。

「對不起，」那姑娘向着他點了一下頭：「給我找個座兒，要獨個兒的。」

「是……有有……請——！」

那姑娘淡淡的笑了笑怪凄凉的樣子。

「啊，對了，還有我的馬，痲煩給牽到廐裏，好好餵些草料。」

「是是……有有……」

好像是除了「是」和「有」之外，別的話他可全都忘了——等到接過馬，轉交給另一個小斷，拉向槽頭的當兒，這才忽然傻了臉。

只顧了「是是是」「有有有」把客人讓到了屋裏，眼睛在座頭上這麽一邊掠，他可眞的傻了臉啦。

却只見滿屋子黑壓壓坐的都是人，加上了許多臨時新加上來的座頭，可眞是擧步維艱，老天，再還能從那裏找到這麽個空座兒讓給眼前這個姑娘。

「這這……」柱子紅了臉了：「眞對……不住……我可眞是沒地方……安置……這……」

大姑娘早已把一身油綢子雨衣脫了下來，露出了裏面的緊身衣褲，長身細腰，襯着烏黑的一頭長髮，看過去越見標緻，一聽見說是沒有了座兒，臉上表情可就透着失望，兩道秀眉可就顰在了一塊兒，似乎有些怪對方小夥計爲什麽不早說。

「可，眞是對不住……這裏早就客滿了！」

這話可就更有語病了，既是早就客滿了，爲什麽現在才說？心裏一氣，也不多理他，只拿着一雙冷冷眸子瞧着他，那意思是說倒要看看你怎麽安置我，想打發我走可沒那麽容易。

「這……」柱子可眞是作了大難。

大姑娘冷冷哼了一聲，往後面退了幾步 拿背靠着身後的牆，抱着一雙胳膊，似乎是要在這裏泡上了。

柱子無奈，只得端上了一把椅子，陪着笑道：「大姑娘，你就請先坐一會兒吧，待一會有了空兒，再請上座，可好？」

這個姑娘用着她那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向他掃了一眼，隨即不吭聲的坐了下來。

柱子這才鬆了一口氣，趕忙轉身張羅着倒茶拿手巾把兒，大姑娘接過了熱騰騰的面巾，剛要往臉上抹，想是忽然發覺出上面的氣味不堪承受，皺了皺鼻子，又退了回去。

「嘻……」柱子嘻着一張大嘴：「大姑娘你貴姓呀？這是往那裏去呀？」

人家姑娘可是正眼也不瞧他一眼，說了等於沒說，她好像壓根兒沒聽見一樣。

這時方才那個牽馬的小廝，才揹着大姑娘一具簡單的行囊走了進來，嘿，柱子這才發覺到，行囊外面還插着有一口寶劍——不用說，對方這個姑娘準是個跑馬賣解的江湖少女了，却又看上去文文靜靜地，一些兒也不沾江湖氣息。

即使是坐着，也怪不是個滋味，滿屋子亂哄哄的客人，笑聲、叫聲、呼盧喝雉的猜拳聲音，眞能把耳朵給吵聾了。

大姑娘忍不住正要站起來冒雨離開，即見一個頭戴着瓜皮小帽的店家由裏面步出，睜着一雙黃眼睛珠子東張西望，賊也似地。

忽然一眼看見了角落裏的這位姑娘，頓時堆起了滿臉的笑容，一路殺出重圍，直到眼前。

「這位大概就是麥大小姐吧？對不起，怠慢，怠慢！」一面說，這店家一手摘下了頭上的瓜皮小帽，連連直向着面前大姑娘打躬不巳。

大姑娘驚了一驚，盯着他說：「你怎麽知道我的姓，誰告訴你的？」

「這……大小姐你馬上就知道了……」一眼看見了面前的的柱子，立時瞪眼作色道：「你可眞是糊塗蛋一個，沒位子你不會往後面帶嗎？」

柱子吶吶的道：「後……面？後面不是客棧嗎？……」

「混蛋東西！」那店家怒聲斥道：「客棧裏不是照樣吃飯……還不把大小姐的行李揹着？」

敢情來人是這裏的主人之一，人稱「二先生」的賬房兼管事，他姓曹，人家都管他叫「曹二」，經他這麽一喝叱，柱子那裏敢出聲？立時揹起了大姑娘行囊，往後院裏就走。

大姑娘還有些轉不過彎來，只看着曹二道：「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大小姐妳跟我來見一個人，一會妳就知道了。」

原來這位姑娘正是麥小喬，前些恭送父母入川，在哥哥家住定之後 終是閑不下來，過了幾天，稟明父母說是欲往九華山尋師，二位老人家雖是十分割捨不下，無奈情知愛女自爲「金鷄太歲」過龍江擊傷之後，雖賴鳳姑娘之續命金丹保住了性命，身上仍有餘毒未去，早晩不定那一天發作起來 便是不了，偏偏這類潛在毒傷，一般醫家萬難解救，也只有寄望那些山野奇人異士，是以小喬說要轉回師門，麥氏二老便也不再阻攔，一番叮囑之後，含淚而別。

麥小喬原本是想去九華尋師，半路上想到了關雪羽，終是放心不下，便取道江浙欲向皖南切入，心裏甚是猶豫。

她心裏雖是一直惦念着雪羽，却不知他如今落脚之處，記得臨別之際，關雪羽曾說過，如欲打探他的下落，便去「出雲寺」問出雲和尚便知，於是她便私心打定了主意，先去找出雲和尚。

却是沒有想到，方入浙境，便遇見了這陣子大雨，雨勢之大，簡直前此未見，勢將要延續數日，說不得，也只好先在這裏住了下來。

此刻 曹二忽然道出了她的姓氏，說是有人要見她，便不禁令她暗暗吃驚。

她此行外出，爲恐啓人疑竇，衣着行止 儘量隨俗，絲毫不顯出異樣，想不到依然爲人認了出來。

這時一面隨着曹二向裏面行走，心裏却忐忑不定，暗忖着如是老金鷄等一夥強人，便將如何是好，心裏忖思着見面後應處之道，已同着曹二步進到後院「廣和客棧」。

一彎長廊直通內院，滿園蕭瑟，襯以半池枯荷，一切在「雨」的襯托之下，更顯得無限惆悵。

雨勢實在太大了。

唏哩嘩啦由兩廊邊簷傾潑下來的雨柱子，看上去就像是兩條大水龍。

這道朱紅色長廊一路蜿蜒伸展，直達湖心，就在那湖心之處，聳峙着一座六角石亭，儘管風雨交加，這湖心一亭，却獨能享受到風雨中的寧靜。

顯然那神秘的客人，便在湖心亭了。

麥小喬忽地停住脚步，道：「這人要見我麽？」

曹二笑道：「是是……」

麥小喬道：「我剛來這裏，他又怎會知道？別是認錯了人吧！」

曹二道：「萬萬不會，大小姐既是姓麥，便錯不了……」

方說到這裏，即見前面六角亭驀地啓開，由裏面走出來一個身着半短長衫，白長襪，足踏一雙多耳芒鞋，高個頭的尖臉漢子。

曹二忙站住脚道：「這位麥大小姐，我給請來了！」

尖臉漢子那張死人也似的臉上，看不見一些笑容，點點頭道：「沒你什麽事，下去吧。」

曹二笑着應了一聲，躬身而退，一面招呼着身後的柱子，儘自把麥小喬的衣物行囊，扛向後面客房。

這裏，那個尖臉漢子，掀動着一雙吊梢眉，一雙凸出的眼珠子，咕嚕嚕在麥小喬身上轉了一轉。

「是麥姑娘麽？我家姑娘等候多時，裏面有請。」

「你家姑……娘？」

麥小喬顯然爲之一驚，接着也就猜出是誰了。

「難道是鳳……姑娘？」

想着遂即快速步入亭內。

果然沒有猜錯。

但只見偌大的六角亭裏面 擺置有一席講究的飯菜，鳳姑娘獨自一人坐在席前，却另設有一個座位，杯箸排置，却是空着。

「是你，鳳姐姐……」

鳳姑娘身着粉紅，却披着水綠色的一領長披，一蓬秀髮，又黑又長的直披肩後，想是獨個兒飲了一些酒，臉上微微現出一抹酡紅，更自憑添了幾許嬌嫵。

「請坐——」她微微含羞笑說：「專爲了等妳，這一桌子菜，我還沒有下筷子呢。」遂即轉向身後的尖臉漢子：「大四兒，給麥姑娘獻茶。」

尖臉漢子「大四兒」應了一聲，轉身倒茶。

雖是客居之間，她這裏可是一應俱全，敢情無異於她的行宮別館。

「姐姐妳太客氣了……」

說着，麥小喬隨即在那張空着的坐位上坐了下來。

這一切簡直就像個「謎」，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兒，她可還眞的有些弄不清楚，不過，在這個地方，碰見了這個人，却是一件意想不到 令人喜悅的事情。

大四兒獻上了精瓷蓋碗的一碗香茗。

麥小喬實在口喝了，端起來輕輕呷了一口，只覺得茶質清碧，入口生芬，端是上好佳茗。她的眼睛不經意的又注意到對方鳳姑娘纖纖玉指上的那枚碧綠的翠馬蹬戒指上，白手碧翠，相映生輝，却是美極了。

「她可眞是個美人兒……也眞懂得享受……」

再低下頭看看自己的布衣裙釵，光淨的十根手指頭，未免相顧失色，她雖自幼生長在宦宦富貴之家，可沒有養成一些兒嬌貴氣息，像眼前鳳姑娘這般排場享受，也是從來未曾有過。

老實說，這個人——鳳姑娘，對她幾乎是完全陌生地，對於「她」，她有太多的納悶兒，太多的好奇。

其實，鳳姑娘又何嘗不是一樣？

四隻幾乎是一樣清澈，一樣美的眼睛，有意無意的彼此都在靜靜觀察着對方。

「你眞美……」

鳳姑娘微微笑着，發出由衷的讚美。

其實這句話，小喬早巳經說過了，只是在心裏說，沒有出口而已。

「姐姐怎麽也在這裏？」

「我比妳早來兩天，」鳳姑娘的那雙澄波雙瞳向着窗外瞟了一眼，窗外仍然是大雨如注：「可巧碰見了這陣子大雨，就被留了下來。」

「妳又怎麽會知道我來了這裏？」

「這可是一件巧事……妳過來。」

一面說，她隨即走下位來，麥小喬跟着過去。

鳳姑娘望向另一側，推開一扇窗，大雨之中，即現出了當前不遠的街景一面，包括廣和居館正面大街在內。

「明白了吧，」鳳姑娘說：「我的眼尖，妳一來我就看見了。」

小喬這才明白，笑笑道：「可是我們就兩個人，也犯不着叫這麽多菜呀？」

「我習慣了！」鳳姑娘淺淺憂鬱的眼神兒，在她臉上轉了一轉：「人的一生，就像螢火虫一樣的，即使有那麽一丁點兒光，又能光彩多久？尤其是我們女人家，所以，別那麽刻了苦自己，該吃就吃一點該玩就玩一點，有好穿的好戴的，別藏着啦，趕快穿戴起來，怎麽舒服就怎麽過，莫待春去冬來……」

眨了一下眼睛，她似顰眉却又笑了，露出的一排白潔復整齊的牙齒，忽然像是觸及了什麽，搖搖頭就不再多說下去。過了一會兒，她才指了一下桌子：「我們吃吧，菜可是要涼了。」

小喬肚子實在也餓了，對方既是一番誠心，也就不再客氣，兩個姑娘家就大大方方的吃喝起來。

「妳可會喝酒？」

小喬搖搖頭，一笑說：「不過，妳有興趣，我也可以奉陪一些。」

「好極了……」鳳姑娘眼睛一掃旁邊的大四兒：「給麥姑娘斟酒。」

大四兒答應了一聲，雙手自矮几上捧起了一個古瓷小小酒壺，正待上前。

「慢着！」鳳姑娘喚住了他，看向小喬道：「我差一點忘了，妳是不能喝酒的……幸虧，幸虧……」

「爲什麽呢？」

「妳身上有傷，怕是見酒就發……」

小喬這才想到了自己的毒傷未去，果然是喝不得酒。

鳳姑娘說：「我平常一直是不喝酒的……妳猜我爲什麽會忽然又發了酒癮？」

小喬搖搖頭道：「爲什麽呢？」

鳳姑娘說：「那是因爲我忽然想到，我們女人實在太可憐了……很多事男人能，我們女人就不能，我就是不信，所以乾脆就喝它一個痛快……」

小喬「嗯！」了一聲，半笑道：「說的也是……只是這……又何必？」

鳳姑娘瞇起了一雙「鳳」眼，含着笑說：「巧的是，我在這隻老金鷄的住處，發現了好多前朝的佳釀……棄之可惜，我爹爹嗜酒如命，就帶了些預備孝敬他老人家，一時興起，就打開了一罎嘗嘗……」

「味道怎麽樣？」

「好是好，就是太辣了一點……」鳳姑娘張開櫻口，吐了一口氣，用手搧了搧，顯示着她根本就不擅飲酒。

一旁的大四兒，忍不住上前一步，剛想開口，就被鳳姑娘的目光阻止，他終於不敢再置一詞，搖搖頭嘆了口氣，隨即退回原處。

自從上次跟踪鳳姑娘，慘被修理之後，大四兒算是乖得多了，也學會了看眼色兒說話，像是現在，鳳姑娘喝多了幾杯酒，表面無事，一旦發作起來，便是不行了，大四兒還是三緘其口，悶不吭聲的好。

酒入愁腸，似乎增加了無限惆悵。

鳳姑娘向着她的跟班兒大四兒揮了揮手道：「你到外面去，這裏用不着你。」

大四兒怔了一下，終於吶吶的道了聲：「是……」隨即退出。

他前脚退出，鳳姑娘隨即用手捧起滿滿一斛酒，大口的飲了精光。

小喬「呀！」了一聲，睜大了眼道：「別喝醉了……」

鳳姑娘斜乜過一雙鳳眼瞟着她，笑得

那麽「邪」：「這點酒……又算得了什……麽？唉……我心裏悶得慌……喝點酒，也許會好受些。」

說罷，又自斟了滿滿一斛。

小喬倒是一番好心，皺着眉毛說道：「我看妳是不能再喝了，喝醉了可怎麽是好？」

鳳姑娘這時臉上一片桃紅，看過去益增嬌媚。她臉上顏色過於白皙，又不着笑容，看上去冷冰冰地，令人不敢親近，現在喝了酒，臉現酡紅，再加上不拘言笑，頓時如春花怒放，望之如桃李爭春，嬌艷極了。

「妳放心吧，我不會醉的……我只是心裏千頭萬緒，不知向誰吐訴才好。喝一點酒鬆弛鬆弛 果然像是好受得多。」

小喬肚子原本餓了，這麽多佳餚在前，她也就老實不客氣，一口氣吃了兩碗飯，又吃了好些菜，喝了一碗湯，這才放下筷子。

鳳姑娘在她吃飯的時候，只是不停的喝酒，直到把用紅布包着的滿滿半罏子酒喝了一個精光，才停了下來。

小喬嚇了一跳，道：「吃點飯吧！」

鳳姑娘搖搖頭，却由位子上站了起來，一直走到窗前站住，外面風雨不息。

二女併肩而立，眺望着大雨的天——

「好大的雨呀……」小喬說：「這一下旱象總可以排除了吧，不知道我們那邊下了沒有？」

鳳姑娘雙手攏了一下肩後長髮，連帶着她身後的一領披風，都被大風吹起，一平如肩，模樣兒更俏了。

六角亭內灌滿了風，迂迴不出，「轟轟」作响，聲勢頗是驚人。

「妳不是回四川了麽？」鳳姑娘眼睛注視着窗外，却在跟麥小喬說話：「怎麽又來了，莫非有什麽未了的事？」

「喔……」小喬搖搖頭，吶吶道：「倒也沒什麽……只是想回去看看……」

「難道還有什麽妳放不下的人？」

說着，她忽然轉過臉，睜大了一雙眼睛，直直地看着小喬，這話可是說得過直了，小喬被她這麽直直地注視着，原來很自然的表情却變得不自然了，由不住臉上微微紅了一紅，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鳳姑娘忽然笑了。

「妳怎麽不說話了，是不是我猜出了你的心事？」

小喬搖搖頭，怪不自然，又有些生氣的道：「我有什麽心事？妳別亂說——」說了就把頭轉向一邊，直向窗外望去。

鳳姑娘輕輕哼了一聲：「難道妳眞的不想知道他的消息下落？」

小喬心裏由不住微微一動，回過眸子來瞟了她一眼：「我不知道妳在說些什麽？誰的下落？」

「哼！妳可眞會裝蒜，」鳳姑娘揚了一下頭：「既然妳不想知道，我也就不再多說了。」

麥小喬臉上一紅，笑了笑道：「妳是說關先生？」

鳳姑娘看了她一眼：「不錯，就是他，關先生。」

麥小喬由不住臉上又紅了一下，想了想，落落大方的道：「他的近況可好？」

「好極了……」鳳姑娘眨了一下眼睛道：「妳想知道他住在什麽地方麽？」

說完，她靜靜地向小喬注視着，微笑了笑，笑容裏包涵着幾許神秘，却是「諱莫如深」。

麥小喬總是不便承認，微微搖了一下頭：「那倒……不是……我只是想知道他的近況如何？……我父母對他一直心存掛念……」。

「妳自己呢？」

鳳姑娘的那雙眼神兒，忽然變得極其犀利，像是兩把鋒利的七首，直刺到小喬心窩裏。

麥小喬可是有些臉上掛不住了，以她性情，平常要是有人敢對她這麽無理說話，她早就還以顏色了，只是眼前這個鳳姑娘，却是有大恩於她，甚至於她家門中人，那就不便發作了。

聆聽之下，她乾脆不答理她，把頭轉向一邊，臉上神色明顯的現出了不悅。

鳳姑娘迎着冷瑟的風，苦笑了笑，忽然道：「我們不談這個了……」

一陣寒風襲過來，她脚下情不自禁的搖幌了一下。

麥小喬忙自攙住她道：「呀——妳有些醉了。」

鳳姑娘掙開了她的手，搖搖頭，道：「別胡說……這點酒，算得了甚麽？」

話雖如此，她却情不由己的現出了醉態。須知她素來不擅飲酒，也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喝過，再者所飲之酒，正是當日過龍江取自古堡所藏地窖；數百年前的烈酒，酒性奇強，雙重原因之下，她如何挺受得住？

這陣子迎面寒風，猝然間引發了強烈的酒興。

鳳姑娘忽然覺得酒力上衝，一陣子天昏地黯，心裏却明白是怎麽回事！却不願在人前出醜，身子幌了一幌，便在近窗前的一張石几上坐了下來。

她想嘔吐，身子前傾，探出窗外，乾嘔了幾聲，却是吐不出來。

麥小喬看着，心裏老大的不忍。

「鳳姐，妳可是眞的醉了……我扶妳到屋裏去休息休息吧……」

說罷，再也不由她使性子，胳膊上着力，用力的把她攙了起來。

鳳姑娘眞的醉了，一頭秀髮，雲也似的垂了下來。手觸處全身滾燙如焚，恁地星眸圓睜，幾番作勢，却挽不回已經癱瘓了的醉態。

「謝謝妳……妳就扶我一把吧……」

「妳就別客氣了！」

麥小喬攙着半醉的鳳姑娘一脚步出了湖心亭，只把一旁守侍的「大四兒」嚇了一跳。

「怎麽了，我家姑娘，她怎麽了？」

搶上幾步，就要去攙扶，却被鳳姑娘推了開來。

「沒你甚麽事……我只是多……喝了一點酒……」

「唉……」大四兒重重地嘆了一聲道：「剛才不是早跟姑娘說過了麽？這種酒喝不得……偏偏又在這當口兒，不是誤事了麽？」

麥小喬道：「不礙事——她只休息一

會兒也就好了，你頭前帶路吧！」

大四兒也只有搖頭嘆氣的份兒，他雖受鳳七先生嚴詞關照，一路照顧鳳姑娘的起居飲食，不得出半點差錯，無奈這位姑娘任性，動則大發嬌嗔，好幾次差一點連命都送掉，那裏還敢有所頂撞？只是職責所在却又不能置若罔聞，須知道一旦那位背後的鳳七先生怪罪下來，自己便眞有十條小命，也是難以保住，這可是左右爲難的一件差事，却又不容他抽身而退，也只好克盡棉力 勉爲其難了。

好在，這座園子，自鳳姑娘下榻於此，便整個的包了下來．倒不愁外人撞見，否則張揚出去，可就麻煩，尤其是眼前這當口兒，可是一點點紕漏也出不得，大四兒心裏一個勁兒的這麽嘀咕着。

穿過了曲折的長廊，一逕來到了後院客舍。

大四兒老大不放心的回過身來道：「還是我來……吧……」

鳳姑娘雖在醉酒之中，心裏却清楚，只向着大四兒揮了揮手：「去……給我滾的……遠遠地……」

大四兒眞傻了臉啦。

「姑娘妳……」

「再說一句 我把你眼珠子給挖了出來。這裏沒你甚麽事，不叫你來不許你進來……去去……」

邊說邊自連連向着大四兒揮手不已。

大四兒直恨得頻頻咬牙．一腔忠心，不意竟自落得不如此下場，心裏一陣子難受，只覺得遍體生涼，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呆在當地，可叫做不是個滋味。

倒是小喬看不過去，含笑安慰他道：「你就下去吧，你家姑娘都有我呢，包管沒錯兒……」

大四兒望着她苦笑了笑，一時連眼淚都淌了下來。

× × ×

把鳳姑娘擱在了床上。

這一霎，天色昏黯的厲害，大雨兀自不停的落着，雖然還沒到天黑的時候，却幾乎已經像是「天黑」了。

關上了窗戶，點亮了一盞燈。

望着床上的鳳姑娘，麥小喬無可奈何的舒了一口氣，她的臉色緋紅．摸起來燙人，一雙娥眉緊緊皺着，紅而薄，呈現着動人弧度的咀，緊緊地綳着——那麽醉態掬人，看着也令人憐愛。

她那裏不時的吟上一聲，翻個身子，散亂的髮絲任性的披下來，像是一片雲，而雲中的這一隻「鳳」便更加難以令人猜測了。

即使像她——鳳姑娘 這等武功之人，一旦醉倒之後，景象亦是如此 由此推想她所飲用的酒，該是何等的醇烈了。

「水……水……」一聲聲的曼吟，出自鳳姑娘的芳唇，她確是有些醉糊塗了。

麥小喬應了一聲，趕忙站起來，由一旁暖壺裏倒出了一杯，走過去扶起她來。

婆娑的燈光之下，鳳姑娘臉紅如火；身上的熱煞是燙人，小喬嚇了一跳——

「哎呀！這麽熱，我看妳八成竟是病了！得找個大夫來瞧瞧才行……」

「用……不着……」鳳姑娘用力的搖頭，咀裏含糊的說：「我……身上……有藥，清……心……散……」說完了，麵條兒似地又軟了下去。

小喬答應着，把她身子放好了。

對方說出了「清心散」三個字，毫無疑問的，這是一種藥名，那就在她身上搜吧。

鳳姑娘可眞的醉得厲害，睡在床上，霎時之間已似人事不省。

麥小喬見她醉態如此，也是心裏發急，當下，先把她脚上鞋子脫下來，靴子方脫，叮噹兩聲，各自落下了兩「小刀，嚇了她一跳。

檢視之下，見是一種薄如紙片，狀似柳葉的細小的物件。

麥小喬在手裏掂了掂，份量極輕，比了比，恰與中指一般長短，往手上一附，任他神仙也瞧不出來，諒必是一種稀罕的暗器，鳳姑娘竟然把它隨身藏在靴子裏面，也眞是有心人了。

脫了靴子再脫衣裳、披風、長裙……還眞費事，好在彼此都是姑娘家，倒無須忌諱。

以鳳姑娘那等自負、嬌縱任性的人，也竟然有被人隨意擺佈的一天。

衣服脫光了，拉一張絲被把她蓋上，麥小喬這才鬆了口氣，瀰漫在眼前的酒氣重極了，麥小喬被薰得受不了，跳起來去一邊打開窗戶，讓大股的冷風灌進來，才像是好一些。

窗戶一開，才看見鳳姑娘的那個跟班大四兒，遠遠打着一把傘，佇立在雨地裏，兀自向這邊戒備着，倒是眞的盡忠職守，誠是難得。

吹了一會兒風，麥小喬才又把窗戶關上，想到了還沒有爲對方找藥，這才找到了她藏在裙邊的細皮革囊，裏面漲鼓鼓地，裝的東西不少，小瓶小盒子多的是，可就不知道那一個裏面裝的是「清心散」。

摸了一會子也沒有找着，麥小喬乾脆嘩一下子倒在了床上，一時琳瑯滿目，玩藝兒還眞不少。

「清心散」裝在一個小小的扁盒子裏，是一種小小的淡黃顏色丹粉，那盒子形式橢圓，上面有幾個凸出的陽文字體——「金鳳堂秘製」。

麥小喬方待取藥在手，眼睛無意中瞟了瞟，却看見了一方打着相思情結的頭巾，於是抖開來一看，嘿，上面竟然花花綠綠眞還綉着東西呢。

麥小喬自幼不擅女紅，每見別家姑娘做的好針綫，私心便羨慕不已，眼前這位鳳姑娘的針綫活計，她倒是要好好瞧瞧。

那是一方閃亮着點點星光的湖色上好絲巾，滾着一圈銀絲邊兒，十分雅緻，打開來，先自有淡淡的一縷暗香——李清照詞中的「暗香盈袖」，那「暗香」二字實在是形容女子的鉛華粉脂與本身體香的一種混合味兒，最能令人骨蝕銷魂。

顯然，鳳姑娘這方紅帕上便是這股香味兒。

麥小喬只是注意這方紅帕上未完的繡功——尤其是大紅色絲綫，繡在上面的幾個字，十分醒目，一經觸目，由不住令她爲之怦然一驚。

「雪羽清賞——」

麥小喬忽然睜大了眼，接下來的幾個

更大的字，由不住令她心旌頻搖，那是「永結同心」四個大字，下欵落名之處，却是用銀色絲綫精心繡成的一隻鳳，只是還沒有繡完，繡了一半而已。

看到這裏，小喬的手抖了一陣，只覺得眼前一陣子發黑……她簡直不敢相信眼睛所看到的會是眞的，抖着手，把這方絲帕捧在了眼前，看了又看，認了又認，心裏一陣子酸楚，差一點淌下了淚來。

「雪羽清賞……?」她心裏想着：「這不是闕……大哥……麽?」

那「永結同心」四個字，只要是認識字的人都能知道是什麽意思，不用說，這方絲帕正是鳳姑娘的貼身之物，並由她拿來，親手綉上字，贈與她私心眷愛的闕雪羽，用以爲定情之物。

看着，想着，麥小喬只覺得一時萬念俱灰，遍體生涼。

牀上的鳳姑娘又自翻了個身子，却把一張緋紅的臉，映向小喬——

麥小喬生恐她忽然醒轉，被她瞧見了不好意思，匆匆把那方絲帕收入原來的革囊，偶一抬頭，迎着的鳳姑娘那張醉態擲人的臉，竟似春花怒放般的綻着甜甜的微笑！

「我的天……難道是她醒了，都看見了?」

麥小喬心裏一驚，這麽想着。可是轉瞬之間，她隨即打消了這個疑念——鳳姑娘只不過是在睡夢之中而已。

她剛想喚醒對方吃藥，手方伸過去，却聽見鳳姑娘含糊的聲音說着：「你——要走了……」

小喬一驚，剛要置答。

鳳姑娘却又道：「不……我不要你走……我要你留下來……雪……羽……你知不知道……?」

麥小喬苦笑了一下，這才知道自己錯會了意，敢情人家並不是在跟自己說話，而是跟……她眞想把耳朵捂起來，不要聽，偏偏還是聽見了。

「我要你教我唸書……就像現在這樣的教我……」

麥小喬由不住輕輕嘆了一口氣，不由自已的兩行清淚淌了下來。

鳳姑娘還在不停的說着醉話，小喬却不願再聽下去了。她默默無言的，獨自個走向窗前，打開一扇窗，讓冷風直灌進來，猛厲的襲在她身上。她恍然覺着自己是一根冰柱子，由頭到尾都冰透了。

眼睛看見的是一天飛瀑的大雨，耳朶裏却並沒有聽見雨的聲音，只是混混沌沌的，彷彿置身太空，無人無我……就這樣的，不知佇立了多久，才恍然似有所警，却發覺到整個臉上都沾滿了雨水，雨並且把她上半個身子都打濕了。

麥小喬順手擦了一下臉上的雨水，退回身子，關上了窗戶。那一位兀自在床上醉話連篇胡折騰呢！

「唉！看來她也是個可憐人呀！我這又是何苦?」

起手，用袖子擦了一下淚痕，她就落落大方的走到了鳳姑娘牀前，推了她一下道：「醒醒吧，吃藥啦——」

鳳姑娘驀然一驚，倏地坐了起來。

「啊……我……?」

「鳳姐，妳可是眞醉啦，醉得胡話連篇——」

「我醉了?……」揉着惺忪的醉眼，兀自有幾分意態矇矓。

「得了，別再瞎說了！來，這是妳們金鳳堂的『清心散』，吃上些吧！」

一面說，她就依着鳳姑娘坐好了，把一粒其實是「丹」而名爲「散」的清心散，放到對方咀裏。

她又小心把她麵條兒也似的無力身子倚向床欄，坐踏實了，這才去又爲她倒了杯水，連搖帶哄的，費了好一番勁兒，才算把藥給灌了下去。

眞沒想到，像鳳姑娘這擁有一身好武藝的人，一旦醉倒了，却也是與常人無異，這是遇見了自己，要是在外面，遇見了居心不良的男人，來上這麽一手兒，那還得了?

想到這裏，麥小喬也就越加警惕着自己，往後兒，這酒可是千萬沾不得。

鳳姑娘吃下了藥，醉態不減，拉着小喬一會兒叫「好妹子」，一會兒又是「好哥哥」，又哭又笑，纏了好一陣子才像是藥力發作，慢慢的安靜下來。

麥小喬把她侍候着躺好了，摸摸她仍是滾燙滾燙的，按說，她應該離開了，可她偏偏放心不下，當她找到了洗臉盆，在院子裏接了一盆雨水，用條清潔的布巾浸濕了，爲她敷在頭上，這樣兩條替換着，好一陣子，才覺出體温下降，也許那粒「清心散」適當的發生了作用，鳳姑娘就此才眞正的入睡過去。

麥小喬這才鬆下了口氣兒。

她獨自個在鳳姑娘床邊守了一會，見她呼息均勻，又不復再像先前那般胡話連篇，這才放了寬心。

她趕了一天的路，早已累了，鳳姑娘既已服藥入睡，她也就不必再鵠守一旁，當下便熄了燈，悄悄步出室外。

這會子天可是眞的太黑了，再加上大雨如注，可眞是伸手不辨五指。

麥小喬伸手想去摸火摺子，才發覺到原來不在身邊，連同隨身的革囊，都叫先時那個小夥計「柱子」給扛走了，所倖，就在此時，他瞧見了一盞油紙燈籠，向這邊走了過來。

敢情是大四兒走了過來。

大四兒一眼看見了她，輕輕喚了聲：「麥姑娘麽?」

麥小喬見他一身雨衣雨靠，雖然現身廊子裏，身上仍然沾滿了水珠，可見得雨有多大了。

雙方走近了。

麥小喬點點頭說：「你家姑娘可眞是醉了，好一陣子折騰，這會子已服下了清心散，睡着了，大概是不碍事了，你大可放心了。」

大四兒「啊！」了一聲，上前幾步，推開了房門，把燈籠探入照了照，認清了鳳姑娘果然安睡在床，這才輕輕關上門，退出廊內。

麥小喬情知他是不放心自己，不由得有些生氣，轉念一想：「紂犬吠桀」，各爲其主，反而可見這大四兒護主之切，倒也怪不得他。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秋月冷寒星

仲君平．文
可飛．圖

少俠遭蠱毒　三元觀鬧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冷天星白菱秋被陰靈教佈下的白骨陣，黑霧迷漫，鬼影幢幢，二人雖然用掌力驅散，但白菱秋已微中毒，冷天星扶住她奪路而走，正在危急之際，忽然聽到笛聲響起，四周鬼影吱喳之聲逐漸停止，黑霧消散，原來見到一女童手持玉笛走過來，說是奶奶叫她吹的，跟着鼓聲傳來，女童聽到鼓聲又說奶奶叫她回去，告知她們的身世便告辭了，二人知道這是「音功一破陣，連忙下山，白菱秋毒性發作昏迷不醒，冷天星抱住她奪路而逃，來到青雲庵，得到空空老尼將白菱秋救治，清除劇毒，二人只好答應……

空空師太更爲凌厲的大喝道：「不許多問，快依我的話做！」

白菱秋怔了一怔，只好立刻動手，依言把自己的外衣脫去，只剩下貼身所穿的褻衣。

冷天星站立一旁，神色間一副困惑之色，但却一言不發，彷彿空空師太之言，都是天經地義，沒有自己插口的份兒。

白菱秋脫去了外衣，怔怔的站在那裏吶吶的道：「師父，您還要弟子怎樣?」

空空師太道：「妳的毒傷雖然已癒，但還有部份留在體內，爲師還要再給妳治上一治，去把那條牛筋生絲細繩拿來。」

白菱秋痴痴迷迷，只好依言把一旁的牆壁上掛的一條繩子取了過來，恭謹的雙手遞了上去。

空空師太伸手接過，却立刻把她的雙腕牢牢的縛了起來，吊在了樑架之上。

冷天星毫無表情的站在一旁，彷彿這是與他毫不相干之事。

白菱秋也是同樣的面無表情，只見她銀牙緊咬，忍耐着被縛的痛苦，神色間却沒有一絲抱怨之意。

空空師太將白菱秋吊了起來，轉向冷天星道：「記住，爲師要你去辦一件重大之事，限你十日之內辦完回來交差，到時她才能恢復自由，否則她就只能永遠這樣吊着！」

冷天星震了一震道：「徒兒知道！」

空空師太沉聲道：「限你即刻趕去華山，把華山掌門悟非道長殺死，把他的首級取來，這事不能辦到，永勿回來！」

冷天星震了一震，忙應道：「徒兒遵命！」

空空師太重重哼了一聲，道：「現在你可以出去，還等什麼?」

冷天星立刻施了一禮道：「徒兒別過師父！」

轉身大步就走。他不知道自己何以路途這樣熟法，但眨眼之間，就已到達了那庵門之外。

此刻正當午後時光，晴空萬里，冷天星仰視了一下天色，默然忖道：「我不能再多想什麼，此刻重要的是執行師父之命，去殺死華山掌門悟非道長，取來他的首級，救我師妹！」

心念既決，登時飛奔而去！

× × ×

三日之後的黃昏時分。

華山九泉峯下的三元觀前忽然來了一個風塵僕僕的背劍少年，聲稱要見華山掌門悟非道長。

三元觀中立刻起了一陣輕輕的騷動。

當江湖風雲日緊之時，這少年來得實在太過突然，以華山一派的總壇重地，固然不懼於一個少年的攪擾，但他們担心這是風雨欲來的前奏，也担心在這少年之後，還有什麼成名的高手相繼而來。於是，三元觀中立刻採取了幾樁緊急措施。

第一、派人應付住這少年，查明他的意向所在。

第二、派出高手查明是否有同來之人

，百里方圓之內有無可疑人物到來。第三、觀中重地，俱皆派出高手設防，以防不測。

於是，一名老年道人，將這少年接了進去，延入客舍。

那少年自然正是冷天星，在被邀入觀之時，毫不躊躇，隨那老年道人大步而入，旁若無人，更引起了一些華山門人的側目。

在客舍之中，那老年道人客氣異常，獻茗獻菓，殷勤侍候，但冷天星面目冰冷，喜怒哀樂，一絲不形於色。

那老年道人乃是華山護法之一，在華山派中列於一流高手之林，見狀不由暗暗心驚，單從表面上看來，這少年實在不是一個易於對付的人物。

當下侍候了半天，試探着問道：「施主高姓大名？」

冷天星哼了一聲道：「冷天星！」

「冷天星……」那老道沉思了一下，似乎這名字聽來十分耳熟，但一時却又想不起是在那裏聽過，沉忖了一下，又道：「令師的名諱可否見告？」

冷天星毫不躊躇道：「空空神尼！」

這又是一個十分耳熟的名字，但那老道想了半天，仍然沒想出一個所以然來，只好又道：「施主此來究竟有何見教？」

冷天星忽然推案而起，大叫道：「專程前來取回悟非老道的頂上人頭！」

那位受命接待冷天星的護法其人道號悟元，是掌門悟非道長的師弟，在華山派中，不但地位尊崇武功高強，而且富於機智，長於辯才，任何場面都能從容泰然處之，故而剛才由他來應付這神秘的訪客。

及至聽得冷天星之言，不由既感驚異，又覺奇怪，呆了一呆道：「施主可否再說一遍！」

冷天星雙目一瞪，大聲道：「在下專程前來取回悟非老道的頸上人頭。」神態冷硬，絕無瘋傻之態。

悟元眞人不由心中暗暗打鼓，雖說他閱歷豐富，精於察言辨色，但對冷天星却有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但他畢竟是應付過大場面的人，心中雖然感到震驚惶惑，但表面上却不流露出來，僅只從容一笑道：「施主可知此人是誰麽？」

冷天星毫無表情道：「華山掌門。」

悟元眞人皺眉道：「那麽冷施主是與敝掌門有仇，還是與華山派有仇？」

冷天星怔了一怔，接口道：「這……這……」

他腦海中模模糊糊一片茫然，「這」了半天，竟沒這出個所以然來。

悟元眞人目光一轉，道：「那麽冷施主因何要來取敝掌門的首級？」

這次冷天星答覆得倒是十分乾脆，只聽他朗聲道：「乃是奉了家師之命！」

悟元眞人慢悠悠的道：「那麽是令師與敝掌門有仇了？」

冷天星目光呆滯，大聲道：「這個……在下並不清楚……」

雙目神光激射，厲聲道：「悟非老道在於何處？」

悟元眞人從容笑道：「敝掌門出外散步，大約不久即回，待他回來之後，貧道即刻把他請來，直接與冷施主見面！」

冷天星頗感失望的道：「他到那裏散步去了？」

悟元眞人搖搖頭道：「這就難說了，山前山後，山左山右，單是華山的名勝古蹟，就有數百處之多，誰知他在何處徘徊留連？」

冷天星站起坐下，坐下站起，一副焦燥不安之色。

最後，只見他雙目怒睜，道：「那牛鼻子一定會回來麽？」

悟元眞人笑道：「自然，敝掌門最遲一個時辰之內必回。」

冷天星咬咬牙道：「好吧，我就在這裏等他一個時辰。」

悟元眞人目光悄悄一轉，道：「貧道尚有幾件小事需要處理，冷施王可否獨坐一會？」

冷天星煩燥的點點頭道：「如那悟非老道一個時辰之內不回，冷某就要把這座三元觀踏成粉碎，把所有的牛鼻子殺個精光！」

悟元眞人毫不躊躇的說道：「如若敝掌門未曾依時而回，任憑冷施主處置就是了。」

打個稽首，從容出屋而去。

休看他與冷天星對坐之時從從容容，行所無事，但一經走出客舍小院，神色却突趨緊張。

四名護法眞人早在院門轉角處一字兒攔住去路，同聲問道：「師兄可看出那娃兒的路數來了？」

悟元眞人搖頭一嘆，以傳音入密道：「說話小心，此人年紀雖輕，武功已入化境……」話鋒一轉，又道：「此地佈置得如何？」

四名護法眞人也各以傳音入密道：「本派精銳之衆，如三十六劍士，十二神劍等均已暗暗佈署四週，只要一聲令下，立刻就可以由有利的方位同時馳出，一齊動手！」

悟元眞人吁出一口長氣道：「如此就勞四位師弟分四方監督……」

神色沉凝的接下去道：「事關重大，非到萬不得已之時，切勿輕動。」

四名護法齊聲一喏，分別退了下去。

悟元眞人脚步加速逕向玄眞閣走去。

在玄眞閣中，一片黃影閃動，數十名全眞羽士俱都正在鵠候。

原來三元觀中除開當值之人，一部份高手派去客館四周，佈下了重重圍困，一部份去了華山四周探查有無同來之人，一部份則守候在藏經閣，鎭寶樓等觀中重地，除開這三批之外，其餘的重要人物，大都集中此處待命。

悟元眞人匆匆而入，立刻引起了一場輕輕的騷動，所有在場道人，七嘴八舌，爭相詢問。

悟元眞人雙手連搖，誦聲無量壽佛道：「來人自稱名叫冷天星，是空空神尼之徒，這兩個名字貧道頗爲耳熟，但却一時記不起來，不知那位……」

話聲未完，只見弘廣殿殿主悟玄站了起來，說道：「這個冷天星下座倒有些耳聞……」

悟元眞人忙道：「師弟既有耳聞，快

請說上一說！」

那弘廣殿主悟玄忖思了一下道：「兩年前，下座奉掌門師兄之命巡查川湘各地下院之時，曾經聽過此人，據說他是楓江世家冷君豪的後人……」

「啊？」悟元眞人愕然驚呼一聲，道：「這樣說來，他與我華山一派，倒並非毫無過節……」

雙目微瞑，慢悠悠的接下去道：「當年搶奪九重天路綫圖的瑤山之會，毫無結果之後，目標便轉移到了未曾與會的二秋三寒與楓江冷家，結果，楓江世家被殺得落花流水，本派也有三位下院住持參與其事……」

弘廣殿主悟玄接道：「但當時對他們幾家下手最兇的首推陰靈敎……下座所聽到的也是冷天星與陰靈敎之事！」

悟元眞人頷首道：「請接說下去！」

悟玄忙道：「楓江世家被屠戮搜查之後，仍然沒有九重天路綫圖的下落，當時參與的羣雄皆有失望罷手之意，但陰靈敎却毫不放鬆，將惟一漏網的冷君豪之妻與其子冷天星先後擒獲……」

悟元眞人道：「莫非九重天路綫圖眞在他們身上，已被陰靈敎得去了麽？」

悟玄搖搖頭道：「沒有，九重天路綫圖恐怕只是一段謠言，根本沒有此圖 也根本沒有什麽九重天，因此圖而喪失的生命，實在有些冤枉……」微微一頓，又道：「冷君豪之妻聽說自戕而死，其子冷天星則被靈山酒僧救去！」

「靈山酒僧？」悟元眞人喃喃自語般的道：「這位大和尚在武林中堪稱一絕，但以他的武功而論，似乎很難教得出這樣的徒弟，而且……冷天星自稱是空空神尼之徒！」

悟玄殿主眉頭深蹙，坐了下去。

只見另一名白髯道人又站了起來道：「空空神尼下座倒知道一些梗概，聽說她本非佛門弟子，只因她相貌奇醜，失意情海，方才自着尼裝，雖然她武功一道也有一些基礎，但並無藉藉之名，但聽說她在二十年前……」目光一轉，慢慢接下去道：「二十年前她遠走邊荒，在西域住了十餘年，不知遇到了什麽人物，竟然習得了一些醫卜巫蠱之術，而後……」話鋒一頓，住口不語。

悟元眞人急道：「而後如何？」

那名老道人吶吶的道：「下座所知只有這些，而後的一切，下座就沒有聽說過了！」

悟元眞人沉吟了一下，道：「這樣說來，這位空空神尼與本派也不見得有何仇恨，這……」

方才發話的悟玄殿主，猶豫着起身又道：「師兄可問明了他來此之意！」

悟元眞人嘆口氣道：「他聲稱要把掌門師兄的首級帶走。」

「啊！」所有在玄眞閣上的華山道人俱皆啊了一聲 神色大變 俱是一副憤怒之色，大有立刻把冷天星擊斃之意。

但是這份激動之情立刻就平息了下來，悟玄殿主首先忍不住噗哧一笑道：「只怕這娃兒是一個神經錯亂的瘋傻之人，師兄……」

悟元眞人搖搖頭道：「此人雖然神情呆滯，但絕無瘋傻之態，而且以他的武功之高，只怕已達三花聚頂，五氣朝元之境地。」

「啊！」

玄眞閣上又起了一陣輕輕驚呼。

這實在是一件大出常情，令人百思不解之事，以一個年才及冠的孤身少年，獨闖華山三元觀，開口就要帶走華山掌門悟非道長的首級，而又武功奇高，似瘋而不傻，難怪以經多見廣、閱歷極深的悟元眞人也看不出所以然來。

忽然——

只見三名中年道人急步奔入閣中，走向悟元眞人面前，其中之一道：「啓禀首座護法，巡查之人已有羽書回報，百里内並無敵踪 亦不見任何一個可疑之人。」

悟元眞人面色緩和了一下，吶吶的道：「看來他果是孤身一人而來，這……」

微微一頓，道：「本座即刻要晉見掌門師兄，禀報一切！諸位仍請各守崗位，愼勿輕舉妄動！」

不待話落，離開玄眞閣，匆匆向三元觀後進走去。

在一間古樸雅潔的靜室之中，悟元眞人見到了華山掌門悟非道長。

悟非道長身材瘦長，目光炯炯，聞報眉頭微皺道：「這樣說來，要他來見本座就是了！」

悟元眞人連忙諫阻道：「此人雖然年紀幼小，口出狂言，但却不能小覷，因爲……下座已看他的內外成就不同凡響。」

悟非道長笑道：「設若傳揚出去，我華山一派豈不名譽掃地，還能躋身於八大門派之內麽？」

悟元眞人笑道：「依下座之意，凡事應分別輕重利害，掌門師兄身繫本派安危，豈可與一狂徒計較，何況，任憑此人武功如何高明，在華山總壇重地之中，又豈能容他如此輕易而去！」

悟非道長一向對悟元眞人甚是信賴，聞言頷首說道：「既是如此，就由師弟酌情處理，但如有重大決定，還須先行告知本座斟酌妥當才好！」

悟元眞人忙道：「下座遵命！」

身形一轉，即刻退了出來。

由於掌門的授權，悟元眞人駕返玄眞閣，即刻又分佈了幾道令諭，三元觀各處重地的防護高手，調回一半，將重心移往客館，加強圍困實力，另以羽書將在華山四外各處巡查的高手調回一半，準備萬一時應援之需。

此外，則派出四名殿主，直入客館做試探性的挑戰，以期將冷天星的眞實武功造詣弄個清楚。

但悟元眞人一再嚴肅的申明，目的只在試探冷天星的虛實，切勿認眞戀棧，以免發生不幸。

四名殿主肅然受命，立刻聯袂而去。

冷天星在客館之中，正在等得不耐，不停往返踱步，忽見四名老道聯袂而至，立刻大聲喝道：「悟非老道來了沒有？」

四名殿主同聲答道：「敝掌門尚未回觀。」

冷天星怒道：「方才那個老道呢？」

四名殿主道：「去找敝掌門去了，大約不久就會一同回來！」

冷天星怒道：「在下已說過只等一個時辰 到時如果悟非老道仍然不回來，可莫怪冷某心狠手辣‧要使華山一派同化刼灰！」

四名殿主之一的玉虛殿悟明，冷笑一聲道：「華山一派是當世名門正派之一，冷施主這般粗暴無禮，是否有些與武林規矩不合？」

冷天星大喝道：「你算什麼東西，也敢來教訓我！」

他說不出爲什麼自己火氣如此之大，但滿腹怒意却像無法控制，似是除開空空神尼與白菱秋外‧全世界都是他的仇人。

那四名殿主氣勢洶洶的道：「冷施主不該如此目中無人，須知華山派並不是容你撒野的地方！」

這原是悟元眞人授意 故意激怒冷天星，期使出手一搏，試探一下他的武功究竟高深到什麼程度。

果然‧冷天星大喝一聲，右手一探，寶劍鏘然出鞘。

四位殿主那敢怠慢 刷的一聲，各按四方方位站定‧同樣的各自撤出了肩頭的長劍。

要知華山一派數百年來一向以劍術馳譽武林，在華山派中能居於殿主之位，在劍術上的造詣已經不同凡響。

何況四位殿主聯手，那威勢更是不同。但不幸的是‧他們遇上了失去理性的神秘奇傑。

冷天星並不多言‧寶劍斜起 向迎面的道人疾刺而去。

這一招看來雖然威猛凌厲，但出招的手法，却近乎平庸，並沒有什麼值得特別誇張之處。

四位殿主均是久經大戰，經多見廣之人，見狀心頭略定，一左一右兩名殿主長劍斜起，一截冷天星持劍的右腕，一點他的左脅。

迎面的那名殿主則長劍橫攔，去格冷天星刺出的寶劍。

這三名道人出手儘是絕招，雖然手段狠毒，但還是正常的搏鬥格擊之法，最爲歹毒的却是處於冷天星身後的那名道人。

原來他就當三人聯手出招之時，也以迅快無比的動作，一招「鯉躍龍門」，長劍有如一道飛虹，直向冷天星背心刺到。

四位華山劍術名手，在四面齊圍之下，各施絕招‧同攻一劍，在當世武林之中，只怕甚少有人能閃避格拒得開。

四名道人亦自暗感得意，滿認爲一擊之下，冷天星縱然不被擊斃當場，也必身受重傷，再也無法避閃得開。

殊料事實大謬不然，冷天星驀然一聲大喝，刺出的寶劍突然招式一變，像劍鋒之上化出了萬千銀芒，橫掃倒捲，竟在同一招中，分向四人捲去，又彷彿手中的寶劍突然化做了千百柄寶劍同時攻出一般。

這變化是四名道人萬萬料不到的，但聽劍鋒嘯風，呼嘯刺耳，劍氣瀰漫，直罩數丈方圓。

一間待客靜舍 能有多大地方，四名華山殿主縱使想要急流勇退 亦已絕來不及 同時 只見冷天星的神奧劍招，在既經變招出手之後，忽然又是一變 瀰漫的劍氣中突然又橫捲出無數道銀虹‧像靈蛇一般向四外纏了上去。

就在劍氣瀰漫，銀虹四掣，但聽數聲慘呼同起，旋即寂然，客館靜舍之中，已是一片慘象。

原來四名殿主，甫行攻出一招，却在冷天星不可抗拒的威猛劍招之下俱皆當場慘死！

其中兩人身首異處，另一個攔腰斬爲二段，最後一人則肚破腸流，兩條大腿均與身子脫節。

冷天星因怒於四名殿主搶先同時出手，不知不覺中使出了在九重天的八重天闕中所習的上乘劍術裏的一招「摧山塡海」。這是一招無從化解的狠絕之招，華山劍法雖然精深，但這種詭譎招數尚是第一次所見，四名殿主那裏有還手餘地。

一時血濺滿室，屍體縱橫，使華山派出現了一場自開派以來所未曾有的最大慘劇。

冷天星目光冷冷的向四具屍身掃了一眼，重重的哼了一聲，邁步向外走來。

院中靜寂無聲，不見一個人影。

他躍身走出院外，只見殿閣重重，處處纖塵不染，鼎爐之中火光熊熊，但却靜蕩蕩的不見一人。

冷天星略一停立，陡然揚聲大喝道：「快些叫悟非老道把首級獻了出來，否則三元觀立刻將化刼灰！」

迴音激蕩，但却無人應聲。

冷天星怒火激升，長劍一揮，向一支殿柱之上砍去！

但聽一陣蓬然大響，那殿柱吃寶劍一招砍斷，磚石橫飛，瓦片四散，一座偏殿立刻爲之坍了一角。

但三元觀中仍是靜寂無聲，彷彿忽然之間整個三元觀中的道人已經一下子走了個乾乾淨淨。

冷天星怔了一怔，穿門渡戶，盲目向前尋去。

原來他一劍擊死四名殿主之事，立刻傳到了悟元眞人耳中，這消息對他無異有如晴空霹靂。

當下連忙下令採取緊急措施，使圍守在客舍之外的華山高手就地設法掩藏行跡，就算冷天星把整個三元觀當眞拆除，也不要出頭出手。

是以一時之間，三元觀中頓時像是所有道人俱已走散。

悟元眞人則帶領一批高手與華山派中的若干首腦人物，躲入了一座地下密室之中，研商對策。

悟元眞人臉色青中泛白，長嘆一聲道：「料不到這煞星竟比貧道估計得還要高強，這是本派的一場空前大刼，四位殉難的殿主……」

另一位護法眞人起身道：「此事關係重大，眼下勢須稟明掌門師兄，採取必要的應變措施。」

悟元眞人搖搖頭道：「貧道已在掌門前誇下海口，定可消弭這一紛爭，把那煞星擒下，或是逐走，但眼下……」微微一道：「稟明掌門師兄之事，此時萬萬不行，各位可還有更好的對策？」

一名白髯道人猶豫着道：「下座雖有一計，但却不便出口！」

悟元眞人定神時，只見發話的是殿主

之中的悟明，忙道：「師弟有話儘管明說，縱然不便施行，說說又有何妨？」

悟明老道沉聲道：「依師兄等之言，此人身負上乘神功，若稟明掌門，由掌門親出‧難免交手一搏，倘若萬一掌門身遭不幸，在此時此情之下‧勢必使我華山一脈立陷萬刼不復之境，這一着果是萬萬使不得的……」微微一頓，徐徐說道：「但此人近乎瘋傻 見不到掌門，必然也不肯輕易離此！」

悟元眞人若有所悟的道：「悟明師弟之意莫非是使人冒充……」

眉頭微鎖，住口不語。

悟明老道嘆口氣道：「果爾集中本派精銳之衆，也許能夠把他擊斃，但問題是他背後必然有人操縱於他……」

悟元接道：「不錯 最好莫過於生擒此人，迫問眞象！」

悟明老道接口道：「那只有一個辦法‧用毒……」

目光轉動了一下，道：「但本派一向光明正大 不會使用這種下三流的玩藝，何況縱欲使用 急切間也是無處去弄！」

悟元眞人嘆口氣道‧「如此來說 只有使人冒充之一途了！」

悟明忙道：「那人既不會見過掌門師兄之面，自是不辨眞僞。」

悟元眞人道：「但這是白白送死！」

悟明老道凝重的道：「若不如此，只怕尚難預料有多少人因此而死 已經殉難的四位殿主就是最好的說明……」微微一頓 接下去道：「那人迹近瘋痴 既說要帶走掌門首級，見到冒充的掌門之後，自必立即動手，目的既達，諒來他可即刻離去，那時由本派派出高手數人躡踪其後，查明究竟是什麼人主使於他，再定應變之計，豈不從容得多？」

悟元眞人目光眨動，道：「這也是不得已之中的一個辦法，但……」

苦笑一聲，徐徐接下去道：「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要誰去担當這一份有死無生的重任？」

衆人面面相覷，做聲不得。

悟明老道目光一轉，恬然笑道：「此事既是下座所提，自然該由下座担當！」

悟元眞人皺眉道：「這……這如何使得？」

忽然——

就在衆人議論未決之際‧只聽一陣蓬然暴響 遙遙傳了過來 衆人不由爲之一怔‧因爲誰都聽得出來‧那是牆倒屋塌的崩坍之聲。

顯然冷天星在找不到人踪之後‧大發雷霆 已開始着手摧毁殿堂屋宇。

悟明老道苦笑一聲道：「上座如不速做決定，只怕華山派數百年滲淡經營的基業 就要悉數毁在這娃兒的手中了！」

悟元眞人眉宇深鎖道：「師弟既知此行有死無生，可有什麼遺……」

悟明老道沉凝的一笑，道：「爲本派效忠，何惜一死，小弟出家無家，又有什麼難捨難忘之事！」朗聲催促道：「有勞師兄相陪，快些解決此事，否則遲恐無及了！」

悟元眞人雙眉深蹙，激動的握住悟明老道的雙手，流淚道：「華山一派若能因而得脫此刼，實是師弟捐軀之功，小兄當詳細稟明掌門，從優追悼。」

說罷不再遲疑，與數名道人簇擁相隨，一齊踏出密室，向方才牆倒屋塌的聲音傳來之處趕去。

穿過三重殿院，只聽一聲大喝迎面傳來：「站住！」

悟元眞人定神看時，只見冷天星滿面殺機，手橫長劍，正站在一堆倒塌的斷磚殘瓦之前。

悟元眞人回首示意，當先大步迎上前去道：「冷施主，有勞久候了！」

冷天星目射兇光，寶劍一振，喝道：「悟非老道回來了沒有？」

悟明老道並不怠慢，朗誦一聲無量壽佛，聲如洪鐘的道：「小施主如此急於要見貧道，爲了何事？」

冷天星目光一轉，道：「你就是華山掌門悟非老道？」

悟明老道坦然笑道：「貧道正是，施主爲何還不說明來意！」

冷天星面無表情的道：「要找你的並非在下，而是家師！」

悟明老道笑道：「令師何方高人？」

冷天星怔了一怔，伸手一指悟元眞人道：「在下早已向那老道說過，家師乃是空空神尼，而且她要的不是你整個的人，而是你的頸上首級！」

悟明老道試探着道：「小施主可知令師與貧道有什麼仇恨？」

冷天星茫然喝道：「在下只知奉師命行事 誰管她與你有什麼仇恨？」

聲調一凜，道：「快些拔劍，不然你沒有還手的機會了！」

悟明老道負手而立，笑道：「小施主武功高強貧道早已聽手下之人稟明，故而貧道決心成全施主，獻貧道一顆人頭！」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那也隨你，不過冷某並不承情！」

橫劍欺身，就要動手！

悟明老道雙手連搖道：「且慢！」

冷天星怒道：「你又有何話要說？須知……」

悟明老道長笑一聲道：「貧道以一派之尊，甘願獻出項上首級，只想請問施主一事！」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也好，在下同意答覆你一事！」

悟明老道從從容容的道：「小施主雖自稱令師是空空神尼，但一身驚天地泣鬼神的武功，諒來却絕非得自空空神尼‧施主可否坦承，是由何處學來的這一身驚人藝業？」

冷天星半晌無言，茫然良久，不自覺的道：「九重天！」

「啊！」

場中的華山道人俱皆不由自主的響起一片驚呼！

悟明老道縱聲一笑，道：「這樣說來，貧道死得不屈了！」

不待冷天星拔劍趕來，突然以快捷無倫的速度探手拔出肩頭長劍，向自己的頸上抹去。

但見紅光迸現，悟明老道立刻身首異處‧死於非命！

所有在場的華山道人，佛號連誦，俱

皆合什俯首。

冷天星無動於衷的冷笑一聲，閃身檢走悟明老道的首級，裝在預先備就的一隻白綾布袋之中，雙拳微拱，道：「得罪，得罪，冷某告辭了！」

不見雙足移動，人已如大鵬展翼，平地拔起六七丈高，在空中一個轉折，疾如箭射飛逝而去。

就當冷天星馳去不久，四名巳經易爲俗裝的華山高手，相繼騰身而起，跟踪追去！

而後不久，三元觀中傳出了一個使江湖震動的消息。

「神秘刺客」進入三元觀，悟非道長被刺殞命，而且頸上的人頭也被兇手携走，下落不明！

這樣震動武林的大事，不旋踵間，就紛紛擾擾的傳揚了開去！

華山派下令封山，各地下院同時受命封閉，究竟華山派意欲採取何種措施，却無人知道。

於是 江湖武林中俱皆陷於驚恐不安之中。

× × ×

冷天星馳離華山三元觀，心頭的沉重之情，也爲之鬆去了不少。

他沒想到這樁事辦得如此輕易，堂堂的華山掌門會甘願把人頭送給自己，使自己出入華山一派，誅却華山掌門，像探囊取物一般的輕而易舉。

但他此刻的思路只限於狹窄的一面，眼下他只知道自己可以同復師命解救師妹白菱秋。

這兩樁事，就是他目前所有的一切大事。

此外，雖則他腦海中也還有一些糊糊塗塗的意念，但並不願意深思多想，彷彿那些事與他似有關連，又似毫無關連。

於是，他認定方向，向距九頂山約有百里之遙的青雲庵一路急趕。

他心中急如星火，只顧茫然趕路，竟不知巳經走了多久，但天色却黑暗如漆，正在深夜之中。

忽然——

一陣熟稔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冷相公！……」

冷天星爲那聲音所動，不自覺的停了下來，道：「誰！」

只見一個苗條的纖影出現在面前兩丈左右，看起來極是眼熟，但一時之間，却又想不起她的名字。

他怔了一怔，吶吶的道：「在下記不起姑娘的芳名了！」

那少女有些失望的道：「我是秋雲山莊的岳曉秋，承冷相公救命大恩，怎麽冷相公這樣快就把我忘了？」

冷天星強笑道：「原來是岳姑娘。」

神情冰冷的接下去道：「在下尚有急事在身，就此別過了！」

岳曉秋失望得雙目之中巳經滾下了淚水，嘶聲叫道：「你要走了？」

冷天星焦燥的道：「不錯，因爲我有要緊的事，不能在路上多留！」

岳曉秋轉身暗暗彈掉兩滴淚水 強笑道：「至少你總可以告訴我，你要去那裏吧？」

冷天星皺眉道：「去見我師父，跟我師妹！」

「師妹？」岳曉秋又怔了一怔道：「你的師妹是誰？」

冷天星茫然道：「白菱秋！」

「白菱秋？」岳曉秋又怔了一怔，道：「莫非是秋風山莊白家之女？」

冷天星有些茫然的道：「也許是，也許不是，在下並未注意這些！」

岳曉秋心中大感不是滋味，恨恨的道：「你這樣急着同去，大約你們感情一定不錯的了！」

冷天星道：「既是師兄妹，自然感情不錯……不瞞姑娘說家師還有意撮合我倆，日後結爲夫婦！」他說得平平淡淡，神色之間一片冰冷。

這情形看在岳曉秋眼中，聽在岳曉秋耳內，却不由頓時心如刀戮，說不出究竟是什麽滋味！

當下忍不住哽咽了一下，道：「那很好，該恭喜你們了！」

冷天星茫然道：「這只是家師之命，在下不得不從！」

岳曉秋忽而縱聲冷笑道：「自然，你有很好的藉口，可是我恨你！」

「你恨我？」冷天星怔了一怔，道：「在下得罪過妳麽？」

岳曉秋搖頭冷笑道：「沒有，你不但沒得罪過我，而且還救過我，可是你雖是出於救人，迫不得已，而把我剝得半裸，但你却侮辱我的清白！……」

冷天星茫然道：「我不知道妳說些什麽？」

岳曉秋咬牙切齒的道：「你用不着裝傻，我恨你，我永遠恨你，我恨不得殺了你！」

冷天星奇怪的望着她道：「既然妳這樣恨我，我們更沒有什麽說話了……」

岳曉秋銀牙咬得格崩做聲，跺脚叫道：「冷天星，我眞想不到你是這樣無情無義之人，現在，我不但不感謝你的救命之恩，我反而更恨你，你雖然救了我的性命，却折磨我的心靈，冷天星，你這禽獸，豬狗！」

冷天星面色大變，曾有一時滿佈殺機，似是岳曉秋之言觸怒了他，但最後却浮現起一絲困惑的表情，說不出怎樣是好。

岳曉秋揩揩淚漬，忽然一頓雙足道：「冷天星，你記住，我永遠恨你！」

嬌軀彈處，疾馳而去。

冷天星呆呆的站在原地，望着岳曉秋馳去的背影，喃喃自語道：「這眞怪了！我救過她，爲何她要恨我？她那樣對我辱罵，爲何我又不下殺她之心？」

終於，他像得到結論一般的自語道：「這事只有問過師父才能明白！」

忖思之間，拔步欲行。

忽然，耳際間又聽得一陣步履疾奔之聲傳了過來。

冷天星聞聲收住脚步，喝道：「什麽人，還不站住！」

只聽又是一串十分耳熟的聲音叫道：「主人……可想煞我們弟兄了！」

只見一胖一瘦的周餘吳缺，兩人氣喘吁吁的由後面趕了上來。

冷天星也面凝笑意道：「眞是巧遇，

你們怎麽也來了！」

周餘長吁一聲道：「這些天來我弟兄無日無時不在打聽主人的下落，眞是皇天保佑，能在此地相遇！」目光一轉，奇道：「岳姑娘呢！」

冷天星呆了一呆道：「她走了。」

「走了？」周餘，吳缺俱皆大出意外，同聲愕然叫道：「她尋找主人之心，比我們弟兄還要心急，這些天來無日不流淚嘆息，爲什麽與主人一見却又走了？」

冷天星雙眉深蹙道：「在下有急事在身，無暇多談這些，咱們再見吧！」

說話之間，縱身欲去。

周餘吳缺兩人閃身一躍 同時攔在他的面前道：「主人要去那裏，我們弟兄就跟去那裏，找不到主人也就罷了，既然找到了主人，我們就不能再離開你了。」

冷天星面部忽然掠過一陣黯然之色，喃喃的道：「我不能再做你們的主人了，如今我也有我自己的主人……」

說着情不由己的流下了兩行眼淚，道：「不瞞你們兩位，如今我就是要去向主人復命。」

周餘吳缺大感愕然，兩人一時如墜入五里雲霧之中，俱都大張着兩眼，吶吶的道：「主人的主人是誰？」

冷天星道：「是我師父……」

吳缺兩眼滴溜一轉，道：「主人要去復的何命，可否告訴奴才一下？」

冷天星嘆口氣道：「告訴你們也倒無妨，師父把我師妹縛吊在密室之中，要我去取華山掌門悟非老道的首級。」

向身後懸在肩下的包裹一指，道：「這其中就是悟非老道的首級，在下急於趕同青雲庵向家師復命，以救我的師妹。」

吳缺大吃一驚，道：「主人的師父是誰，爲何要到青雲庵去？」

冷天星面色又恢復了冷冷的神色，道：「家師是空空神尼，就在青雲庵出家修行。」

吳缺面色連變數變，悄以傳音入密向周餘道：「不對了，別人不知道老尼是個什麽樣的人物，但我知道，那老尼精通蠱卜巫蠱之術，咱們主人的一身武功與往昔的堂堂正氣，絕不似那個巫婆的徒弟，只怕是受了她的蠱惑了……」

周餘也大驚道：「這話不錯，咱們得快想辦法。」

冷天星似是因遇到周餘吳缺兩人心頭大爲感慨，一時激發了心中隱情，故而定定的仰天而立，一時忘了離去。

吳缺眼珠連轉，突然若有所悟的道：「肥豬，在隴西闖蕩之時，那一包『蠱神散』可還帶在身邊？」

周餘大喜道：「那包靈藥，如何捨得丟掉？」

吳缺忙道：「快拿出來，現在說不得要用上一次了。」

兩人所談的都是傳音入密之言，冷天星自是無法聽到，其實他現在心思翻騰，茫然呆立，陷於無邊的困惱不安之中，就算周餘，吳缺兩人在旁大聲交談，只怕他也無法聽到。

周餘並不怠慢，連忙探手由懷中掏了出來。

吳缺忙道：「快些準備妥當，我來誘使主人同頭，你要一撒成功，否則一切責任都在你身上。」

周餘瞪了吳缺一眼，但却並不爭執，立刻悄悄向冷天星身後移去。

吳缺則嘻嘻一笑道：「主人，你不是說過急於要同去復命的麽？怎的却在這裏呆呆的發起怔來了？」

冷天星恍如夢醒的道：「不錯，我得走了……」

吳缺大叫道：「主人別忙，你看後面是什麽人追來了？」

冷天星怔了一怔，連忙同首去看。

殊料周餘早巳把一包蠱神散握在掌心之中，待冷天星一同身時，運聚全力，驀然向他臉上撒去。

由於冷天星此刻意志在於近乎癱瘓之中，對周、吳兩人根本不曾防備，是以一下子被撒了個滿臉開花，鼻孔唇角之中俱是一片淋淋漓漓。

冷天星被撒得昏頭脹腦，沉聲大喝道：「好畜生，敢謀算……」

但一語未完，却眼前一黑，咕咚一聲栽倒於地。

周餘喘出一口粗氣，道：「托天之幸，沒出差錯……快，咱們把主人抬走。」

吳缺兩眼一轉，道：「抬去那裏？」

周餘怔了一怔道：「不論抬去那裏，總不能就使他躺在這裏吧！」

吳缺哼了一聲道：「不錯，咱們自然不能把主人放在這裏，不過，有幾件事情，不知你用腦子想過沒有？」

周餘怔了一怔，道：「什麽事？」

吳缺道：「第一、咱們主人受了那空空妖尼的巫術，迷去了心神意志，該是毫無疑問之事，咱們那蠱神散最多只能支持上一個時辰，時間一過，咱們主人醒了過來，該向他怎樣解釋，萬一他翻臉動手，咱們不但沒救了主人，反而死得寃枉。

「第二、咱們主人雖然不是武林中人見人識的人物，但他曾大鬧陰靈教，陰靈教中之人個個恨他入骨，倘若萬一碰上，豈不是反而把咱們主人害了？

「第三、咱們這樣抬着主人行走，最是扎眼不過，何況，華山派大約巳經出動了不少高手，正在搜尋於他，這些都是危險不過之事。」

周餘不停抓耳搔腮的道：「對，這些顧慮對極了，不過……」

吳缺哼一聲道：「還不快把你那外衣剝了下來，將咱們整個蒙了起來，有人查問，遇到男的就說是蒙的女人，遇到女的就說是男的；只要找到一處荒僻小居，或是山間樵子獵戶之家，再想別的辦法。」

周餘吶吶的道：「那蠱神散的藥力如果消失了呢？」

吳缺道：「這個簡單得很，說不得咱們只好先點他幾處穴道了。」

說着並不徵求周餘的同意，顧自拂袖出指，一連點了冷天星前胸的數處大穴。

周餘果眞把外面的一件大外衣脫了下來。

此刻夜深風寒，一經脫下，使他不田有些瑟瑟發抖，同時，由於除去外衣，露出了裏面的短衣短褲，配上了他一身臃腫痴肥，那模樣兒實在有些滑稽可笑。

吳缺俯身把冷天星由地上輕輕抱了起

來，道：「肥豬，我有心揹了主人行走，無奈我一身都是骨頭，爲了使主人舒服一些，還是你辛苦一下吧。」

周餘無話可說，只好任由吳缺把昏迷中的冷天星放於他的背脊之上，然後用那肥大的外衣由頭至脚蒙好，兩人不稍遲疑，立刻轉身大步走去。

就在兩人走出不遠之後，四條黑影同時由一旁趕了上來。

四人俱皆年在五旬之上，只聽其中一人說道：「三位可知這兩人來歷？」

另三人中之一忙道：「這兩人一名周餘，一名吳缺，原是隴右道上亦俠亦邪的人物，絲毫不足爲懼……」

先前發話的那人道：「時不可失，快些把那大鬧本派的冷天星搶來，回山復命要緊！」

原來那四人是改裝之後，跟踪冷天星而來的華山道人。

周餘吳缺兩人未料到暗中有人，行走得甚是緩慢，此刻也不過走去了十餘丈的距離。

那四名改裝了的華山道人，商議既畢，立刻各拔佩劍就要一擁上前，去搶回昏迷了的冷天星。

殊料就在四人縱身欲起之際，却聽一聲嬌喝輕輕傳了過來 道：「且慢！」

四名道人聞聲一驚 其中之一喝道：「什麽人？」

暗中揮手示意 要另外三人去截周餘、吳缺。

那三名道人明白那爲首的道人之意，連忙暗中一使眼色，三人縱身同起，就向周餘吳缺走去的方向追去。

但就當三人一躍而起之際，却聽那嬌叱之聲喝道：「該死的牛鼻子，看打！」

但見三縷寒芒一閃，逕奔三人打到。

那暗器的發射手法太玄太奇了，加上三人是在身形凌空之際，根本沒有閃避的餘地，但聽三聲輕呼，三名道人俱皆蓬然摔下地來。

原來三人傷處相同，俱被一隻細小的袖箭射中了右足足踝，雖然不算重傷，但却幾乎不敢立足行走，稍一行動則痛澈心脾。

就在四名改裝道人狼狽不堪之時，兩條嬌小的黑影同時出現在四人面前，有如午夜幽靈般，絲毫未聽到衣袂步履聲。

兩人俱皆美艷絕倫，杏目桃腮，令人蝕骨銷魂，只見其中一個年齡略長的少女噗哧一笑道：「這只怪你們自討苦吃，在巫山的追風弩下，不知有誰逃得出手。」

那未曾受傷的道人吶吶的道：「追風弩？……莫非兩位是……巫山二嬌？」

二女同時一笑，那略長的道：「我名宮美！」

那年紀較小的道：「我叫宮玉！」

那老道聽了連忙陪笑道：「這樣說來，彼此更不是外人了，貧道是華山三元觀悟平，現充護法，巫山雲夢宮與我華山一派……」

巫山二嬌同聲笑道：「且慢套交情，你們要追那冷天星做甚？」

那老道皺眉道：「兩位大約也聽說過敝派的不幸之事，敝掌門的首級尚在冷天星那娃兒身上，貧道焉能輕易放過他？」

宮美道：「現在碰到了我們姊妹，這事也就說不得了！」

宮玉接口道：「是啊！兩三年前，若非三手神君那該死的老偷兒撒謊搗鬼，冷天星也不會習成今天這樣的神功，因爲他的九重天路綫圖早該到了我上了！」

那那老道苦笑一聲，接口道：「現在他已身入九重天，學成了九重天的遺學，兩位定要把他弄到手中有什麽用處？」

宮美嬌笑道：「用處可多了！譬如說迫他說出九重天所見所聞的一切，迫他交出在九重天得到的秘書寶笈……」

那老道嘆口氣道：「兩位姑娘如肯賣我華山派一個面子，是否可以先由貧道等將他解回華山，稟明敝掌門後再交姑娘處理？」

宮美格格笑道：「這就是欺人之談了，冷天星解到華山派，他還能活着送出來麽？」

宮美則冷哼一聲道：「姐姐，這牛鼻子滿口胡說八道，既說他們掌門人的首級在冷天星身上，爲什麽又說要去見他們的掌門？」

那老道忙道：「貧道是說去見我們的代理掌門！」

宮美大笑道：「有一件事你們必須弄清楚，巫山二嬌是從不賣賬之人，不論你是華山，還是少林，冷天星不准你們動上一動，否則……」

聲調一沉，又道：「那就是你們自討苦吃了！」

宮玉嬌媚的一笑道：「姐姐，別跟這幾個牛鼻子虛耗時間了，那隻肥豬與那隻猴子只怕已經走出半里多路了！」

宮美眸光一轉道：「好吧，咱們走，看他們之中是否眞有不怕死的？」

二女嬌軀幌動，向前走去。

四名老道却像被點了穴道一樣，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有望着巫山二嬌的背影發怔的份兒。

× ×

如今且說周餘吳缺與昏迷中的冷天星，在走出兩里多路之後，並未找到村鎮人家，却找到了一座破廟。

周餘氣喘吁吁的道：「猴子，我走不動了！」

吳缺齜牙一笑道：「這破廟也好，咱們該從長計議一下了！」

於是，兩人立刻進入廟中。

那座廟破破爛爛，看得出香火斷絕多時，到處都是斷壁殘垣，枯樹荒草，大殿中的神像東倒西歪，積塵盈寸。

吳缺連忙檢了一角較爲平坦之處，把冷天星接了下去，輕輕放於平地之上。

只見他雙目緊閉，鼻息沉沉，顯然那「蠱神散」的藥力並未消失，冷天星依然毫無所知。

吳缺眉飛目動，搖頭苦笑道：「肥豬，現在該研究下一步了！」

周餘兩眼一瞪，說道：「我沒有主張，有主張你也不會聽我的，還是你出主意吧！」

吳缺哼了一聲，道：「眼下難題更多了！」

周餘聞言一怔道：「怎麽更多了？現在只要等主人醒來之後，細細告訴他原因

，等他明白過來之後，再給他解開穴道不就行了！」

吳缺哼了一聲道：「飯桶，你懂什麽？那老巫婆憑什麽控制了咱們的主人，不是給他服下了什麽藥物，就是用上了什麽邪法，單憑咱們三言兩語，如何能使他明白過來？就算把嘴唇磨破，只怕也無法使咱們主人清醒！」

周餘皺眉道：「這樣說，應該怎麽辦呢？」

吳缺苦笑道：「所以才會我說難題來了！……」

忽然——

一個嬌甜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兩位不必爲難，我來帮你們想個辦法吧！」

原來來者正是巫山二嬌，不待話落，兩人已經嬝嬝的走了進來。

周餘兩眼一翻，道：「妳們是什麽人，爲何闖了進來？」

宮美格格一笑道：「連我們姊妹都不知道麽？」

周餘見二女嬌小可欺，重重的哼了一聲道：「不管妳們是人是鬼 反正動不了大爺之心 須知大爺有生以來，除了對天南妖姬筱麗紅動過眞情之外，任憑多麽美貌的少女也沒動過大爺的春心，如果妳們妄想……」

話未說完，却聽宮美厲聲大喝道：「住口！」

宮玉則粉臉變色，叱道：「肥豬 單憑你這幾句話，就該狠狠揍上一頓！」

宮美板着臉道：「打！」

宮玉哼了一聲，纖掌輕舒，一反一正，連續十餘掌拍了出去！

這種凌虛摑人之法，除開巫山二女之外，江湖上尚不多見，周餘初時並未放在心上，及見宮玉纖手一動，自己臉頰上却認眞的重重挨了一記，方才大驚失色，但宮玉出掌又奇又快，欲要閃避格拒都感力不從心，於是眨眼之間，巳被重重的摑了十餘掌之多。

只見他雙頰立刻高高突起，數縷鮮血也由口鼻中汩汩的流了出來。

周餘被打得頭昏眼花，金星亂冒，顧自哇哇大叫，一時却沒有還手反擊的份兒，形狀實在滑稽可笑。

吳缺大驚失色，一面攔在冷天星之前，一面叫道：「兩位姑娘莫非是……巫山二……嬌？」

宮美甜美的一笑道：「總算你還長眼睛！」

吳缺暗向周餘以傳音入密道：「別嚎了，這位個妞兒咱們惹不起 你這一頓打大約也白挨了，現在還是設法保護主人要緊！」

周餘也知道巫山二嬌的大名，鼓着紅腫的雙頰躲到了一旁默然不語，但暗中却仍蓄勢戒備，保護着冷天星。

宮美嘻嘻從容的道：「這也不能怪我妹妹出手打人，實在是這肥豬說話太刻薄了一些，打打他的嘴巴，讓他記住駡人的報應也好……」

眸光轉向吳缺道：「你們兩個人忠心耿耿，實在是可敬可佩，不過，以你們兩人的能力，却無法保護得了你們主人的安全！」

周餘吳缺聞言一驚，兩人併肩一站，就要出手拒敵。

宮美搖手笑道：「放心，我們姊妹還用不着出手搶奪！……」

聲調一沉，喝道：「倘若愚姊妹眞的出招動手，你們自忖能接得下麽？」

吳缺怔了一怔道：「在下爲了保護主人安全，縱使力有未逮，也只好冒險出手，生死榮辱均非所計……」

宮美笑道：「有骨氣，够義氣，不過這樣對你們主人又有何好處？」

周餘吳缺同聲道：「我們只求心之所安，既不顧及本身安全，也不考慮事情的後果，只知道該做當做之事就要毫不考慮的去做！」

宮美淡淡笑道：「除開那樣之外，難道沒有別的辦法麽？」

吳缺心頭一動道：「姑娘之意，想要怎樣？」

宮美道：「咱們雙方均可達到目的，而又可不傷害對方，這辦法如何？」

吳缺瞥了周餘一眼，道：「姑娘不妨說出來看看！」

宮美道：「先說冷天星被你們蠱神散所迷，等他醒來之後，你們又能怎樣？須知他是受了空空妖尼藥物控制之人！」

吳缺道：「至少，我們還點了他的穴道，可以慢慢設法！」

宮美笑道：「冷天星巳經到過九重天，以他的功力造詣而論，運氣破穴，大約不會是一件難事吧！」

吳缺訝然失色道：「不錯，我竟沒想到這一點！」

宮美一笑道：「等你想到之時，大概就巳晚了！」

吳缺苦笑道：「姑娘功力雖高，大約也不會是敝主人的敵手，不知又有什麽巧妙辦法？」

宮美哼了一聲道：「我自然有我的辦法，現在且說你們是否願意與我姊妹合作，咱們各取所需，互守約定！」

「各取所需？」吳缺怔了一怔道：「姑娘這話是何意？」

宮美笑道：「你們盡你們的奴才之義，保護你們主人，愚姊妹則……則……」

吳缺齜牙一笑道：「姑娘是……是愛上我們主人了麽？」

宮美俏臉羞紅，厲叱道：「胡說，愚姊妹只是要他恢復本性之後與他好好談一下九重天之事，如果他肯於相告，就把九重天之路和我們說上一下，如他不願意，也就算了，這條件可使得麽？」

吳缺定定的看了宮美一眼，只見她眼珠轉動不停，顯然內心之中並不像她所說的那樣簡單。

但是他明知不答應也是不行，以巫山二嬌的武功，那是自己與周餘絕對難以抗拒得了的，忖思之間，只聽宮美又說道：「肥豬，別再三心兩意了，你可知道我們姊妹爲什麽這樣遷就你們兩人，那是因爲對冷天星還沒有什麽特別的藥物可治，只有利用他不曾完全沉迷的心志設法施救，而你們兩人又是他心目中印象甚深的人物，故而我們姊妹才如此看重你們兩人，其實……」

格格一笑，接下去道：「認眞說來，

你們兩人也不過等於一味藥材！」

吳缺，周餘兩人俱皆爲之怔了一怔，方欲開口答話之際，忽見冷天星那僵直不動的身子，一連動了數動。

宮美俏臉微變道：「猴子，他立刻就要醒了，如你倆同意，咱們立刻携手合作，開始給他治療，否則，我就先超渡了你們，再設法治他的毛病！」

吳缺嘆口氣道：「這還有什麽說的，姑娘快些着手治病吧！」

宮美向宮玉掃了一眼，笑道：「飛魄入㲄之術，妳還有些印象麽？」

宮玉忙說道：「這個我自然不會忘記的！」

宮美嘻嘻一笑道：「肥豬、猴子，蹲在他的面前，讓他一睜開眼就能够看得到你！」

吳缺周餘兩人應了一聲，立刻依言在冷天星面前蹲了下去。

忽然——

一個陰冷的聲音笑道：「慢些！」

人隨聲落，一個白髮老尼，已經落在衆人之前。

此人來得無聲無息，連巫山二嬌也未在事前發覺，是以使周餘吳缺不由大吃一驚！

那老尼目光如電，向四人迅速的掠了一眼道：「貧尼來得倒正是時候！」

吳缺試探着道：「妳……莫非是空空……神尼？」

那老尼誦聲佛號道：「罪過罪過，貧尼靜虛，現居武夷……」

周餘啊了一聲道：「武夷掌門靜虛師太師，在下失敬了！」

靜虛師太微微一笑，轉向巫山二嬌道：「令堂好麽？」

宮美格格一笑道：「多謝老師太惦念，家母託庇粗安！」

靜虛師太微慍道：「妳們忘記貧尼是妳們的姑母了麽？」

宮美笑道：「我等不曾忘記！」

靜虛老尼哼了一聲道：「既然不曾忘記，爲何却對貧尼如此稱呼？」

宮美笑道：「老師太出家無家，小女子如何敢以世俗中事侮及老師太？」

靜虛師太誦聲佛號道：「尖牙利齒，妳們姊妹果然厲害，但是……」

聲調一沉，說道：「任憑妳們如何能幹，也還不致硬得過貧尼，今天貧尼只有一件事要妳們知道，那個到過九重天，眼下正在昏迷中的冷天星，應該交由貧尼帶走！」

巫山二嬌、周餘吳缺四人同時一怔，道：「不行！」

靜虛師太面色一變道：「這話是誰說的？」

宮美嘻嘻一笑向周餘吳缺投了一眼道：「老師太大概聽得清楚，這話是我們四人同時說的！」

靜虛師太聽了，怒哼一聲道：「這樣說來，是你們四人要聯手與貧尼一較高下了！」

宮美從容一笑道：「小女子倒不希望這樣！」

靜虛師太道：「那麽妳想怎樣？」

宮美道：「這倒要老師太先把目的說出來聽聽了！」

靜虛老尼怔了一怔，道：「貧尼早巳說過，那冷天星要交貧尼帶走！」

說話之間，只見冷天星四肢又抽搐了一陣！

宮美雙眉微蹙，叫道：「老師太不要逼人過甚，一經動手，也許要壞了妳的一生名頭！」

靜虛師太怒道：「這樣說你們是立意要與貧尼動手的了？」

宮美微微一笑道：「這……小女子還不敢，但，冷天星，只怕就要醒了，妳……自忖也是他的對手麽？」

靜虛師太怔了一下道：「貧尼自有使他服貼之法。」說着由袖中取出一顆藥丸，就要向冷天星口唇之中塞去。

宮美笑道：「這藥有效麽？」

靜虛師太凝重的道：「這是貧尼苦練了數十年的『安神丹』一經服下，立刻心安神定，絕不會妄逞野性！」

宮美又笑問道：「老師太帶來了幾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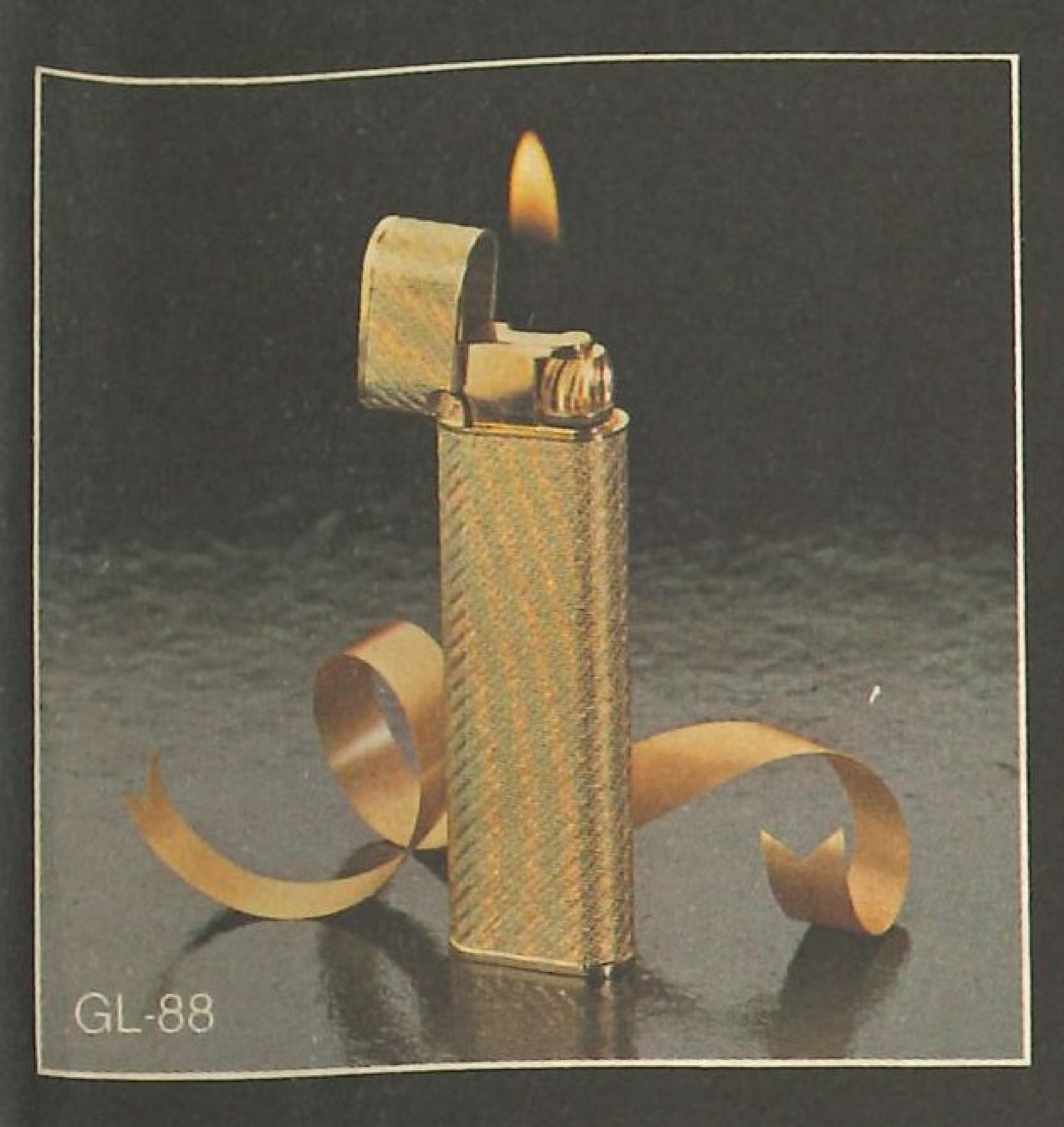
靜虛師太笑道：「這樣名貴之藥，貧尼豈能多帶在身邊，只此一顆就巳經足够了！」

宮美吃吃大笑道：「這樣說來只怕無效了！」

不待話落，出掌向靜虛師太手中的藥丸擊去！

（未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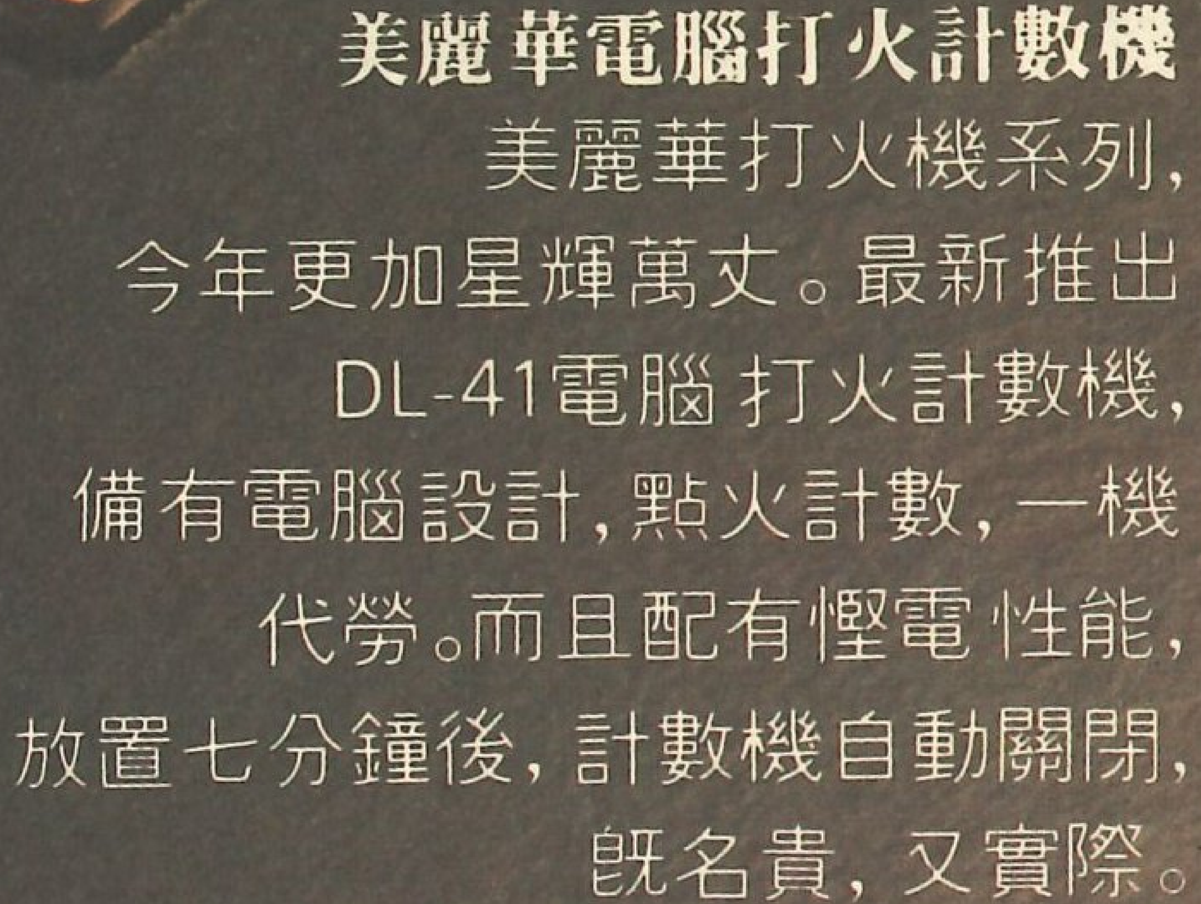
美麗華打火機
送禮顯光芒 自用更實際



美麗華隱蔽式滾珠打火機

堪稱打火機中優雅典範
之美麗華GL-88火石
滾珠打火機，機身纖薄，
紋飾精緻，設計豪華，
款款熠耀生輝，格調 高貴。

Maruman



美麗華電腦打火計數機

美麗華打火機系列，
今年更加星輝萬丈。最新推出
DL-41電腦 打火計數機，
備有電腦設計，點火計數，一機
代勞。而且配有慳電 性能，
放置七分鐘後，計數機自動關閉，
既名貴，又實際。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總代理：美星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東英大厦1417室　電話：3-671061